

目 录

(一集)

目 录	1
一、搭乘通灵特快车	3
二、如何保持瑜伽心态	4
三、天地 108 大拜神功	5
四、望一片幽冥兮我与月相惜	6
五、红尘无影梦无痕	23
六、青光碧影空飞霞	28
七、《春秋似月》	33
八、《九九会天河》	36
九、九九金秋凤回天	36
十、观音十九渡	62-143

(二集)

目 录	145
十一、观音十九渡后记	146
十二、青潭观月情	158-293

(三集)

目 录	294
十三、青潭观月情-84 集	299
十四、观月情后记	317
十五、水滴石穿	327
十六、青霞初入观	421—438

(四集)

目 录	439
十七、镜如意	441
十八、中国佛教的特征	525
1、-序-	525
2、中华文化之源	526
3、文化就是民族的根	527
4、如来意，又名祖师意	527
5、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528
6、藏密的密中秘	529
7、色不淫空不空空	530
8、摩尼珠	531
9、昔人已乘黄鹤去	532
10、中国佛学的登峰造极	535
11、亲见如来	537
12、武则天跪拜神秀	538
13、禅宗原理：一眼三千	540
14、看不见的虚空灵界	541

15、心如浪——无风三尺	542
16、右脑的开发	543
17、神秘的右脑-1	544
十九、几种宗教的特点探讨	545
二十、吹响集结号——杂 谈《什么是政治？》	545
二十一、我的哲学	551
二十二、中国问题	557
二十三、瑜伽是什么？	559
二十四、什么叫般若？	559
二十五、中国龙崛起以后干什么？	561
二十六、又是谁哭倒了伟大的长城 ——两个倒霉的奶农	563
二十七、《大伽叶佛说》	565
二十八、《镜里乾坤》	566
二十九、解读-武则天的无字碑	567
三十、生命密码	369
三十一、重要天尊日子	583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风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唐·武则天

愿以此行动 庄严九天境
上报天佛恩 下济六道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密多心
尽此一报身 同出断魂关

长江碧浪水连天天水一片
苦海航行苦作舟舟渡万缘

——航行

么处处想着别人不好的地方，自己又能好到哪去呢？

(第 三 集)

青 潭 观 月 情 - 84

• 蓝蓝于 2008/11/14 01:56 回应青潭观月情-79-毛鹰，珍子：一切使做佣者是蓝蓝，是那个蓝蓝的我造成所有人的怨，请别怪别人。

一切是蓝蓝造成的.....请你们也不要去看怪他们，想要骂就骂蓝蓝，为什么只想别人的是非，当初大家又是怎样引入昆仑瑜伽的，谁是被强迫进来的，没有这一线的牵，请问各位又在哪里，蓝蓝离开道场一年了，可我从不怨怪他们，我很感恩他们曾经的付出，就算是怎样的问题？

哪一个团体没有问题，没有结构，不是蓝蓝想为他们说话，只要想到能接触昆仑瑜伽的这份情，又有什么好怨呢？如果不是求又怎会有许许多多的是非呢？都不是三岁孩子，谁又绑的了谁？

谁又能威胁的了谁？谁说了些什么？要不是再意这个我，又怎生出许许多多的怨及恨。很抱歉我缴的学费不比你们少....我付出的时间也不会比你们少。

心里有恨的人，内心总有仇恨，对天难有情。心里对天有情的人，不会对人道在意。

就算蓝蓝观的是错误的？请问 TW 有又有谁观对了呢？又有几个团体愿意其成员与 S 他们接上呢？

蓝蓝没对你们怨过吧！当许许多多的人也怨着蓝蓝不帮他接上的时候.....

这时候也应该庆幸...好里家在,不是吗？过河拆桥本是人之常情.....人为什

也请曾经认为在道场觉得受到迫害的人自己想一想，别人的付出应该的吗？难道你没有收获吗？

想到许许多多的争斗，你们谁没有呢？唉！碧霞娘，蓝蓝不管闲事了，最后一回.....偶去把我放下，放下一切使命感。

【杏子评论：不错，终于磨炼了.....长大了。】

• 花鹿于 2008/11/14 09:12 回应回应青潭观月情-79-读了珍子的心声眼泪跟着流下来，知道她的投入与认真是超乎别人所能想象的，也许是因为这样，在她心里才会累积这么深的怨，这里(网站)是大家最温馨的家，回到母亲的怀抱诉诉苦，能把心毒排掉总比压在心里要好，说空了就不会再去记恨过去，祝福珍子赶快走出阴霾...

释佛以前说过——过去之时已过去，天空之外天地开。非是昔日旧时人，当以新魂歌新曲。

【杏子评论：毕竟是释佛.....】

• 小和尚于 2008/11/14 01:00 回应青潭观月情-82-亲爱的，想问一下，我娘是青娘底下的人，那小和尚的天也是跟着娘吗？还是小和尚的天是跟着释佛？

【mars 于 2008/11/14 10:53 回复-怎么又是用左脑自己想，不去多看看观记呢？你的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的背后站的是谁？

小花仙说：人就是这样，越想越复

杂,越想越下道!

杏子说:你娘是飘花,但是当初的你专门打飘花,这账怎么算吧!】

• 小红花于 2008/11/14 06:38 回应青潭观月情-82-看到现在——突然有个感觉,就是以前自己观到的或者是梦到的都有可能是万缘为了帮你而演的戏,就是为了帮你系上天情,也真是难为了这些好兄弟姐妹们,不该心不平,应该好好感谢他们,毕竟他们不这么演的话你连动都动不了!!!有了他们演的这些戏,你才会想要前进,慢慢的把我放下来,好好跟着 S 走,感恩万缘的教导,也谢谢 S 跟飞狐姐姐给的提点,青娘妈妈,小红花也想您

【杏子评论:动物仙的各种变幻是为了勾你上路,有变幻就表示它们没放弃你。】

• 显君于 2008/11/14 10:55 回应青潭观月情-82-【青娘:能见朝阳总是喜事,过去的就不提了,还要看以后的路怎么走。S: 嗯。】

在没有S的岁月里,修持路上的是是非非又有谁能弄得明白呢?林花曲问世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给S发幽香了吗?自95nsg传入TW后,传nsg的道场也不知有多少,06年后和S连上的道场少说也有七,八个。狐曲问世后不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显君一直告诉自己,心要向上看,路要一直朝前走,脚步不能停下来,也不要回头看。我和樱樱开着春来茶馆,和01年一样照样收场地费每小时台币100,我没有罪恶感,心安理得,就算显君通灵了,一样会保留一块能和同道相互交流的场所,一样的心,一样的情。对灯塔,对众宫天妈,对众师们,对认同灯塔宫行的同路人也仍然时时保有那份初遇的面容,我痴我笑任人评说,终归是要抖落那一身的尘埃!

【杏子评论:在碰撞中前进……没有一团和气的地方,但是要努力和谐,和谐不等于没有摩擦,没有摩擦的环境或者是地方——任何东西都不能动,如若不是那样的话——宇宙就静止了。】

• 感谢指教~~毛鹰就是超级容易一听到着相,就慌了神,并产生对抗情绪...大左大右~~是不是只要自知自己在着相就好了呢?

【mars 於 2008/11/14 14:53 回覆-瑜伽身心法就是——我知道我正在行观;我知道我正在吃饭;我知道我正在做梦……等等。就是为了若即若离——保持那一丁点的清醒。】

• 花鹿于 2008/11/14 08:06 响应-计算机超难使用.....

1.不要发表,按下一修改,将网页移最下面(就可以看到输入文字的地方)

2.接着再按下一预览

3.输入验证码

4.应该就没问题了,光光刚刚这几天遇到这样的问题,是用这个方法解决,大家试试看。

这样有时还是不灵光啊!“没有清空旧的网页”,是何意思?怎么清呢?

• 丽娜于 2008/11/14 10:35 回应-文姐好——清空网页:

1.网页上点选”工具”栏;2.在工具栏内点选”因特网选项”;3.在因特网选项内点选”删除 cookie””删除档案””清除纪录”;4.即可。

2008-1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85

飞狐:今天是11月14日,昨天打完蓝蓝那段记录,我心想——为什么蓝蓝家的动物仙,比如棕熊、灵龟它们给

蓝蓝变幻，却又是在帮蓝蓝呢？不变不行吗？

棕熊说：学人的求……不变、不勾他就不上路啊？因为我们的本意是勾她往道上走，所以是在帮她，也就是我们还愿意跟她一起走，还没有放弃她。如果是她跟毛鹰一样，S 这边都有她的戏了，她却一年了还不行观，不知道上道，她的天就准备走了，那就是真的把她放弃了。

杏子：那个毛鹰已经上来了，真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研讨记录吧。

2008-11-8 记录-中午 12:55 分——

飞狐：昨天晚上杏子看了回复跟我说，她看见双鱼跟丽娜两人的帖子，好像是双鱼说了丽娜几句，丽娜也挺……

S：挺大度的，难得、难得！

飞狐：嗯，不过杏子她说双鱼也不像以前那样，也是挺友好地在跟丽娜说话。

S：嗯。

飞狐：我当时听了觉得挺好，大家互相都挺和谐的，双鱼也是有改变。

S：嗯。

飞狐：后来昨晚在床上没睡着的时候，我又在心里想起了这件事，我心想双鱼有改变，她的天姐……能来就来吧？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她天姐来了，单膝跪地行了个军礼。

S：嗯。

飞狐：她说——想再求一次机。

S：嗯。

飞狐：她本来是跪在我面前的，然后就看见她是跪在心月狐面前？

S：嗯，很多入观的学者以后可能都会遇到这种图像语言，虚空的什么人向你跪拜行礼等等。比如我们看电影或者是影视剧——镜头画面上的人向你行

礼，实际上是他在向摄像机镜头行礼。行观人犹如摄像机镜头——切记，切记。

飞狐：心月狐也挺高兴，微笑着喝了口茶。双鱼天接着说，还请姐姐再搭把手。一旁的小花仙就开始叫了——哟，都开始称姐道妹啦？！

S：嗯，呵呵。

飞狐：心月狐还是微笑着，她放下茶杯道——你们别在这儿落井下石，都是好姐妹。她又对双鱼天说——你也是青潭女，现在正好是个时机，你自己应该好好把握住，不要再耽误了。双鱼天跪着点头称是……

S：嗯。

飞狐：然后小王母娘娘就过来了……

S：嗯。

飞狐：小王母还是显的武媚娘的相，看起来像个小姑娘，她过来后坐在心月狐旁边，因为旁边没有其它的人。她们两人一人一把古式雕花椅，中间一个小茶几，显得轻松、随意，就像闺中姐妹。

S：嗯。

飞狐：小王母还说她跟心月狐是铁姐妹。

S：嗯。

飞狐：小王母就对双鱼天说——你应该多听心月狐的话，连我都要抓着马尾巴，你还不抓？双鱼天跪著称是……

S：嗯。

飞狐：这些好像是今天早上我刚醒的时候说的了，就是连着昨天晚上我睡着前的戏。

S：嗯。

飞狐：跪着的双鱼天左手拿着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形状就是，中间是可以握着的圆柱体，两头是锥子。

S：哦。

飞狐：我就问，你来求机，手里拿个锥子干什么？呵呵。

S：嗯，呵呵。

飞狐：她狠声道，要锤碎她（双鱼）的天灵骨!!!

S：哦。

飞狐：双鱼天的意思就是她下了很大的决心，很希望地上的人能够抓着这个机赶紧入观。

S：嗯。

飞狐：然后心月狐就对双鱼天笑道——既然如此，那你就进来吧。图像就是，双鱼天也和那天的小王母一样化作一缕烟，容进心月狐的胸里了。

S：嗯。

飞狐：她们还说，可能是小花仙说的——那个双鱼天以前好像是海族双鱼部的副队长。

S：嗯。

飞狐：之前说的就这些。

S：嗯。

飞狐：双鱼的天一直在这儿，从昨晚开始。

2008-1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 - 86

飞狐：双鱼的天一直在这儿，从昨晚开始。

S：嗯，她们这一夜……

飞狐：她现在站在这儿，给你抱拳行礼，左手还是拿着那个双头锥。

双鱼天：还希望 S 给搭把手，多教育教育，不要放手。

S：嗯，行，就在这儿多呆一阵子吧，你也是无处可去的人。

双鱼天：唉……屡带屡牵。

飞狐：她显得很落寞……她的意思是，一次一次牵下面的人，一次一次地牵不上来。但是天上呢又还是一次一次地想牵他们。

小王母：你（双鱼天）已经落到后边了，自己要抓紧，你这倒是前军变后军呐！

飞狐：小王母说的是句……有点讽刺的话。就是说最开始时虚空的她们就给话——不就是要双鱼入观吗？现在就都落到人家后边了，前军变后军了。

S：嗯嗯。

双鱼天：希望再不会了。

S：嗯。

双鱼天：希望起码能够（与其他学人）齐头并进。

S：嗯。

双鱼天：领头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小王母：心月狐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会先去管你（双鱼天）？

S：嗯，这个小王母也是个玻璃耗子琉璃猫。

飞狐：她（双鱼天）就又给心月狐跪下去了，唉……

S：嗯。

飞狐：心月狐还是淡淡地笑着，她说——无妨，地上的人是这样的。

S：嗯。

飞狐：她边说边抬头朝天微微地笑着，就是那种……云淡风轻，海阔天空的……那样一种感觉。

S：嗯。

飞狐：就说你地上的人，随便你怎么说怎么做，对她丝毫没有影响。

S：嗯。

飞狐：就是一边给的感觉一边给的那个图，就像是一片蓝色的大海，上面有海鸥飞着，又宁静又宽广。

S：嗯，那个双鱼啊，还有玉屏啊，她们要是能入观的话，能比小毛鹰她们稳当点儿。

双鱼天：还要看双鱼自己。

S：嗯。

双鱼天：双鱼要是能把自己的那个我放下去……就好办。要是放不下去的

话，她进门都很难。

S：嗯，我是说一旦进了门以后，入观以后，能稳当点儿，可能比毛鹰还能稳当点儿，毛鹰她没主意……

飞狐：呵呵……

双鱼天：所以都是要互相搭把手。

S：嗯，各有利弊，没主意呢入观快，但是入观以后不稳；有主意呢就是入观难，但是一旦入观呢能比较稳。

飞狐：她说史芬芬最没用！

S：嗯……谁说的？

飞狐：双鱼的天。

S：哦哦。

双鱼天：他就是以前的那个小显君！

飞狐：意思就是，他跟以前的显君一样，但是比显君年龄小，就说小显君。

S：嗯，像他……主要是逻辑思维太强了，也跟显君一样，老奔着这个易，把这个易搞得越来越死。他要是——过去那些理论，要是能放下，要是真能破了这个观门，入了观以后……像这样的人入观以后呢，会非常稳，就是不容易大起大落。

双鱼天：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S：嗯。

双鱼天：他现在是在落在最后边。

2008-1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87

双鱼天：他现在是在落在最后边。

S：嗯。

飞狐：然后我就看见史芬芬的天魂来了。

S：嗯。

飞狐：他一来就跟双鱼的天说——我也不比你差！

S：哦，呵呵呵呵。

史芬天：我这次要稳步骑马，不犯当年错。

飞狐：就是以前不是说他误了事儿

吗？可能是因为年轻气盛。

S：嗯，就是冒进，太冒进了，逞一时之用。

飞狐：对，他在这儿下跪行了个单膝跪地的军礼。

S：嗯，那是波斯军礼。

飞狐：哦。

史芬天：愿意一起走，还请搭把手。

S：嗯。

史芬天：蚕丝易断情难系，此一时彼一时。

飞狐：他的意思是，过了这个时就难了，所以他也趁着这个时，想抓住尾巴往前走。

史芬天：时间会磨灭人的傲气。

S：嗯。

史芬天：（最开始傲得不得了这些人）终归有一天会后悔的。

S：嗯。

史芬天：但是早一点悔过总比晚一点好。

S：嗯。

史芬天：无尽的黑暗，见不到光明。

飞狐：他可能说的是人死了以后。

史芬天：那时候问神在何方，无人应答。无尽的黑暗，无尽的黑暗……

飞狐：图像就是，人死后的魂体……不停地在黑暗中往下、往下……

史芬天：那些学人们，看见天尊说火狱、下沉……总是不会想到自己，就想着那是别人，好像自己都是能量足得不得了，高得不得了。

S：嗯。

史芬天：还有的学人会想这是不是诅咒，或者是恐吓。

S：嗯。

史芬天：（这些学人）根本就没把X书看明白，绝大多数的人，死了都是往下沉的。

S：嗯。

史芬天：唉……

飞狐：他叹了一口气长长的气。

S：嗯。

飞狐：他现在是站着说话，双鱼的天在他身上歪着，跟他像是挺随便的，一只胳膊肘挎压在他肩上。

S：哦哦哦，就是压在他肩上。

飞狐：嗯，压在他肩上歪着头看着他说话。好像就是……看他怎么说？而且双鱼天就像是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他身上——只用一只脚站着。

S：嗯。

飞狐：她那个意思可能是表示愿意跟他搭肩一起走。

S：嗯。

双鱼天：我又不嫌弃你（史芬天）！

飞狐：那个史芬天好像还有点儿……

S：不服？

飞狐：嗯，不服。她把她的手往下一推，哼了一声。他可能是觉得双鱼天太凶、太狠了，先前双鱼天不是说他没用吗？

S：嗯。

飞狐：史芬天的天看起来是个帅小伙，挺年轻的，二十几岁的样子。

S：嗯。

飞狐：然后小王母就把他们两人的手放一起了，她对他们说——还要什么小性子，那天河是你们管的啊？

2008-1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88

飞狐：然后小王母就把他们两人的手放一起了，她对他们说——还要什么小性子，那天河是你们管的啊？

飞狐：意思就是，让他们要跟着时势走。

小王母：我连王母的威仪都能放下，你们（史芬天、双鱼天）算是什么？

S：嗯。

小王母：听姐姐们的没错。

飞狐：她这个姐姐们，指的是十二宫。

S：嗯。

飞狐：意思是，这是上面安排的，你们应该顺着来。

小王母：都是姐妹们的孩子，还能害了你们？

飞狐：我就想，那双鱼的妈是谁呢？然后那些小花仙……有的说青娘，有的说白娘。

S：哦。

小王母：慢慢儿看戏吧，急什么？

S：嗯。

飞狐：小花仙又在旁边悄悄地说——青白娘，是什么？

S：青白娘是什么啊？

飞狐：嗯，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你猜？

S：青白娘是太极啊……

飞狐：就是问你……是什么娘？

S：青白娘是什么娘啊？

飞狐：嗯，就是双鱼她妈。

S：青白娘就是……玄女啊？

飞狐：嗯，呵呵，就是玄娘！

S：嗯，就是玄娘，对，不明不白的……

飞狐：呵呵，难怪当初玄女骂双鱼的那个狠劲儿，搞了半天是她……

S：嗯嗯。

飞狐：这下好了，这下有人管双鱼了，玄女可是不让人的。

S：嗯。

飞狐：玄女就在一边得意得不得了，在那儿捂着嘴窃笑，好像是把我们都骗过去了。

S：嗯嗯。

【杏子评论：难怪玄女那么费劲儿去牵青娘的戏，搞了半天是为了把她自己的女儿给牵出来！】

飞狐：玄女歪坐在一把大椅子上，

身前还有一个垫脚的凳子，她就把双脚翘在脚凳上，边笑身子边晃。

S：嗯。

飞狐：呵呵，她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把我们两个都给哄过去了。

S：哦，呵呵。

飞狐：她就跟那个双鱼的天说——给我乖点儿！不听话……我这儿随时都有棒子！然后就看见她右手拿着一根很粗的像是打棒球似的大木棒。

S：哦哦，垒球棒。

飞狐：嗯嗯，她首先就是一棒给打在双鱼天姐头上去了，把她打得趴在地上。

S：嗯。

飞狐：然后玄女走过去蹲下来，拎着趴在地上的双鱼天的耳朵，小声跟她说——乖乖听娘的话，少不了你的好处！

S：哦哦，嗯。

飞狐：也是，你说——这玄女下边儿的还能吃亏？

S：嗯。

飞狐：然后玄龙就来了。

S：嗯。

飞狐：玄龙来了以后，那个双鱼天就跪在地上喊爹。

S：嗯。

飞狐：玄龙还仰着头，气好像还有点儿没消……

S：嗯。

飞狐：玄女见了，赶紧贴上来把玄龙的腰给搂着，就在他身上蹭。

S：嗯。

飞狐：呵呵……玄女就在那儿撒娇。她带着拖腔说，哎呀——你就认了吧！

S：呵呵呵呵。

飞狐：然后玄龙也没办法，就跟双鱼天说——起来吧，起来吧。

S：嗯。

玄龙：你（双鱼天）走好自己的路！成不成事，光靠你娘还不行，还得看你

自己。

玄女：当初费那么大的劲儿想吊你（双鱼天），你还不是不入套子？自甘堕落！

飞狐：玄女指的是雪狐曲一开始，心月狐要双鱼入观。

双鱼天跪答：再不敢了。

飞狐：史芬芬的天不高兴了，在旁边抱着双臂，他觉得——我也是青娘的儿子，怎么没人管我？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青娘了，也坐在大堂上。

S：嗯。

飞狐：青娘就跟史芬天说——那要看你争不争气？

青娘：儿女都是一大群，吊绳都是一样给，看你自己抓不抓？

2008-1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89

青娘：儿女都是一大群，吊绳都是一样给，看你自己抓不抓？

飞狐：然后那个史芬芬的天就在青娘底下跪着，应声道——娘说的话一定听！

青娘：好了，你起来吧，我还要看你的行动？

玄龙：好了好了，一个个都认祖归宗了，占尽了便宜！都各自回去好好修吧。

飞狐：盘古来了……我正准备说完了呢，盘古笑呵呵地来了。

盘古：都有长进，都有长进！一步步破我破法。

飞狐：就是学人自己形成的法障。

盘古：稳稳地走，不要再执着于沉沦了。

S：嗯。

盘古：要向着光明迈步。

飞狐：他的意思就是说，最起码你自己不要往下走，就是不要往反方向走。你就是绕弯儿，走远路，也比你死犟着往下走要好。

S：嗯。

飞狐：比如说显君等以前不都绕弯儿吗？但是他只要是向着光明走，总有绕回来的一天。你要是走反方向，那就没戏了。

S：嗯，他这个执着于沉沦，这个沉沦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执着于我，就等于——就是执着于沉沦。放下我，就是放下沉沦。

飞狐：嗯，刚才你说的时候，虚空还给了个意思就是，人为什么往下沉呢？就是这个我沉。

S：嗯，我沉。

飞狐：她们说，因为人的一切就是个我。

S：嗯。

飞狐：这个肉身就是个载体，所以人的一切，就是个我。

S：嗯。

飞狐：所以人们普遍的是灵体往下沉，沉的是什么呢？就是个我。把这个我一放，才能飘。

S：嗯，人最重的就是我。

盘古：好啦好啦，都说清楚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吧。

飞狐：晚上做了 20 分钟的观音拜，其中有一段时间，就感觉好像不是我在做观音拜了。

S：那才好。

飞狐：就是好像那个在动的身体是别人，我已经在身体外面了。

S：嗯，就是无我、忘我才好。

飞狐：可这也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也没有专门去控制自己不要乱想？

S：嗯，把这记下来。

2008-11-14 整理-待续

• 学者小举回复-11 月 6 日上午 10:05 正上网看‘青潭观月情 30’刚刚开始看到——飞狐：对，她们说，你讲明这点，可以避免学人误解。刚才我是怎么看见鱼妈的天来了呢？……

这时我不自觉地打起了喷嚏，忙起身到位前打坐问询：“你是谁？请报个名。”

这时脑中感到有人说：小女子，不知趣，活在世上不知迷。每年秋草一枯荣，看你回去不回去？

我马上回答：当然要回去，你可要帮帮我。

她说，那当然。

我问：你是不是荷花女？（以前有通灵人告诉我——她是天。）

答：知道你还问。这时出现图象，一个现在形象的我，是个普通妇女，右手拄着根树棍，正在半山腰往上爬呢。

所以我又问：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答：你知道那么多干嘛！

问：你是天还是音？

没回答，也没再问下去。

学者小举请教……

【杏子：你说……让我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月湖女：难……真亦难，假亦难。

杏子：那就说个不真不假吧？

月湖女：你看着办……大概是前一两年吧，小草第一次上网——有个图像是和尚主持的网站——上面有个妇女发帖说她已经记录了几几乎是几百万字的天书，但是必须是亲自交给 S……她在那个网上多少也贴了一些内容，并在网上评点并指导其他人修行。小草一看，立即回帖说——你这是动物仙的记录，并不是什么天尊开示。

杏子：小草太小了，不明世故。要是我的话……怎么也得绕着地球说话！

月湖女：小草……一是认为她应该

是个老修行了，有具足的承受能力；二是因为她的影响面太大了，几乎是在指导整个的网站。小草是怕她误己误人……

杏子：后来呢？

月湖女：那位老修行勃然大怒——说是要立即烧掉记录!!!

杏子：其实动物仙也是虚空，她们说的那些也是助道，而且还都是她自己的万缘!!!

月湖女：是的，任何记录都是珍贵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与历程。只是人太势利了……无法突破我与求的法障。】

2008-11-14

青潭观月情-90

• 静心学者回复-妈妈在{再}呼唤-静心几天来看{清潭观月情}思绪万千，泪眼盈盈，感慨万分。十多年来寻寻觅觅，现在终于松了口气。都说千里有缘来相会，玉青是万年情缘一线牵，也是天赐于的良缘，无人可比。

虚空的她们在告诉学人，情意无价，爱也无价，妈妈的心牵着你我的心，九天在等着我们，好好修，去我，破我，……回复 31 中看到说蓝蓝，蓝蓝哭得最凶，碧霞妈妈……毕竟是妈，那个兰儿就趴在她的肩头，就象嚎头大哭似的……蓝蓝第一次见天。读着读着，不知为啥静心也哭成个泪人，悲伤之心与兰儿有同样的感受。……静心的天也是……是呀！静心还没见到自己的天呢？静下心来默默行路吧！学：静心敬上 2008.11.14

【杏子评论：不能只知道哭而不知道问!!!你哭时为什么不问问——谁来啦？说说话呀!】

• 学者玉兒回复-哎，问不完的问题……咳咳~俺又来了~最近遇到几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我最近越来越分

不出想象和行观的差别啦~

我本来就是思想比较飘忽，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就是很容易就去幻想去了~再加上我做的又是图像类工作，所以经常要在脑袋里想故事剧情，都是图像，就是直接在脑袋里开始演电视剧了。

然后最近行观吧，这个麻烦就来了~比如我在吃饺子的时候想到我爸妈了（人世的），然后就可以看见（就是感觉）他们坐在沙发上，还朝我看看，有说有笑之类的。最要命的是，比如我想到他们是不是要站起来要干吗干吗了，那图就演上了。

然后到了行观上，我平时想到谁，谁就来了。而且还有个特别现象，就是有点像眼睛的视觉暂留现象。比如我看见我家的谁在腿上吧，然后他走了。但是我再看腿，他还在那，而且我要是和他交流吧，还有交有流的。哇，我就搞不清楚我整天是在想象还是在行观了，乱糟糟~~

本来嘛，就如实记下来也没什么，但是最近和蓝蓝姐姐聊天时，我家一只黑猫跑她那去要报名，说缠了我好久，我一直就没发现她，可把她气的。可是我白天都有问还有没报名的，看见来的也都是我家已经报过名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严重了……会不会是惯性思维搅的？

像我这种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幻想、神游状态的要咋办啊？要是全写下来，估计我得不时的写写写~还不一定写得完哒~然后和日常生活一搅更乱啦~玉兒

【杏子评论：才刚虚空说你属于敏感性的……又说，目前你对应在较低的时空层。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报名，先不要去深入。】

• 小西洋女于 2008/11/14 17:48 回应-碧霞：这就是人心的贪与求，造成无尽的恶果。

今早看了连着几篇的青潭观月情观记，...碧霞妈妈她们讲的很白...先谢谢你们这么苦心的教导...小西洋女的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之后在出差的路上，一路上想着，有了新的想法：她们教导的不是去看蓝蓝的为人及个性，而是教导入观路上所会发生的情况，从头开始，重新开始有什么不好？但不是行观技术重新学玉青，又一个照虎画猫，而是要先解决自己这陈年已久的心态...在捷运上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略）

或许自身想法突然变多，但是希望趁这一点清醒时，能看见自己的潜在问题，还是一句：真的谢谢你们们的观记及提醒，否则小西洋女看不到也醒不了。

一个行观人不用去背任何一个人的罪或怨，她只背她自己的（自己都背不完了去背别人干嘛？），至于自个儿的自己解决，任凭要推给谁，愤恨永远存在的还是在自己心底，但是伤的永远是自己及位上等待的家人，敏感通灵不是原罪，真正难搞的是自心。

• 学者梦云回复——问姐姐你是谁？花玉情。自己想不对呀，这不是玉兔吗？给月花打电话……月花：寻找娘的路是艰辛的，坎坷的。你想回家的路想的太久了！

梦云（哭着问）：问问她是谁？

月花：好像是你娘还有天姐！天姐趴在娘的腿上在哭，说是青娘圣母啊！你天姐是谁？

梦云（哭着坚定的说）：白兰，白玉兰！

月花：说是旧情久矣望月归，娘苦儿苦心更苦。月金兰。你叫月金兰。

梦云心中更悲痛了，非常伤心。

月花：金兰花儿开了！乐了！现在又浮起来了，不容易啊！娘找你千辛万苦，月落不离天，回家吧！孩儿--娘、月

盼回，金兰姐快回家，月桂折枝--月金满，月儿搭架--月满藤，九娘等你心急如焚，月盼月回家。

梦云仍在哭。

月花：触景生情情更升，月满金兰，月升家。

梦云听歌唱那明媚的蓝天这儿就伤心的仍在哭。

月花：喊你叫你金兰姐。

梦云：也叫金铃儿。

月花：折桂枝是啥意思？好像是你娘来续你的天情，又说金桂枝，你叫金桂兰。月无明，打架还是搭架？

梦云听曲听到：“是那潺潺的山川”仍不断的哭，这时月花来到梦云家中。

月花：我问她，金桂兰你趴在谁的腿上哭，说月娘。

月花看到电脑中，曰：哦，她也看到青娘圣母在哭，我现在看她起来跳舞了，新疆人打扮，个挺高挑的，就是新疆人跳的那种舞。……不是说金桂折吗？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枝在折（立着）拿着（在鼻前）在闻，给我感觉，就这样（月花比画，她右手向斜上，）曰：手心向上伸出，擎着，拿着金枝。

月花学做动作，双手托在脖子前象新疆人一样舞动，曰：告诉这叫“波”。月花说左手在胸口，又叫司晨。这时，月花看见电脑上，曰：心月娘又叫司晨。

梦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为何看见那诗，忍不住动情的哭。

回复 79: 2008.11.14 14:07 看《修》书非常困，心中有话：骆驼分队在这里是最下乘的意思。今天下午看到（飞狐：哎呀，他们熊虎战团的上空就是雀儿飞！）又忍不住要失声痛哭，悲痛欲绝，可却还是不知道问，怎么那么迟钝呀！昨天的记录一看，还是音魂参与了作戏。自己还是不会抓机。学者梦云

【杏子评论：先助道行吧，慢慢来，不急。如果过于依赖拐杖（月花），你何

时入观呢?】

•学者青莲回复——学2年了,看了8.9遍书,感觉书里的内容让心灵震动,书中提到的现象和行功反应大部分都亲证了。

最近经常不自觉的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像外语,很流利,有时还有那语言唱起音调很美的歌曲,感觉是在述说一种久远时代的情,意思有时能明白,有时不明白,但是意识是很清醒的,能控制自己。时刻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看护着我修行,时刻能感觉到天尊的陪伴,前段时间偶出图象,看见金龙,金狮子,还有金色的大莲花,这段时间又没有了,抱着一种无求的心态去修行吧,只求耕耘,不求收获,这里修的只有我自己,平时很少能交流,所以也只好以书为师了,关于功态中遇到的问题,想请教前辈,请在百忙中点播一下。谢谢了!

【杏子评论:为什么不问讯呢?当出现不明语时,应该抓鸡呀,问呀——你是谁?你是谁?用人语说说话吧……等等】

2008-1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1

2008-11-9 记录

玉青、青霞他们说好下午来,S他们在家等着,下午14:35,虚空中飘来了桃花女——

飞狐:背景是,我刚才无缘无故地就想到桃花女了,我就想到以前虚空说心月狐也是桃花女,她底下有一支桃花女战队,都是美女卧底,专门刺探情报的。然后就是……飘来了一位粉色长裙的桃花女。

S: 嗯。

飞狐:她飘过来做了个万福,我赶紧请她坐。

S: 嗯。

桃花女:盈盈一片天,山盟海誓不变心。终是自家郎,带归去……

S: 嗯。

桃花女:桃花洞庭一水天,姐妹欢歌三千人。一齐把家还……

飞狐:她可能带了一批桃花女……

S: 嗯,带了三千人呢。

飞狐:嗯,对。我先就是一想到桃花女——她就给飘过来了,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敢想了。

桃花女:怎么不喜欢我们吗?

飞狐:呵呵,没有没有。她在那儿喝茶……玉兔,跟她在杯子里喝。

S: 嗯,那就是说她们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飞狐:嗯嗯。呵呵,我刚才看见她跟玉兔在那儿玩儿,挺温馨的局面。

S: 嗯。

飞狐:现在看见桃花女部队都开上来了,开到香台那儿去了。原先香台上的那些姐妹赶紧迎上去给她们接风洗尘,帮着拿东西,摆桌子上菜。

S: 嗯,好。

飞狐:呵呵,大宝、二姐站在一边看热闹,尾巴直摇直摇地看着那些美娘子。

S: 大宝、二姐上去欢迎去。

飞狐:呵呵,她们都还挺喜欢它们,还摸它们,跟它们玩儿。

S: 嗯。

飞狐:然后又看见一只老海龟来了,显得很老、很大,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S: 嗯。

飞狐:这次很明显是只海龟,因为它的脚是海龟的脚。可能是海祖和乌祖。

S: 嗯。

飞狐:她们坐在这儿喝茶了,显的是人形。

乌、海祖:来看看热闹。

S: 看看热闹,好。

飞狐：可能是说玉青她们要过来了，她们看看热闹，看看下边怎么样？

乌、海祖：我这洞口也不是白开的。

飞狐：就是说这次乌祖、海祖把海底洞给开了，想把那些龟孙子都给带回去。

乌、海祖：不争气的就给我狠狠地打!!!

飞狐：她边说边拿着她那个铁拐杖就往地上使劲一杵！

乌、海祖：狠狠地打，打不死不成器！

飞狐：这个器是指容器的器，意思就是……不成器，就没办法容了，那就没戏。

乌、海祖：三天不打两（娘）网破。

飞狐：意思就是说玉青，今天打一棒子……

S：管两天。

飞狐：嗯，呵呵，管两天，然后又死灰复燃。那个我一大，就谁也不服，就网不住了，就是这个意思。

S：嗯。

飞狐：我刚才在心里想，我想——唉呀，打来打去也不累？她就说——老身不累！呵呵呵。

S：嗯嗯。

飞狐：她显得很有劲儿的那个样子！

S：嗯。

飞狐：然后她就不停地念叨——不打不成器啊，不打不成器啊，没办法啊……

S：嗯。

飞狐：然后就看到她走到香台那儿去了。

（飞狐话音刚落，门铃响……玉青她们到了。）

S 开门见山告诉玉青他们——乌祖、海祖三分钟前刚来，就说来看她们的热闹，说要狠狠地打。

S：玉青的记录里——八妖踩蚂蚁，

还用力碾——这个图像语言就是大死一回，大死了那个“一”方能回归。这个图像语言就是一心禅的禅语……

【杏子评论：简直是对牛弹琴……】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2

S：玉青的记录里——八妖踩蚂蚁，还用力碾——这个图像语言就是大死一回，大死了那个“一”方能回归。这个图像语言就是一心禅的禅语……

S：玉青记录里的——天凤抱着臂，歪着脖子不服气，是以图像来描述当时玉青的心理状况，而不是真的说那个虚空的天凤——天魂不服气。

飞狐：玉青这次来之前，头两天给我发了短信，说她已经跟青霞讲了自己通灵的事，青霞挺高兴的，玉青还帮青霞报了名。

【杏子陈述：所以还是要听天的，人算不如天算。这次玉青、青霞、迪安过来，S 又跟他们简单讲解了入观的情况，并且说青霞也应该入观。青霞说她从97年就开始打哈欠，可是一直没感觉，不知道要入观。S 跟她说了半天打哈欠就是感觉，就是那些缘来打招呼了，就应该入观。青霞还是说自己一直没感觉，还说何君以前跟她说要看见图像了才算观。

月湖女：然后那些小花仙急了，让飞狐跟她说——你要是愿意跟着何君走，那你就去跟着何君；你若是真的愿意修行，今天得了法，后面就要行道！

杏子：然后，青霞赶紧说知道了。她还说她常常是练拜功，前半截有哈欠，后半截没有了，现在知道可能是那些缘看她没理她们所以走了……

月湖女：接着就是——S 让玉青请桃花女，跟她们说说话。以下是录音记录——前面说的因为太长了，所以陈

述一下。】

玉青：桃花女是不是林芳的天魂啊？

飞狐：你什么都别想！

S：你就什么都别想，桃花女三千呢！

玉青：哦哦。

青霞：三千啊？

S：都是桃花女，林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玉青：……桃花女从那边儿飘过来了，好像……

S：嗯，你请她吃东西，你就请她坐你身边儿。

玉青：她把他（迪安）往边上一推，坐我这儿了……

S：哦，呵呵。

玉青：嗯……她看了看这个（茶几上有栗子、葵瓜子、花生），然后她吃了花生。

S：嗯。

玉青：然后就……放下了。然后就说，她说——你（玉青）跟我……她意思就说，你跟我好像还不熟的意思。

S：哦哦，跟桃花女熟的人少。

玉青：我也在问，我说——您是什么时候的？然后……（她说）二战时候的。

S：嗯，对，就是洞庭。

玉青：她说，都是冲锋陷阵的姐妹——就意思是，以前不熟，以后就会熟了。

S：嗯。

玉青：我说那常去我们家坐坐。

S：嗯。

玉青：她说行啊。她说，你们家……她好像意思就说我们家还是仙气有点少。

S：嗯。

玉青：她说花仙还少，她说还得多买点儿……我说我们家现在有三位花仙了！她说我又多话！她说我要说你少就

少!!!

S：哈哈哈哈哈。

玉青：然后她就站起来了，然后回了一个旋……

S：嗯。

玉青：然后穿的裙子好像是粉白相间的吧，挺漂亮，感觉是。

S：嗯。

玉青：嗯……她说……她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好像也得动一动，就是一天老坐在那儿。

S：嗯。

玉青：她说修行还得上心。感觉我修行时候还胡思乱想吧，好像是。

S：嗯。

玉青：放空自我……才能明目，好像是这个意思。说我还是想得太多了。

S：嗯嗯。

玉青：好像来了好多桃花女！

S：嗯，对。

玉青：都进来了，一大溜。

S：嗯。

玉青：都在那儿回旋跳舞。

S：嗯。

玉青：然后天空上好像撒下好多花瓣儿，好像挺热闹的。

S：嗯。

玉青：我看见乌祖和海祖就站在那儿，两个老人家就在那儿吃瓜子、喝茶。

S：嗯。

玉青：然后……我说我请老人家说说话。然后那个什么……好像意思说，你才想到我呀？！

S：呵呵。

飞狐：就是，我先也想，你（S）让她先看桃花女——我心里就想，那乌祖、海祖都来了，先看什么桃花女啊！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3

飞狐：就是，我先也想，你(S)让她先看桃花女——我心里就想，那乌祖、海祖都来了，先看什么桃花女啊！

S：嗯嗯。

玉青：桃花女反正就变成花瓣儿在那儿撒，然后那个乌祖、海祖就在那儿说，这些丫头搞这些东西干什么！

S：哦哦。

玉青：我说，那挺热闹，挺漂亮。她说——意思就是，华而不实。

S：嗯。

玉青：可能也是在说我吧，华而不实？

S：嗯。

玉青：然后，好像是……我不知道，反正有一个是扎着黑头巾的，不知道是哪位，穿着青色的衣裙站在那儿，拄着拐杖。

S：哦。

玉青：她说你看我老吗？就这意思。

S：嗯。

玉青：我说不老，然后她好像又显出一个……稍微年轻点儿的，三十多岁的相，穿着也是……青色的衣服。

S：嗯。

玉青：她的意思就是她当年也是风华绝代的意思。

S：嗯。

玉青：她说，嗯……她说——意思就说，妈祖去你(玉青)那儿，就说前两天的事儿，被你气跑了。说小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说你(S)还是对我太软了，说就这么让我就轻易地把妈祖给请了。

S：嗯。

玉青：然后妈祖娘娘在旁边喝茶，笑着，不说话。

S：嗯。

玉青：嗯……然后，乌祖拿一拐杖，好像打我头来着？

S：嗯。

玉青：打我头来着，说我还不开窍的意思。

S：嗯。

玉青：就那个图像——我头咣咣，很硬的那种。冒着光，就好像跟石头一样硬。

S：哦。

玉青：我说我慢慢地就……我肯定好好修行，慢慢记录什么的。

S：嗯。

玉青：她说，以后让我那些蛇啊什么的去你那儿筑个窝怎么样？我说可以啊，我说您要嫌我那儿庙小您就可以去我那儿。

S：嗯。

玉青：她说那好，她说……还不行！不放心的意思。感觉我那儿还不牢固好像是。

S：嗯。

玉青：说再等等看？

S：嗯。

玉青：然后就坐那儿去了。

S：嗯。

玉青：然后另一位就……如果那位是乌祖的话，另一位海祖就……站起来，走到你(S)面前好像——指着，可能就是还得那个什么我，治我还是盯着我？！

S：嗯。

玉青：然后……好像天凤过来了吧。

S：嗯。

玉青：然后就赶紧就……端茶倒水，就赔罪似的。

S：嗯。

玉青：然后就把她们两位老人家给搀到那边儿去了。

S：嗯。

玉青：天凤还在这儿单膝跪着呢。

S：嗯，起来起来，没事儿，乌祖、海祖今天来热闹来了。

玉青：嗯。天凤说，说我是横蹦乱

跳的丫头，她说她为了我受尽了委屈啊。

S：嗯。

玉青：雪山夫人前段时间还打了她一顿的！

S：嗯。

玉青：她说，反正那个意思就说，说我现在……就是说这两天她看我在做（功），感觉还是差一点儿。我就问她差在哪儿，就那个意思。

S：嗯。

玉青：嗯……她说，心门开了一条缝，感觉凉风嗖嗖的，还没见光，还有风了，就那个意思。

S：嗯，有风，嗯。

玉青：我说我会坚持的。我说怎么才能够把心门打开？

S：嗯。

玉青：然后她说，你还问我？！那个意思就是你应该知道，还问我？

S：哦。

【杏子评论：看官，如何打开心门？情是敲门砖……不过那个玉青不懂？】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4

玉青：然后她说，你还问我？！那个意思就是你应该知道，还问我？

玉青：然后就没说话，退一边儿去了。

S：嗯，那个乌祖、海祖让你多活动，你做了小九拜以后，练下腰。

【杏子小批：应是桃花女让玉青动一动。】

玉青：哦，下腰。

S：嗯，就是往后下腰，扶着墙也好，扶着床，或者扶着沙发也好。或者练那个五花八门那个动作，从那儿开始。

玉青：嗯嗯，我这两天老是看到玄女去我那儿跳舞，老是回旋的动作。

S：嗯，她要跳，你不管看谁跳，你

就跟着学。

玉青：哦。

S：你就跟着扭，跟着学。

玉青：嗯。前段时间做九拜的时候，就老是觉得脊柱顶（钉字音）不住，老是想动，这两天就是从S这儿回去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能定住了。

S：嗯。

青霞：刚才她（玉青）观桃花女的时候，我就想打哈欠，头发麻，像戴着个箍子把我的头给箍着。

S：那你就应该一直问！

玉青：嗯，我当时问是不是桃花女也找我来了。就问问了，也没人理我？

S：嗯，慢慢来。

青霞：头发麻，我头老有感觉，又麻又紧……

玉青：我怎么看到个图像，有人在切西瓜，这样一刀一刀的。

青霞：说我呢？

S：嗯，对，呵呵，就是让你开窍。

青霞：哦。

S：记住，有感觉就要问讯！

青霞：可是我没感觉呀？我就是打哈欠、头皮发麻……

S：人的感觉是什么？

青霞：就是得看见呀？

S：那样你就永远看不见……打哈欠、打喷嚏、想哭、无缘无故的忧伤、发麻等等都是感觉，都要抓机问讯!!!

晚上 18:11 分——

飞狐：背景是，出去跟玉青他们一起吃饭，然后玉青她们开车返回，我们回到S处……我心想我看看“她们”回来没？以前首先就是大宝、二姐先蹿进来，今天怎么看到有一只小猫跟着进来了，有些像波斯猫，感觉跟玉青有什么关系。

S：好，来只猫好，问问它是谁？

飞狐：它说它叫花花。

S: 嗯, 让大宝、二妞带它去堂上玩儿。

飞狐: 刚才……我看见它在屋里探了一番险后, 窝到我怀里了, 乖巧得不得了。就像只真猫躺在我怀里似的, 亲热得不得了!

S: 哦, 怎么不跟我亲热呢?

飞狐: 你这么一说, 它就蹦到你怀里了, 在你肚子上踩来踩去的。

S: 嗯。

飞狐: 然后还站起来舔你的脸。

S: 嗯, 让它讲讲它的故事吧。

飞狐: 它说它是花大姐它妈。花大姐就是上次来诉苦, 说在玉青那儿没报上名的, 然后过来还带了一群猫的。

S: 哦哦哦哦, 是那个花猫。

飞狐: 这个是花大姐它妈!

S: 哦哦, 是花大姐它妈。

飞狐: 我就问——那你怎么不直接跟着玉青回去呢?

S: 嗯。

花花: 有这个机会, 先到这儿来沾沾光再说。

S: 哦, 好, 行, 那多玩儿一阵子。

花花: 回去了不一定有这儿好玩儿。

S: 嗯。

花花: 在这儿一玩儿就能玩儿上。

飞狐: 意思就是, 它们一想交流就能交流, 在那边儿不一定。

S: 嗯嗯嗯, 好。

飞狐: 然后我看见玉青家的花大姐带着一群猫都跑过来了。

S: 哦, 都跑过来了, 好。

飞狐: 它说是接它妈回去的。

S: 哦, 行, 愿意在这儿玩儿就在这儿玩儿。

飞狐: 嗯, 先在这儿玩儿会儿!

S: 嗯, 愿意回去就回去……大宝、二妞, 弄点儿好东西给它们吃。

飞狐: 它们(猫)就像在自己窝里似的, 在屋里到处翻, 到处找吃的。

S: 嗯, 大宝、二妞, 把好东西拿出来, 别舍不得。

飞狐: 呵呵, 我看见大宝从它自己那个……就像是它窝里似的, 拖了几个驴肉火烧出来。

S: 嗯嗯, 行, 它还有存货? 二妞给叼点儿什么东西, 从你的小仓库里?

飞狐: 二妞叼的那个小豆面麻花。

S: 哦, 也行。

飞狐: 它们都去玩儿去了, 那个花大姐还给你屈了下前腿说——打扰了。

S: 哦, 行, 没事儿。

飞狐: 你们先玩儿啊, 有话再来说啊!

S: 嗯。

2008-11-10 记录

凌晨一点左右, 想到昨天桃花女来时, 位上给她们接风洗尘, 虚空中有人说, 接风洗尘——有情如春风, 拂去镜上尘。

飞狐: 可是慧能不是说明镜本无尘吗?

心月狐: 镜本无尘, 人身有尘。镜依身悬, 何能无尘?

飞狐: 想到昨天下午玉青来, 她还对意观那么感兴趣。我还不那么早来个纯意观, 就现在这样多好, 最好是一直持续几十年。等到快死之前再来点儿纯意观, 之后再几天如意观, 然后就死了算了。之后又想, 不知道玉青什么时候能达到般若观, 也就是意观呢?

众宫道: 很难……表述能力不行。

飞狐: 我觉得很奇怪, 上次她们说没让秋云进入意观, 也是因为她的表述能力不行。可是后来我问 S 秋云的表达能力, S 说她要比何君强一百倍都不止。至于玉青, 虽说她现场行观的表达能力确实不佳, 不过写下来的观记也还是可以的啊? 众宫说的这个“表述能力不行”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众宫道：心理有障碍的，表述能力都不行。

飞狐：哦，明白了，就是有个我的。

众宫道：如果是让那些人入了意观，那就不是往如意入了，就是往我意入了。

S：嗯，入了我意……那就全乱套了。

早上六点起床，抓紧时间吃了两口点心，正在吃的时候，看见小和尚的妈，那位飘花女飘来了……她做了个万福，抬起头来，我见她额心正是红点一粒。她道——我叫玉英。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5

2008-11-11 记录-下午 16: 07

飞狐：今天早上出去办事，刚回来不久，八妖早上就跟着一起出去直到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买了点吃的，也请她们一起吃，然后看见……不仅是动物仙、花仙在吃，释佛、观音、妈祖……她们都在吃。

S：嗯。

飞狐：吃的时候，虚空还说，吃完了开戏，讲一讲无明。今天可能是八妖出来讲。

S：哦。

八妖：有明为光，无明为我。明则有灯，我则有雾。云雾遮月不见光，聚散无常，无有定时。

S：嗯。

八妖：一个我字立当中，万缘皆散。自堕阿鼻，如何飞升？

又道：青潭龙女百变喜。

飞狐：给的图像就是，黑龙潭，一条黑色巨龙从潭里蹿出来。这条龙像是鱼龙，而且是由很多的海族生物组合成的。意思是，现在是青潭女她们的一个时机。

八妖：壮我中华，威我大地，怎能自甘堕落？

又道：金凤归天百龙随，随得九日朝阳。十二天花散寰宇，散得喜上眉梢。青龙白虎斗天地，八妖老母把回还。青潭儿女响当当，阵剑组队方能回。不可落单……

S：嗯。

八妖：都要把我放下，否则谁也拉不回去。都是个沉……

飞狐：然后就看见妈祖……妈祖今天显的相以前都没看到过，就是全是金色的头饰和服饰。她的额头那儿有一朵很大的像是雕刻上去的金花。头上戴着大金冠，不停地放光。

S：嗯。

飞狐：意思好像是，海族这边儿妈祖现在是尽了很大的力在加持，往回拉。

S：嗯。

飞狐：然后又出现乌祖、海祖，就是说她们也在作后盾。

S：嗯。

飞狐：再看到从乌祖、海祖那儿串出根线，串到妈祖那儿，妈祖串到八妖那儿，然后八妖就往下撒，往下再串很多条线。可能是说要那些青潭女抓紧时机，顺着这个势赶紧走。

S：嗯。

飞狐：然后再给的图就是，这个势过了以后，妈祖她们就不管了，显的图就是妈祖在天上跟其他人闲聊，不管这些了。

八妖：人都是渺小的，是天助人成，而不是人成有天。

飞狐：给的意是，那些文章中写到的学人，或者是借某个学人的机一下子说很多人，这并不是说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人什么都不是，而是顺天助势。

S：嗯。

飞狐：是他的这个原始的光的机缘应到你这个人身上去了，来助你。而不

是说我修不修……我把天都给阻了，就好像我修成了才有天；我修不成的话，天都要为我来如何如何。她说没这回事儿。

八妖：天不为人人为天，才能有成。

S：嗯。

八妖：天不会为任何人做事，大天无私。

S：嗯。

八妖：以前唱的那些比如“铁面无私”那些，只不过是用人语言来尽量地反映天的情，而并不是说西王母或者是玄女，就像地上的人一样有私心。所以言不尽意。

S：嗯。

八妖：如果地上那些学人还总认为是天在为我专门做什么——天为我专门写这个曲，天为我专门托这个梦……那都是还没上道。

S：嗯。

八妖：青潭女们冲锋陷阵，流落天下为数不少，但整体能量还是强大的。

S：嗯。

八妖：所以就只看网多少回去罢了。

飞狐：给的图像是，在撒网，正好这个时候是撒到青潭了。能抓回去多少就抓回去多少，隐态的青潭女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八妖：英灵无数，没有一个定数。

飞狐：就是比如说……谁当天花十二部的头头啊，这些都是随着时势不断变化的。英灵有无数，个个都是英勇善战的武士，就看到谁的机，或者谁能够顺机而行。意思就是，地上的人不要想着……我从前是什么，或者我以后可能是个什么，就松懈了。她说随时可以把落后的去掉。

八妖：当个虾兵蟹将都不容易，因为缺额是有限的，定数难变。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6

八妖：当个虾兵蟹将都不容易，因为缺额是有限的，定数难变。

飞狐：意思是，有些事情已经是定了的，可能就像命运的摆幅一样，有的定数不管你摆上摆下，可能都没有大的变化，都得是这个命。她就是说，回去的名额是有限的。

S：嗯。

飞狐：她跟我说——那些学人怎么就……总不能像你这样，稀里糊涂地修呢？

S：嗯。

飞狐：她的意思是，因为我不关心这个，所以好像稀里糊涂地就……走到现在这一步了。

S：嗯。

飞狐：还有个意思是，学人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清楚，一下想到这，一下想到那，好像要把什么东西都搞明白了才走一步，总是怕什么、怕什么……永远都搞不明白。

八妖：学人的目的性和求的目标往往很明确……无心对无心，有心对有心，无我有方圆。

飞狐：给的图像就像是一个圆，圆里面有个点。点慢慢拉近，像是一轮弯月和一个太阳。

八妖：这次我出来拉都拉不上去的，那就算了。

S：嗯。

八妖：既无将帅情，又无母子情……如何救呢？

S：嗯。

八妖：（学人）扯什么夫妻情的都是假的，都是往人道上走。夫妻有情本无情……

飞狐：她的意思是，夫妻的情应该是最原始的，就是从宙心那时候出来的那种原始的情，而不是我们人道讲的这种夫妻情。

八妖：现在的学人连自己的源头都

还没找到，都还没跟自己的天续上情，还跟别人讲什么夫妻情。

飞狐：她说的不是什么跟天接上关系，是说跟自己的天都还没续上情。

八妖：玄龙也没那么多夫妻，夫妻只有十二个，其他的少在那儿摆骚！我八妖不答应，谁都别想进！

S：嗯。

八妖：一个个小骚娘们儿，修到我十一级再跟我说话！

飞狐：呵呵，意思就是……你（学人）没到那个级别，少在那儿跟我扯这么些没用的东西。 S：嗯。

飞狐：意思也就是跟学人说……最稳当的还是应该以母子情、将帅情——就是战团姐妹情，来去跟九天续情。

八妖：把情分成这么多类的也只有人。

飞狐：她给的感觉就好像是……对她们来说，情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实实在在，可以衡量的，可以感知的这么一种东西。而到了人这儿，就都不知情为何物，总要去分——这是什么情，那是什么情，要以什么样的情怎么样……

八妖：都是不懂情。

S：嗯。

八妖：有情则有情，有明则有明。无明不懂有明，无情也不懂有情。

飞狐：她这是按人道的语言讲的人道的有情、无情的这个概念。

S：嗯。

八妖：应该是抓机而不贪求，方为正道。

飞狐：意思就是，那些学人可能说——要我们慢慢修，说是一辈子的事吧，又说现在是机缘，又得赶紧抓。我现在是赶紧抓，那我得想我应该能看见啊，能聚光啊，或者能看到八妖啊，或者是怎么样……八妖就说，你就应该是抓机，把方法掌握到，赶紧按照这个做，至于

结果怎么样，最好不要贪求。

S：嗯。

飞狐：她坐下来喝了口茶。

S：嗯。

飞狐：旁边不知道是谁说……一个笑笑的白衣女神，可能是白娘吧，她说——今天是八妖的专场。

S：嗯。

飞狐：不过其他的人都在，就是没显出来。 S：好，谢谢八妖。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7

2008-11-12 记录

上午十一点左右，正想着青潭女们，却见空中来了铺天盖地的雪山女战队，有骑着白马的，有在空中飘的，多得像漫天的雪花飞舞。领头的骑着高头大马的雪山女亮声道——雪山女三千万！

我一听，吓了一跳！心想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赶紧跟 S 说——刚才来了雪山女战团三千万！

S：哎哟，这是来给我示威来了，呵呵。

飞狐：呵呵呵……多得不得了，就像雪花似的。

S：嗯，下雪了。

飞狐：接着看到雪山女战团托着一位非常高的白衣女神，应该是心月狐。她对我说——玉如意。然后她的右手中显出一个白玉如意，她把那个玉如意放到我的头部，跟我的头部容合了，玉如意的那朵“花”正好对着我的天目。

S：嗯，她让你如意了。

飞狐：呜呜呜呜呜……我才不要如意，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不如色观那么迷人。

S：如意才有意可思呢。

杏子：我刚才在网上看学者回复。虚空的女们说，看这段时间众学者的回

复，双鱼已经落在最后了。给的图像是，很多人骑着马往前赶，双鱼一个人骑着马落在最后，看上去很远，她和马都显得好小了。

飞狐：那你可以请玄女跟她说说话？

杏子：我看了玄女的，她摆摆手说——不说了。

飞狐：唉，那玄女底下的能吃亏吗？说不好什么时候瞅着个机，玄女又赶紧拉她去了。

杏子：玄女是肯定会拉她的，关键是……玄女扔下去的绳子套不上她啊？给的图像是……她还在跟玄女玩捉迷藏呢，就是不让玄女把她往上吊。

飞狐：你说心月狐今天那场玉如意的戏是什么意思？

S：肯定是好事啦，如意是天上最好的，最贵重、最珍贵的……你再问问她？

飞狐：她说——如意观。

心月狐：青潭观月情写到这儿就结束了。

S：哦，好。

心月狐：后面这段时间……让他们谁都别来找你（飞狐），自己去焖着去。你就趁这段时间把自己的事做好，每天有时间就练瑜伽，打坐修灯，持照如意。

S：嗯，反正如意观就没戏了。

飞狐：对，她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我就不用打记录啦！我问她……要是有虚空中别人来演戏怎么办？她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又不能拦着人家……

S：呵呵……

飞狐：我看她就是说的活络话！

飞狐：下午吃饭，无缘无故地想到了太上老君？我心想——这太上老君也真是的，每次都是说玉屏的时候才来，平时也不来坐坐，说说闲话？那心月狐以前不也是道家的吗？

接着就看到太上老君笑呵呵地出现

了，他跟我说——心月狐以前在道家谓之大火，没人敢惹！他又说，大火就是司鸡，又叫司晨。

杏子：我想起昨天晚上……我们跟S也是不知怎么地就讨论起——心月狐在十二生肖中对应着什么动物。当时S说可能是鼠，因为鼠为子，正是月圆之时。

月湖女：后来虚空中说还有鸡，鸡为午，大火，既为太阴，又为太阳。S说，子午正好是重合的……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8

2008-11-13 记录

玉青从11月6号来S处后，回去又重拾热情开始行观记录，几乎每天都给飞狐发去观记。按照时序，杏子她们是准备昨天晚上看一看玉青发来的观记。可昨晚才九点多，快要睡玉青观记时，杏子说她困死了，非得睡觉不可，于是这事儿就推到今天了。今天凌晨一两点，飞狐正要睡觉时，众宫飘来了……

心月狐：不用把玉青的记录全部收入青潭观月情，她的观记跟你们的观记不是一条道的。

【杏子：后来才明白，她说的这个道的意思是……我们的观记是纯天道的，但是玉青的观记还是天道、人道混杂的。】

S：嗯，对。

心月狐：全部收录……不仅像是滥竽充数，而且还会误导学人，因为学人辨不清真假。所以还是像收录其他学人观记一样，择录一下，典型案例、有批注的可以选入。上一次完全收录了她的六篇观记，最后我们的小结已经可以说明她的全部问题了，她后面这一路上都是这些问题，也不需多说。

S：好。

心月狐：她（玉青）以及其他所有

的学人，以后……成也是成在这三点上，败也是败在这三点上。

S：嗯，就是给玉青观记总结的那三个问题。

心月狐：你们自己也不要光顾别人，也要抽出一些时间来修心养性。

S：好。

心月狐：全部收录她的观记造成的另一个误解是……一些学人会认为，只要是你(S)去过的那儿，或者是他跟你见过面，他就永远是通天的了。可是……你只能是为他们打开九天的通道，你给他们调对了频，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总能调对频，还是要她们自己不断地磨炼。

S：对。

心月狐：不把这些说清楚，到后面……可能有些学人就会打着 S 到过我这儿，或者我跟 S 见过面的牌子，出去招摇，愚弄误导他人。 S：对。

西王母：通天之道只此一处，信不信由你。

飞狐：她指的是纯天道。

S：嗯。

飞狐：妈祖在宝座上边喝茶边道——玉青的戏只是个引子，引出来这波浪潮也就行了，后面的还要靠她自己走。

S：嗯。

心月狐：学人一味地热……是不好的，总还要平静下来才是。就像是百炼钢，不能一味地放在火里烧，还得放到冷水里浸。

中午 11：57——

飞狐：刚刚我一抬头，就看见青潭女过来报名，领头的报道——青潭女三十万！左军。 S：嗯。

飞狐：我就问她是谁。她说她叫青鲤。 S：嗯。

飞狐：我请她们上位了。虚空中有人说——收部。可能是八妖说的。

S：嗯。

飞狐：可是心月狐不是说今天就完了吗？怎么还有青潭女来报名？她是骗我的？！

S：一报名就是大团圆了。

飞狐：哦！对对，我先还不明白收部是什么意思，你说大团圆我才懂。

S：嗯。

飞狐：她们说，还有右军七十万，梅花军三十万。 S：嗯。

飞狐：就是:left军为实，她们为虚，一起都到位上了。到位上以后，我看见她们一个个都像佛似的？ S：嗯嗯。

飞狐：就好像定了，都在盘腿打坐。

S：嗯。

飞狐：然后八妖就说——大团圆。

S：嗯。

八妖：显界的人就看他们自己了。

S：嗯嗯。

飞狐：虚空道——完结。

S：嗯，完结。

2008-1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9

飞狐：然后八妖就说——大团圆。

八妖：显界的人就看他们自己了。

飞狐：虚空道——完结。完结后我心想，怎么雪山女和青潭女都来了这么多啊？

虚空曰：断后大军，洋洋洒洒遮遍天，又一次的敢死队！

月湖女：中午十二点刚过，玉青来电说青霞能通了，过两天把记录发过来。后来飞狐去短信问，青霞是什么时候能通的。玉青说——我们从你们那儿回来的晚上。

杏子：真是人的通病！跟玉青当时一样，窝着！非得弄出个什么成就了再说，可是已经晚了……

杏子：11月15日凌晨1点半至2

点——月花的天来了，说是要赶上这班车……交流后得知——月花天原是双鱼部的正统领袖。

小草：虚空让 S 告诉双鱼不要坐失良机而应见机行事。虚空还说双鱼与小王母她们有些源缘……

2008-11-15 整理-待续

• 学者翠翠回复——自查的过程还是痛苦的，虽说梦幻破灭了，在细查的过程中 C 一边修着自己的枝杈，一边帮着 A，每揭一层 A 就很难受，照此下去 C 担心 A 那种纯真欢快劲会消失殆尽，波动时 A 不想修不想观，(A：也是气话，还是担心观的错老得去分辨，会一下子出来很多。)可不观太阳穴会痛。在修不修，A 是去是留的问题上 C 又不好说什么，AC 现在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希望能有 S、小草、杏子、飞狐的只言片语……翠翠

【杏子评论：又不是所谓的清理门户，不要自己搞自己!!! 一切都是“轻轻的”知道一下就行了。】

• 学者月光回复——亲爱的 S，飞狐和月湖姐姐，月光向你们请安了。这段日子，自己学会了安静和平淡，不像当初刚来时有点想法就要蹦跶出一堆句子来阐述自己，记得当时因为理论的问题被玄娘骂，现在已看淡所谓的理论了，理论应该更好的用来指导实践，而不是一味空想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在这里近一年的日子中，最感动我的是你们的勤奋，又记起当初问月湖姐姐如何才能坚持不懈，她答道：情。只是自己肤浅，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字的分量，有段日子心中充满着强烈的倦怠，怀疑一切又什么都不想做。最终还是被这一篇篇的观记感动，现在的自己对一切都很有信心，心里也美美的。在月湖的近一年中，在生活上经历了许多。有段日子自己太

过极端，认为什么事情都应该用“情”衡量，以至于自己和好朋友们全都掰了，并且还固执的认为自己情最深，他们都是只有“我”，这种友情不值得珍惜（现在想想自己真的问题不小，这种事情很丢人）。还好耐得住寂寞，于是自己一个人在几乎不交流的状态下过了半年。只是这半年无比难熬，渐渐发现自己并非真懂情意，一直坚持着的情意更像是一种自己发明的理论。不能融情于生活又怎能寄情于虚空呢？若真像自己所想的有情有意为何连最好的朋友都包容不下呢？这又从何处去谈包容万缘？我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嘴上的情意。这些我一定要改！最近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看学者们的通灵行观感受了，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一定要珍惜身边的缘，多和他们交流，多听他们倾诉，从一点一滴做起，不可好高骛远，迷失在名分之中，对于自己的天不必太迷恋（也许是月光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天，并不知晓那种感觉），最重要的是牵着古情立足现在。只是心中还是有坎，跟着 S 一点点的克服吧！最后，拜谢虚空，S 和飞狐以及诸位兄弟姐妹们的指点和帮助，谢谢！月光要跟着你们前行。晚安！月光

【杏子评论：不要把虚空情用于人道——那将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也不要把人道情雷同于天道——各是各码。】

2008-11-15 结束

十四、观月情后记-1

• 蓝蓝于 2008/11/14 23:05 回应青潭观月情-89-【杏子：其实动物仙也是虚空，她们说的那些也是助道，而且还都是她自己的万缘!!! 月湖女：是的，任何记录都是珍贵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与历程。只是人太势利了……无法突破我与求的法障。】

是的，动物仙都是来助道的，比人还

友善的多,昨晚下线他们纷纷报名,还在持续中...是人我的分别心,让他们不得不演戏助道,过去的迷,无知,展现眼前,心里很是难过,勿怪他们的演戏...也是他们的教导使得蓝蓝一路能成长...终是无怨无悔的行下去...过去总是端着一个我,即便是S教导下来还是抱着一个我,蓝蓝知晓也明了您们的情,学着放下,服小...深深感谢飞狐搭手,也辛苦你们一篇篇观记的打字...S更不用说了...愿此心长追随.

• 三人行(史芬芬)于 2008/11/15 14:12 回应青潭观月情-89-天娘给的钓绳一定抓,娘说的话一定听。能认祖归宗,便宜都占尽了,还要求甚么?时时相系,简单活着,轻松行拜。

• 三人行于 2008/11/15 14:42 回应-不想别人的事,人非己是,人是己非,又是如何?专心与娘相应,感受娘情深的点滴,相应娘亲的心都分不够,何需分心相应那是是非非。还记得小时候出远门,难得离家,就很想家,没回到家前,满脑子都是家人。长大之后,离家很久,渐渐的就学会不想家了,家的模样也模糊了.....当大人当得够久了,在娘面前只想当一个小孩子,可以恣意的纵情。

• 三人行于 2008/11/15 14:51 回应青潭观月情-86-就是往前一直走。这条路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情,能出发,比不出发好得很多。天魂向上走,方能慰娘心。

【杏子:飞狐看史芬芬的这条回复时,观到史芬天跪在青娘的面前,青娘抱着他的头流泪道——盼了千万年,盼儿醒.....】

• 蓝蓝于 2008/11/15 11:16 回应青潭观月情-93-如何打开心门?情是敲门砖.....也不知道是门开了吗?好多缘报名...动物,植物...都有,记录打了一些又有缘报名...行拜中又有缘报名,忙死了,忙的太开心,一个还没说完话又来一个...都来

不及细问,好像是菜园,动物园...没时间回复同修喔!谢谢大家...偶先顾好自己的万缘,捕风捉影去。【mars 于 2008/11/15 16:24 回复-不错!!!】

• hhs 於 2008/11/15 16:47 回應-Hhs 以“咬住个屁!”回复:《青潭观月情-89》中……(略)……在 x 书中, S 再三再四告诫学人,不要作铺路石,可是,身在迷中不知迷,还是要给后人铺路....衷心感谢铺路的先锋们、感恩小草和 S 的良苦用心,还深深的感谢动物仙助道(S 不做“好事者”的教诲和“西王圣母四点开示我是谨记在心的),使我得以随行至今。

在练、修、行的征途中、我只是一只小老鼠。近来觉得不能总是躲在洞口看戏,就是跑龙套也应该登台亮个像了。所以前天就“敞开心”给月湖女发了个信息:“咬住了!”昨天在网上几乎一天,做晚饭时,刚站在灶台前,忽然想到:应该把“咬住了!”也发给几位同修,立有答:咬住个屁!

此时突然想起:只有小花仙爱接话茬。于是合十敬立,请问是哪位花大姐来了?请露个面,说说话!

顿时一阵深深的愧对、欠疚由心而升,并知:她们不会应答。因为多年以来她们几乎天天都来,明明知道是她们来了,就是不闻不问……特别是行静功时,导引词一开始,鼻侧、唇边必痒,而且升级很快。痒比痛还难以忍耐,但仍然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待之;导引词中说:“你的身体不能动了!一动不能动了”时,已经是奇痒无比、难耐了,此时也仅仅以抬手一抓对待之。时至今日,才恍然明白:她们对我对她们如此“我所我慢”的恶劣态度,居然一贯是“母念子”……

晚饭做好前,就特意先不喊其他人

来吃饭，把饭菜摆好，以非常虔敬的心，合十坐好，除按往日的念叨外，又特别重复加上：再次特别请花大姐们，受我心香九柱，请吃饭。我向你们赔（罪了），但是在默念中的“赔”字刚出口，就被花大姐清脆、活泼、爽朗的“赔情！”打断；我：是！是！！是！！赔情，赔情……

昨晚在等后续的《青潭观月情》，没等到。今天凌晨 2:00（美国西部时间）左右才睡，7:10 起床，当阅读到《青潭观月情-89》时，想简单回复几句，不料现在已经是次日 00:25 了。近半个多月确实明白了许多……但是，确实不知道自己最近的活跃是她们的安排还是我的膨胀！？管他呢？有被打棍子的准备。

跑龙套(hhs)敬上 2008/11/15 00:35（北京时间：2008/11/15 16:35）

【杏子评论：玄女说——《解情人结》人总以为人伟大，心目之中没有神。空连命运悲苦时，才会想到先祖尊。一但得志又妄狂，固步自封妄为大。仙祖仙尊荡无存。释佛说——过去之时已过去，天空之外天地开。非是昔日旧时人，当以新魂歌新曲。】

•小铃铛回复——唉,好累呀-月湖姐姐，学人的问题真的是问不完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问题，不停地讲，不停地讲……感觉你好累呀，小铃铛看着也累，看着有点不耐烦了？小铃铛

【杏子评论：这时就需要相互搭把手……只是一搭手？？？又出现别的问题——尤其是楼上的那个 HHS 反映的问题……难!!!】

•月花回复——看了青潭观月情，学习了很多。慢慢的从迷茫中走了出来，不再在意我的事情了，也不去记诗词了，不去刻意做一些事情，顺其自然。知道了是一场梦幻。把心门打开，不去在意面子和别人的看法，也就不去藏和伪装

了。从新从动物仙们报名开始记录，去了知她们的心意。谢谢你们的一路提醒。我会紧扣住妈祖、九龙女和天尊们，好好的学习，从报名开始，一步步的跟着走的，尽管慢，但此情始终不渝。（飞狐和 S 说的问题我条条都有呀！呵呵！不好意思啦！）

【杏子评论：又走极端！有什么就记什么，要珍惜色观、空观的不易——过了这村没这店——你就是想有她们的诗词也没有了……所谓的色空观就是要记录她们的细微。另外，问题不在诗词上，不是诗迷，是人迷——我与求的问题。】

•梦云回复 90: 2008.11.15 10.04 昨晚梦云与阿梅上夜班，月花打来电话告之杏子的评论，通过交流使梦云与阿梅终于明白了，原来不是那个自己挺有本事，实际上每次能迅速知道对方存在的问题，都是教主在说话。两个人一直以为像月花那样能看见能听到才叫通灵，不相信自己所感知的，认为无法与教主交流，造成人为的阻隔多年来一直徘徊不前。

阿梅的教主胡玉秀：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岁月匆匆，流水匆匆，年华苦度，修行难。天魔大法修的是心，人间流落，恋的是情。

蕴青教主批评梦云没有心机，任性善变，说大家都是妄自尊大；并多谢 S 与飞狐及时的观记使姐妹们有了出头之日。

【杏子评论：释佛为佛祖，观音是教主!!! 怎么一下子蹦出一堆的教主呢？你可以换个说法称呼她们，没有关系的。】

2008.11.15 9:07 记录上午梦云做瑜珈时问蕴青教主：阿梅为何说她状态好时，一根能量柱就把她罩住了，身体就开始漾。蕴青给的意：能量的接纳。

这么多年来，姐妹们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着在迷谷中走着，现在应踏着 S 与飞狐和众姐妹理出的路无怨无悔的继续向前（梦云眼中有些湿润）。梦云

• 火凤中午躺在床上听神龙飘飘，跟着导引词走，快结束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女人的乳房，我挺奇怪，怎么女人的乳房也来了？这个乳房白白的细腻的皮肤，像雪花膏那样的凝脂，红红的乳头，非常饱满。乳房的个挺大直径有半尺长，非常嫩。火凤感觉跟这个乳房非常亲，让人见了有一种心里痒痒的味道，爱不释手。然后又出现了图像，像是一个圆又看不见它的外轮廓，面积很大，里面有好多如玫瑰花叶似的枝枝，好多好多，郁郁葱葱，枝枝的上面悬空坐着一个小孩儿，也就三四岁左右。这个乳房在火凤左眼的侧向位置，就见这个乳房自己用乳头顶一下天目前这个圆，它顶一下火凤就有反应，感觉海底穴和会阴穴就怪怪的，心里就有性欲感，小腹里面非常舒服连子宫也觉得好受，整个身体软软的，就这样顶了好几次。然后就见画面里又出现了一只机器手臂，只有小肘到手这一段，袖管里伸出一只手，和人手差不多大小，是金属手指，每个手指上都有一个小剪刀，银白色的刀管，乳头顶一下圆，这个金属手就刷刷刷地剪一次枝，但碰不到坐在上面的小孩儿，铁手指特别快横着剪，几个手指一起动……火凤着相在里面好长时间，音乐都停了还在看，享受着……这段行观火凤理解不了，烦请 s，飞狐，月湖女杏子及小草等给指点一番，不胜感激。火凤敬上

【杏子评论：为什么不问讯呢？她们有情，你无意……】

2008-11-15 整理

观月情后记-2

杏子：今天是 11 月 16 日，已经是中午了……

飞狐：我刚才练瑜伽，又想到色空观……

小花仙说——真不知道那色空观有什么好？

我说，过瘾啊，好玩儿啊，迷人啊。

小花仙说——与九天相应的色空观也是助道，还是个勾。到了般若观，也就是意观，才算是真的上道，可以直接得如来意了。你已经是上道了，还要那个勾干什么？

我一想也是的，小花仙说得对。于是又问——如来意……跟之后的如意观的那个如意，有什么不同呢？

小花仙说，这个我们就不好说啦，你还是去问心月狐吧？

我偷偷看了看心月狐，她在那儿静默打坐……我心想还是算了，我还是少惹她的好……一次弄清楚一点儿也就够了，要知足，反正到了那一步自然会有人说的。

杏子：昨天晚上是不是“月花天”又跑过来了？

飞狐：不是，还是那天来的，只是有一段……后来我忘记说了。就是当时月花天拜见心月狐时说——一直仰慕月狐娘娘！然后小王母就走过来了，指着月花天斥道——你就是色心不改！

心月狐倒也没生气，还是淡淡地笑着，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月花天，说是小王母给月花天的一个信物，叫个什么名……因为后来把录音关掉了，以为那段戏完了？好像是叫个——金玉……

杏子：禁欲？

飞狐：那个东西——金牌的上边有一块玉，那块玉的形状像是人们做的燕子风筝……好像是叫金玉牌？

杏子：金鱼牌？

飞狐：当时是小王母把那个金玉递给了心月狐，然后心月狐伸手示意……那个月花天跪接时想摸一下心月狐的手……可是心月狐把手收回去了。

杏子：然后呢？

飞狐：小王母一脚把月花天给踢下去了!!!

杏子：昨晚不是……

飞狐：昨晚是虚空说的一段话……当时也没问是谁说的？

虚空说：告诉月花，不要怕花仙——他过去跟花仙的过节确实大，但现在这个时空段……大家都是助道的。

虚空又说：双鱼部过去在海族是小王母的嫡系，也算是小王母的势。小王母这次是狠了心一定要跟着回去的——因为有心月狐和八妖给她助势，过了这个势头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海族那边，也都是倾尽全力来玉成此事，想把小王母的势尽可能地拉回去。所以对小王母这一派来说，这次的回归是个天大的机缘。而如今这个青潭撒网的时空段，又是他们机缘中之机缘，一失不可再得……

杏子：为什么乌祖、海祖也跟着助势呢，她俩不是玄龙的后台吗？

S：嗯，小王母要是得势了，海龙部也就出头了，在天上就有了一席之地。

飞狐：八妖不也是海族的么，她是十二宫之一啊？

S：八妖跟龙王的关系不亲密，她就只认玄龙一个，几个龙王拿她也是没办法？

2008-11-16 整理

观月情后记-3

杏子：今天是11月16日，已经是中午了……我还有事呢，先下去啦！

飞狐：才刚S让我问玉青她们什么时候过来，头两天玉青发信说这两天要

过来一下……玉青说刚刚起床，她说大约两点左右出发。

不到4点……玉青、青霞、迪安、兴达四个人来了，兴达进门就是话，玉青使劲瞪了他好几眼！

S：先说说青霞的事……

青霞：上次从这儿回去的路上，我就“看见”一只小鸟，还能感觉到小鸟的颜色。第一份观记我已经写好交给玉青了，后面的观记——得等我上班时打出来……

玉青：她家那儿没有电脑……

S：兴达和迪安也要想着问讯，入观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是会用上那个感觉——一点就破。

兴达：我们老家那边特别兴看风水……二月二至三月三人祖伏羲庙里的香火旺得不得了！相传那个易经就是伏羲传下来的……民间传说是一个大龟传给了伏羲。前些年县里有个年轻人真的在水里钓上来一只白龟……后来在香港回归那年又给放回水里了。

S：民间传说的向伏羲示“易”的那个白龟是谁呢？就是洛母，就是洛母传给女娲和伏羲的。

飞狐：哦……以前我还从没听说过洛母？我怎么……看见洛母来了？

S：哦哦，我们都停下，请洛母说话。

飞狐：就是刚才你说到洛母……我就看见空中飘来一位女神，说是洛母。她看起来二十几岁，很漂亮，额头中间有几片红色菱形的花瓣，头发往上挽成很高的发髻，臂弯还挽着淡粉色的飘带……

S：嗯嗯。

飞狐：她飘过来就自己坐着喝茶了。

S：哦哦。

洛母：洛母传书，神龙接水，都是万祖归易。

S：嗯，万祖归易。

飞狐：她的意思是，说什么玄女传书、神女传书……还不都是从玄女她们之前的那些老辈的，一辈一辈的经验、法……这样传下来的吗？

S：嗯嗯。

洛母：少有人问津。

飞狐：就是说她——洛母，一般没有人去想过她，说过她。

S：嗯，对。

洛母：子孙如潮水，生生不息，潮潮皆逝，已不见白龟再现世。

飞狐：就是说的她当年传书。

S：嗯，白龟。

洛母：天女散花散不尽香山魂，神龙饮水饮不尽万河水。须是自流……

S：嗯。

洛母：上祖牵线，牵的都是个情，只是人间情丝易断，梦缠绵……

S：嗯。

洛母：天古一史又有谁愿意听呢？

飞狐：给的感觉就是……很多学人想让她们讲故事等等，她的意思就像是——讲也是白讲！

S：嗯嗯。

飞狐：意思就是，真正愿意听她们的故事的没有几个，实际上只是想听他自己的那个我。

S：嗯。

飞狐：还有个意思就是，还有很多的子孙，根本就不认祖，说了故事他们也就当神话看过去了。或者是被原先民间的神话传说——让人们形成了一个固有的框架，告诉他真的他也不信了。

S：嗯。

洛母：真戏如假梦，假梦又当真。河水两面不见我，水底石……

飞狐：刚才她说的时候给的图像是——很清的一条小河，能看见水底的石头。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小玉兔跑到她腿

上了。

洛母：玉兔当年还是我的一颗小星。

飞狐：给的图像是，洛母显得很大很大……像是与星河融为一体，她有一条腰带，上面全是亮闪闪的像是钻石的装饰物，玉兔就是这里面的一颗。

S：嗯。

洛母：星河万种，讲不清当年事。

又道：人类太渺小了……

飞狐：她给的意思就是，她们这都不知道是多久多久以前就存在了，而且星空无限，地球也就是里面的一颗小星罢了，而且那些民间的神话传说还只是地球上的一部分人流传的。所以就像是过去说的“大象”一样，人怎么摸也只能摸到那一点儿，但都认为自己全懂了。

S：嗯。

飞狐：同时给的图像就是很大的一头白象，象脚下站着蚂蚁似的小人在那儿摸象。

洛母：金鸡旭日升。

飞狐：给的图就是一个大太阳，一只鸡站在太阳那儿。

洛母：带着一批批英灵，回祖见朝。

S：嗯。

洛母：一线穿一线，一心连一心。下边的不回来，上边的总是担心。

飞狐：意思就是，都牵回来了，就都好往回走了。

S：嗯。

飞狐：然后看见十二宫都在给她行万福拜礼，就是做万福一直屈膝快要拜到地上的那种。

S：嗯。

飞狐：（十二宫）都喊她——洛娘。

S：嗯。

飞狐：然后就是洛母坐着，身后站着十二个……

S：嗯，十二宫。

飞狐：然后十二宫就开始围着洛母唱歌跳舞……但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像是各成曲调似的？

S：嗯，各唱各的。

飞狐：对，呵呵，各唱各的，各舞各的。

S：嗯。

飞狐：洛母在中间很高兴……乌祖、海祖也过来了，坐在她的两边，还是显的老相。

S：嗯。

飞狐：玄龙、太上老君、通天教主……都来了。玄龙站在一边，其他的都跟洛母她们并排坐着，妈祖也来坐着了。

S：嗯。

飞狐：小王母娘娘也去了，她也站在了一边儿。

2008-11-16 整理

观月情后记-4

飞狐：玄龙、太上老君、通天教主……都来了。玄龙站在一边，其他的都跟洛母她们并排坐着，妈祖也来坐着了。小王母娘娘也去了，她也站在了一边儿。

S：嗯。

飞狐：我看见那个……东海龙王，偷偷地拉那个小王母的袖子，意思是一——你上去干什么？！那个小王母一把把袖子从他手里扯出来，意思是不要他管！

S：嗯。

飞狐：接着就是一——小王母一个个地给这排坐着的天尊上茶，就像是讨好的那副样子。

S：嗯。

飞狐：然后……不知是乌祖还是海祖，就跟小王母说——这次大家已经都是尽了力了，你自己也是尽了心了。其他的也就不用强求，就看各自的造化。反正（你）回来……也是不可能像以前了。小王母站在她们面前，边做万福边

道是。

S：嗯。

乌、海祖接着对她道：你好自为之，未来的戏是你的。可是戏好不好……

又道：越往后面越是艰苦，天河剧变，人间炼狱，自掘坟墓。

又道：以后的小十八宫，就算是你（小王母）坐中，也是不容易的。

飞狐：她们跟小王母说的意思就是——其他的十几宫……听不听你的，你怎么跟她们搞好关系……哪怕这次你回去了，也还是要下功夫。要是像以前那样……到时候你的后面已经没有后台了，那个时候心月狐、八妖她们就不管这个事了。主要意思就是告诫她，不能再像以前了。

S：嗯。

飞狐：小王母做万福道——臣媳听旨！

S：哦，这个小王母……戏里套戏。

飞狐：然后乌、海祖就对她挥挥手说——你下去吧。就是那种不冷不热的语气。

S：哦，她要是不急着往里边添戏……可能就不至于冷了？

飞狐：她就告退了，就跟着东海龙王回去了。

S：嗯。

飞狐：这边玄女就不高兴了。

S：嗯。

玄女：她来掺和个什么劲儿？！

S：呵呵呵呵。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儿跳得高高兴兴的，你小王母来掺和什么。

S：嗯，但是那个玄女的醋劲并不是这个……

飞狐：然后不知道是心月狐还是白娘……笑笑地说——何苦呢，能帮一把不如帮一把，都还不是一个娘胎出来的。可能是心月狐说的……

S：嗯。

飞狐：给的个图就是个大光团，意思就是最开始还不是都从这里面出来的。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白娘了，她就在那儿笑，她说——这下你这个扫把后边儿，可吊上了一串珠子。给的个图就是一个扫把，扫把下面不是有很多根须吗？就是每根须下边吊着好多一串一串的小玻璃珠子。

S：嗯。

飞狐：白娘那个意思可能是说——到时候别飞不起来了。

S：哦，白娘也是扫把星啊？

飞狐：珠王就在旁边笑着对白娘说——你操个什么心啊？还有我们大家呢。

S：嗯。

飞狐：珠王显的相——特别圆润玉滑……她好像是跟海里有什么关系？

S：嗯，对，她是海里的。

飞狐：八妖就在旁边特别精神地说——我是不担心我的雀儿飞！

S：嗯。

飞狐：那个白娘说的意思，可能就是专门指现在吊的海龙部的那些。所以后面就是珠王来说话了，意思是她也要出份力，一起往上带。

S：嗯，珠王她过去也叫海霸。

飞狐：哦，然后她们上边那些，也就是十二宫她们，显得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坐的、有靠的、有站的……中间的小桌上有吃的，她们想吃自己就拿。跟通天他们就像不分辈似的，大家就在一块儿各聊各的，各说各的。洛母就坐在正中间……

S：嗯，行，不错，又给了段儿戏。

洛母：天语花梦，好戏不开台，离幕终还远呢！

飞狐：行了，就说这些。

S：好……洛母在X书里有一小段，

就是洛母传书——洛母说先放个风给你，意思就是如果你秋云有心相接的话……这时秋云看见远远的一排站着的是九宫众，内中一人悄声道——老不死的鬼，又跑下来勾！

兴达：我们老家那边就有一条漯河……

S：赶快入观，看看以后你有没有缘分接“洛书”？

青霞：什么洛书？

S：河洛……河图洛书。看看以后玉青能不能接上吧？不早了，你们赶路吧。

送走了玉青她们以后，飞狐问，那以后我们就这么干坐着——如意观？

S：你问问观音？

飞狐：观音说——看戏!!!

S：背负青天朝下看……

飞狐：你说……那个玄女的醋劲？

S：大堂之上小王母来个——臣媳听旨！若是洛母她们应了呢，小王母就进了十二宫了……

飞狐：也就是说，以前八妖开骂——一玄龙老婆十二个……实际上就是在敲小王母？

S：可能吧，说不清她们的戏……

飞狐：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八妖说——我是不担心我的雀儿飞!!!就是说八妖已经成势了，而小王母尚未成势。

2008-11-16 整理

观月情后记-5

• てんば学者回复——脑里弹出歌声——呀~啦哩~唆~而且还显出字来，我想这是哪个地方的民歌……忽显出西藏的女子穿着藏服的彩裙跳舞，她们的歌声又高又尖……另一边，又显出大的多彩的、立体感的牡丹画……我心想：这是有隐缘来了——我还是不想起来，可

是那个难受劲更厉害，不得已，起来穿上衣服拿起纸笔，虽睁不开眼，但却用心问：“谁在这？是要报名么？”看表1:15分了。

曰：“布依族的俏女子——俏依姑娘来了。”

我说：你好俏依姑娘。

我看见她们许多人穿戴得挺热闹的，便问：“你们怎么穿得这么热闹呀？”

见她们立时又变成紧身的、银灰色的盔甲服，她们没有戴帽子也没有佩戴武器，个个精瘦、干练，细高个儿（打嗝……哈欠……）。

我继续问道：“你们的统领是谁？”（打嗝）

俏依女：“西洋女王。”

这时，我的哈欠连着……见西洋女王身穿紧身装（我的哈欠就止不住了），她一边走过来一边说：“今天在这里训练，整集、编队……”

记录到这，我的脑部、身体、腹部到腿忽然轻松了许多，哈欠连连……

西洋女王接着说：“这是一支精锐部队留下的三千众……”（哈欠止不住……）

她继续说着，并指着众队：“报出1、2、3、4、5，到前面列队……”

只见这五个女子横排着正步走到我面前，行个军礼并说：“报告（报到）！”见她们的发型，全都是梳向后面盘成一个卷，非常利索，美丽……

隐中说：写上“俏佳人吧……”（打嗝……）

我说：“你们上位吧！”

西洋女王：“你要知道，她们上位乃是个形式，是达到上下连通的作用，起个照见的过程，联络情关系的一个绳索……”

此时，我心里喊出了一声——“心月狐”！心月狐的半身像已在我的面前，她说：“虚空尽，见虚空也是为成就虚空

的能量缘，是天凤的招引，是人身、大灵的和合，是三维空间的摆渡……”说完便隐去。

这时又见太上老君已在面前，他笑呵呵地拿着拂尘，长白的胡子看上去——他的面部像50岁的样子，他说：“你要想休息，晚上不要看网上的曲……”说着，他拿拂尘在我的头和身上旋了一下（打嗝……），他便离开。我谢过太上老君，哈欠连连……

见眼前已是花的海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多种色彩的牡丹花，它们点缀在花群里真是耀眼夺目……有黄色的月季花、杜鹃红、粉色箭蓝花……

这时我看见S了，对S说：“S，请快帮帮我吧，那么多的花仙，几百万只花呀！我招架不过来了。”

S说：“叫她们上位。”

我对花仙们说：“S叫你们这些花仙上位呢。”

见S坐在西南方的小凳子上，身上围满了小花仙们（打喷嚏……哈欠……），见她们开心得不得了，S也跟着笑……

我看着S身穿便装，一会儿见S表情严肃，有点不开心，我说：“S请说说我吧。”（打嗝……）

见S把头抬起说：“目前的状况，还是要多联系比较好。”

我不知S的意思，S没有走。我说：“S，我们一起休息吧。”

小花仙：“那当然，他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

这时，西洋女王又来了（我的右耳痒得不行……），听到：“狐狸精、老山羊、七个碟子八个碗……”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西洋女王哼了一声……见玄龙爷已在面前，只显上半身，道：“你又到这要威来了？”

西洋女王：“都是成精的货色！”

玄龙爷道：“不是货色你买账么？”

说着玄龙爷就走了，西洋女王跟着他后面，嘴里还在说着什么，没听清楚……这几天来了许多隐缘，有战团、有动物仙、有花仙，奇多无比……

看表已是 02:40 了，躺下浑身冷，好久难入睡，梦中只见一条鱼的头部，而且在梦中我总是在点击一个图形，是“醉卧中原”头像的图形，但中间不是龙，而是一条鱼，鱼的头部是尖的……一直到我醒来，这条鱼的头直冲着我，几乎挨着我的面部……てんば

【杏子评论：不要急于成曲，要从基础报名结缘开始。根据 TW 成曲的经验，急于成曲往往绕的弯路太大。原因就是我与求……】

• 卓娅学者回复——亲爱的 s, 飞狐和月湖, 卓娅给你们请安了。卓娅今天第一次开通网，就试着给你们写信了。卓娅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着一种感觉走进修行队伍中来。而且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看了心月狐妈妈的教导：成也成在这三点，败也败在这三点，自己感慨万千，这三点自己都有，而且毛病不小。痛下决心，先去掉我……现在有哈欠、打嗝、身体抖动等反应，前天看观记看到碧霞、青娘名字时哭了，系上情了，卓娅愿意紧跟一路前行。卓娅

• 阿梅学者回复——因为身体被自上而下的能量柱摇晃的站不稳就停了两天瑜伽，没有那麽晃了后有开始观香……入梦醒来身体确实如梦中一样出现了欢喜佛的现象……于是和月花（不丹）梦云一起登陆了月网，打到这里时心里想哭，悲伤的很，心里的话是“喜极而泣，姐妹们为你感到高兴”。是教主玉绣——一世风流千般过，往世风流似烟云，都过去了。不提了，发出去吧算接通关系。阿梅

【杏子评论：不要想入非非……要扎实的从基础报名开始。】

• 翠翠学者回复——S、杏子……你们好！问有关神女印的问题，C 发现被神女印打的龙爷也是位上哥哥演的，对用神女印辨别是不是天尊的问题上有些困惑。重点是以情相应，可还是比较好奇想问问。呵呵，A 心情好了，AC 正在给位上哥哥聊天，连玄娘也是哥哥演的，呵呵……翠翠

• 应月学者回复——在“青潭观月情-43”里，小园丁行观时与绿头鸭吉吉的对话，读来十分有趣，引人入胜。应月觉得，更值得深思的是他给应月的启示。对话充满了温馨，令人感到轻松、亲切，就像亲朋好友在一起促膝聊天，那样随便，那样实在，那样的和谐，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真情实意。

相比之下，应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在行观报名中，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年龄？”“从哪儿来？”冷冰冰、硬梆梆，就跟审讯犯人的问话差不多？如此之情，如此之意，对方自然不会搭理你，更不会回应你，甚至会躲你远远的，离你而去，岂能聚万缘？！

应月从小园丁那里得到了启迪，得不到万缘的回应，根本原因还是“我大”，放不下那个“我”的架子，对虚空少得是“真情”!!! 2008-11-9 应月

• 学者小举回复——读了‘青潭观月情 89’心中好受感动，让杏子为难了，不知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只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讲出来。其实，大可不必，小举这一点承受能力还是有的，我还希望杏子狠狠的批一顿呢，那正是对我的爱。小举知道了，那是动物仙对我的帮助，它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正说明

小举那个我放不下，小举受教，要下大力克服那个我。动物仙也是虚空，它们在帮人，人有什么理由将它们另眼看待。小举

•不丹月花的我，月花（不丹）问一个体现“我”的问题，好奇心驱使月花问一下。当月花看到青潭观月 99 里面写的：11 月 15 日凌晨 1 点至 2 点月花的天来了……时。月花看得一惊又高兴，心想不知是不是吾的天。因网上还有个叫月花的。

【杏子评论：不是你的天，那个是猪八戒月花的天，你叫“不丹”不也挺好？省得自己把自己弄糊涂了？】

在看到观月情后记 1 时，见另一月花写的心得。月花（不丹）觉得自己没那水平，又开始怀疑网上写的是不是自己。月花想发信问又怕她们说显示的是那个“我”。月花问红纸位上的教主袁华，袁华穿红衣背身说：爱信不信。又问天姐红花，红花说的月花也不信，怕是自己跟自己演戏，就感觉红花用大棒槌使劲打月花头，说：叫你不信，叫你不信。开天目。无能。（写到这儿时说的，原话忘了）

自从二年前的三月三帮梦云报名以来，都是梦云在帮月花训练月花。月花观梦云做记录，她在我们三个里面不管是瑜伽还是修心都是最好的。并没有完全依赖于月花，梦云做得很棒了。月花（不丹）

【杏子评论：不要急，稳住架。虚空犹如原始森林……慢慢的探索。】

•月芽学者回复——不知是动物仙？花仙？还是什么仙？所以就不知道写在红纸上还是写在黄纸上不知该怎么办，请赐教。月芽

【杏子评论：叫不准的可以先记在红纸——上易下难。这并不重要——在

玄女记里，第一个报名的就是“白素贞”，S 当时不知道这个白素贞是谁？女巫小媳妇就说——白仙，就是鼠仙……写在红纸上!!!】

•梦云学者回复——应阿梅的要求，把 11 月 14 日晚的记录发给你们，她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以下是全记录（一次发不完，分为两次吧）

【杏子评论：自己保存好，虚空她们说——在后记里不收录曲。】

2008-11-16 整理

观月情后记-6

杏子：该结束啦……结束语是什么呢？

月湖女：金刚经……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2008-11-16

舞的仙女，排着三角形队伍，都穿着飞天仙女的衣服，跳了几个姿势后，6个人合成了一个人，她朝我一弯身。

我：姐姐好。

水滴石穿 - 续 - 1

月湖女 发布于：2008-11-17 06:00

S：作为观记……色空观贵在细微；般若观贵在意达；如意观贵在宁静。对人而言，色空观引人入胜易迷；般若观味浓情重意深；如意观呆若木鸡——茫然……故，应珍惜一路的旅途，细品风雨情——色空观。行至半山观望，方知般若味浓浓——意观。待到顶峰举头时，原来一切皆空——如意观。

色空观的特征是音色，般若观的特征是易趣——两者均属音色二相，差异是——色空观重形轻意；般若观是重意轻形。虽说是金刚经有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但……这是入观必由之路，此路谓之为“曲”。如何不行邪道？不以色见，不以音求，是为正道，亲见如来——如意观是。

玉青的水滴石穿……开头的部分已收入《青潭观月情》，下边是原文的续接——这里仅略作整理（个别用字、分段、标点）。

很多入观的学者整理的记录非常毛糙，有的是背景交代不清……阅读起来——很累。不妨参阅一下这篇新入观的水滴……

2008-11-17 凌晨

水滴石穿-续 1

17 点 50 分

打了个大喷嚏。一闭眼，看见一朵雏菊似的花由远及近，旋着，朝面上而来……刚到眼前就消失了——有 6 个跳

她不说话，笑着甩甩水袖。

我：姐姐刚才跳的好美，请问从哪儿来？

她：滨州。

我：我地理差，是哪儿？

她：古名。

我：姐姐叫什么，给姐姐报上名嘛？

她又变成了一朵雏菊花，从天上飘荡而下，落到地上，变成了一只毛绒绒的小鸡。

我：呵呵，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小鸡在地上啄了几下。

我刚想看看啄的什么，小鸡就说话了：“卓姬”

我：哦，小卓。你好啊，台上有面包哦。

卓又变成 10 岁左右的小姑娘，梳着两个朝天辫。苹果脸，很可爱，拿着面包吃。感觉她很乖，不像小雅。刚想完，小雅就蹦出来了……

雅：姐姐，我也乖，小卓是我引来的。

我：呵呵，多谢哦。

雅：哼，小心眼。

卓：姐姐，面包好吃。

我：多吃点。

卓：漫天飞花情，情归月露台。此人身在堂，彼心飞渡海。姐姐，可否在你这儿常住？

我：好呀，欢迎欢迎。

她又换成了长衣长裙了，头发披散着，到台上去了。

台上，妈祖娘娘好像不在了，释佛

当然不会在，不过释佛的座台上有一串佛珠，绿色的。赵公明也不在，但有个叉戟，叉戟下钉着一些铜钱。台上的仙都在三五个围坐着聊天。

11月7日

晚上6点多接到青霞电话，她约我们晚上出去吃饭。刚打完昨天去S家记录的三分之一，还没有校对。

在车上，我告诉她我开始行观的事，她问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她说当初何君告诉她行观就像看彩色电视一样。我说我是感觉到的，她说那……我就跟她说，请S跟她解释吧，过两天去看看S他们。

吃饭的时候，我感到我家的仙都在呢，他们对蹄花都不敢兴趣，我就涮了一些蔬菜，放一边给她们。

青霞问我，她家的仙都在嘛？我感觉了一下没有，就问：你请了嘛？青霞说没有。我和青霞都在心里请了一下，一会就看见来了一些。感觉来的不多，有人说青霞家有些仙平时在我家的台上，刚才就跟着我们来了。

吃了一会，我感到有只小猫在舔青霞的盘子。

青霞说上次不是都说她们都拿筷子的嘛。

我说，可能表示和你亲昵。

她又问了问兰草，她家的花仙，我就感到她显出人形，15、6岁的小姑娘，很文静的感觉。（当时餐厅很吵，没有多说）。

快结束的时候，我感到随我们来的仙好像走了一些，好像急着赶回去。饭后，青霞跟我们回来。到家上香，感到妈祖已经在这儿了，她们都在打坐了。我们三人一人上了一支香。

青霞坐在沙发上打哈欠，我当时在整记录。她问我是不是有谁来了？我感到一只小鹿走她前面。

我：请问你是谁？

鹿：冰芯。

我：你是青霞的缘？

鹿：姐妹。

我就告诉青霞了，青霞问是什么时候的缘分？

鹿：诚意流星花似海，我心越洋飞度城，越灵战——你救过我，姐姐。

我：战友。

青霞一直不停的打哈欠，我感觉兰草来了。

我：你好，兰草姐姐。你和青霞是什么缘？

兰草很温顺的静立一边：曾在花心国。

青霞：花仙大院吧？

兰：青花队。

青霞：哦。

兰草带着鹿走了。我还在打记录，打了个哈欠，打了几个隔，感到她们催我做拜功。

我还在上香，妈祖和仙们都已经先去了静室。我们过去在垫子上跪好，感觉妈祖在半空中，坐在紫檀圆木座（怎么不是凤銮？）上……我赶紧坐好。今天做功，脊柱不再动了，心里平静，听到S的声音又好像没在听。

迪安发“A”音总是很响！我小声说，要轻发。他还是那样。我看到一只小红猪撅着PP对他放P……呵呵。

我们练完功，就见妈祖娘娘走了，也没有回香台。

待续

水滴石穿-续2

00点25分

打哈欠，我闭目。妈祖娘娘回来了，她到我的香台坐了一会，好像去看看什么。我想和妈祖娘娘说说话，就一直看着她。她穿着金线绣蟒袍的宫服，头上

一只金步遥，发型很高贵。

我：妈祖娘娘好。

妈祖：诚心则灵，你可知惜？

我有点想流泪，但忍住。点点头……

妈祖：多看记录，多看书，还是浅。水浅搁船，水涨帆满，好行船。你可明白？

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色衣裙的女子跪在她面前……看见了勾眉——应该是天凤，她一脸泪水。

我：我会的。呵呵，我还欠您一顿打？

我看见天凤衣袖下一截胳膊，有几道红印。我看见妈祖看了旁边一眼——是静立不说话的雪山夫人，她（妈祖）摇了摇头。

我：天凤，对不起。

雪山夫人抬头看我一眼，也垂下泪来。

妈祖看了看，说：娘俩说说话，我先回去。走时看了一眼在我旁边玩游戏的迪安，笑着摇摇头走了。

雪山夫人静等妈祖走了，就赶紧过来把天凤拉起来了，两人相对无言。我有点发呆……

我：雪山夫人，天凤，你们过来坐吧。

雪山夫人坐我边上，天凤坐那头。

雪：操碎了心也换不来你一声娘。

我：……天……娘。

一个图，一个人字行大雁，忽然从中间飞出一只——那队雁都乱了。

还一个，一个梳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坐草地上，晒太阳，吃手指。（就她一个人，没有妈妈）

我：妈。

雪山夫人就抱着我痛哭，天凤铁青个脸不说话。

天凤见我瞅她，就歪着鼻子说：混不愣的臭丫头！

我：对不起，天凤。

凤：挨尽了骂也换不来你一片心。

我：有那么惨嘛？！

雪山夫人抱着天凤说：机还在，缘未断，我也是心焦，万不敢再如此。心碎如镜碎，难圆梦醒。都是不易，也是无奈。幸好，幸好！

看见武司来了，小童子，穿着灰色练功服，在我肚子上打坐。我有点困……

雪山夫人：明日还有不少姐妹要来，休息休息，你安我才安。

天凤搂了一下我脖子，她们回台上去了。

11月8号

12点17分

刚才电视上看到马来西亚旅游的广告片，最后闪过一个镜头，一座明亮的高塔（双子座），心里闪过一个名字“尖灵塔”。后来我询问是谁说得，说的什么地方？一时感觉不到了……

刚才中午买饭去的时候，我感到她们都跟着我去呢，好笑的是都在后面排着一队走，像部队行军似的。到了餐厅，有很多菜，我买完了后想，你们要是有什么爱吃的自己拿哦。呵呵，可她们都不吃呢，有个声音的意思就是，她们只吃我买的。她们在餐台上走个来回，又都跟我回来了。回来的时候，都跑到我身上呆着，不再排队了。

12点34分

哈欠连天，有条白蛇躺我身上。眼睛又涩又疼……

我动不了，也不想动，它也不动。好容易我身子能动了，全身发冷，（家里已来暖气）。我去穿上夹袄，去香台上香。我一上，就哈欠不断。一闭眼感觉眼前黑丫丫一片。我赶紧拜了拜，就跑回做记录了。

来了5只不认识的动物，比老鼠大……黄鼠狼？她们在客厅四下看了看。其中一只来我面前低了低头，算是打招

呼。

哟，小雅来了，坐一边翘着脚。

刚才青霞来电话……

我很快说完回来，看见她们 5 个趴着睡觉。

来了只野猪。

我：你好，请问你是？

野猪：明昌

我：你好，明昌兄。

她竟显出一个特别妩媚的女子，跳了一个回旋。

我：对不起，姐姐。呵呵，你从哪儿来？

明昌：雪山

我：雪山女？

明昌：大兴安岭。

我：哦，那也是雪山。长途而来，请用茶。

明昌一福身：姐姐。一点光，一点明。我想伴你常住。

我：欢迎。太好了，请上台。

兰香来接她，平儿在台上一福身，把明接去，看样子是旧识。

我有点困……还有不少。

来了雪人。

我：你好……

雪：花前月下，你依我依，回眸一笑，遗恨平川。一声战鼓，二声羌咽，三声姐姐。还记得小蒙恬嘛？

我：你叫蒙（恬）对吗？

蒙：是的。

她抖掉身上厚厚积雪，原来是个甜美的女孩。好像是少数民族，鞋是尖尖的上翘的，白底印着蓝色波浪的纹饰。她伸了伸脚说：姐姐，也有一双的。

我：哦，很漂亮。你是从哪儿来？

蒙：青潭。

我：哦哦，丽江。你是八妖娘娘旗下的？

蒙：正是，青潭水啊，濯我女儿裳，雪山冰啊，耀我女儿肌。姐姐，太好了。

我：嗯嗯。（我后脑勺疼的厉害）我见你也亲的。

我看见台上很多仙过来了，她们抱在一起很高兴，有天凤、武泽、花红、安、小雅、柳姐……都下来了。妈祖娘娘也在点头。

来了只黑色的大秃鹫，目光霍霍，但不凶，很有精神的样子。

我：你好，将军阁下。（莫名就想这么称呼。）

我感到一行字：凶灵城，女儿国。旌旗展，耀光辉。胜幸！

我：是八妖娘娘嘛？

待续

水滴石穿-续 3

我：是八妖娘娘嘛？

我感到真的变成一位高大的女神，可我只看到她的身子，她很高很高，很有气势，我隐约感到勾眉凤眼，气势凌人！

一回头，天凤她们都在行军礼。

八妖娘娘又忽然显出紫色长裙装，变小了，身上绣着黑色的花，身边挂着一把葫芦柄的长刀。她把她们都扶起，她们都很高兴。天凤正对着我，眼睛都亮了。她今天也是黑色衣裙，腰间也有柄长剑，剑柄是鱼鳞。（很像战国的鱼肠剑）。她们都穿上了黑色的衣裙，都佩着剑。八妖在妈祖前单膝行礼，其他人都跪下了，妈祖很高兴，赶紧扶起八妖。

八妖娘娘很 COOL，虽然感觉高兴，并没有笑的很开心，还是比较严肃。

她说：校场肃杀。

我：八妖娘娘好，给您请安。

她：吾辈皆英雄，不做戚戚情。剖心祭军旗，苦磨肉凡身。天上空屋殿，地上攒头聚。蔓枝花连连，少小老大回。长情长系戏，不做女儿愁。他日重相聚，吾自鸣钟鼎。

天凤她们都哗的跪下……妈祖连连点头：好！

释佛来了，青衣袈裟。妈祖向他点点头，就回台上了。八妖向他一弯身，释佛赶紧合十还礼。天凤低着头……

释佛：远戾气，香满堂——可喜可贺！

八妖点点头，看了看天凤。天凤单膝下跪，但一言不发。

释佛合十念佛号，退了一步。

我看见心月狐娘娘来了，鹅蛋色青衣，飘逸出尘。

心月狐看了看天凤和八妖，笑着摇摇头……八妖咬着钢牙刚要上前，天凤忽然抬头大声说道：相逢一笑抵恩仇——请您原谅！

释佛念了声佛号道：空寄愿，早归尘。

心月狐笑着把天凤拉了起来：好了！

八妖送给天凤一面菱花小铜镜，然后向妈祖和心月狐微点头就走了，又变成了那只黑秃鹫……

11月8号

下午

上香，眼前黑丫丫好几排人。

先是看到一个道服的衣角，然后现出一个花篮，一个小男孩10多岁，梳着双髻。是蓝采臣？我想的时候，他看我一眼，就走到我家香台边，去拜见妈祖，妈祖妈妈着淡金色衣裙，垂帘合目打坐。我想到要是八仙来了，不知道吕洞宾来了没？这时就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子，粗布青衣，背着把长剑……

我：请问你是？

显一行字：灼日之约，泞月之盟。他在一面太极上打坐，我好困——看着太极转着转着就不见了，蓝采臣也不见了。（注：荷？）

来了个狮子，低头踱进来，很有气势……

我：你好，请问你叫什么？

狮子：怀安盟，施安。

我：你叫施安？怀安盟是地名？

狮子：怀安盟，北魏高陈和吕氏结盟时的条约。

我：哦，能让我看看你？

一个留着山羊胡的40多岁的男子，不高，精瘦……窄衣口。他捂着心口弯腰示意。

我：您好，请问你是？

施：后陈高氏的一个幕僚，也可以叫辅臣。你是我的小女……

我：哦，您好。很高兴看见你。我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会来嘛？

施：有缘自会相见。

我：好的，请您上香台。

我看见一只獾从香台上下来接他。

它是6号来报名的，当时记得名叫辟。

我：辟，你好，你是？

辟：碧花。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我：哦，好的，麻烦你照顾好施安。

那只叫水姐的蝴蝶飞来了，显出人形，丰满的体型。

我：姐姐好，来了一段时间了，一切都好？

水：我刚飞回，出去散了散心。

我：哦，去那儿看了看？

水：芜湖人家。

我在想是不是去找她的色身人？

显一个图，我在仰泳，大口大口呼吸，十分吃力，想翻身又怕沉下去，在苦苦支撑。

我：水姐，你觉的我要淹死了是吧？

水：呵呵，你再看看。

我是在用一只手划水，另一只手还拉着岸边的栏杆呢。那个我是个很痛苦的表情。

水：身体入水了，还留一只手在岸上干嘛？虽淹不死，也帮不了你，我们看着都累。学会游泳，别人说总得喝几

口水，我看你连喝水都怕。什么时候能学会游泳？

我：我干嘛要学游泳？

水：那你入水干嘛？

我看见小雅在水里扎猛子，游的欢。我心里刚想她真爱显。立马看见她变成一只大的，好像鸭嘴兽一样的大家伙，从我头上游过去了，大脚丫子扑我一头水。恶狠狠的说：不下，也湿你个三层衣!!!

哇，我又看见一头蓝鲸直冲我游来，我感觉快不能呼吸了。真是个大家伙，一直朝我游，却一直好像游不到我跟前。我好像在水族馆看它一样……

一下子又闪过妈祖娘娘带珠帘的样子，看不见脸——一闪而过。

我又感觉了一下，她还在台上打坐，天凤也坐她旁边打坐。雪山夫人拉着安小声说什么……

我：妈，你怎么不打坐，和安说什么呢？

一个图象，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大人的鞋，但小孩走不了路。

我：我知道了，你是让我少管你的事？

安：（我们）说说当年的事。

我：当年的故事？我要知道！

雪：只是想起了几个姐妹……你少管，少分心！

然后她们又去打坐了……妈祖在这儿，所以一看她们就是在打坐。

这时，武泽跳过来，花红溜过来，都坐我头上，看我打记录。

我刚想，武司呢？就看他一直在我肚子上打坐，小脸红红的。

打了个哈欠，看见天上飞过一条龙，暗色的，扭了个如意结似的造型就飞走了。

我感到还有很多人（仙）在等着报名，我先上支香去……

待续

水滴石穿-续 4

我感到还有很多人（仙）在等着报名，我先上支香去。

我想到了下午第一个来报名的 5 只像老鼠一样的动物——这时，她们都变成 20 多岁的女子，都偎在我身上了。哇，都穿的好暴露……

小果儿来了。还是只刺猬的样子，立我面前，看了看她们 5 个，她就换了人形。

果：都省下这份浪样，人家不领情。

我：呵呵，我领。果儿，这两天我好像没看到你？

果：我昨天才从 S 家的香台上回来。

我：哦，为什么前天不跟我回来？

果：你没请我。

我：晕，我都请了啊。

一个图象，小鸭拉她拉不动，拿 PP 对着我呢。

我：还是 S 那儿好吧，怎么舍的回了？

果：哼，混人说混话——这儿总是家。

我：对不起。

一个图象，台上都空了，只有兰香还在这帮我看着花草。她们在 S 那儿也都不高兴，受气似的聚一小堆……

又一个图象，她们都跑我心里，就都很高兴。

这时，身上的 5 个都下去了和果儿站在一起。都朝我一弯身，现在都换成素色的衣裙了。

我：姐姐们好。告诉我你们的名字给你们报上？

一个图，看到太阳，发出射线。这和名字有关？阳光，暖？

果儿回身说了一句：都是雀儿飞，天比天高的货。

我才不管，记下：阳光五人组。

来了只小黑羊。黑黑的眼珠，有一簇白胡子。

我：你好，请问叫什么名？

它看看我，转了个圈，摇摇尾巴。

我：转摇？

小羊变成了小伙子，20多岁。

刚才有事，我回来一看，小羊已经到台上去了。

我赶紧作揖赔不是：对不起，羊小哥，这个有事情耽误了，我们接着聊？

小羊跳我沙发上，用小羊角顶我，羊角都顶弯了。

我：对不起，顶累了，歇歇吧。

他又跳到地上，变成一个黑色战士，很高大强壮的样子，行了个军礼。台上姑娘们笑成一片。

我：这，以后就辛苦你当党代表了。

我忽然看见光（武士）闪出来了，原来他一直在旁边。

羊：油嘴滑舌。

我：你叫什么名？

羊：青城

我：哦，好好。你会青城剑嘛？

青：我会诛心剑。（他挽了个剑花）

我：不错，很帅。

青：你以前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就看见天凤晔的拉开架势和他打起来了，台上一片笑声。妈祖妈妈不在，不过她的台上有只首饰，那只金步摇？我想她可能在S那儿。

啊，后脖子好疼啊。

我：谁啊？疼死啦。

有只小猴子，从我脖子后面绕出来，还扯着我的头发。

烦恼丝，密密匝，不如剪去。（感应到这句话）

完了，台上的都冲过来了，都拿着剪子要剪我头发。

有个图象，我给剪成了个刺猬头，那个我在哭，她们都在笑。

有个穿蓝色连身裙的小姐走了过

来，拿着檀香扇。

我刚想问谁啊，小雅就冲过来，那是水姐。

大家一哄而散，没戏可玩了。

小鸭一步三摇走到我面前：还是我对姐姐好，不闹你，不烦……

说着把手里攒着的头发往后藏，好大一把呀!!!!

哎!!!!

来了只大花猫，她PP对着我冲我直摇尾巴。还有条蛇，黄黑色的（她可能是青霞家的）。

我：两位好！晚上好，请问叫什么名？

一个图象，一个警察叼着烟审犯人。

我咽了口唾沫。猫还在摇尾巴，蛇立着眼看我。

我：猫大哥你的尾巴很漂亮，蛇大哥你的眼睛也很有神采。请问？

猫变成了穿粉裙的女子，笑得花枝乱颤。蛇也变成了10多岁的小姑娘，三角脸，大眼睛，吊眉毛。

我：你们好。我……

蛇：麻花生。

我又感到麻花生这个词，好熟啊！

猫：雀儿飞。

我：姐妹们好！

猫：铃儿响，铃儿当，铃儿响叮当。

我：你好，铃儿。（叮当猫，我心理暗笑）

我好像听到叮当猫动画片的结束曲。

我看见台上的都很高兴，今天来了不少雀儿飞的战友，台上好像特别亮，都在喝供的酒，大家都很豪气的样子。铃儿也换了黑色衣裙，跳到台上去了。

蛇小姐也想去，又看看我。

我：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帮你报上，你就去吧。

蛇：逸飞。我的是青霞的妹妹——兵河五四。

我：好，你请上台。

刚才还那么文静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了。

远处，天凤还在和那个青城打呢——感觉是青城在让着她。

一个图象，一只鞋砸我脸上。

待续

水滴石穿-续 5

一个图象，一只鞋砸我脸上。

妈祖妈妈回来了，不过她没有直接去台上，感觉是怕去了以后她们就没那么热闹了。她坐静室的半空中，还是紫檀木的圆座，垂帘合目的打坐。小鸭子先蹦到静室了……台上都静了，黑黑的。天凤也静立在妈祖妈妈前面。雪山夫人过来，把金步摇呈给她，妈祖摇了摇头，她头上只挽了个松松的髻，一言不发。

雪山夫人看了看我——我知道要我去做功啦。

凌晨三点左右——来了位老爷爷，穿着白袍子，带着巾帽。

我：您好，您是？

老爷爷：李时珍。本草纲目里的雀横草是解阴湿毒的，你为什么把它记错？误了千年。

我瞠目结舌。

这时，来了一队娘子军。戴着白色帽子，帽子上有红色绒球，黑裤子，靴子。

我：您们好，姐姐们是从哪儿来？

娘子军的头领：衡岳南，橙花军。

然后她们跪行军礼。

我：哦，都远途而来，请上台修整。

我看台上好像有蜡烛光似的亮度。

她们带有干粮，后面还有十几匹战马，马鞍都是鱼鳞纹，马儿都喷着白气。

我：请上位。

又见那只昨晚对着迪安放屁的小红

猪——拿支爵士棍，在跳爵士舞。跳完了也没有人鼓掌，我就赶紧拍手。

猪：明丽的姐姐。

我：为什么不说美丽？

猪：你哪儿美？臭美！

我：你才臭，你还对着迪安放 P。

猪：他的“啊”声把我能震到阿瓦寨去了，寨里的阿月花比你美上千万倍!!!

那个我拿出菱花小铜镜给他，说：你先照照你，再说我！

呵呵，镜里显出一个帅小伙，像是少数民族的。

我：你叫什么名啊？我给你报上。

猪：迪安啊。

我：啊？

11月9号

中午 12 点 45 分

在青霞家吃饭，看见一只无尾猴抱着青霞的左腿。我问了一下，他说叫“臣臣”。我感觉它是昨晚在我家揪我头发的那个，呵呵。

有只小猫总是和青霞很亲，我问了一下，她叫“逸心”。（具体记录在青霞那儿）。

我告诉青霞那只猫的名字，青霞过了一会告诉我说她又忘了，说记忆力不好。我家的安就说“有心记，无心忘”。安带着一窝小家伙，坐我边上，吃着包子。

我看见释佛在青霞家的香台上。（我一进门就给上了香）

我请释佛说话。

爱恨一念，佛魔一线。（一个图象，我站在大山靠山脚的地方，谷底是花海，很热闹，我在那儿踌躇。）

诚心拜我，他山攻玉。

明呈花现，摩尼心生。

小小女子，且行且眠。

我又问了释佛，青霞和迪安修行的

现状。

给青霞的图像，她站在一个黑色大瓦罐里，把耳朵贴在壁上听外面的声音。

给迪安的是，他躺在花心里吃手指，而我象蜜蜂似的飞来飞去。

后来又问了问兴达的情况，给的图像是，他在一个大酒杯里搓澡呢，不过很快乐。

青霞的天姐美薪来了，坐在青霞的对面，托着腮帮子看着青霞叹气。她说：“我有心帮你，你看到我了嘛？我到玉青家也行（指修行），但总不是家。天地大通，顺事而为，（有个图像，青霞站在岸边，看着水里的小鱼小虾挺高兴的）。以后你能观到我了，我跟你就更亲近了。”

过会了，我感应到一些话：

槐花香远飘入海，尖灵塔内性光辉。

佛门高耸入云端，八重九重十上重。

小如蝼蚁微芥尘，扫帚立隅法障深。

我暗问了一下，请问是哪位？

一位穿着紫色宫装的美妇人飘了过来：槐花夫人。

我：您好，请喝茶。（我心里想她是不是青霞的天妈？）

她搂了青霞的肩膀，没说话。

槐花夫人：亿万缘聚，都是有成。

这时，青霞说头紧了一下。我看见她拿扇子扇了扇青霞，然后飘走了。

11月9号

从S那儿回来，乌祖和海祖说跟我这儿看看。到家后，她们坐我边上吃着栗子，我等着水烧开了泡茶。

她们说：总有孩儿想到我们了，也是靠着S才有这个心。屋内灰尘漫天，心诚才能呆的住。（意思是妈祖能待在我这儿也是不易？）

我：老人家，我会一直想着您呢，希望您能常来。

海祖：天情急迫，地情懈怠。只看见自己的鼻子尖，蠢瓜蛋子。

我：您教训的是，我已经深深后悔了。

海祖：悔了就悔了……悔无先后。悔天悔地，悔前悔后，也是一眨眼的事，你早入土为安了。

我：入了土我也安不了。

海祖：安不了就再沉。

我：是是。

海祖：捶打你一顿，你可服？

我：服。

一个图，小和尚念经。

我：我不说了，您看我行动。

海祖：说了半天了，上茶吧！

我：哎，好好。

乌祖：小家还是挺温暖的，就是乱点。

我：是，太乱，太乱。

一个图，我坐在猪棚里，往头上带花。

待续

水滴石穿-续 6

一个图，我坐在猪棚里，往头上带花。

乌祖：乱不在人，在心。

我：我会好好收拾、收拾。

乌祖：收的起来就收，收不起来就散。

我：我一定收。

乌祖：小芥子，话斗大，当我们吃素的啊？

我：我以后有什么都想着您老人家。她们又显出中年妇女的裙装。

海祖：行了，人在做，天在看。看你有几个脑袋？

我：是是是，您喝茶，您休息。

海祖：别管别人，好好做。

我：知道了。

她们走了。

“济公”来了。

我：您好。

济：给你送一阵香风。

我，多谢小耗子。

他变成耗子跑了。

鱼缸后面转出了一头大象——好不容易挤进门。

我：您好，你叫什么？

象：武则。

我：武泽？

象拿鼻子吸我脑袋：给你通一通。

我：哈哈，吸进去就没了。

象：没了再变一个。

我：那就不是我了。

象：是你也不是你了。

我：我明白了，谢谢。

象摇着尾巴走了，小黄鼠狼平霸来了。

我：你好。

平：姐姐。

她显出人形，一个纯净的小姑娘，10多岁，大芙蓉花的衣裙。

我：坐啊，喝茶啊。

平：谢了，不是外人，早喝了。

我：好好。

平：有进步。

我：谢谢，多谢你去S那儿告状，越是说我越是亲。

平：呀，好。

我：你是从哪儿来，和我说说你。

雪山夫人来了。

平：都是雪山女……姐姐好。(叫雪山夫人，两个人很亲热)

平：长剑无短式，人忙脚不停。风吹树摇根不动，人情冷暖你先知。花开应时节，春风不渡关。你自横剑向天笑，冰雪漫地步难行。儿行千里母担忧，何时重归药王殿。

雪山夫人：省的，省的，这是她的磨难也是她的福气。

我：妈，今日可好？

雪：我一直在你身边，你不知我好不好？

我：应该不错吧？

雪：错在你身，痛在我心。

我：妈，我会好好做的，紧箍咒念多了也不好哦。

雪：还远不够紧。

一个图，雪山夫人总追着我打，那个我小小的。

我：我错的地方，您别光心痛，该打——打，该说——说。

雪：说可以，行还在你，我也不想逼你过甚。

我：请教导孩儿。

雪：镜前贴花，镜后揽月。镜中不是人，镜后枉做人。脚筋软，心骨硬。情不真，意不切。嘴甜如蜜，眼无和光。何时能住进你的花药房？

我：我会慢慢悟。

雪(立眉)：悟在一顿中，何须千光年？

我：我上WC去。

20点20分

我看见妈祖妈妈从外面来了，坐凤銮上，下面黑丫丫一片，可能是护卫的人。她坐我身边——喝茶。

我：妈祖妈妈好。

妈祖：小丫头，入戏入情了嘛？

我：情似水，我愿意把自己倒空，一点一滴接水、接情。

妈祖：不急，慢慢来。水常流，情常在。你能容下多少水，就会有多少情。天上儿女都是好孩子，我们逼你骂你，都是一个情。

我：我明白了，我会放下我，放空自己，永远侍奉您。

妈祖：不急、不慌、不忙。天情永依，要往心里去。

我：我知道了。

妈祖：知道为不知，警钟长鸣。明剑高悬，花自飘零花入海。腐水不动，伤情伤心。舍不得，打不行；耐不住，磨不行。你的路还长呢……

我：嗯，修行就是我的生活。这世总要回去，您千万别再生气了。

妈祖：我心如海广，我情比洋深。还是不上道……

我：您心海的一滴就足以滋润我，您情里的一线就足以牵祥我。愿做个小小小绵羊。

妈祖妈妈喝了口茶，笑而不语。

待续

水滴石穿-续 7

21 点 43 分

打了个大嗝，没把我噎死。

来了好多仙女，在远处月光下回想着跳舞。我想到 S 说，她跳你也跳。哇，好高难度啊。我自己看——有些像唐代飞天的舞蹈。

我：姐姐们，教我跳。

一个图，我看见一个蛤蟆在她们中间跳。（那个蛤蟆是我嘛）

她们一直跳一直在跳，越升越高，我渐渐看不到了。

一个图，一个小小的背影孤孤单单坐在海边。以前看到海都有月亮，今天没有，但背景是光明的，一切感到很静。

23 点 09 分

做完小九拜。做之前铺垫子的时候，就感到一只白色的小羊在垫子上。我问候它，它也不说话，还趴下了。做到 2 拜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羊头对着我，像是野羚羊，黄色的毛，白胡子。我关了音乐静静的问，我感到他就是看着我不说话，静静的凝视我。然后他走了。显出一句话“心不诚，意不切”。

我有点心戚戚的，就盘腿静静的坐

着。有个图像——我在一个黑管道的底下，上面一层一层全是仙，我仰头只能看到她们的裙摆。我低下头，忽然想到，我说了一圈对不起，就是没有对 S 和飞狐说，我一定让他们失望过。然后放音乐，接着做。做到 5 拜时，我看到延绵千里的大山脉，烟雾缭绕，有烟从我指缝里，从我脑袋边飘过。我有比较清楚的听到 S 声音后面跟着的女声，我暗问了一下，感到是雪山夫人，我感到她是怕我分心。今天做没有感到妈祖妈妈在我的静室里，但我家的仙都在。

做到第 9 拜，我看到烟雾变成云向上升，一层一层的云海。我悄悄的问，忽然云开了，有太阳耀出，亮但不刺目，热但不灼人。

做完功，我想给 S 和飞狐发短信，想说声抱歉。但感觉时间晚了，他们已经休息了，明天吧。

11 月 9 日

1 点 26 分

感到一条龙，从我脑袋穿过去。

2 点左右

要入睡，想到网上青潭记里，玄龙爷说的话“去我入情”——感觉真是一针见血。我就自己瞎琢磨，“去我”是为了“出世”，“入情”为了“上天”，“天人和一才是大虚无”。我刚想到这儿，就有人说：“有刺头就给你打掉，智在内里不在面，你还浅的很！”

我开始想到是乌祖在说，后来问了问，原来是八妖妈妈。

我：我看 X 书上说，您只在青潭驻守，一般不管修行人的事？

八妖：一个个都在下面抻着头，只见头不见心。

我：我呢？

一个图，头上有个环，S 给串上的，妈祖抻着，还时不时看两眼。

我：请您也多提点着我些，呵呵。

八妖：胃口不小，撑死为算。维护好我的小校场，有点闪失，提头来见。

我：我会常上香，常摆供……

八妖：上点心就行，也不知怎的心就那么大了？

我：我心里有您，有雀儿飞……

八妖：肤浅！无知……有目标就是有区别心，你能容多少？还是那句话，撑死你为算！

我：领教了，我就是您手里的蚂蚁。

八妖：哼，那还嫌大个！

我：小细菌……

八妖：刁嘴滑舌，自己想去吧。

我：恭送将军。

11月10日

16点08分

有很多人在跳阿佤寨的锅庄舞，好热闹，我想一起跳。篝火很旺，大家都在跳，我想去，好像进不去。

16点15分

有感觉，去上了一支香。

在台前盘腿而坐。看到昨晚那只野羚羊来了……它先是刨了刨地，又扬头而叫。我静静的问，请问你是谁？它看了看我就转头走了。我看它越走越远，心下着急，苦苦问他，请他留下说说话。他停了脚步，走了回来。

我：您好，请您说说话。

羊：说可以，但不知说什么……

我：昨晚您说我“情不真意不切”……你的意思是？

羊给了我个图像，一座高山，山路崎岖。但不是直的，有回旋、有平滩、有瀑布、有野花、有山洞、有冰雪……它的脚，就是羊蹄子，黑黑硬硬的，然后看见我的脚还是光着的，白白嫩嫩的。

我：我不敢保证我能走好，不叫苦不叫疼。但这条路在我眼前，我想走，（记录到这，她们说了句“不归路”）谢谢您

的教导。

羊：嗯，你不想看看我的真身？

我：不重要，谢谢您的教导。

羊转身走了。

我睁开眼睛，右眼湿润，左眼是干的。

待续

水滴石穿-续 8

16点47分

来了只黄色的豹子。

我：你好，你叫什么呢？

豹子：振兴。

我：哦，好，大气的名字，能让我看看你？

显出一个5、6岁的小男孩像，拿着棍子耍的生风，仔细看却是枪法，有“穿心枪”的招式。“怎么没有枪头呢？”我刚想到这儿，就显出一句“无心一样利”。

他要完了，开始要打坐的样子——看见栗子，又过来吃栗子。台上的仙都在打坐，也没有人来接他，我就叫雪山夫人来接。这时显出她，她一直坐我边上，看我的记录，手里还拿个帕子。

我：台上刚燃了支香，你（振兴）先上台，还是和我聊聊？

左肋又疼了一下，小浣熊一直在，他说：那是哥哥。

振兴就丢了栗子跑了。

17点23分

我感到来了很多人……

来了个老婆婆，素花裙，有拐杖，她身后隐隐很多人。我头疼了一下。

我：婆婆好，请问您是？

婆婆：天太姥姥。

我：老人家，老祖宗好。

婆婆：来看一个梗脖子。呵呵，也是路过，歇息一会就走。

我：请坐，请喝茶，吃栗子。

小雅上茶，妈祖妈妈过来了，仪态万千。太婆婆笑咪咪的……

婆婆：上劲上心，也是难为，都是不争气的。

妈祖妈妈坐她旁边喝茶，点头称是。

我：太姥姥，我……

婆婆：咳，说大话表决心，你当你的话算数？

妈祖：太婆婆……

婆婆：也是出来走动走动。寒天冻地，都不好过啊。

我：婆婆，您不多骂我两句？

婆婆：现在知道骂你是宝啦。

我：嗯嗯，您能来，能路过，我也很高兴，希望您能常来。

婆婆：都是花花肠子的小人。把脚立稳，步步生花；急功求进，隔屁着凉。

婆婆拉过雪山夫人，细细看了看，摇了摇头。

婆婆：省不下心的就别省。她一个小人，却累着你。

雪山夫人：话虽如此，却也心甘情愿。她自是最淘，头比脚大。

婆婆上了马车，雪山妈妈弯腰行礼送她。妈祖妈妈坐那儿喝茶——显出一个“书”字。

我：我知道了，马上看X书。

妈祖妈妈：小羊角还扬着，都来鞭打你。

雪山妈妈弯腰立一旁，妈祖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

我：妈，过来坐。

雪：看书去。

我：聊一会儿？

雪：你又想知道什么？

我：我最淘？我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雪：天上的儿女都是兄弟姐妹，却没看过你这么淘气的。

我在想天上地下的妈怎么都一样唠叨呢——就不见了雪山妈妈。

11月10号

看到网上，龙王跑来让S赶紧忙他闺女的事。我就想玄龙爷怎么不来看看我呢？就感到从天上掉下来一大砣臭臭把我埋起来了。耳鸣了一会儿，然后隐约听到一声古刹钟鸣。

过了会，我看到一条花径，两边好多好多花啊，全是花，就在我眼前伸到远方。开始是小路，后来是青石路，再来是能跑马车的大马路。花渐渐没有了，变成一片地。太阳烤的地冒烟，我感到口渴。远远看到山，山越来越近，眼前有绿色了。山越走的近越显的高，我没找到上山的路，对着岩石发呆，感到有人对我说动一动，走一走。我就开始绕山走，看到一片湖，山清水秀，烟雾缭绕如仙境。山上传来歌声，很欢快的，但看不见人。湖上一叶扁舟飘来，来近了一看是竹筏，上面没有人，撑船的杆就插船上。我跳上了竹筏，很稳，但抽杆子抽了半天。然后我开始撑船，撑了半天还在原地打转……渐渐的就行的远了。

刚想到这儿，有个猛虎扑过来，打断了我看到的……

老虎，困兽的样子，原地转了两个圈。

我：你好。（我感觉是天凤）

它显出一个丰满妩媚的女人，我刚要问她。

她又变成了一头老虎在吃一个血淋淋的东西。我不想看，可是就是镜头在拉近了，反正是血淋淋的东西，我脚底发凉。

老虎一直在吃，就吃完了，像人一样拍拍肚子，很满足的样子。

虎：吃光你的心肝肺。

我：天凤？

虎刨了刨地，趴着休息，但眼睛还是警惕的样子。

雪山妈妈过来了，拍了拍它的头，它很温顺的低了头。

玉伶（人世妈的天魂）过来了，自己拿着我的茶杯，搂着我肩。

玉：近日也不挂念我。

我：没有啊，您最近好嘛？

玉：还行。就是为你担心。

我：我好着呢。

玉：是好的很。

我：哎，最近有你过去的姐妹过来嘛？

玉：也有想来的，那要看你请不请了，有心才有缘。

我：嗯，一有感觉我就会观，应该不会错过？

玉：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你也喜欢杜甫？

待续

水滴石穿-续 9

我：你也喜欢杜甫？

玉：千百年来，也只有这句有些大爱。

一个图像，一个香台连着一个香台，然后变成一个大的香台。

玉：你接着观吧，我先走了。

小耗子从台上冲下来……我在想它这回怎么不冒充济公了？

一个图像，小耗子手里拿个扇子。

我：一直叫你小耗子小耗子，请你告知我你的大名嘛？

耗子：济公就挺好的。

我：嗯，那我就写济公啦。

耗子显出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十分清秀漂亮。

耗子：蒙恬。

我：哦？

耗子：姐姐。

我：哦，原来是一家的。

蒙：都是一家人。

一个图像，是我书房里“雀儿飞”的画。

我：姐姐你是哪个部的？

蒙：右前部红花军。

我：有右前部，还有左前部，还有中部？

蒙：雀儿飞就是右前部。

我：哦。

蒙：乌龟爬的慢，海鸟笑哈哈。

我：哦，海鸟是谁？乌龟是谁？

一个图，乌龟在岸边下蛋。

她又变成一只耗子跑到茶几上吃栗子，还翘二郎腿。它看了看报纸，又在纸上拉臭臭，然后就跑了。

这时来了好多小羊，什么颜色都有，从门口拼命往里面挤。在我家客厅咩咩直叫。

我刚想到昨天来的小黑羊呢，就看见它从台上冲下来。客厅里的羊都变成了穿黑衣的战士，男的女的都有，小黑羊在她们中间钻来钻去。天凤她们都过来了，都高兴的在一起。

我傻傻呼呼的看着，正好观察一下……有的头上有绒球，有的没有；有的带刀，有的带剑；鞋像船一样，鞋头都是尖尖的朝上。天凤一会抱这个，一会儿搂那个，一会儿和人打两下，一会儿又抱着人哭。大家互相都是这样，乱哄哄的。

这时有海水，黑黑的涌了进来。开始很慢，后来越升越快，越升越快，没顶了！我快不能呼吸了……那些人都安静下来了，都静静的站在水里，都看着一个方向，在唱着什么。好像到了黑黑的海底，都是黑黑的，那些人都看不见了。远处光亮越来越强，一波一波的荡来，很包容，很宁静。

过会，看见一个人（那个我）坐在海边，对着夕阳，有海鸥的叫声……他们都不在了。

感到有小蚂蚁爬我脚底。

我：小蚂蚁，你好。

它变成了大蚂蚁，越变越大！！

我：您好，您喝茶，您……

它又变小了，在地板上爬走了。

我：您别走啊，对不起，你叫什么名。

它：花容。

变成了个女孩半躺地板上，穿白色薄纱，好妩媚。

我：你来报名的嘛？我给你写上。

花容：写在纸上，只是个形式，没纸你就不写了啊？

我：嗯，记在心里。

花容：花想容，月想容。水荡漾，心荡漾。如波如流，如真如幻。把心放低，勿做嘴皮子功夫。

我：哦，我受教了，您是？

花容：我就是你，你没有心，我立在你心里。称不称我您——又有什么关系？

我：嗯，谢谢。

花容：谢从何来？这个你还不懂？

我开始冒汗了。（我怎么觉得它和小雅是一家的）。

我：谢你……谢你指教。

花容：指着教，你也得学啊。

我：学学！

花容：打坐静心，别被风迷了眼。

又变成“一般”蚂蚁爬走了。

22点23分

做完小九拜。

做九拜的时候，好像跪在海水里。下拜时感觉有大脚踩我的脊背。（记录时我想到——做功时还有一只大白狐狸在我身边，走在雪地上，走过的路上，留着一串梅花状脚印）。

做完功静静坐会，打哈欠，在一片光芒中，来了匹马，非常漂亮的体型，头上长出了角，又生出了翅膀，非常美。

马：小小人，爱窝窝，爱枕头，爱红妆，你有翅膀才能飞。想和我一起飞吗？

我：想。

一个图，一个婴儿站在摇篮里，用小手抓床头挂的小飞马玩具。

我好像听到一阵轻柔的曲子，感觉是摇篮曲。

一女子穿着薄薄的长袍抱着个婴儿，跪在海边，长发飘飘，低着头，窝着胸背对我，看不出是喂奶还是在哭，她低着头看怀里的孩子。又有个图像，小孩有2、3岁大了，在海边玩，妈妈在一旁看着、笑着。

我感应到下面几句话：

那时我和你在一起，那之后我和你分开。

海水也听不见你的脚步，沙滩也埋不住你的忠骨。

如果回头，我就会流泪。

如果前行，我就会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孩子，如果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就来这片沙滩。

我留下了你最爱的小飞马，让它带你回到我的身边。

请来这片沙滩。

打完上面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

待续

S：阅读水曲的续1至完，最好是先读《青潭观月情》以及《观音十九渡》等篇，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在上述篇章里虚空对《水滴石穿》的说法，以及产生此文背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玉青、青霞能够较快的进入行观，而林芳却是费了那么大的劲？当初也是不清楚为什么林芳很难入观——当时林芳的状况要比玉青、青霞更浓重、更优越。后来通过玉青与青霞入观的案

例方知——是法障阻碍了林芳入观。

入观的前提是感觉，可是很多学者不知道感觉是什么？何君较早就认识林芳等人，何君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感觉就是必须能够看见。可能早期的学者都是这样认为并以这个认为教传后学……那么这些后学就形成了眼见为实的法障。

观不是看……如果是看——那么心经的第一句就不是“观自在菩萨”而是“看自在菩萨”了。所谓的“观”就是凭你的感觉去感觉虚空的存在……而人的感觉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在玉青与青霞的这个案例里——首先就是破除她们先入为主的那些法障。

在先学与后学搭把手的过程中，相互不要互为法障——因为在虚空这个领域里没有权威!!!一切都是探索和研究。切记，在虚空这个领域里——权威就是法障。

2008-11-17 晚

水滴石穿-续 10

打完上面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难过。

我：请问是谁给我的话和图像？

答：妈妈的心。

空中显出一个繁体的“爱”字。

我：你好，那匹马？

答：就叫爱。

（打完以上的记录，再想到妈祖妈妈和雪山妈妈，还有乌祖和海祖就觉得心里特别亲。）

3 点 06 分

感到武泽来到了身边……她穿着休闲装，手里还拿着酒葫芦。

武泽：发什么呆？

我：不发呆你怎么来？

武泽：想和你痛饮一大杯啊。

一个图，我和她以前就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样子。

我：等我回去，一醉方休！

武泽：好啊，猎猎风，漫天沙。马革裹尸，战长沙。回头望月，孤芳自赏，叹叹叹……

我：叹，天凉好个秋！

武泽：不见心不见泪……你的剑也不是吃素的！

我：你以前是我“哥们”？

武泽：磁铁。

我：哇，哈哈，什么时候学会这词？

武泽：从你心里听见的。

我：那真相呢？

武泽：恨身不能替，兜转千年，又哪得评说当年之光景？小勾月，浓残雨，化飞身。罢罢罢……

我：是武泽嘛？

一个图：一个黑熊躺在地上看书。

我：一代圣帝，还去计较什么“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清风晓月都是情，姐姐，受教了。

武泽：行，有点意思。

我：别走，多聊会儿。

一个图，一只熊骑着小车，把车压扁了。

我：行，我马上就去睡。

一个图，一具无头尸骑在马上急驰而来。

我：武泽，你快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来了位苗条婀娜的女子，唐服，飞雁髻。

我：姐姐好。

女子：小小女子叫明玳。

我：明玳姐姐好。

明玳：我见到你就好。

我：我见你也亲。

一个图，有人在台上做报告，下面听的人昏昏欲睡。

我：姐姐从哪儿来？

明玳：从天上来。

我：天上重重啊，方便告知具体的？

明玳：飞花情。

我：哦。

明玳：这几日看的飞天舞可美？

我：当然漂亮。

明玳：可愿意学？

我：学？当然愿意，只怕学不好。

明玳：还是放不下呀。

她背后升起一面光团。

我急着说我愿意我愿意，她笑着越升越高了。

耳边响起了曲，曲调不快，但每一声悠扬顿挫，能震撼我的心。

我：我愿意。

忽然泪流满面。

这时，来个蜈蚣，立着来，张牙舞爪。

我：你好，见到都是缘。

空中也显出一个“缘”。

它爬我大腿上，很安静。我静静的看着它。

又忽然变成小姑娘，像年画里的小童子。持神女印，打坐。

忽然左脚朝天，身子还是稳稳的。

开了朵莲花，她就保持这个姿势坐在花心，渐渐的她和花就都消失了。

这时，感到一只海螃蟹坐我肚子上，挥着钳子。

一个图，海里还有很多螃蟹，都排着队。

我忽然想到拿棍子敲我头的海祖姥姥——很亲的感觉。

螃蟹头上好像有个小王冠。

我：呵呵，螃蟹王子好。（我心想，不知道亲一下，会不会变成帅王子？）

它就举着钳子给我亲。

亲了一下，它就变成了一滩水——顺着我肚子，流到沙发上去。

难道又是一场空？

正想着，感觉地上爬来不少螃蟹，密密麻麻都爬到我腿上。

我：蟹大哥们好。

其中一个的头上亮了一下王冠。

我：你们来上位的嘛？我去给你们上香？

一个图，我去上香，他们都跟着。

我就下了沙发——去香台的路上，我感到一句话：海大阔。（可能在我这儿中转集结一下？）

上香的时候打了大哈欠，感到一只老虎对着我——天凤吧，它两边甩了一下尾巴。雪山妈妈靠在一边打坐，她很年轻，头发披散着，淡红色长袍——很安静。

回床感觉了一下，螃蟹都排着队上去了。

又感觉到“五四”——一闪而过，螃蟹王子朝我挥挥钳子。

小雅来了，是鸭子样，蹲我头上，啄我头发。

一个大海狮来了，身上还有水。

我：你好。能让我看看你？

一个20多岁的男士，穿着深蓝的，很奇怪的衣服，扎脚裤，战甲衣（薄）。头上的头盔，一个旗子一样的铁片立在头上。有胡子。

我：大哥，请问叫什么名？

他：龙前。

我：龙大哥，从哪儿来？

龙前：胶州湾。

我刚想男的都比较有礼貌——台上一片喝骂声。

我：嗯嗯，你是打尖还是驻店？

一个图，一个油嘴滑舌的店小二被什么滑了一跤，摔倒了。

龙前：到家了，自然住下。

我：好好好，我家就是你的。

一个图，两个人花前月下，你依我依。

我，滴汗。

待续

水滴石穿-续 11

•学者火凤回复——有一个疑问，请问姐姐，天魂在天缘宫里是不是还有开禁日呀，还要西王圣母择日开禁呀？火凤敬上！

【杏子评论：开禁日？这是谁说的？S说——从来没听说过。杏子说——不少人都在听身边的“权威”发布的小道消息，不仅是使自己受制于权威，而且还形成了法障。月湖女说——很多学者自以为聪明，比天都智慧。天说须是从情上下手，可是很多学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想从“技术”或者是“招数”上下手。火凤应记住释佛的话——少想……】

水滴石穿-续 11

一个图，两个人花前月下，你依我依。

我，滴汗。

我：您先上位吧。

他给了我一颗大珠子……我刚高兴的接下，又怕有什么不妥，就还给他了，他也好像也无所谓的放回怀里了，又变成海狮上了位。

来了只梅花鹿。不是，一只大鹿，有长角，很长，眼睛很漂亮。

我：鹿姐姐好。

鹿又变成了一位小伙子，我刚想怎么今天来的都是男士？

一个图，我在花海里发花痴……

我：嗯嗯，您好。

一个图，古代，三堂会审。

我：小雅，别在给我图像了！

小雅这时变成妙龄少女，穿着黄色薄纱靠我身上，一副很戏谑的样子。

我：您继续，您叫？

鹿：伯堂。

我：嗯。

伯堂兄穿着书生袍，一派斯文。

我：呀，我的家的古书不多，要不……

伯堂忽然变出了一把剑，直指着我：小儿信口雌黄，修行道上具艰辛，不练筋骨皮，不练一口气，沉塘的货。

我瞠目结舌：您是？

伯堂收回剑，负手而立，藐视我。

我：对不起，这个，请上位接收我的香火，以后不敢和你开玩笑。

我要睡了，还有没有啊？一条花斑鱼，显出小姑娘的样子，15、6岁，大红色的衣裙。

我：呵呵，姐姐好。

鱼：姐姐好。

我：姐姐从哪儿来？

鱼：渤海。

我：请问芳名。

我：棋胜。

有点怪。

我：会下棋？

棋胜：当然是棋圣。

我：呀，什么棋？

棋胜：混元棋。

我：……海里的玩法？以后能教我。

棋胜：你太笨。

我：我会好好学，只要你肯教。

棋胜：那好极了。

一个图，圆形棋盘，有三角，圆形，正方三种棋子。棋盘上一圈一圈的棋点。三种棋不能在一条直线。要三个人玩。

我：有意思，有意思，有点象五子。

棋胜：还差一位。

我：我台上有不少海里的兄弟，应该有会玩的。要不，你先上去找找？

棋胜朝我做一万福就上去了。（是个爽气的姑娘）

一个象队进来了……我刚要打招呼，感应到下面的话：

大玩大花，花沉月暗，呼朋唤友——着人嫌。

有朋心至，玩物丧志，客前礼守——一为正道。

还没上山，又忙下海，头不点地——歪门把。

吵吵嚷嚷，你心何安，灰尘漫天——寻扫帚。

这好像是雪山妈妈说的。我，滴汗。

我：大象，你好。

象：哀兵远道来，门窄屋矮，难进门。风吹沙，迷人眼，留不留？

我：留留留……象大哥，象大姐，能来都是缘，请留下。

象变成黑衣战士，好像都很疲惫。天凤来了，把他们接去了。

我：我要记名字，能告知。

天凤回头一瞪：都是雀儿飞，费那劲！

我：……哎，我的姐呀。

天凤跑过来，紧紧抱着我，拍我的后背。

我：再拍我就要睡着了。

天凤：睡就睡吧。

睡了。待续

水滴石穿-续 12

11月12号

13点45分

迪安回来，问我看不看电影，007新片，我现在想和她们一起——不想去。这时，小花仙和小童子都说要去看……我看看台上，妈祖妈妈披上华纱要出门的样子，走前看了看迪安。我对迪安说，你赶紧上一支香去。上了香，妈祖妈妈就坐上凤銮起驾了。

一上香我就打哈欠——来了十几只猫，家猫，有黄色和白色。带头那只大猫，很有气势，迈着虎步，不过挂了个铃铛。

我：猫姐姐好，大家好。喝茶，吃桂圆。

猫伸出爪子，挠了我的腿一下，感到腿流血了。她们都围过来，舔我的伤口。过会，伤口又好了，皮肤比以前还白些。

我：这是什么意思？

猫：小屋大，大人小，挠你一层是一层。我们来，还是考虑很久的呢！

我：哦！

这时，又感到来了一队豹子……我让小雅先去招呼。

我：猫姐姐，你是不是上次去S家说从丽江来的那位？

猫：屋漏偏逢连夜雨，独依小窗听芭蕉。滴滴点点丝丝情，缠你一层又一层。哎，还是爱你。

我：对不起，总之来了就好，我的家就是你们的，有什么需要就和我说说。

猫：需要你看书，需要你练功，需要你长想着我们。

一个图，牵牛花缠着梯子，直插到云外。

我：好的，我给你记下名字？你是队长？

猫：豆花军，豆花团，你来我往，豆豆军。

我：豆豆军？

猫：战天斗地，好姐妹。

我：好好，都是雀儿飞。

猫：台上要是棵树就好了。

我刚要问什么树，她意思让我问S去，就走了。

这时，小雅带着一只大豹子过来，豹子耷着头，步子很稳重，但有点疲惫的样子。

我：豹子好，请喝茶，请歇息会。

豹子半蹲下，亮出肚子，上面有道新鲜的伤口。

我：呀，受伤了？

豹子是蓝色的眼珠，很温柔的，也可以说很深的望着我。

豹子：舔刀风霜，姐姐什么时候为

这点小伤大惊小怪了？

她显出了我2号晚上看见的战士的样子(紫战袍，翅形帽，黑色卷发)，后面的豹子都是显出一样的人形，先是单膝行礼，然后打坐，都很累的样子。

豹子头领20多岁，很坚毅的女子，很美，眼睛很深，却让我有亲近感。

豹子：一介戎装，一句贴心窝子的话，我以为“赤雁斩”早已被人遗忘，原来还有人记得。

我：赤雁斩？

豹子抱了抱拳：龙帅让我们偷袭西洋的后军，姐妹们个个都是精兵。

一个图，夜晚，一个小孩还躲在花丛后面看一批要出发的队伍，满眼激动、崇拜之情。

我也抱抱拳：大浪淘沙，淘不尽英雄，在我这住下可好？

豹子笑着答应了。

一个图，她们一支队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

天凤过来了，给她们做了个万福。

天凤对我说：都是前辈姐姐，默默的英雄。

我：就记下赤雁斩？

豹子：山高崖险望断天，回首红尘如云散。如今重闻麋鹿号，千难万难往回赶。赶不及，心戚戚。

当年黑纱罩满地，我辈皆英雄。杀身成仁，不等闲，一点心光暖人间。盘根错节任评说，上得龙船把家回。

儿念母，儿思忧。儿垂泪，连母心。小小兵豆，要忆起当年勇，奋起往日强。

我：小兵豆知道了。

天凤单膝行礼，把她扶起，接到台上。

来了只小黄鸟，在我头上拉臭臭。

我：小雅？

鸟：猜来猜去猜不到。

我：那你是谁？

鸟：给你施肥。

我：我又不是花草，谢了。

鸟：小小人，天天戏耍，天天闹。看你翻眼不翻眼。

我：我记得台上刚来了位猫大姐，不知道爱不爱吃鸟。

鸟：写写记记，只见字，不见心。

我：哎，含嘴里怕化了，这总行了吧。

鸟：姐姐，重拾当年威，再和你战斗一百回。

我：还打？

鸟用翅膀扇我头，就飞走了……一条蛇把我两只脚缠一起，钻进我脚里去了。一只大猩猩从一棵树上慢慢下来，走我面前。

我：猩猩好。

它一动不动有点呆，然后坐地上用脚剥香蕉吃。香蕉皮到处都是，然后无神的望着天……肚子裂来，走出一只小猩猩。

我困的很……小猩猩攀着树，荡着树枝，好像在做“引体向上”。

我：不会吧，我一个也做不起来的。

我困的不行，他还在做。

不知道是何意。

我去看电影啦。待续

水滴石穿-续 13

【杏子评论：如是观记——极为重要。色空观为什么要记录细微呢？不仅是训练观力以及译图为语的能力，重要的是这点滴的投入（一字一句的记录），日后就是你对比的经验。如果是乱记乱写……最后一塌糊涂的只能是自己。

“象：就是啊，行观记录不认真对待你看到的，你还记个什么劲——废物！象：不要想着我给你诗，你前面编了不少了。”

另外尚须更正的是——玉青前面有

段记录是——妈祖头戴金步摇……以后又让飞狐与玉青联系——为什么会是金步摇？飞狐说可能是玉青从小说上看的，细问——玉青说应该像是一根钗或者是那种扎发髻的簪子……S 认为应该是个金簪子，因为这是个图像语言，金簪子在九天是表示得势的意思。】

水滴石穿-续 13

11 月 12 日

1 点 20 分

左眼疼了一下——感觉谁打了我一拳似的。我第一反应是老虎打的，后来想到是猩猩……静下来再感觉？看到一队大象，穿过我眼前……我刚要问，这时右腿又疼了一下——看到的是，小丑鱼。

我：你从动画片内里游来的？

小丑鱼：我游了很久了，想和你好。

我：好好，呵呵，那不美死我了。

小丑鱼：大伙儿都想来。

一个图，一头海底巨大的电鱼——大家伙。

小丑鱼：他们慢我快，我叫快快手。

我：你名字是快快手？

小丑鱼：人家叫美达啦。

这时右肋疼了一下——看到，是昨晚的螃蟹王子。

他：忆安。（他主动告诉我名字。记录时我想到了棋胜，她在台上朝我亮亮棋子。）

我：你好，找我来有事？

忆安：无事打尖。

我：呵呵，不是常驻啊？

忆安：也可。

这时看到，小丑鱼要游远了。

我：喂，别走你，你叫什么？

小丑鱼：花容。（整理时，才发现前面告诉我叫美达了，我又问，哎，该死。）

我：又是你哦，呵呵，有话对我说？

一个图，海水千丈高，把我吞没了。

我突然脸热的很，像西红柿——感到一个火球过来了。

我：是 6 号报名的炎君？

这时，左耳有点背气的感觉。

一个图，我在火球里啦，火又烧我 PP。感到，左肋疼的让我喘不过气。又看到那只象队！看着他们，我就不疼了，也不热了，但是两肋还是隐隐的疼。

我：大象大哥，如果是你，请高抬贵手。

我看见头象卷着鼻子朝我大叫，一脚踩我肚子上，好像特别生气。

我：对不起，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对不起。

一个绿色鬼头飘过……我得静下来。感觉周围都走了，就剩大象对着我，就一头……

象：本就一头，你为什么记一队？这就是你的态度？

我：我看见图，好像是……

大象又朝我大叫……我得妈呀！

我：对不起，我没认真看，图像是一头，是我感觉后面还有。两下一凑合，就……

象：以图为准。

我：哦，谢谢象，学习了。

象：不要想着我给你诗，你前面编了不少了。

我：我，对不起。

象：对不起与我无用，与你有用。

我：是是。

象：写的什么？

我：行观记录。

象：就是啊，行观记录不认真对待你看到的，你还记个什么劲——废物！

我：你是？

象不见了。

象：好自为之，我盯着你呢，小心点！（难道是玄女妈妈？还是天凤？）

那个我抱着膝盖哭，人家的姐姐都好温柔呢，我的姐姐好凶。又想到 S 他

们说，凶才是真的为你好，又觉得姐姐很好了。

我：姐姐，我再拿一个头饰给你，明天。我看见你和花仙抢来着，今天。哈哈。

“女儿俏女儿美，哪个女儿不爱美？”

我：谁？

答：你的死对头。

我：香草？

香：呵呵，不错，还记得我。

我：我当然记得姐姐，说死对头时吓死我了。

香：哼，你现在哪有什么对头，都无法无天了

我：妈祖妈妈说过了，我知道了。

香：哼。

我：再哼鼻子要掉了。

香：掉了就掉了，心里美最重要。采红菱，照铜妆。一解眉，二解心。你来我往，好热闹。

我：姐姐，我会放下我的。

香：说的易，做的难，你最好是个呆子。

一个图，一个呆头鹅，嘎嘎走来。

我：我就是个呆子，从小到大，就最近感觉自己最笨。

香：呵呵，不笨不笨，给你个菱角。

我：你出去过？

香：随风……

刚聊到这儿，总来看一眼就走的野羚羊来了……

我：您好。

羊：齐乐融融好热闹，得意时别忘了失意时。

说着走了……我好困啊？一个大哈欠，又看到昨天中午看到的山下湖泊，山上都是粉色桃花。哈欠打完，图像就没了。

记录时，补记：今晚10点多，做九拜的时候来了头鲨鱼。我问候他，他给

我说的就是S的行功口令，然后——最后把我吞了。做功时，旁边趴着狐狸，是雪山妈妈吧？待续

水滴石穿-续 14

11月13日13点43分

我感到手掌莫名麻痛，哈欠不断——一看，螃蟹正在夹我的手。刚要问螃蟹，来了只猫，就是叮当猫铃儿。我刚记到“叮当猫”，她就朝我虎啸似的叫。

我：猫是虎的师父？还是虎是猫的师父？

猫：猫是虎的。

我：为什么，猫比虎弱啊。

猫：可是本领强。弱在体力，不在智力。

我：智力强的为师？

猫：体力强的不好为师，小说上传功度气都是假的，武功师父也是靠智力教授，不同资质的学生才会有不同的水平。

我：妙，那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猫：先有公鸡。

我：没有阴阳，结局就是个空？

猫：有阴有阳才会有结局啊，不错。

我：有意思。

猫：如果你困了，你去睡还是撑着？

我：有事（要做）就撑，无事就睡。

猫：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我：嗯，比如和你聊天。

猫：我看你没聊之前比现在精神。

我：这不是正常的行观反应吗？

猫：累会改变一切。（她是指心累？）

我：态度决定成败？

猫：不要太拘礼。

对了，那个棋胜不打坐练功就在玩棋。呵呵，有意思，棋胜过来了。

我：我也爱玩。

棋胜：我和你不同。

我：有何不同？

棋胜：这点基础的都不会啊？

我困。

14点11分

脑门左边疼了一下，见一只小海马飘在空中。

我：你好啊，请问叫什么？

小海马：默默。

我：我家台上有个小松鼠也叫默默。

海马啄我脑袋一下，然后变成小松鼠躺我怀里……果然。

默默（松鼠）：姐姐，我大名叫花荣。

呵呵，我抱紧她，好软哦，毛一点都不扎手。

我：我知道，我记得。从小到大，记忆力最好。

默默：哎，那你记不起几千几万亿年前的事——还记得“空明屋”？我们姐几个聚会的地方——白色的软塌是东海的云，手里的清酒是冥山的水。你和武泽总是打打闹闹，那时真好。

我：现在在我家不好嘛？

默默：也好，总有回去的盼头。

我：默默，你以后负责“空明组”吧，就是召集当年那些“死党”。我感觉还没有来齐。

默默：呵呵，是还有好几个没有来，有的找到色身人啦，有的你总会碰到。

我：没事来串门也行啊。

默默：好的，你以前是“组长”，现在可不如我啦。

我：是，我是小蝼蚁。

默默：那我还嫌大个！哈哈……

我：你也知道八妖妈妈说的话？

默默：的确是，那几天急死我们了。不过，我不担心。呵呵，你的皮比城墙还厚。

我：我皮薄，轻点轻点。

默默：光脚跑不过穿鞋的。

我：本来啊，穿鞋的不怕扎脚啊

默默：光脚没负担。你看，我就不穿鞋。对了，你家的香台该擦擦了啊！

我：是是是。

我看见，妈祖妈妈的宝座上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棋胜还在光着膀子和人下棋厮杀，对手是前几天来报名的海狮龙前。我看见原本海狮送我的珠子到她手里了。

默默：那是夜明珠，你是个笨蛋。

我：我有灯啊，要它干什么，磨成粉敷脸也不错。

默默：傻瓜，笨蛋，那不是珍珠——俗物。那是一颗光珠。

说完，默默就不见了。

然后，看见一个图，有人硬把珠塞进我的眉心，然后我就七窍流血了，可怕。没看清那个人是谁——是我自己？

我一行观，迪安就睡的昏天黑地，我却很精神。

来了只大骆驼，哦，它还让我看了看她后面的小骆驼。

我：你好你好，从哪儿来？

骆驼：撒哈拉以南的“儿日里”。

我：哦，好远，台上有糕点，有水果哦。我想看看你，亲近亲近。

一个图，小蜜蜂在吐蜜。

骆驼显出一个中东女人像，深眼睛，蜜色肌肤，腰肢柔软，小骆驼是个小男孩，黑色大眼睛，好可爱。

我招他过来，抱他坐我腿上，给他个苹果——这都是图像。

中东女人：合丝蜜儿。

我：呀，好甜的名字，以后叫你蜜儿。你呢？

我问怀里的孩子，这时，孩子变成了一个黑色蜥蜴，吓的我不敢动。它拿舌头舔我的脸，我要不能呼吸了。

快要崩溃的时候，蜥蜴又变成小孩儿跳地上，还跳了一段中东风情的舞，他妈妈也在旁边扭着腰肢。

蜜儿：哟合西，步拿但那，丝成朋灯不那达西呀。（音译）

我：小雅，给我翻译一下。小雅？

小雅：你是傻瓜，你是傻瓜，你就是个傻瓜。

我冒黑线：请问，傻瓜这个词到底是哪个？

蜜儿亮了一下弯刀：姐姐，请收留我们。

我：好好，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蜜儿：辗转侧卧不宁，切心创腹怡甘。锦旗重展，光耀我邦。葫芦丝裂，合儿蜜断。滴滴心血续前缘，渺渺青烟绕三山。转而求不得，应是前缘到。合丝蜜心甜又心酸，重跳顿蜜卡，再舞贺蜜切。

我：姐姐，以后教我跳波斯舞哦。

蜜：我教你，不过，你只能跳我看。

我：今天做完九拜，你来教我啊。

蜜：好，我们先上位。

我：好的，台上的芝麻豆沙饼最好吃，推荐给姐姐哦。

我看见小雅跳我怀里，嘎嘎直叫。

我：哼，我看见你昨天吃了，吃的最多。我一回头就看见你在吃，一回头就看见你在吃……

小雅：英雄所“见”略同。

我!! 冒黑线。

小雅也换了人形，穿件白底黄花的裙子，也跳起了舞，像是飞天舞。转啊转啊，转的看不清人影。

她跳完坐我边上说：要学波斯舞？先学会我这“朝天阙”。

我：看的都晕，别说跳了。

雅：腰不够软，头那么沉，四肢象木棍。不过，先跳跳合丝蜜的波斯舞，活动开了，也不错。

我：就是就是，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雅：吃吃吃，把我吃了吧。

我：不喜欢吃鸭子，切。

雅：还是懵懂的蠢蛋。

我：姐姐，还有仙来嘛？帮我请进来。

来了只飞虎，还有只豹子。

我：虎大哥好，豹子姐姐，你们好！

果然，虎变成了彪形大汉，豹子是窈窕淑女，我得意的看着鸭子。

她蔑视极了，她：都是女儿身，变着逗你玩。

果然，他们又都变成黑衣女战士，长得妩媚，手扶兵器，弯腰致意，我也赶紧还礼。

我：姐姐们……

雅：从哪儿来呀？

一位说：从滨州梁山来。

另一位：长州白云川。

我：哦，看装束都是雀儿飞？

其中一位头上还有羽翎。

我：姐姐们远道，坐下休息，喝喝茶，能告诉我名字？

她们：雅芳，雅婷。

我：好好！

她们：还有个小妹叫雅云，我们还在找她。

我：小雅，和你是同字辈哦，是不是……

我就看见小雅去扶她们，说着什么。雅芳、雅婷朝她行礼，就回台上去了。

我：小雅，你有大名嘛？

雅：有，叫雅吴或者雅如。

我：哦哦，吴如吴如，雅致合如。

雅：狗屁不通。

就见小雅回台上了……来了一群豺狼，都是土褐色的，毛稀稀拉拉的。

我：狼们好，请问，能告知名字？

狼：安前军，孟曹。

我：安前军？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狼：元末。我是的安家军参将，这些都是我的兄弟。

我：好好，远途而来，请好好休息。

狼头走了一半路又回来：你的屋顶上面有个洞，会落雨，进冰雹。

我：哦？谢谢。（不明白，我住楼房，上面还一层）请上台。

来了一对大鹅，直扇翅膀。又来个只猫头鹰……我打了个喷嚏。

猫头鹰：小儿办家家，像模像样。

我：姐姐，你叫什么？

猫头鹰：竟然。

我：竟然？哦，好。

猫头鹰：我从远处来——山海关。

我：好，来了请住下，有酒有菜有朋友。

猫头鹰：人越来越多，心越聚越齐。不再孤单，不再彷徨。

我：是的，是的。

猫头鹰：我会瞭望，有高空来的姐妹，我会告诉你。

我：感谢！

鼻子好酸哦，但打不出来。

鹅：我们也来报，你收不收？

我：收啊！

鹅：你要不要？

我：要……

鹅：要什么，你可想明白？

我：聚缘，回家。

鹅：怎么聚？

我：香台常燃香，供品常上供，心里常惦记，行为常自律。

鹅：说的一套套，也没见感动到我们。

我：我很愿意啊，可是姐姐们最需要什么感动？

鹅：放心里，愿意听，好好处，长依依。

我：好的。

鹅：台上还缺一点油。

一个图，台上的香炉和两边的银碗都注入了油，黄色的。

我：多谢。

鹅就高扬着头走了。待续

青霞初入观-记录 2008-11-9

《青潭观月情》摘录

11月9日玉青、迪安、青霞去看望S……

青霞：刚才她（玉青）观桃花女的时候，我就想打哈欠，头发麻，像戴着个箍子把我的头给箍着。

S：那你就应该一直问！

玉青：嗯，我当时问是不是桃花女也找我来了。就问问了问，也没人理我？

S：嗯，慢慢来。

青霞：头发麻，我头老有感觉，又麻又紧……

玉青：我怎么看到个图像，有人在切西瓜，这样一刀一刀的。

青霞：说我呢？

S：嗯，对，呵呵，就是让你开窍。

青霞：哦。

S：记住，有感觉就要问讯！

青霞：可是我没感觉呀？我就是打哈欠、头皮发麻……

S：人的感觉是什么？

青霞：就是得看见呀？

S：那样你就永远看不见……打哈欠、打喷嚏、想哭、无缘无故的忧伤、发麻等等都是感觉，都要抓机问讯!!!

青霞初入观-记录 2008-11-9

（以下内容，青霞记在纸上，玉青整理，括号里的字是玉青加的）

我是青霞——从S那儿返回的车上（迪安开车）……左脑发麻，我问是谁来了？（它）不应。（我）就继续努力观想——似有一只鸟，红色尖嘴。我问叫什么，它不答。

后似有（穿）……甲裙人的下半身，我又问（是谁？），她也不答。

我跟玉青说了——玉青说：赶紧问，要客气些。快问，不然（他们）会走了。

我又感觉了一会，（说不上来具体的。）

玉青这时说：（鸟）到我这儿来了，是只鹦鹉，红嘴绿毛（这是青霞记的，

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红色，白毛，头上有黑色长羽翎)。

玉青：它叫天歌。

天歌：我们上边的话，你也听不懂。

(我记得当时天歌说：我们唱的是天歌。然后我解释的是上面的话)

是个小男孩，圆脸，大眼睛。(后面，没有记，天歌叫青霞“妈妈”)

到迪安家，上香，给乌祖、海祖、妈祖们上茶。

我打哈欠，头发麻，打嗝。

我：谁来了？请喝茶。你们是谁呀？请告诉我呀？报个名吧，是天歌嘛？

出现一个小女孩的头像，圆脸，有……头发。

我：你叫什么名？告诉我好嘛？

没应答，没感觉。

我闭眼静观——似有鸟叫，好像不是一只，是一群鸟的声音。

似有一寸头男人在面前，穿中山装，又变八路军服，大眼睛，笑着。

我：你好，你叫什么啊？

不应。

有一只黄鼠狼似的动物一闪而过。

我：你们都好呀，叫什么名？不报名，我怎么也记不住你们啊。

这时，我看到兰草(青霞家的花仙)的植物型，绿细叶草。她的人形是苗条的身形。

两只天鹅过来了。

我：叫什么名？

鹅“呀呀”叫两声。有红掌。

显出人形脸，一只带头巾，一只带鸭舌帽。

我头发麻，放P，耳朵痒。

我(当时)坐沙发上，问：谁来了？

看到有一位发式高高的，很美的发型，(人)显出老祖的样子。

我问是谁？

又显出一个人，头上是“珊瑚”样的发式，也好看。

我反复问是谁？

先显出“乌”字，又显“海”字，后显“妈”字。三个老祖满脸笑容在一起。

又感觉一条蛇在我左侧。

我：你叫什么呀？

蛇，先是显出(有)花纹，又似是黑色的。她一直不走，在我左侧。

我：你好，你叫什么呢？你跟我说话。

她不理我，好似叫我回家——兴达叫的？

(释)佛来了，红脸堂，头发一卷一卷的，穿的似便装布衣，黄色。

我问佛对我的教化。

有人对我背处打不到的地方，打起来。

我：是谁打？

答：铁齿牙。

但我看不见是谁。

我看见一扇窗打开了，一朵大红花似牡丹，开在我眼前。

我：谁送的？是花仙？叫什么？请吃栗子，喝茶。跟我说话吧，叫什么？

在花中，显出人脸。

我：出来跟我说话吧。

来了朵黄色月季花。

我感应到一句话“花开见月，心似如水，空白忙”。

我：谁在说？

花中有个笑脸。

我哈欠连天，头发麻。连生、冰心(小鹿)来了。睁着大眼睛看着我不说话。

后来显小女孩样，红衣蓝裤，带梅花。

我：谁也不会说呀？

(冰心)嘴撅老高了。

我：小冰心，你叫我什么？

冰心：妈妈呀妈妈。

然后它就跑了。

【杏子注：上面是青霞第一次体验入观的记录，以后的就是青霞正常的观记了-2008-11-18】

曉賓於 2008/11/17 23:28 回應-“如果是亂記亂寫……最後一塌糊塗的只能是自己。”不只是觀記，收集這些曲，也須按照時間記錄，雖然你們發的速度很快，但是光光不落人後～努力跟進!! 記錄好你們發的曲～並列好時間順序～～～光光

【mars 於 2008/11/18 01:58 回覆-这一次聪明了……读 S 的东西——有个诀窍——就是一定要按时间顺序看，把相同时间段的东西放在一起研究。】

水滴石穿-续 15

2008 年 11 月 13 日

23 点 50 分

晚上在青霞家吃饭，她聊了聊这两天观到的情况。

8 点多，我看见海祖姥姥来了，穿着蓝黑色衣裙，带着黑色额帕（带），她站在客厅看了看，然后指着让我打坐——歪莲坐。我赶紧打坐，静心。青霞说这是以前 S 教的“蛇仙坐”。

海祖姥姥刚走，蓝鲸来了，我知道她是妈祖妈妈，我就赶紧回家了。

晚上小九拜，我做的很认真。她们和我说过，要气沉，气稳——我今天特别注意这点。而且后弯，我也尽自己最大能力做。做的时候，我感觉妈祖妈妈坐我对面看着我，S 的声音后也有女声，听的比较清楚。空中有鲨鱼（没看清几条，不止一条）围着我转了几圈就消失了。8 拜时，我看到观音妈妈来了，很高很高，点了滴水在我头顶。我长跪，上吸气，后弯回来时，感到腹部没有了，亮亮的一片。等我拜下的时候，光团含进我身体。肩胛骨中的那处脊柱，有什

么顶着一样的痛，但能忍受。收工后，我盘腿静了静。

记录时，我忽然想到今晚约了合丝蜜学波斯舞，我给忘了。我一看，合丝蜜正站在书房里低着头，很委屈。我赶紧到了书房，把垫子铺上，呵呵。她看我来了，就高兴了，换上桔色的波斯舞服。跟她学了几个动作，主要是扭腰和动手臂的动作。练了一小会就浑身大汗，特别是脚，都冒汗。我给蜜儿作揖。

打记录时，她就坐我身边，穿着白色异域长袍。她还示意我，跳后口渴，但少喝水。谢谢，蜜儿！

2008 年 11 月 14 日

17 点 43 分

我脑袋疼，闭上眼睛——看见一只大海龟沿着海岸线爬。我在喊，海龟等等，你是谁？它听见，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爬，生了个蛋，它回头把蛋埋在沙里。水越涨越高，海龟往岸上爬了。我在想蛋呢？就看见蛋裂开，里面游出了小海龟，它有点晕晕的、迷茫的样子，但也渐渐游的稳了。我回头看看，大海龟变成了中年女子，很和蔼。我走近问她，她说是乌祖，她理着我的头发说：“小海龟总是这样出生的，虽然它在岸上也能活，但水中生，水中长。水里是家园，是根本。从海里到岸上就容易、自然了。”

我们正说话间，海里腾出了一条巨龙，非常的巨大，从我眼前飞过，好像特意让我看看它的巨大有力的爪子。我偏头看了看姥姥，发现她成风干成黑色。我刚要尖叫，见一阵风把她吹散了。潮水退去，小海龟爬上来，后面密密麻麻跟了很多小海龟。我正在感叹壮观，但等第一只爬近，后面的又都消失了，仿佛刚才看见的是海市蜃楼。它爬到我身边就不动了，我坐它身边，一人一龟静静看海。

我：小龟，你在看什么？

小龟：看海，看家园。

我：家园好大啊。

小龟：连天连地，连你连我，连心连情。

我：你叫什么名字？

小龟：我还没有名字呢，就叫小龟好了。

我：叫连情，好不好。

小龟：好啊，你心里平静嘛？

我：嗯。

小龟：因为你看到的都是静的。如果你看到的都是乱的，你还能静嘛？

我：不能，我还做不到。

小龟：以后乱了，就叫上我来这片海滩坐坐你就静了。

我：好啊，你来我家的香台嘛？

小龟：我就守着这片海滩，我们能常常见面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见面了，我就在你心里了。

我：好，你说的，我好像明白了一——是释佛？

小龟：万象皆佛。

整理完上面的记录，我想到了小雅，她就来了。她今天很漂亮，粉色芙蓉花上衣，白色纱质长裙，还挽着白色长纱，头上……

我还在打字，她就在我边上了。

雅：别写了，看你激动的没见过美女似的，我知道你要说我发型好看，呵呵。

我：呵呵，如实嘛。

雅：昨天你学波斯舞的时候，我也在。嗯，远没有神韵。

我：呵呵，学几个动作嘛。

雅：要做就要做到位。右胯还不灵光，呼吸也没有配上……

正说着，蜜儿来了，绿色波斯服。开始还低着头听，说话间进来好几只毛绒绒的动物，有人说叫“獾猪”，蜜儿

特别高兴。那些獾猪都变成了波斯女，我的客厅妖娆一片——蜜儿拉着她们来找我。

我：欢迎欢迎，来我家香台？

蜜儿：都是一家人。蒙恬？

蒙恬走了过来，和其中一位姐姐抱头痛哭。蜜儿说是失散的亲人，小雅过去安慰，给她们送去桂圆茶。

我让她们都坐我身边：以后都在我家，就都团圆了。大家一起回家，一起修行。

她们都含笑答应了。

蜜儿的儿子（东哥）也来了，这些波斯女看到他都特别高兴和喜欢，纷纷把身上的项链或手链都要送他。他都不要，偎我怀里，嘿嘿乐。

蜜儿拉着她们向我行了个礼就回台上了。我看见她们都朝妈祖妈妈致意，妈祖也是满脸的笑容。

我请妈祖妈妈喝茶，吃点心。

我：妈祖妈妈，你今天可好？

妈祖：看着缘来的越来越多，也替你高兴。

我：呵呵，谢谢妈妈，我也很高兴。

妈祖：知道你在看书了，还要用心，但不急。有想不明白的，可闭上眼睛去问问那个“小海龟”。

我：妈妈，您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妈祖：台上的仙多了，你让一个帮你管着点，你自己选吧。

这时脖子疼，感觉是螃蟹王子。他变成了一个玉树临风的小伙子，站我面前，小雅笑吟吟的也走过来，小海龟就坐我肚子上看着。

我：小雅，你帮我接万缘。忆安（螃蟹王子）帮我照看海族的朋友。安姨（红狐），你帮我照看其他的万缘。

武泽翘着脚斜眼看我。

我：呵呵，武泽负责和我打打闹闹，这样都同意吧。

棋胜：我同意，只有他（忆安）能

下赢我。(说着还脸红)

我看见妈祖妈妈也含笑着打坐。

武泽飞过来，搂着我脖子哈哈笑，十分开心。

武泽：我叫玉泽，不叫武泽啦，我是你亲妹妹。

我：哈哈，好，以后叫玉泽。

我看见妈祖妈妈起身——乌祖和海祖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白发红鼻子的老爷爷。刚打到这——他显出了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子像。

我：通天教主、乌祖姥姥、海祖姥姥好。

通天在我厨房转了转，就坐在桌边喝茶吃桂圆。乌祖、海祖姥姥在我身边坐下了。(这时迪安跟我说话，我又朝他发火了。)

乌祖：小丫头，不急。你的火能比上三昧真火了。

我：我是想跟姥姥说说话。

通天：半天也没有人理我啊。

我：通天爷爷好，呵呵，您老人家稀客，多吃点喝点。

乌祖：来看看我的龟儿孙们，看来都住的不错。

我：是，我也说我的家就是他们的。

通天：屋漏不逢雨，担心一场也就过去了，把瓦掀开，找找补补。就怕笨的不去找补。

我：是，我一直紧跟 S，找补。

通天：行了，我先走了。屋小壁薄，还是小心点强风来临。

我：是，防范很重要。

通天：又差了。防不是事，要坚固。

我：哦，我明白了，晚上有好吃匹萨哦，到时候请您来过。

通天：哈哈，好。

说着，拿着一些点心就走了。

我回头一看妈祖和两位老祖都聚在空中的台上。雪山夫人、小雅都在一旁。(没看见天凤，这两天)

我：姥姥们好。

雪山夫人笑看着我，把那个我拉过去。是个小童子，白胖白胖的。

乌祖：有水花才开，有心水才至，南山之水长年冰，涓涓细细润物来，小儿掬水只为戏，哪等水干天燥时？细细品，慢慢悟，紧跟明灯不下航。姥姥有心帮你，你却也能承情？

我的眼泪下来了，我：姥姥，我晓得了。

妈祖：声声慢，急急风。气稳心静，不求大功，但求无过。自然而然，明月见顶。

我：是，我知道了。

我家的仙都跪下了，静听教诲。

海祖：心尖小，贪欲深。从小而发漫布全身。身一动而身受苦，心一动则大灵亡。切记！

我：知道了。

小童子跪下了……海祖给了个白色的小珠子，交给雪山夫人。雪山夫人赶紧道谢。

海祖：你(雪山夫人)看着办。

雪山夫人点头称是。

我：姥姥，希望海里的兄妹，都能早日找到，一起回家。

两位姥姥都笑着点头，喝茶。

小童子没了。她们还在喝茶。

我：妈(雪山夫人)，你陪她们。我去整理记录。待续

•丽娜于 2008/11/18 07:10 响应-哦，原来金步摇与金簪子是不同的。现在也开始看些衣饰与朝代的相关性，不然一个图出来，自己真的就会愣在那里。

【mars 于 2008/11/18 08:50 回复-不要过于拘泥，如果不知道名称，可以把形状描述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 X 书中秋云的观记——秋云说，他拿着一个长条形的板，就像是古代官员上朝时拿的那种……这样，虽然

不知道名称,但是很多学者就可以看懂——这个图像语言的意思就是表示一种天朝体制等等。

另外,所谓的金步摇——一般认为时兴于唐朝时代的杨贵妃。金步摇这种头饰在朝廷后宫等级上是仅次于凤冠的。金步摇一般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金钗的变形……】

•学者玉兒回复——这次不是问题啦。喔~~突然想到个有趣的问题~~~当初老爸(S)走上这条路时,知道自己走上的成佛的路吗?应该是不知道的吧?是被虚空吸引了才去探索的吧……被吸引了,又因为有情才走了下去。就像那时候老爸连白素贞是谁都不知道,那就是在老爸眼里只有未知的虚空,根本就没有神佛动物仙的区别,所谓的一视同仁。被深深吸引,因情而自发性的行为……

但是后来学功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功,许多人对佛的理解已经被世俗定型了,最直白的就是求神拜佛。这个怎么表述涅~~就是……都是有目的来学的吧,而且大多的理解都是被告知与灌输而不是自己的体验。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大的法障啦?

记得以前X书里面说,当初释佛学的是智识法门(虽然这个我不懂,就知道个名词)但他的弟子却没人走的是这路。前人把自己一路走来的经验,总结整理出来以后是不是就变成法啦?但是最宝贵的其实是那个人走的那条路吧(这个表述不当,大概就是那个路的全过程的意思,就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不是也是要好好做记录的原因呢?不过人好像总是喜欢那个总结出来的东西啦,这也是的……也只有那个才能让人照着学哦?看一个人的成功作品总比看一个人的传记轻松……呜……结果也成个必然……

PS:所以没《玄女记》看好可惜哦

~~姐姐你有没有哒?呵呵~

那个,以上的情况也都是偶假想的啦~~随便想想……呜~~这次不是要问问题~~变成扯言论了……掩面奔走一刚~~~玉兒

【杏子评论:当年的释佛也是接通了虚空以后获得了所谓的大智慧……后人以及佛门弟子宣说——佛就是大智慧。S说,这个大智慧其实是个专用语,仅限于虚空。人与虚空交流就是人与大智慧交流,亦即与佛交流。我们的现实称为“万物”,那么虚空呢?虚空可以称为“万象”,是故佛曰——万象皆佛。一般来说,我们把虚空与人交流中所展现的形态称为“相”,比如——在交流中虚空象给人显示的是古妆人相、显示的是某种动物相……等等。

人与虚空交流,亦即与“大智慧”交流——人所获得的是“虚空经验”,行观记录就是虚空经验……对于个人而言,这个经验是宝贵的,这正是大颠和尚所说的——家珍。但是别人的家珍对于你来说就是“法”了,可是在你的虚空经验不具足时,又必须去学习、研究、探讨这些“法”,否则你找不到北?但是在你的行中,你又不能把这些法当作教条——宗教的弊病就是把前人的经验、理论等等当作教条。如果你把“法”当作教条了——“法持”,然后就是由于法持而渐渐地形成对你的“法障”。

当年释佛对随身弟子的教学就是行观……所谓的佛经——就是当时的行观记录!!! (不包括以后的佛教徒编制的种种规矩——那是为了集体生活的方便。)达摩、六祖一脉的教外别传——就是摆脱宗教的枷锁而以虚空经验修佛。宋朝以后为什么这个教外别传败北而断绝了呢?因为失去了虚空……失去了行观,而变成了文字游戏。现在人们所谓的禅——都是文字游戏以及故弄玄虚。

当年S步入时……对所谓的佛、道、

神等等一窍不通……S的底子是研究科学理工的。正是因为空白……所以目前无法,一切源于与虚空交流获得的经验。到了1995年,很多老修行请他讲讲……而这些老修行满脑袋都是佛道的理论……为了方便,S只好写了《探索者》。怎样才能把这些一味追求理论教条的老修行开窍呢?X书就是再绕个圈——把所谓的理论再转变为虚空经验,亦即“观”……一旦众学者知道“观”了,S说——那就放下吧。小草问,放下什么?S:理论呀。

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观音19渡系列足够你们用的! -2008-11-18 上午】

•重心学者回复——笨学子,“我”未磨,大门外岁月磋跎。多年来机缘多,声像梦感都得过,但往往错过……仍在红尘飘。2008年11月18日敬上

水滴石穿-续 16

2008年11月14日

19点33分

仿佛客厅的地上有个泉眼,涌进来的不是水,是黑色的小蛇,越来越多。我头疼的厉害——忽然钻进来一条大黑蛇,有鳍。

蛇对我说:都是我的孩子们,来你台上。

我:哦,好好。

大蛇这时变成上半身是个美女,下半身是蛇尾。

我:姐姐,请问?

蛇:呵呵,你该叫我姨,我叫玫。

我:好,玫姨。请问您从那儿来?

玫:黄海。

她说话间,小蛇都不见了,在香台一角驻了个窝。

我:好的,希望你能喜欢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台上有吃的,远途来多休

息。

这时忆安闪来,他朝玫一弯腰,玫竟然要跪下,忆安赶紧扶住了她,两个人说笑着上了台。(忆安是什么身份呢?)

21点32分

正在看X书——忽然有感觉。

面前有个一直下旋的漩涡,很广很深,我跟着下去了——下到深深的海底。我看了……深海的霸王“电鱼”——我快不能呼吸了。不是一只,缓缓游来了很多只。

我猛的睁开眼睛,就看见这些大家伙游到香台上了。那些小花仙都插着手、安安静静立着看。这是远古的生物,只出现在深海。

一个电鱼从台上下来,比我客厅还大,在我头上游——黑丫丫的,我都不能呼吸。这时鱼变成了一个十分妖艳神秘的女子,全身裸着只缠着黑紫色的绉纱,头上有海草似的装饰。

我:你好。

鱼:好孩子……(后面有四句话没记下来)

我:能来太好了,前两天游来的小丑鱼就说你们要来,我一直等着。

鱼:我们游的慢……远古的时空,我在黑暗中潜伏了多年。当年的光芒差点瞎了我的眼睛,我太惧怕那样的光,只能潜伏在深海里。如今,也有重回天的希望啦。

我:嗯嗯,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鱼:墨玉,那些都是我的姐妹,墨军。

我:好的。

她在我家里转悠,走的很慢,像在水里,绸纱飘飘。她送了我一朵黑色的花。没有香味,没有叶子,只有四片花瓣,包着,象郁金香(但不是)。

我:谢谢。

她转了一圈后，回到台前，向妈祖妈妈深深行礼，就上去了。

待续

水滴石穿-续 17

•学者应月回复——读“水滴石穿一续1”S说：很多入观的学者整理的记录非常毛糙，有的是背景交代不清……阅读起来——很累。

S说的很对！所以存在这种问题，主要是学人没有从根本上把行观记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重视起来，认识上还有很大差距。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记录的技术上还存在问题。拜读了玉青的行观记录，总觉得十分引人入胜，非常爱看，像读小说一样精彩，除了内容重要，能够抓住人，就是记录的非常详尽，来龙去脉清楚，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每个小情节、小细节、小动作的描写都不放过。再看看自己的记录，干巴巴，如同嚼蜡，毫无味道。不是丢三就是落四，前后接不上茬，读起来十分费劲，如入五里雾中。

为什么？就是在记录上有问题。虚空给的图像语言，或耳音，显示得都非常快，转眼即逝，用笔记，根本就跟不上，记了前面的，后面的还没等看到听到就消失了，于是这一段就成了空白，在一次长长的行观中，会出现很多次这样的断档，前后自然也就衔接不上，更谈不上记那些细节了，不毛糙才算怪呢？！看来只有用录音机作为行观记录的工具才是最理想的，把观到的一切都说出来录下来，然后再根据录音一字一字地整理出来，自然就是一篇好的观记。2008—11—18

【杏子评论：S说的毛糙……指的还不是在内容方面，因为内容与每个人的行观能力以及与虚空的相应度有关。很多学者发过来的记录——给人的感觉

就是——自己可能都没有看……你说连自己都不看的东西发过来——那不是让别人受罪吗？

记录并不追求文笔，因为记录不等于文学作品——有个别的学者发过来的东西变成了类似于文学，比如乌啼儿学者——S让马上告诉他——那个乌啼儿立即就纠正了……因为S看了一下，他的记录还是有内容的，但是如果改编成“作品”——对我们的研讨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学者应月回复——读“水滴石穿一续2”妈祖：多看记录，多看书，还是浅。水浅搁船，水涨帆满，好行船。你可明白？

妈祖先尊教训得好！应月谨记了：还是浅。水浅搁船，水涨帆满，好行船。要多看曲，多看书。看曲看书也如同打地基，地基打得越广越深，上面的大厦才能建得越大越高。特别是在行观中，会观到许许多多不曾见到过、不曾听到过的东西，若是知识贫乏，见识浅少，根本就不认得，如何将它们记录下来？记录不下来，还有什么意义？！比如一顶帽子，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又如何记录下是哪个时代的人？2008—11—18

【杏子评论：这一点要求过高了……记录还是不求甚解的好。可以在记录后面加一些研讨与交流——比如你说的帽子问题等等。】

•学者静心回复——今天看到玉青<水滴石穿>10说的话：“打完上面的话，心里非常难受……”是的，静心也如此与玉青同样心情。看到这无法再阅下去了……难受至极，就感到必须把这心情传到虚空中。让妈妈早日看到远方有一颗真诚的心想回到您身边，与您倾诉远离妈妈之后那种离别后心声。

心在波动，想静，无耐，静不下来，

此时泪水不断在脸上流淌，想到妈妈的心再看看自己如何面对妈妈的爱呢？妈妈爱是纯情，是真情！一个“爱”字情意深远无法比喻。更无法说清这种爱来自虚空情的……因而感觉自己的心以贴到妈妈胸膛，感到妈妈在与静心讲：“孩子”去掉法障，去掉私心杂念清除心中的垃圾，凡念，这都是路障扫清啦就会轻松自然前行。路就在脚下，要靠自己走。放开心怀，敞开心肺。在有为中去行无为，在无为中体验有为，就会在“爱”河中找到家园。前行吧！我的孩子们，妈妈在等待……哎！心此时慢慢静下来啦，看曲也安心了。学人：静心敬上

•[文摘]S说——人的感觉是什么？打哈欠、打喷嚏、想哭、无缘无故的忧伤、发麻等等都是感觉，都要抓机问讯!!! -摘自青潭观月情

水滴石穿-续 17

11月15日

2点04分

晚上做了小九拜，又因为这两天火大，做完九拜又听了一段“雪山青莲”。这也是我第一次听。

小九拜，刚拜第一拜时，就感觉漫天飘下白色的花瓣。到八拜下趴时，感到脊柱有点麻涨。特别是腰以上肩胛骨之间的那一段。呼吸间，见到那只常来的野羚羊，正对着我，对我说着“口令”——下腰、稳住、平气。

双手合十时，看见手指尖开了朵小花，我看见的还是灰色。

电鱼墨玉也在我静室里漫步。

听“雪山青莲”是在有暖气的房间，但真的有感到四肢发凉，下体也凉嗖嗖，怀里像靠着冰疙瘩。后背除了酸，到没有凉的感觉。没坚持听完，听了一半……然后又跟蜜儿跳了会舞，活动的挺舒服。

我想到野羚羊，它总是来，很严肃

很神秘的样子。它到底是谁？正想着，就看见它来了。

羊：一剑一仙。

我：仙人，你是谁？

羊：你希望是谁？

我：我没有什么希望的，我只想知道您愿不愿意告诉我。

羊：一直是愿意的，等你猜，等着你问。

我：吕洞宾？

羊：哈哈，千年情万年债，总要帮你回去。

我向它跪下，想了想——又五体投地。

它用蹄子碰了碰我：起来，心到就好，虚礼做给外人看？

我：仙师。

羊：万花迷人眼，慧眼识英雄。小蹄追老蹄，嘚嘚亦有声。我踩莲为渡河，你踩花勿下池。快慢心不动，悠悠明月心。女儿皆不易，男儿苦出身。凡人修仙为哪般？为哪般？

我：您……您说呢？

羊：修仙即修心，求灵即求真，反璞才回真。凡尘心自在，九天看不穿。你想学什么？

我：您教什么我学什么。

它：先想为什么要修行？我再……

说完就不见了……过了会儿……

我：以前有很多原因。现在说不上，似是而非。现在没有原因。

有人说：傻瓜。（没问出是谁？）

是不是当时就该抱着它的羊蹄子喊——没有为什么，就是要修。想的过程就是“我”的过程？这样的停顿，还是就这样发生了。

天凤过来了……我没感到妖艳。穿着我的白色睡裙，带着我的耳环。

我：姐，你们不睡嘛？

天凤：一息一顿，你的一个周天，

在我们不过很短的一瞬。要对上你们的时间，还要降下“时道”来看你。

我：如何放下“我”啊？

天凤：只要身为人身就有“我”。观我（天凤）时，想我时，是你又不是你。

我：呵呵，观自在菩萨。还真是啊，我做不到时时观，我还有别的爱好。

天凤：那是“你”，不是“我”。

我：你不爱玩闹嘛？

天凤：那只是意。

我：我和你亲近……最近怎么老不见你。

天凤：一直在，没让你看到——没必要。

我：如果不是修行人，还以为要精神分裂。

天凤：在他们面前你就是你，在我面前你就是我。

我：嗯，轻松自然情相系，这话最好。

天凤：需“武火”时，也不要“文火”。不得单一。

我：嗯，姐，我去睡了。

天凤：走吧，一起。

我：嗯。待续

水滴石穿-续 18

• 勾眉于 2008/11/18 14:08 响应-在看完水滴石穿观记之后，下线后准备回家。在回家的途中，习惯跟美菊（勾眉家的鸭仙）沿途说话。

勾眉：美菊！看完观记后要回家啰～

紧接着我是打了一个冷颤，然后见到一幅图像：看见一只鸭子（估计是美菊），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毛围巾。我又是一个哈欠，然后又看到那个图像的美菊，头上又戴了一顶红帽，就像是圣诞老人戴的那种红色帽子。

勾眉：哈～是啊！美菊！圣诞节快

到了！妳说我们圣诞节做什么好呢？

美菊：围炉。

我很纳闷，为何是围炉？围炉不都是在农历年除夕的时候吗？于是我又再次问美菊…

勾眉：是跟谁围炉？

美菊：青山绿水…(后面没接着)

勾眉：青山绿水？？不懂。

美菊：青山绿水好人家。

勾眉：喔！是家人啊？

图像：看见美菊推着一张张椅子，然后在那张圆桌，围满了椅子。

勾眉：好啊！那勾眉就努力跟着，把家人找回来围炉喔！

回到家后，我赶紧将在回家途中的对话给记了下来…

然后我走到香台前，上了三炷香，正要给未上家人请安送香火的时候，又打了个冷颤，感觉身边有仙家们围在我身边看着我，好像是要报名，于是我又拿起了录音机准备开始问讯。

图像：看到一只鸭子(感觉是美菊)，然后再她的身边是排着一排的仙，美菊站在前面像是在引导…于是，我就请美菊协助引导仙家前来报名…

【杏子评论：不错，围炉共剪西窗烛——亮。】

• 学者水中月回应水滴石穿续 16——（摘要）我可以随时和她联系上，感应到她们的存在，她们来时给我感觉，也可以和她们交流，好多时候我都不知交流什么内容，就是没有记录过，X 书也读了，曲也没有看，就是不上路，也知道自己是爱面子的人，是不想被人知道吧，是放不下面子的关系吧。也许是我这个人害怕钻到虚空里出不来（我对虚空深信不疑）；太多的也许让我我不敢提笔，可是不记录就不是观吗？

【杏子评论：并不是说能够感知虚空的存在就叫做“观”，这个“观”是有

特定的内容与含义。比如说很多疯子、精神病患者等等都有“感觉”，也都是在交流、对抗……但是那些不叫做“观”，如果写出来可能不叫做观记，而是成为病历。】

•学者てんば回复——11月18日中午观记(摘要)——

我：“蚩尤大将军，你辛苦了。”

蚩尤道：“没有辛苦，只是不能安定行。”

我：“怎么使您不能安定呢？”

蚩尤：“天地之大，安身之小，跟着他们满地去，雷厉还要风行。眼耳还不能听风，道途还不能立足，立足还不能立(站)稳，稳住还不能求箭(见)。”

我：“请您边吃边说吧。”

蚩尤：“只是上心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就不够安定，不够安定就不能立足，更站不稳，也就不能求见。我过来好几次，就是敲不开你的门。”

我：“什么门挡住了你呢？”

蚩尤：“人门，这道门任谁也撬不开，只有你的觉能撬开你的人门。”

水滴石穿-续 18

11月17日00点06点记录——16日下午，去了S那儿——我一去那儿就好像睡不醒似的，头沉的厉害。我看见里面全是“人”——不是像我们都站满人，没有空地那种，而是好多层，好多角度，我都能感到“压力”。

呵呵，兴达一直在说话，我有好几个问题都没问空！

后来，洛母姥姥来了。她来的时候，我很紧张，呼吸困难。听飞狐行观，我也能感觉到妈祖、乌祖、海祖、十二宫娘娘等等，就是一旦我想“看看”洛母姥姥就觉得还在“迷雾”中，她像一团闪着钻石光泽的巨亮光团。所以说，有

情才能系！

我晚上做小九拜的时候，出现了电击的感觉，在六拜左右，跪直上合十的时候，忽然上半身麻的痉挛，麻完后，脑子热涨。我关着门(隔音非常好)，在外面的迪安都听见我痛苦的闷哼声。后面做的时候我就悠着了点劲了。

【杏子评论：是向后弯腰加吸气较多造成的，极易光爆——小心，吸气量先小一些就可以了。另外，注意周边的较坚硬的以及易碎的东西——不要撞上去！】

还有一点奇怪，我做小九拜这么长时间，早就习惯雷电坐了，已经很轻松了。这两天晚上，特别是今晚，最后雷电打坐时，小腿疼的快让我叫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穿高跟鞋走多了路？腿很热，脚冰凉，有人说给我排毒。做功时，野羚羊来了，每到一些点的时候，告诉我“气稳、下腰”的话。

记录时，看到野羚羊还在，显羊的样子，开始趴着，后来见我看到他了，他就站了起来。

羊：分心完了？今晚第一节课。

我：好的，以后尊您为仙师。

羊：只是个称呼……叫吕仙人吧。

我：好的，今晚要上什么课？(说来也邪，我昨晚做梦我又重回上高三，把我给郁闷的。)

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我：……道？禅？

羊：礼，仙家之礼。

我：您是不是觉得我很无礼？

羊：问我即为不知。知之深则阐出浅，由浅入深；不知则阐出深，从深浮浅。天道昭彰，天礼循环，人情之微渺如沧海一粟。南(山)水浇不了北山花，湖里鱼跳不上天龙门。为何？

我：规律？

羊：规律由谁定？

我：……天？道？神？

羊：由心定。稳进求缘，俯身求贤，不思妄怠，不荒于戏。你的心骨硬却脆薄，如房梁之老柱，看似稳硬，却经不起重压。你命中第一卦，解为“梁”。

我：我知道，曾经自己拿着三枚钱，瞎算过。

羊：吾知。但你却不知。何解？

我：……不知道。

羊：（你）知为梁，却心不（信）似梁，总抱臂隔岸观火，雾里看花。看不穿啊，想不穿……

我：我也提醒自己，随时记得这一卦。

羊：记得即为不解，认同则为知之。

我：总归为一个信。

羊：有成。今天到这里，整理一下再好好想想。

他还没有走，我就继续问。

我：呵呵，仙人，要上第二课？

羊：欲速不达。觉得和你聊聊天也不错。

我：呵呵，欢迎啊。

他变成一个6岁小男孩模样。

我：你是吕洞宾嘛？

羊：非也。

我：你不是，那你干嘛一直说是。

羊：吕仙人是也。

我：嗯？

羊：在你眼里，我是吕仙人，不是吕洞宾。

我：那（意思是）我以后叫你吕洞宾？

这时，他变成中年男子样，仙风道骨，后背一柄剑。

我刚想问这剑叫什么，想想他的话，问，这剑你叫什么？

羊：叫剑。

我：呵呵。

羊：名为虚幻，相对于他人，你愿意叫什么？

我：麒麟剑。

羊：为何？

我：忽然想到的，没有原因。

羊：麒麟为祥瑞之兽。你也是个心野，也心善的人，所以听其言而知其人，必有关联。

我：这是第2课？

羊：非也，这是人道的道理。

我：神仙也懂人间的道理？

羊：知道，但不必去懂，懂为知，为信。

我：呵呵，受教了

一个图，在地上长出了一片草，羊只是看看，没有吃。

我：您为什么要教我？

羊：缘分。

我：嗯……好的。

我有点困……羊还在，还没有走，但趴着了。我忽然觉得它不是吕洞宾，刚想问，它就不见了。待续

水滴石穿-续 19

11月17日14点03分记录——莫名其妙的头晕目眩，恶心的想吐。眯眼——一片云海，有很多仙，首先看到是大脑门的寿星翁，他的像很大，但一闪而过，然后是远全景，最前头的是妈祖妈妈，她身边是几位老祖，她们后面隐隐绰绰很多仙女、仙人。

我：她们这是要去干什么？

答：五门宴。（音）

我想问问谁说的，就看见小鸭子小雅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打了大哈欠。

咦，我家的仙都安安静静的站在客厅，都垂着头——那个我，小童子，赶紧过去给她们作揖。

我：姐姐们……大家都怎么了？

有只小羊走出来，低着头。

我：你能说说怎么回事？

羊：大家有个事要和你商量。

我：哦，好好。

羊：我们想每天轮流和你说话。

我，汗下来了——我说：你们是怪我和你们说得少？

里面走出来一只猫：我们都想和你说话，只怕你受不住。昨晚你做功时，（争着和你说）就差点伤了你。

我：哈哈，没事没事……

鸭子小雅坐我一边说：怎么没事，都很心疼。今天，妈祖娘娘去赴南极仙翁的五门宴，大家都赶紧过来和你说话。

我：哦，我会尽快买一支录音笔，这样交流快一些。

大家都高兴了起来，坐在地板上，舒适放松的样子。

有只黑色长尾猴翘着尾巴，走过来说：军门。

我：你好。

猴子立起身，作揖：长门一役，天人两隔，再见军门，恍如隔世……

我：不是恍如了，就是隔世了。

猴子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了头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昨天来的，雅如（小鸭子）接我上台。我当时想和你说话，可是他们都不让……

小雅：昨天你做功时，下腰时一个动作没有做好，我们都急着跟你说，结果你差点走魔。我们就想着，让你静静。

我：哦，原来这样，我还以为是“光爆”。

小雅白了我一眼：你还没有光呢。

我：嘿嘿，不是想有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你们。

小雅伏我肩头：早早晚晚，就是那么一下子。呵呵，常驻你心不好嘛？你总会更惦记我们。

我：嗯嗯。

小猴刚想靠近，武泽（玉泽）就把他挥一边，自己走了过来。

武泽：长相思不如不思，长系情不

如不系。

我：什么意思？

武泽：葫芦肚，毛干心，斑马纹，炒豆干。

开始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忽然眼睛一亮：菜谱？

（记录到这儿，看到一个图像，武泽要冲过来，大家都拦着她……）

右小腿，疼了一下，嘿嘿，又是螃蟹忆安。

我：您就不能换个出场方式？

忆安旁边还有条小黑蛇……

小黑蛇细声细气的说：常抱你的腿，你也不知道我们，只能这样让你看看我。

我：你是谁？

她说是前两天来的，大海蛇玫瑰的孩子。

玫瑰过来了，很高大，上身美女，下身蛇：孩子们都喜欢你，有几个跑你身上闹去了——我让她们别烦你。

我：姨，没事。又不很疼……

小蛇高兴的弯来扭去。

我：小蛇，你叫什么名？

小蛇：我叫纤细，呵呵。

我：你和纤意的关系是？

小蛇：她是前辈姐姐。

纤意就是大雁，从人群后面飞过来，变身女子，做万福：姐姐，可是叫我？

小蛇纤细就爬过去了，绕着纤意的脚。

纤意笑着，对我说：明月还没有修出来，花花肠子就和以前一样多了。这些小家伙们还像以前一样爱和你闹。

我：呵呵，老实人。

纤意：你要是老实，天河都倒悬了。

我：姐姐，最近可好？

纤意：不差，就是多时看你还是木心冷意的一个人。腰锥集寒已重，多平卧，少侧身。

我：好的。

小雅：腰还不够软，昨日……我一

着急，下了重！差点伤了你，也是你的老寒腰啦。

我：原来是你……我——老？寒？腰？

小雅：不服气？

她站起来，搭了断桥，轻轻松松，还起伏好几次。

我：我怎么能和你们比。

小雅：做不到，怎么让我们服你？

地上一片“不齿”的眼神。

我：知道了，今天做完功，多下腰。

小雅：还有，多打坐……你还做不到静心，但这个姿势对你合适。

她比划了一个姿势。

我：这也太难了吧！

一个图，一个老奶奶拄着拐杖，忽然滑到了。

小雅：练硬你的脚劲和腰力——要想做功容易，先练腰力。

一个大喷嚏——一位老婆婆站我面前，褐色衣裙，深蓝色头带，龙头拐杖。

我：婆婆好，您是？

她显“黎山”两字。

我：黎山姥姥好。

她用龙头一杵地，龙头下红缨晃晃悠悠。

我：姥姥，您有什么开示孙辈的？

姥姥：小小胡儿，抓阄穿心刺。（我就说）是个心狠果伐之人。“刺”为兵器之诡贼，往往（只有）一招，却已经致命——给！

她给了我一个长不过半尺两头尖尖，泛着蓝光的“刺”。

我接了过来，握在中间的手柄处，转着舞了两下。

姥姥不见了——说：自会有人来教你。

再展开手，一看，刺不见了。但手心有字“峨嵋峨羽刺”。

我：谢谢。

小雅握了一下我的手，从我手中拿

去“刺”，站在客厅，上下左右翻飞，耍的甚是好看。

我：小雅，好棒哦，是不是你教我？

小雅一个收式，把刺扔给我：呵呵，以前你总是宝贝着不给我碰一下！还是现在呆呆的好玩。哈哈。你想学？还早呢，你看，刺在我手里就能舞，在你手就是个空。

我一看，果然又没有了。

武泽过来要握我的手，我这下学乖了，不握她的。

武泽气的变成一头肥熊，压我身上。一只小乌龟来了。

我：你好，你是连情？

小龟很委屈的摇摇头：我不是，我来了很久了……

说着大哭起来。

我，汗下来了。

小龟：我不是海龟。

它让我看看它的壳和四肢。

我：对不起，你叫什么？

小龟：我叫花诚。

小龟显出一个十几岁小女孩的样子，弱弱的，却梳着歪髻。

我：呵呵，你怎么梳着妇人的髻？

她扬起脸来，小脸倒是精致的很。

小龟：你给我梳的。对镜贴花黄，不知女儿心。手里一滴桂花油，密密梳上女儿头。一梳平安，二梳如意，三梳……

她又要哭了

我：这是出嫁时……

小龟：姐姐还有名叫花容，忘了？我是你的小妹——花诚。父母长辈们都早亡，长姐送我出嫁塞北，我们（那世）再没有见过。我……弱。来了多日，一直没能出来和你见面。这段时间，静心打坐，得诸位姐姐帮忙，才又能和你说话。

我：哦，对不起……（心里酸得很）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0

我：哦，对不起……（心里酸得很）

小龟：不怪姐姐，只是我弱小。姐姐能有今日的好机会，也是我的福。

她擦了擦泪继续说：姐姐寒（恶）毒集于肠胃和腿部，这几日大家都在帮你排毒。看你写记录说——不堪其苦，但也要忍住。万不该，像昨晚那样，不好好收功。不收功难聚气，气不沉丹，白忙一场。

我：好，我知道了。

她又缩成小乌龟，这下，快速爬我怀里，撒娇的很。

耳边，响起了古刹钟鸣。

大家都回台上打坐，我看见释佛来了，我赶紧过去，跪地合十——今日释佛穿着黄色僧服，红色袈裟。

我：释佛，阿弥陀佛！

释佛眯眼：小女子，不是佛门之人，妄称佛号。

我：哦，呵呵！

释佛：不过，却能静心。

我：呵呵，好的。

释佛：称佛号，不是舌头在嘴里打滚，要用心用情。

我：知道了，您怎么没有去“五门宴”？

释佛：那是仙家聚，呵呵。

我：哦，原来是这样。

一个图，很多仙人在大山洞里，人影婆娑……

释佛：不要动力于幻相。你还看不清，乱用力，容易下道。

我：是的，我努力想看清，却越看越朦胧。

释佛：那是为你好。你家仙众都呵护你，呵呵。

我：是啊，惭愧的很。

释佛：无需惭愧。心里坦荡心路明，

神鬼出没走暗道。呵呵，你来我往，都是要长相思，长相守。该是你们的机缘，就要钉住。

我：我知道了。（谢谢）

释佛念了句佛号……我刚想，他怎么从青霞家过来了呢，呵呵，一看，青霞家没有人，仙也都跑过来了，都在我家客厅很热闹。呀，该死！没有上茶，我爬起来烧水去了。

上香时看到“绿豆糕”，请释佛用。看见释佛拿起来用两口，点点头笑眯眯的放下了。每次看到释佛吃东西，都是很斯文，吃两口就放下。（刚记写到这儿，释佛又说“要舍得放下。”）

不知道哪个仙说了一句：要她放下吃的，就什么都能放下了。

我：哼哼，谁人不吃啊。

仙：吃是你的爱好。

我：放下爱好就放下一切了？

仙：是放下执着。

我：要是放下爱——我也不爱你们了呢？如何修行？

小花仙：能明白什么是大爱，你才能开始修呢。还在小情小爱里打转。

我：哎，小啊、大啊、自我啊……什么时候能搞清？

释佛：别忘了，刚才你越想看清，越看不清。“物来则映，物去则空”。你要好好体会。

我：我知道了。就像“减肥痛苦”和“美食诱惑”的矛盾……

释佛不见了……小花仙都“切”我。

我：呵呵，开始整理记录了哦。

雪山妈妈过来了：你又在胡说什么？

我：……开个玩笑。

雪山妈妈：释佛面前你也敢开玩笑。

我：我是无心的，呵呵。我明白他的和你们的意思了，开个玩笑嘛。

雪山妈妈：你就毁你这张嘴上吧。

她也不见了。

我暗暗对手指：我是明白了。又说不出什么对应的的话，就只能开开玩笑嘛。释佛不要背后打喷嚏哦，哈哈。

有人说：何时能真正放小自己？不会对应就别对应。

20点28分——后脑勺，有东西在钻一样疼，我痛苦的闭上眼睛——一条蓝鲸横我眼前，喷好高的水柱。它在吃鱼嘛？细看，没有——进到嘴里的是水。

我：妈祖妈妈？我一会就去练功啦。头不疼啦，它也不见了。

20点36分——刚看到电视上有个古希腊战士的塑像。我想起来，前两天来我家上位的海狮龙前显出人形时，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打扮——头盔浅浅的，头上有竖着的像小旗子般的铁皮。

龙前来了，不过没有再穿那天的衣服了。（这时，电视上正在放时尚节目，好想看！可是龙前出现了——我要收心）

哈哈，我刚调过眼睛，就看见龙前，换了身刚才模特穿的那套衣服。

我：龙大哥，（要不）我们先看会节目？

龙：俗心不改，那身臭皮囊哪需要这么麻烦。

我：呵呵，你的头盔跟雀儿飞和雪山女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呢？

龙：不同部。我们相当于现在的海军陆战队，雀儿飞就是海军航母歼敌机，雪山女就是舰队（驱逐、主攻）啦。

电视上正在放“制服”秀，说道“复古”话题，但却说到粉红色也可以用于制服。

龙前自豪的说：我们的战队也都是五颜六色的，都是天然的。人类混合了所有颜色在一件衣服上，是刻意。

我看到3.1时装秀，回不过眼来了。龙前摇着头：乱花渐入迷人眼啊。

时尚节目终于完了，他们也都无理

我了。

小雅学着模特步走过来：我们以后都天天这么在你眼前走来走去，直到你恶心而止。

我：你们身材比她们好上太多了，美死我吧。

她们都裸着打坐。

我：喂，你们干嘛都不穿衣服？

小雅：你刚才不是说身材嘛？怎么不是嘛？

我：其实我看的是衣服。

小雅：注重表象，却托说是内里，表里不一的货。

我：身材不好，穿什么都不好看啊。

小雅：你看重的还是表象。

我：哦。

小雅：你还光着呢，不要想着衣服怎么好啦。

我：……（小雅总是不给我面子）

小雅：还想要面子？里子都不给你留。

那个我，小童子，被她点着脑袋骂……

我：姐姐，骂累了？喝口水哦。

小雅，叹了口气，坐我身边看看我的记录。

小雅：我刚才骂你的，你怎么不写上？

我：我没听见啊。

小雅：收心，收意，看空，平淡。

我：知道了。

小雅：知之为不知。

我：不对，昨天吕师教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小雅：那是礼，你还做不到呢，托大！

我：我是做不到。不过，我现在特别喜欢和你聊天。

小雅：我们不是说着玩的，你却当个乐子听。

我：不敢，在玩乐中怎么平衡修行

啊?

小雅：天第一，我第二。有天在，你就放下所有。无天在，谁管你死活。

我：呵呵。

小雅：修心修性，都还不是修行。真正意义上的修行……你现在连悟都懒，学的都是表象。如有一天，你能明白，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就算是开始修行了。修行路是寂寥的……

我：原来，我还没有开始修行呢。

小雅：早着呢。不过，你能明白你还早呢，也算有成。

我：嗯，有点感觉。

一个图，一柄黄色长穗剑插在地上，背景是风云变换。

我：修行就是不管风云变换，像剑一样坚毅？

小雅：表浅。

我：修中脉？

小雅：一小方面。

我：知道了。

小雅：慢慢想。

我：哦。

小雅：你该做功了吧。

我：哦……待续

水滴石穿-续 21

11月18日00点04分——晚上做了小九拜和半个雪山青莲。

做小九拜时，看到妈祖妈妈坐我对面，全身笼罩在黑暗里，看不清脸。每当我想看清脸，她就显“青面獠牙”状，很可怕。不去看她时，就是长长珠帘挡着脸。她说了两句话——“色不异我，空空法相”。我下拜时，她就拿脚踩我的头，踩扁了。

做到第6拜左右，野羚羊来了，还是在一些点，说着“气、下、稳”。它来之后，妈祖妈妈就不见了。

我在2拜时，还看见两个青衣和尚

一左一右站我两边。当我用心去看时，又不见了。

反正今天做功有点诡异，总觉得周围有人“影影绰绰”的。

(记录时，想到有一次发“啊”音时，我看到我满嘴的兽齿——四个大獠牙，吓的我赶紧闭上嘴。还听见空中一声很清楚的水滴在岩石上的声音“啪嗒”。我当时还想“有水了，有水了”，再听就没了。)

收功时，腿还是感到疼痛。当我要放弃时，就见小龟花诚立我面前舞着爪子——好像给我加油。收功后搓手时，右手无名指疼麻的厉害。

我听着流行音乐，想做做“断桥”，无论我怎么努力，还是做不起来——放弃——做做别的。

后来，听“雪山青莲”。今天也是诡异的很，各种图像不断。一会看见雪崩；一会听见大鹏的叫声；一会又听见蝴蝶之类的动物忽扇翅膀的声音“啪、啪”……四肢——特别是手臂冰凉，下腹却热热的。我想“不是要练出冰丹”？有人答“你腹腔不热，怎么对比出丹田凉？”后来左腿完全麻掉——我就停止了。

1点04分——嘿嘿，我在看过去的记录，看到“伯堂”兄，他拿剑指着我，我觉得挺有意思。这时他就穿着青色书生袍晃了过来……

我忽然想到袁世凯。

伯堂：为什么想到他？

我：野史有云，袁总统长了双“鹿眼”。

伯堂：形而上学。

我：哇，你会马克思主义？

伯堂：所谓主义都是自然规律被社会所运用的说法，你的行为和什么主义无关。

我：你是指我把你当成袁世凯？

伯堂：一窃国之贼，为何还让人念

念不忘？

我：嗯，历史人物都有其……不说了，也都无所谓。你是从哪儿来的？

伯堂：上衡水。

我：哦，也修行了很久很久了吧。

伯堂：一点光明意，苟延残喘了很久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伯堂：我也经历过你这个时期。还是顽石——被放在月光下，看着月亮无限向往，却无法融入月光。

我：怎么融入？怎么融入？

伯堂：顽石无心，人有心。石——尚且能修行有成，何况人？

我：心？我有啊，跳着呢。

伯堂：哈哈，（你）真不懂？

我：其实有些感悟，最近。亲近她们、理解她们、想念她们最后融入她们。

伯堂：自己的路得自己走。每天一点悟，每天一点得。我们都在帮你。

我：伯堂兄……

伯堂：有泪不轻弹，有泪也算有成。

我：伯堂兄，最近在我这儿还好？

伯堂：不错。不过，你行功时还是要收殓思绪，总能看见你动来动去。那不是“有功”——你还不静。所谓“老僧入定”，要有这个定力。

我：受教了，谢谢。

电视上放着外国电影。（我想看，又不敢看，拿眼瞟着）

伯堂：这些不是洪水猛兽，心在情在（九天），这些不动心，看看无妨。

我：受教。

伯堂：火重。

我：我？

伯堂：清晨起，喝点淡盐水，然后多喝水。

我：哦，谢谢，呵呵。

一个哈欠，又看见蓝鲸，这下不喷水了。安静的游来游去。尾巴冲着我，优雅的摆着。海里光影斑驳，映到蓝鲸

的身上。

看见一片红色的珊瑚树，里面有个泡白了的尸体。我不敢看……好像是个女的。我再找蓝鲸——没有了，尸体也不见了。就是一大片红色珊瑚，无边无际。我看着发呆……

这时，看到妈祖妈妈，深色衣裙，头带珠帘。

我：妈祖妈妈？

妈祖：看见过去，害怕嘛？

我：这是我过去？

妈祖：嗯。

我：不了……都是过去了。

妈祖：那为何不敢看？

我：嗯……

妈祖：要直面过去，才会有未来。你为音色所累，终还有个“我”。

我：妈祖妈妈……

她沉着脸不说话，我有些委屈。

妈祖：小虾米前进，是一曲一伸。

我：明白了。

妈祖：当头棒喝，你还委屈？

妈祖妈妈笑了起来。

那个我，小童子，跑过去抱着她的腿撒娇。

妈祖笑了笑……小童子长拜了一下，她理了一下袖子，就不见了……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2

14点56分——中午，和迪安大吵一架——为了件很小的事，最近心情都不好。吵完了一看——书房沙发上坐着位穿“民国”时期军装的中年人，精瘦，两撇小胡子。他拿着什么书在看，见我看他，就走了过来。

走到客厅，他看了一眼睡的昏沉沉的迪安，就坐我身边。

我：你好？

他：呵呵，幸会，在下蒋中正。

我：哦哦，您好——久仰。

他：都是过眼云烟了。

我：呵呵，是是。不过看到 TW 人拆你雕像时……

蒋：是英雄不会计较。如云卷残月，有凄凉意。然，月是月，云归云。

我：您现在是地仙？

蒋：人仙。

我：呵呵，对这些不懂！

蒋：没必要，免得下道。

我：下道是修行语吧，总听说。

蒋：上道求真，下道灭我。

我：谁说得？这不是“求”？

蒋：“求”非过错，哈哈……你的贪欲让它变成了魔鬼。所谓贬义和褒义，都是人加的。

我想到她们老是骂人也是为人好时……

蒋：理解的狭隘了。那不是骂，那是敲。敲打出你修行的真心铁意。

我：为什么敲，好好说不行？

蒋：不行，都是倔驴。

我：哈哈，我看书上说——您老爱骂“娘希匹”。

蒋：是用方言说，你用普通话——变味。骂什么都无所谓啊，只要你能懂。用地中海某方言，你能懂嘛？

我：您能来我这儿太好了！

一个图，那个我在幻想……

蒋：幻想什么呢？

我：我……我想见周总理。

蒋：我来是你的缘，不是说他和你有缘啊。怎么还是糊涂？！

我：他和你有缘啊。

蒋：那是世俗之缘，过去（露水）之缘。你修行的缘来自远古，来自根本。

我：哦，我以后不胡思乱想了。我家太乱了，我听说你特规律，特爱干净……

蒋：哼，连我的这些过去琐事都放不下，你还能放下你的？

我：那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心里有你们嘛？在乎你们嘛？

蒋：在乎的不是地方。

一个图，拍马 P 拍马腿上，马怒了。

安姨过来了。她很少出现，显得雍容大方——白色衣裙，腰间一条红绣带……我刚想注意看上面绣什么，她就走我面前，点我的头。

安：注意那劳什子，出息大了！

我：安姨！呵呵。

安：我看见有新朋友来，过来迎接一下。

蒋稍一抬手：有劳。

安：你先上去吧，我和这个木头说几句话。

蒋走了。安坐我身边，她垂着头叹气。

我：安姨……

安：有天后娘娘的金光，台上也都太平。我也识你是个实心的孩子，有几句说，还是说与你听……

我：请讲。

安：修行是条不归路，要走下去，无好无坏，只为了回天。你的心活，有些事你还想不透……其实，你越想，离我们就越远了。安姨给你一条丝带，系在手上，动心怒起，可以止止。

我：谢谢。

一个图，一条紫色丝带，系在我左手腕上，陷进去，不见了。

安：跳舞练功不当娱乐，胜似娱乐。记录看书不当学习，胜似学习。一步步，常看看我们。我们都愿意帮你。

我：好的，谢谢。

安：哎，你一怒就忘了我们，脑里刚注入的清泉又蒸发了。怒了就奴了，成了心火的奴，就看不见我们了。这是你人世上的事，虽说你们吵吵就好，（但）对修行无益，对身体无益。

雪山妈妈过来了，扶着安的手肘：多劳你费心，管她呢，打死才好。

我：妈，吵吵也是一种抒发。

雪山妈妈：安刚才不是说了，对修行无益嘛，犟嘴！（观音妈妈也早说了）

我：那我憋出病，您别心疼。

雪山妈妈：多想想我们。怎么不找“连情”？你一怒就只想着你了。

我：我听见有人说“打死为算”。

雪山妈妈：是啊，下一世换个通达些的再修吧。

我：您舍得？

雪山妈妈：舍得！

眼睛一立：整理你的记录去。

两个人就走了。待续

• 学者小举回复——也是吃亏在法障上——步入这条路，产生许多感觉，如哈欠眼泪、感冒咳嗽、无缘无故心烦急躁、头皮发紧、身体被刺痛感、打喷嚏流鼻涕、偶而，耳边有爆炸声……但是，就是不知道问询——总以为，我看不见。有时还想依赖别人的帮忙。近来，通过看曲看书，特别是看了‘观音十九渡’‘青潭观月情’等，让我开了不少窍。近来自己学着报名，而且报名的越来越多。回想过去，几年的时光都白白溜过去了。好羡慕玉清她们，有 s 飞狐的亲临指导。不过，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曲也很知足。谢谢十二宫妈妈们的教导。谢谢 s 飞狐、月糊、杏子、小草的教导，向你们道声辛苦。写到这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直想哭。小举及位上家人敬上。

水滴石穿-续 23

11月18日19点37分-青霞晚上到我们家来了，她去上香说请三位老祖（乌祖、海祖、妈祖）来坐坐。之后，她坐着，打哈欠、流眼泪。

她说来了个白发老祖……观了会，跟我说——海祖来了。我就把 MP4 给了青霞（我当时在看别的），让她自己录音。

她一直在打哈欠。（没录什么，事后我问，她说她让老祖跟她说说话。她说海祖说“静心观月，月自来，好自为之。”）过了会，我看青霞就是拿着 MP4 打哈欠，不说话。

我就笑着说：不录就关了吧。

我看到乌祖用拐杖点着我：你也不帮着观？（自己在那儿玩）

我赶紧请老祖宗说话：请姥姥开示青霞修行的情况。

乌祖：心还不在于道上，诚意都是假的。不练功，不看书，修的个什么劲！

我告诉了青霞。

青霞：哦，说我呢？训我呢？

我看见妈祖在台上没有过来，我家的仙要接两位老祖过去。不过，她们没有动。

我：姥姥，呵呵，今天兴致高，来看看龟孙子们？（我当时不知道是青霞上香请她们来的。）

海祖：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来了，有什么（问题就）让她（青霞）问。

我：老祖说，借着这个看看孙儿们的机会，让你有什么修行上的事问问。（我挺高兴的，老祖很少张口等别人问她问题的）

青霞：我天妈是谁啊？

我看见乌祖把拐杖往地上一杵！

有人说：问你爸去。（不知道是谁，反正是我家小仙。我当时看见姥姥生气，有点慌了，刚想告诉青霞别问这些啊）

青霞立马问：那我爸是谁？

乌祖：他帮不了你（修）！

青霞有些自言自语：哦！我也知道她们说的，说我不练功什么的……我就是有点懒……可我也每天练小九拜了一——就是精神不集中……

她还在说的时候，我赶紧给姥姥们赔罪去了。她们在台上和妈祖妈妈说着什么，一挥袖把我挥到一边……

我：懒就是下道啊，你应该问问修

行的事啊。

青霞：那怎么才能“快”修上去啊？

（看着我，不知道对我说，还是请教她们）

海祖（乌祖）：自己不看（观），我也帮不了你。（我急得忘了是谁说的）

青霞：那让老祖多照着点啊！

小花仙：把 S 请到这儿，已经是照应你们啦。

青霞：哦，对！

那个我（天凤）在一旁急的直跺脚……

海祖看了我一眼，对青霞说：花心蜜意归凡尘，小儿心焦直唤娘，不修（行），不自省，你妈来了也没用。

然后叹了口气，不再像刚才那么生气了：修出风月见天花，诚心拜佛心生爱。你的路要自己走，身边一个小不点（说我？），顾了自己忘了他人，也是个不争气的。（我的确帮不了别人行观，把我急得，也耽误了青霞）

乌祖：繁华似锦，你还没看够。你自己不走，别人推不动，天下没有便宜事，赶紧抓机上道来。

我：谢谢，谢谢老祖开示。

青霞：谢谢老祖。

乌祖：一个混沌儿，脚湿不下海，海边风光好，海里风浪急。也是个孽缘，也是个无奈。（指迪安？）

青霞这时告诉我，海祖显的是个光溜溜的往后梳的白发。

海祖：修的明月开，自然见亲娘。

青霞：哪天修的明月开？

两位老祖走了……

【杏子评论：话不投机半句多！月湖女：有了机遇就要随机，当机时应立断，随机时要投机……】

过了会儿，青霞观到，有小仙孩在拍手笑。我却看到美薪（青霞的天姐）在哭。

我：我以前说过你天妈是槐花夫人，你干嘛问她们这些问题？

青霞：嗯……对。

21 点 10 分-青霞在一边看电视。我不想看那些电视剧，抱着笔记本——很想她们！

左手腕紧了一下——是安姨送我的“制怒带”。我刚想看看她们……兴达来了……暂停。

我看见我家的花仙都在掀自己的衣服角扇他……呵呵，他鞋都没换就开始说晚上见到的（那些酒肉）朋友……

我看见安朝我——指着他们（兴达他们）扬扬左手。我理解——让我先招待客人。我就到餐厅沏茶，削苹果。没听他们（兴达与青霞）说什么，就呆呆的坐着。记录时我看见图像——当时，我家的仙都在喝我泡的茶、吃我削的苹果。

送走了青霞和兴达……一个哈欠，我看见一条青蜈蚣爬上我小腿——立刻就不见了！在隐态，我的小腿上留下了蜈蚣印，黑色。好像促动了记忆中的哪根弦——这个印子很熟。

我：有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印？

半天没有人理我。

我：附体？

我做了个女神印，意推了一下——感觉印子“忽隐忽现”，反而活了一样。在我困惑的时候，看见……我家的仙都变得小小的，全偎我身上，或是身边。感觉很……感应到一个字：情。

几条小黑蛇在我肚子上游来游去，开始我觉得他们是无规律的，后来看出是有规律的互相穿梭。眯上眼……蛇穿梭在一起构成的造型……这是一朵花呀，花瓣在起伏，就像墨玉送我的那朵！

黑罌粟？黑粟母？感应到这六个字。（前几篇，有大象说我“编”，事实是我可能一下子感应到很多字，有时我只记印象最深的，现在只要出现的，都

记下。)

我：是花的名字还是人（仙）的名字？

答：黑暗之域，无土之疆。传说中花，黑罍粟丽——看一眼就永生不忘。

蛇还在舞动（犯了个错误，应该问问谁说的，光看蛇舞了），气氛有些诡异（看傻了）。忽然想到 S 说“心不动”、妈祖说“色不异我”——静下心，屏气看——蛇群中冒出一黄金冠（有颗红宝石），蛇退开，王冠也不见了。

接着，我肚子上出现一个光圈，圈中是“六芒星”。（喜欢“塔罗牌”的人一定知道）

星星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光线轮流交替——颜色多，变化快。正在我陶醉的时候，星星也没有了。

黑熊武泽（玉泽）站在我肚子上，玉泽变成一位穿着日本和服的长发仕女。一些画面，一片樱花树下，这个女子在翩翩起舞。远处一个小亭子里，有位穿红色日本宫廷服（和服外加一层红纱衣）的大眼睛女孩，看着这边，笑的很开心……我忽然闪过妈祖妈妈“青面獠牙”的脸。这些画面就没了。

接着——我看见那个我坐在海边，海水冲着我的脚，一转脸就看见了小海龟连情。

我：连情，还是这儿安静。

连情：为何忧？

我：为画面……看起来好美。可我不敢看，因为他们的话（S、妈祖）。

连情：想看？

我：如果没有那些话，我会看下去。但强拉自己出来，我不知道对不对？你说我该看下去，还是强制不看？

连情：为什么想看？为景，为人，为情？

我：说实话，为景，为人——景美，人美。情？哦……好像明白了。我只看出画中景，没看出画中情。

连情：知道怎么做对了？

我：嗯。

我从海边的画面中退出来……武泽坐我身边，妙龄少女，粉色的衣裙，今晚很文静。我刚打到“文静”，她肘击了我一下。

我：玉泽？

她抱着我，头埋我胸前，肩在抖，好像在哭？但不闻哭声。

我：玉泽……（我也眼圈红了）

她忽然扬起熊头，毗牙裂嘴。

我却平静的很，没被吓到，我也奇怪。

她吊儿郎当的说：叫我干嘛？

我感到胸前湿了一大片。

我笑笑：不干嘛，就是叫叫你……

玉泽也是漂亮的让人挪不开眼呢！

我：我看见了，樱花树下，你在跳舞，很美……

玉泽：我们（相遇的）一共有 1673 世。只有这世，见到了本心。

我：谁唤起了你的（本心）？

玉泽：风花雪月归去情。

我：我……有点明白了。

玉泽：今晚有点情了。

我：只今晚？一点？

玉泽：蹬鼻子上脸！该做功了吧？

我：再腻一会？

玉泽：没什么好说的，赶紧整理记录吧。

我：玉泽好贴心啊，大大的好。

我看见小鸭子窝在我旁边睡着了。

刺猬小果儿坐我旁边，瞪着大眼睛看着电脑。

我：得！先整理记录。

23 点 58 分——一个多小时前，我看见野羚羊来了……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4

23点58分记录-一个多小时前，我看见野羚羊来了……我果断的去做功啦。做功前，静立。我看见——我在深海里，眼前各种各样的鱼游来游去。

我：呵呵，一起做——图像就没了。

低头，感到垫子上有个人躺着似的，一动不动……尸体？

我：不动心！不动心！

音乐响起，开始做功……我刚跪好，看见左手腕流紫黑色的血（隐态）。不多，缓缓的流。

今晚开始做功时，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开始还奇怪，后来也释然了——干嘛一定要什么感觉呢？大概从四拜开始，每次发“A”音时，眉心亮一下。一开始没在意，到第八拜的时候，还是这样，我才意识到。

到九拜上合十的时候，又全身麻痹了……不强，但比较持久。我伏下身时，麻痛的一身汗——这时，我看见一个男的坐我前面的沙发上，全身都笼在黑暗里，看不见脸，但看身形是男的（骨架宽阔）。他一臂撑在大腿上，另一手抵在腰间，身子稍前倾。

我暗暗问是谁，他不回答——跟雕像一样，一动不动。

我：玄龙爷？老爸？

他不动。

我：罗汉？（因为好像是金身，头上有天王帽，一闪而灭）

还是不动。

我：吕仙人？

不动……

我听见录音里有风呼啸的声音，刚才热的一身汗就凉了下来。起伏间，我胸口发紧，前胸贴后背的感觉。上半身空了——只剩一根脊柱支撑着头。

收功时，今天只剩左脚又烫又麻了，左手腕已经不流血了（隐态）。我感到很

痛苦。这时前面的男士从沙发上下来，坐我对面，蝶仙坐。

他：刮骨去肤（之痛），坚持。

我：坚持！

我看见海边沙滩上有匹飞马，扑扇翅膀，很美。我耳朵嗡鸣，莫名的——眼泪要下来。我又想到妈祖妈妈的话“色不异我”，我就在心里反复的念“色不异我，色不异我……”。沙滩远了，飞马静立不动……

功后，我摩擦脸的时候，加入了我的“瘦脸”按摩。我感觉前面的男士笑着，摇着头走了……

静静打坐会儿——迪安进来了，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今生第一个“断桥”（百分之八十），哈哈，今天是完美的一天。

11月19日2点46分——我在看网上的“水滴”……忽然感到头疼！看见一个大象头，正对着我——它卷着鼻子咧着嘴。

我想到前两天有只踹我的大象，下意识的赶紧护着肚子——它喷我一头水！

象：防不胜防。

我：您是谁？

象：少装傻。

她显出人形——天凤。她就披着一层纱，散着头发。

我：姐，不要这么暴力。

天凤：打一遍，能通一些，你还不感谢我？

我：咱们还分彼此嘛？哈哈……

天凤：现在还是能分出的。

我：你是说我还没有和你合上？

天凤：能合上，但不是随时。

我：嗯……我想你要说，你——“我”大的时候就合不上。

天凤：呵呵，学乖了，你教我我还是我教你！

我捏耳朵蹲墙角：您说……

天凤：急怒攻心，我贴不上；意志消沉，我扶不起；身有恶毒，我近不了；我自尊大，最最要命。

我：我明白了，难怪有时见你，有时见不到你。

天凤：呵呵，倒是有颗玲珑心。

我：合不上时怎么办？

天凤又变成大象朝我大叫。

我：我知道了，我姐一怒为红颜，红颜就是区区在下“我”了。

天凤：怒？那只是图像。要是怒，还怎么修佛。刚才说的还是没往心里去。

我：我……对不起。（我想说开玩笑的，又咽回去了）姐，我能知道别人的天魂是谁嘛？

天凤立眼：又想干嘛？

我：我想看看赵本山的天魂（有没有幽默感？）。

天凤：下道、下道、下道的货。你又在管闲事，他能帮你修嘛？

我：哦……天姐，晚安！

一个图，天凤拿个狼牙棒打我的头。

我：打死了，你要再等个18年。

天凤冷笑：我太愿意等你了。（反话）

雪山妈妈过来了，急三火四的……

雪山对天凤：一个贫嘴的货，和她较什么真？

雪山对我：说了你，你还回——这就是“我”。见天凤，你就该知道，你又“我”大了。

我：是，以后不敢了。

天凤好没意思的坐我脚边，不理我。雪山妈妈走了。

我对着天凤的背影念：小小人，爱窝窝，小小人，爱窝窝……窝窝就是姐姐，窝窝就是姐姐……天凤不见了。

忽然感应到下面的话。

雪山妈妈：上网看水滴（系指如梦如幻的网贴），自我膨胀，自筑法障。上次跟说你——对镜贴花，镜中无人。就是要镜中“无我”，你却自揽镜……说你

“下道”都是个轻。小船不易搁浅，却易翻船。伯堂说你——沉塘的货，现在明白了？

我：明白了，对不起。

一个图，漫天大雪，雪道上一串脚印。飞雪盖上，就都看不见了。来年冰雪融化，雪不见了，脚印也没有了。

我：走过的路要记在心里（不是给别人看的），谢谢妈，真的会认真对待了。

雪山：贫贫嘴没关系，只要见心见情就行了。释佛说“要舍得放下”，舍下你那些花花肠子。

我：得到修行路上的助力？

雪山：嗯，早点休息。

我：晚安。

打个喷嚏，眼前一片花海，什么颜色都有。我把眼睛闭上了……

13点59分——哈欠，闭眼……先是出现一个小鹿头，大眼睛、白唇，还没有犄角——很可爱。我刚要问候它，图像就显出一大片空地——上面各种各样的鹿。先前出现的那头小鹿混在里面，找不到了……

忽然从中走出来一头大鹿，我不认识……忽然心中感应到一个词“马鹿”。

我：四不像？

马鹿：送你一片空……

一个图，那个我从躯壳里腾出来。

马鹿一回首，我顺着它的目光看到一片白茫茫的地。我踩上去——透明白、软的，像水床。正好低头看见我的脚“晶莹发亮”。

我回头找鹿，马鹿还在，但它身子像在烟雾里。只有它一头，其他鹿都不见了。

我：鹿，我不敢走，怕把这个……这个“水地”踩破……

鹿：你走试试。

我就回头走了，战战兢兢……走了会，我发现虽看着又软又薄，但挺结实，

不会破。我刚想高兴的对鹿说：“可以……”一回头，没有人了！再回过头来，发现一片水泥地，上面密布大小颗粒的渣土、石块。

有个声音：走啊。我就走上去了，光脚。那个声音：疼嘛？我：不疼，咯脚。我听见一声笑。

很快来到一片草地，这次我没有犹豫的走进去了。开始，草只到脚踝，越走草越深，快齐人高时，我有点害怕……我想：草里有没有毒虫毒蛇之类的？（后来记录时，我想当时怎么不害怕泥潭啊什么的，又重温了一下，当时感到地是又干又硬）又想到，我台上那些可爱的小蛇小虫；想到“我不害人，不害怕她们，她们才不会主动攻击我”。就大着胆子，越走越快了。忽然，眼前豁然开朗……又来到了那片群山环绕的湖边。

接着一个图，我稳稳坐在竹筏上，筏上也没有撑船杆——它自己缓缓往前漂，周围安静极了……两边悬崖高耸——像三峡。

我想到“两岸猿声啼不住……后面什么来着？”我低头想。看见左小腿上，昨晚印上的蜈蚣印现在特别清楚，擦也擦不掉。蜈蚣印头大身子小，张牙舞爪，趴我腿上。

忽然听见水流异响，我抬头一看，妈呀，水流断了——瀑布？

我灵机一动，像腿上的蜈蚣一样，也“张牙舞爪”的趴在竹筏上。眼看着掉下去了。说也奇怪，我从潭底浮出来的时候，还稳稳的趴在上面！

水面渐渐开阔……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竹筏漂到了海上，四周死一般静。我盘腿而坐，四周看看：有人没有啊？连回音都没有。

（以上记录，像是一个短片，我有几次想中断，边打字边观，都感到头疼眼睛跳。等一直看完了，才记上。）

我悟：难怪这是说我的修行路？想到安姨（红狐）说——修行路是寂寥的……心月狐也说过“该是归寂寥啊”。嗯，把我放空，无情似有情。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5

15点15分——刚整理完记录，看见野羚羊来了——它就静静的看着我，我也静静的从上到下打量它——一对犄角（不如伯堂的长，但颜色如上佳黄玉般温润），鹿眼（不如伯堂的漂亮但更深），白唇、白胡子，黄色的羊毛，小腿是白的，蹄子是黑色。（括号里是整理时加的，羚羊抬头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我忽然想到《功夫熊猫》里的浣熊师父——就嘿嘿乐。野羚羊叹气、摇摇头：还是不正经。（记录时，羚羊冲我一笑——哦哦，我可以用宠溺这个词嘛？呵呵）

我：呵呵，我有个羚羊师父，也是“大师”啊！

它像人一样用PP坐着，用蹄子“捋”白胡子。那个我——小童子跑过去跪拜，羚羊微微点点头。

我：仙师，你昨晚怎么不在我做功后留来说说话？

羊：教了你该学的了，没必要留下。

我想问那个男的是不是它——后来想飞狐说的对，是谁有什么关系呢？

我：仙师，今天是第几课啦？

羊：第四讲。

我：啊？

羊：第二、三课，已经教你了，自己去悟。

我：哦，好，第四课是？

羊：诚实。

我：这不是人道上的嘛？

羊：分开解“诚”与“实”。诚——说你的记录，一开始你有自己增减字的

情况。吾知你非故意，然坏在一个“诚”上——字表之意，你不诚（不忠诚于她们）；这个字再分开（解）“有情才成”，你的情少了些，意多了些。（意指随意，还是我自己的意？）

我：我……那“实”呢？

羊：也有两层。指你将来，要脚踏实地，把事情做实处。二来“实”是“家中一头”，要在家呆的住。（觉得还有别的意思）

我：再待就傻了。

羊：我觉得你更聪明了，呵呵，要心安。

我：明白了。（心里想，吾师应该上“百家讲坛”——一电视节目）

羊：不同道。

我：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羊：能量不同。

我：呵呵。

羊在我客厅走了走，好像拖出了一本旅游杂志。

羊：赶紧温故去，一会聊！

我：好！

15点45分——我整理好了。羊放下书，走了过来。

我：我现在没有随意在你们的话里加字了，不是当时记下的，我放括号里了。

羊：嗯，目前你需要这样。

我：呵呵。（心里想，我刚才描绘它的样子，也不知道它怎么想）

羊：见情。

我：啊？

羊：上佳黄玉般温润——有情才会有感，哈哈哈哈哈。

羊仰头笑的很开心。

我：我有点明白了。

羊“捋”着胡子，欣慰点头。

我：仙师，喝茶。

羊变成一青衣中年男子，还是背着

剑，坐在客厅喝茶。

我看向香台——妈祖妈妈只留了个影。释佛不在，但他的座台上留了本书，我强拉近看——好像是金刚经。我头疼了，不敢再强看。赵公明的坐骑在（大狮子），人不在。大狮子看着一袋钱，里面有元宝。小仙们都在玩。我前两天把“两张小桌子”放上面了。棋胜挥着膀子，和两个仙在桌子上杀的难分难解，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那个我，小童子——想挤，挤不进去。

我回头一看，仙师走了。

我：哎，也不说一声，也没送送……

这时，台上热闹起来，小黑蛇都从窝里出来了，帮“我”把人（仙）群冲开，想让我进去——台上“鸡飞狗跳”。

小童子（那个我）好容易挤进去了。

小童子对棋胜：姐姐，你说过教我下棋的。

棋胜杀红了眼：没空没空。

小童子就打滚撒赖……雪山妈妈过来了，把小童子拎下台；那边，玫瑰姨也把那些小黑蛇赶回去了。

雪山：三天不打，你就痒痒。

小童子偎我怀里，撅着嘴。

我：妈，他还小，玩玩怎么了？

雪山点着小童子：不好好打坐，经常带着玫的孩子瞎闹。

我忽然发现——雪山妈妈好像看不见我似的——就指着小童子说话？小童子穿着肚兜，光着脚，有2、3岁的样子。我正在迷惑的时候，她们都不见了。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6

11月19日-看《十九渡》，刚看到“何君：哦，还有……我说他们（八仙）来为什么不能坐。西王母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白了我一眼，应该是。”这时我看到了一些图像。

一个图——下午，羊师父显出人身在我客厅喝茶；又一个图——剑放在桌子上；再一个图——看着剑鞘上花纹繁复，感觉剑很重，深古铜色；最后一个图像就像是剑的特写——一把镶满宝石的宽剑。（可能是告诉我羊是谁？）

我当时记的是“剑背身上”，我反省——我当时是看到有剑，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写了。

虚空现在有人说：禁闭 30 日。（问了是谁，没回应）

哈哈，被骂了吧！又一位道。

我问：谁？

天凤显在我面前，她穿着纱裙，还舞了几个动作（记录时回忆她是双手托着，头随手势上扬看天，做了两个回旋）然后就是忽然无力的垂手，显得悲伤。

我们俩相看静默。

我：姐，虚空来不得一点假，一点的随意啊。近日，战战兢兢。

天凤：何苦……放慢脚步，步步走好。

我：你怎么不骂我了？不习惯唉！

天凤：你已经明白了，无需骂你。越看你越顺眼了。

我：哦……哈哈，荣幸！

天凤，刚要立眉，又无奈的叹了口气，走过来搂着我说：小小人，爱窝窝，爱红妆，爱枕头……呵呵。

我：呵呵。

我们抵头而笑。

11 月 20 日 0 点 43 分做完小九拜。做功前，我打了个喷嚏——竟然看见了羊师父。我急急的跑去做功，边铺垫子边问：不是说关我禁闭 30 天嘛？我以为要很久看不见您了。——没有人回答我。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妈祖妈妈在不在我也感不到了；我家仙在不在我也感觉不到了；羊师父在不在我也感觉不到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想起她

们说关我禁闭——害怕起来。小音响也半天不出声，今天做功前……感觉糟透了！

我想了一下雪山妈妈，她应该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我的。想到她，她也来了，呆呆的，不像平时对我有说有笑了，一会就消失了。

我开始“恍恍惚惚”做瑜伽拜功，只要发“啊”就眉心亮一下，还头晕，好几次想往后躺；只要“上合十”就会全身麻，有一次还倒地了。我感到很痛苦，晕晕乎乎的。

到后半程（忘了哪拜），空中出现一个带羊皮帽的维吾尔大叔的头像，我刚想问是谁，就看见（就像是镜头自动转移），他手里正在杀一只肥羊，鲜血到处都是……

我忽然明白过来：羊师父，对不起，是我伤了你的心。你让我“诚实”我没有做到。

看见那个我在痛哭，这个图像反复出现了好几次。

虚空：连爹都不认。

我：我以前想过是不是玄龙，但……我和人世的父亲很早分开了，我……感情淡。

虚空：你恨？

我忽然在心里咆哮：是的……

虚空：恨海无边回头岸，祸兮？福兮？福祸相依。（记录时，她们说“恨也是情”）

忽然，我看见一位穿锦袍的男人抱着剑坐在沙发上。

这时瑜伽功没有停，但晕眩的感觉轻一些。音响里传来一声又似海鸥的叫声又似从远处传来的人声“来……”。之后又看见一些图，四只老鼠穿着喜服吹吹打打，他们抬着一顶花轿，一只老耗子背着手看着花轿走远——感应到一个词“老鼠嫁女”。然后玄龙就消失了。

收功的时候，看见野羚羊立我面前，

显的像很大,他扬着头说“这是第五讲”。

我:是?

羊:画的重点。

我:要我看画看出重点,看出意思?

羊:画景、画情、画点。

一个图,重点放大它的羊蹄子。

我:小蹄追老蹄,得得亦有声……我明白了。

羊:S给你选的好护道。(背景,迪安在网上看水滴,说“太假”——虽然他说不是羊师的意思,但他总能泼冷水。我当时还不高兴)不要只顾写的流畅,(现在要会)抓住重点(明白她们要告诉你什么)。

在我们说话期间,我又能感到静室里都是我家仙,好像都在听。我看见妈祖妈妈很严肃的点头。

我:我还以为你们都不理我了。

羊:这是在你又重看了“十九渡”之后……这么多天,只陶醉在自己的观记里。

我:所以说看“水滴”就是“我大”了,现在知道让我反复看过去记录的用意了。

忽然,泪流下来了。这时音乐停了,我好好收功(今天腿不再疼,看来毒排干净了,谢谢她们)。迪安进来了——我的好护道,呵呵。

整理完记录的时候,我感到我家仙都变的小小的,全都在我身上。

11月20日20点42分我从青霞家回来,一路上哈欠、冷战停不下来。(刚在青霞家观到了普贤和他们家的一些缘)我回家后,大衣没有脱就跑到香台,上了三只香,然后合十静立。我看见光秃秃的平原上一条干涸的河床,上面有座孤零零的五孔桥……忽然河床活了,就像龙的脊背般波浪起伏。

我:是某“龙”在生气?老爸,你觉得我不该为他人做桥(帮别人观)?

我看见“桥”倒了,倒的碎碎的。接着看见一条渐行渐宽的大河,连着大海,我看见了小海龟连情。

我:让我看见你,我就知道说我又心乱了,不静了。

我刚想到那些图——我下午问虚空我面试工作的事,她们给了图像(水面上一队白天鹅)。连情就用爪尖一指,我顺着看过去——水面上一只仙鹤(通体白,只翅膀的一半是黑色羽毛,这是个特写),飞到了干涸的地方不久死了。

我:只修仙?

接着看到一座峻耸的高山,尖顶白茫茫。那个我站在山尖,却能看到老远处的“小桥流水人家”。

我:怎么能看这么远?

看见一间红瓦房,两个小窗很可爱,有人开门,怎么看着是——安姨(我家管代红狐)走出来,她开门看着我这个方向。

我:这是比喻我的香台?修行让我站高看远?

我还在诧异的时候,忽然觉得脚下的白雪山变成了白糖山,我就“哗”的倒在糖堆里淹没了。这些画面看的我后脑勺突突的疼,但停止打哈欠了,心乱如麻。

21点31分,脑勺疼。我闭眼看见一条青石大马路,路旁有个灰色四合院,门口停着一辆单匹马拉的车(车厢是封闭的,看不见里面有没有人)。

我:S家?我能不能去?

我就这么看着,半天走不过去。当我快要放弃“观”的时候,显出一个穿肚兜的小孩,4、5岁,站在院子里吃手指,忽然他转身跑进中堂,看着像旧时大户人家的中堂,摆有高堂椅,下面两旁是圈椅(古椅一种)。

整个大堂空无一人,小孩爬到一圈椅上坐着,看看四处无人,就跑到院子里站在一口井边,他看了看就跳下去了!

井里水深黑洞洞，他游着游着浮出水面——又是那片湖泊！

(我头疼)山上有涓涓溪流，不停的流向湖里。我在想“水从哪儿来？”——就见云开山现，远处就是那座白雪山！天凤站在山上，下边是……青潭。她对着天空边嚎哭边说——

巍巍峨青山，光波影环伺。

我爱我家园，我梦我故乡。

带你回来看，剖你心开看。

巍巍峨青山，梦断爱情崖。

不识人间火，送你过冥河。

巍巍峨青山，十五亦烧香，

十六灭我肠，十七花花心，

十八大拿人。

巍巍峨青山，浅浅宋河山。

梦魂遥断处，黄花开满山。

小小威娥，仗天豪情，不语当年说。

巍巍峨青山，山摇地动，吾心何安？”

(忽然感应到这个词)我看天凤哭得快……断气了。

(我今晚快疯了——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我都似懂非懂。但是今晚的画面清晰，画面变换速度时快时慢；才刚天凤说的那段很快)

2点30分，看清黑罍粟了，其实是深紫色的四个大花瓣包着，上端微微张开，最漂亮的是花蕊……呵呵，不描述了——突然出现在眼前的。

11月21日16点左右，上次来的长尾小猴来了。我问他的姓名，他作着揖说叫破奴。我刚想和他聊聊，他就消失了，可能能量不足——上香单供。

16点38分，看见一群猴子抬着一头肥猪，把猪扔进一个空水缸里。猪在里面“唉唉”直叫。接着太阳出来了(特写)，我回头一看猪变成一位小美女，一个青年抬水到水缸边，看见了她，相爱

了，一起过日子。

我：说我和迪安？(这两天她们很少给我演什么了，也许是又是“我”大了，前晚给青霞、兴达他们的观记打字——天亮才睡。有好几个仙跟我说，先休息……我没听她们的。反正现在就是忽然冒出一些画面)

17点41分，我看见网上“青霞入观记”出来了，这时羊师的相一闪而过，我忽然感到它对我说让我干自己的，看看“十九渡”什么的，别看这些。。

迪安：今晚做小九拜？

我想也没想就回答：当然啦。——见羊嘿嘿笑。

迪安：我也要加油了！(第一次看他积极)

我忽然又想到今晚是迪安的机吧？！我见羊师很高兴的看着迪安。

我：仙师，帮帮他就等于是帮我。

羊师：乖，帮有心人。(补记：迪安晚上腿疼没有做瑜伽拜)

11月22日凌晨1点46分刚做完小九拜并听了一遍“大地回春”。快子的时候去做九拜——上香，闭眼看见台上有三个黑影，其中一个影像逐渐清晰，像庙里的金身菩萨，她双盘坐着，脸上淡定从容的微笑着。我静静的问候她，请问她是谁——阿闍菩萨(当时感应到阿什么菩萨，后来查书的就是那个字)。

我开始想是白娘？不对，那应该是普贤菩萨(我对菩萨搞不清)。她一直淡笑不语。

不想了，反正我想什么，她们都知道，于是平静的问：您好，您有什么要点化弟子？

她点点头：淡你所求。

我默然无语，诚意拜了三拜就去做功了。

音乐起，眉心处，见一头白山羊撒蹄子猛跑，一直跑……然后空中站立，

脑袋挡在月亮前。又看见它刚才就追着月亮在地上的影子跑(三个画面)。

做功时,身体不再疼痛,也没有看到什么,感觉空空的。(补记:想起功前打坐时看见台上有面三角旗,上有“梅”——我人世上最讨厌的一个字,但感应到很清晰。其实以前有几次“看”到台角插着旗子,今晚特别清楚一些而已)

收功后练了一下腰,就开始听“大地回春”,音乐起——躺好,平静了,我看见天上有只猛禽在飞——下一瞬,它一个俯冲啄我脸上。我头和脖子都紧紧的。我想到了西藏的“天葬”,而我就是那具等待被“葬”的尸体。

进入功态——我觉得我的脸平展开,左额角那片亮起来的光团,就像太阳耀出地平线……升高,然后光撒大地一样。我的面部融进光里,感觉流鼻血了(其实没有),血注满喉咙。然后我就失去意识,不是睡着了,我很难形容这种感觉——知道放着音乐,你却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像个黑洞。到后半程,因为后脑勺尖锐的疼让我从这种状态中缓过来——身子动不了就活动了一下颈部,咽了几口口水——喉咙干裂般疼。然后,意识再次按照上面的过程进入那个状态。(补记:第二天早上起床,一起身就流鼻血了,是巧合——天气干燥?还是“大地回春”给我图像的暗示?)

【杏子评论:学者入观以后进度不一,还是以独立行观为好。隔三差五的小聚一下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角度——观的深度亦是不尽相同,所以应是无对无错,各记各的……不要求统一——犹如瞎子摸象。

行观时,一个好心情十分重要,因为自然、轻松、宽容——是以心情为基调的。当然,情相系……是前提啦!

特别是初入观的学者,因为情丝的细弱——极易受到心情以及心理状况的

影响。如果在心情不佳时行观……最好是念叨几句瑜伽语——我现在行观,把不好的心情都放下。我要行观了,平和、自然、宽容……念叨的同时要慢慢的深呼吸三次。】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7

11月22日18点22分

这两天,我重新看了S三次到我家的记录,翻翻X书(不多),整理《水滴》,别的通通不看。【杏子评论:这就对了!】

刚接了家里人电话,说她梦见去世很久的一位亲人,托梦让她冬至祭奠。当年那位亲人为特殊年代而“没”,尸骨无存,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托梦给家人,据说家人都十分伤心。我问了一下他的名字……有个“鹤”字。想起前天看见的图——鹤离岸而死,心中大悸,难道是他来找我?挂了电话我流泪不止。

这时,走来了位弓着背的白猫。(有位家仙猫叫安丫,我以为这只就是)

我:安丫,生气了?怪我这两天没和你聊天?(猫弓背表生气)

她静静的看着我,好像是看的我的红眼圈,过会儿她低下头,然后变成一位白衣少女,很柔美。我请她坐我旁边。

我:丫丫,我没有忘记你呢,呵呵

她:人世情缘缠心痛,翻过千山万重水,不是冤家不聚头。默默心语向天阙,歌者清高无人和。忆回往日痛并留去时伤,泪水涟涟,让我们怎么和你倾诉那更断肠的往事?

我:姐姐,情一字,万古恒今,谁能看破?

“放下才能得到”——有人说。

我:请问谁?

答:心月狐。

心月狐娘娘如从雾中走出,说着:(浮)云随影灭,过去的肖回首。

我很喜欢她飘逸的美……她坐我旁边。

我：不常见到您，太高兴了。不过，要得到情，先放下情——不解？

心月狐：错了。放下的是你的担忧，你的烦恼，你的患得患失；得到的是你的幸福，你的平静，你的坚强。情之所以伤人，其实是个空啊。（整理时我理解这是说人世的情？）

我：情如影随行，情如云烟散，或甜蜜或悲伤，都是因为人心？

图：一口井，一个大缸。只见往里面注水。缸一会儿就满了，水溢出，井却注不满。

心月狐：井永能注，因为它是空的，永远空，却永远在那儿。（人）永远敞开胸怀，永远注不满。你也知情如水，心（应）似深井万古恒幽，不注不满，永驻不满。（整理时我理解这个情是天情？人情为空，天情似水？修行之人应该心为空井，映空不动，接水不溢？）

我家仙都在台上长跪静听，我反复听见一声古刹钟鸣……

“钟鸣有余音，绕梁三日绝；万古青潭深，永续长情水。悠悠女儿心，漫漫黄沙青。丝菟绕磐石，柔裹钢。

情之我所系，爱之我梦扰。凡尘不清静，全是自烦恼。柔情蜜意不付负，叹之怜之，我自强。”

【S注：付负？自负？】

【杏子评论：不付负——就是不把情意付与自负。】

我：谁？

台上的李清照朝我这个方向（应该是向心月狐）做一深深万福：“宋家园梦破，我已看穿情。不笑往日痴，不叹今时醒。亘古理已存，才忆起威娥”。

我：谢谢，做心如井之人，不做如缸的人。

心月狐：做缸已不易（显：一个小口大肚瓶，意思是缸比这个好，呵呵），

且行且慢，步步稳。长情走长路，一天一花锦。

我：是，敬听教诲。

心月狐掩口一笑，理了一下袖子。

雪山妈妈过来了做一万福，心月狐转头笑对她说：小儿玲珑忧思多，你这个妈啊也难做。

雪山妈妈笑着说：不用听她唱山歌，拎了耳朵就听说，我自有我办法。

我撅着嘴，抱着我的耳朵，“幽怨”的看着她。

周围的人（仙）都笑了起来。

我忽然看见穿宫妆的妈祖——一打眼时，我见她头带珠帘穿宫妆，我就知道是妈祖妈妈来了。再看清晰，是那件粉色宫妆——我最喜欢妈祖妈妈穿的那件。

我眼圈红了……妈祖妈妈站的远远的，却很清楚，能让我看清全身。

我：谢谢，妈祖妈妈。

她虽不说话，我心里明白她是告诉我——隔的再远，她们对我的情永在，永贴心。

心月狐和雪山一起向妈祖那边走去……我回头一看，安丫还在，我请她坐身边。安丫低着头，好像想着什么。

我：安丫，最近好吗？

呵呵，一个特写，她身上背的白兔毛包包，是我自己缝的那个（改旧衣）。

安丫：我喜欢，就背上了。

我：拿去好了，给你了。

安丫：自然是我的了，呵呵。

我：安丫，你以前是……

话没说完，忽然她显出个高大的白衣女神相（观音？），我视线只到她的裙摆。

她：蓬草去，忧思多。

“啪”，一滴水滴在我手面上——消失了。我再抬头，她不见了。

虚空：思忧不除，难大进。然放慢心绪，文火熬，或更稠？

一阵檀香味传来……来了只鹤，静立看我。我大惊：是xx（亲人）吗？鹤低头不说话。搞错了？

我：对不起，你叫什么？

答：梦遥。

我：小遥。呵呵，是你，对不起。

遥：无妨，你今日终于又想起我来了。

我：我一直记着你呢，给我扇扇子的情不会忘呢。

她显出人形，很漂亮的纤细身材，眼睛狭长。

我：姐姐一向都好？

遥：好的，接你香火供奉……

忽然变成恶虎朝我扑来，我心一惊！青城（小黑羊）忽然出现，推开恶虎，虎倒一边变成一滩黑水。

我：这怎么回事？

青城擦拭着剑，说：忧思招恶缘。

他身后转出一位“梦遥”。

青城：这才是真的梦遥。

我：那刚才？

青城：许是你那亲人。

（是我刚才放下电话去给亲人单供了只香）

我：不可能，怎么是恶缘？

青城：恶鬼不转世，积怨深重（他冤死），已辩不清亲善了。你在他眼里不过一堆臭肉。

我：唉，愿家人的祭奠能换回他的记忆。

青城：这么长时间白修了，上世的记忆早已随那个肉身没有了。怨气太重会伤害想他的亲人。

我：那怎么办？

青城：不靠近，你还没有那个能力。

我：那家里人怎么办？（我刚还教她祭拜）

青城：她没事，你不能做，想都别想！

我：我知道了，谢谢。

我好困……

青城：已伤些灵，休息。晚上九拜补回。

我：好的。

【杏子评论：昆仑与世俗的庙宇以及民间的祖宗牌位在质上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就可以把亡魂摆上的。自渡尚不能，又怎能行引渡呢？这是以前的不少的老学者常犯的误区……民间以及庙宇里有一些人总是宣说可以给人超度、往生等等，实际上这些人自渡无力，又是何以渡人、渡亡魂？不过仅仅是说说而已罢了……切记，只有大颠级的“人物”，方能谓之“渡己渡人”。

为什么玉青“烧香引鬼”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呢？首先就是真正的接上了“天缘”而不是音色的幻象，是故其昆仑对她具有防护、保护作用或者是功能。否则极易引发不良附体现象。即使是造成一些不良，也可以在昆仑虚空的指导下慢慢的恢复。2008-11-27】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8

11月23日00点左右，做小九拜。上香时，有人问：“花明心、花明月，你要哪个？”。我不解，想了会儿：“月吧”。我问谁在问，答了，不过我忘了，三个字，以“孙”结尾。

做九拜，感觉空空——除了感到左手缠着一条蛇，右手有只鸡啄我。收功时忽然想到，儿时最喜欢的童话《海的女儿》——就来了一条海豚，围着我游。我：你好，你是谁？大海的女儿，呵呵。海豚：丹恩。我想到上月26号，第一个来报的缘叫“真恩”。海豚：就是我。我也叫真恩。

我：刚想到《海的女儿》你就出现了。

海豚：千万佛意，点点滴滴。缘乎？

玄乎？不言而语。

我：我还记得朝华版的第一句“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车前菊的花瓣，那么清……”，那是儿时最向往的美景。

海豚：安徒生也是见过“黑罍粟丽”的人。

海豚不见了，我看见海边一个穿着破旧黑衣服的男人，一头金发，有张“法棍”（面包）脸，不帅，眼睛却异常温柔的注视着远处那片波光粼粼的海的深处。

【杏子评论：根据我们的经验，一旦与虚空接通以后，与人道的接轨并不是很难而是比与天道相系容易得多。比如在《林花曲》里有一段——林芬是物理专业，她想与牛顿交流……另，后来，玉青给飞狐发短信说她得了重感冒很难受。是不是与上一篇的“恶缘”有关，无从考证？】

21点左右，看到一些图——一只大鳄鱼或是蜥蜴（没看清），从山上爬下，从青潭里拖出一具女尸。“我”看见太阳从山后耀出，照着一片花海，繁花似锦。花海边有条山谷延伸远方，忽然出现一个和尚从山谷远处走来，越走越近，青衣袈裟光着脚，走的从容不迫。我暗问叫什么，然后感应到“玄奘”。

我：请您开示。

他：忽悲忽喜，不续前缘，不沉名山，恶海魂断，寂寂无名，不求前生，但修来世。

我：您是“地藏王”菩萨？（家人曾帮我给九华山的地藏大殿捐过梁）。

他：为我庙之房上梁，不予余修前世缘，如今有此好机势，不求仙来不求佛，平平静静走人生，人身难得！缘梦前续后梦皆是空，早早看空才有明。不明不见花山漫，花海有成浮云散，你是活物不会死，不走鬼路走明路。（后查两

人不是一人）

他展开了一幅画轴，右手提着竖长条幅。上半部水墨山水，下半部是金尊释佛，落款处是“缘”字。

他：一幅画卷起行，送于你，心里藏。该是珍重时，不想明日达。

图：黄河源头——九曲弯，视角像是航拍。在阳光下，河两边金沙漫漫。天上有只大鹏，地上一只白狐，后显出一群狐狸。远处，飞过很多鸟，海面上海豚跃起，然后所有的动物和景都融在大光团里。接着看见了只大龟……

我：乌祖姥姥？

龟显出人形……却是个 20 多岁很漂亮的女子。开始是散着头发，我看着她在想是不是乌祖姥姥的时候，她的头发就自动梳上去了，盘着高高的发髻。显出“易”字。她手里拿着“玉如意”。一个小童子跑过去深深的叩拜。然后女子变成乌龟消失了。我看见小童子拿着“如意”用牙咬，雪山妈妈过来了，拿走如意，拎着他耳朵走了。

【杏子评论：小童子拿着“如意”用牙咬的图像语言——不仅仅是反映现在的学者是得宝不知宝，而且……首先想的是能不能用于人道——吃。】

接着看到一片大海，感觉很宁静，远处有个大山脉，山上有湖，湖里有长脖子的动物。（长白山？）

过了会……我眼前一片光亮，显出一个金字塔，“我”顺着墓道往下走，走一节后面的台阶就消失了。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宝藏。是个立体三角的空间，壁上有金梵文，地上有把椅子，像是那天见到的高堂椅，椅子下开出朵莲花，接着椅子不见了……白衣观音站在莲花上。显出“续能、念名、地眼”这几个字。她说：“回想湖泊，走进三角，续能密法。”那个我跪拜称谢。

“我”忽然出来了，站在沙漠上，

远远看着那片金三角。挑眼往更远处看——有片“绿洲”。

接着“我”置身里面——是片森林，很大很密不见阳光，里面很多支支蔓蔓的藤索，忽然抬头见树上有只“金丝猴”，我问他叫什么，他显出“一辛(心)”。他还把手搭眉毛上，抬头想看看太阳。

我：这种地方你怎么会来？——他摇摇头，把尾巴放下，勾着。

我：跟我一起回家？——他跳我肩膀上。

我：那我们该往前走，还是往回走？

他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秃鹫，用爪子抓着我，就飞起来了。飞过沙漠，沙漠上有蛇一直游着。飞到了一片海，海边竟然很多企鹅。

我：怎么没有冰？

走来一只企鹅说是这里的头，说：以前我们都是生活在没有冰的世界。

我看着他是比现在的企鹅瘦些，翅膀大些。

我：请问你叫什么？

他：垦顿。

名字很怪。我回头，刚才的秃鹫不见了。垦顿的翅膀展开，竟然有连膜。他带我来到海边，我往水里看自己，头发很厚，披散着，看不清脸。我一抬头，又回到了那片湖泊。

忽然闪过妈祖“青面獠牙”的脸，我在心里念着“色不异我”。

接着又见那个灰色四合院，见有很多树高出院墙。我走到正门，有石狮，大红门。有两个把门的武士，一个拿斧一个持戟。我直接推门进，有个亭子写着“揽月”亭，亭顶有个大夜明珠，好像S坐在里面，周围一圈回廊，看不见人，但感觉人很多。S招手让我过去，我就过去了，亭里石桌上很多水果，有一沓纸上面有个“易”字。我问：这是什么新书？S说：自己悟。

一抬头，我又回到那片湖泊。湖边

有高山，一条山径蜿蜒向上，路边站着一只小松鼠。

我：默默？你要陪我走？——然后看见我家仙都和我在一起。我们一起往前走。走过一片山坳，看见一条更大的山脉，一条瀑布冲掉了前面的路。我只好往下看，一圈小山，围着青潭。我又抬头向上看，一只飞马追着一只大鸟。我看见飞马，就想是不是“西洋女王”，接着空中就显出一支权杖，上面有颗红宝石，我说“多谢上次赐我油火”，她说“星火燎原”，然后就飞远了。

山间有烟冒出，盖住湖面，山边垂着弯月……走来一只狼。

他：走一程也不易，上一阶更不易，放不下心里所忧，不明了自己所缺，路都看不见。

我：前面的路没有了。

他回头看看月亮，月亮前飞过一群鸟，说：“再聚缘”。他捧出一颗夜明珠，说：“缘多，珠大，光亮”。他用珠子往前照，照出条路，他把珠子收起，路又不见了，然后他也消失了。

身后的雪山非常非常的高，我抬头见山上有个尖顶的房子，上面有十字。十字勾着弯月。忽然天上劈下一个闪电，照亮屋角挂的骷髅头。

我低头向往前走，但又找不到路了。我就坐下来等着……这时羚羊来了，问：你坐着等什么？我：不知道。这时天上飞过很多鸟。

我：雀儿飞还有很多。(找齐？归队？)

羊点着头。

太阳出来，一片好山河。这时，显出一只手扶着弓，黄金箭对着远方，接着显出整张弓，被拉满了。拉弓的人是个穿盔甲的女武士。箭射出去了，箭头变成了火，射在一面镜子上。(我干呕，头疼)

22点31分玉泽过来了,我刚要问她,见开来一个黑甲军团,像延绵不绝的山脉。带头的女子说:“千娇百媚晚回身,低低高高排成行,不思前缘归去意,重归军旗豪气生。暂听归音颤吾心,不明就里重回神,而今重聚大屋殿,姐姐妹妹把家回。心声冲天响,归!”

我:归,好好。太激动了,不知道说什么……

没人答我,也没人看我。都站的很直,风吹着她们的帽缨,都严肃的看着一个方向。渐渐的,金光撒开,把她们都融进去,都不见了。只剩一条山谷,只有风吹过,好像刚才只是梦一场。

一只小羚羊,低着头,一个人走着……那个背影让我辛酸。太阳升起在远方,小羊站住了脚,看着,然后撒蹄子往前追。身后有小蛇,小鸭子,熊,树、花、螃蟹、狐狸……哈哈,我的家仙。

待续

水滴石穿-续 29

玉青观记:11月24日13点53分-打了个大哈欠,见来了只孔雀,尾巴是收着的。我想到尾巴是收着的时候,她就开屏了,马上又收上,低着头,走近了些。

我:你好,你叫什么啊?

孔雀:胜。

空中显一“胜”字,分的比较开,“月生”。我还在想“月”“生”是什么意思,就见她拖着大尾巴向香台上走。

我:请留步,我还没……

孔雀忽然展开尾巴,开始是屁股对我,后来跳着转过身来,哇,“屏”是五颜六色的闪着金光。她忽然跳到我身边,显出一个古罗马弯头发的男子像,眼睛很蓝,很沉静的表情。我刚要开口,他就说到:“波若凡,波若蜜,波若凡圣。

前靠心,后剩意。哧、啊、咩。沉一心,浮一起,啊。混天魔,战胜天,霍!哧……花啊胜,花啊明,花及岸,花胜意。急急风,沉亮起。静!”

我还在记,男子站起变成女子,华丽纱裙,我就一直看着她的背影,走进一个亮洞没有了。然后又见九曲黄河图,金沙岸,气象万千。

2点左右-今晚不舒服,本想停一天功,刚想到这——就打了个喷嚏,出现羊师父和蓝鲸。唉,我就知道又催我做功了。上香,刚点上就一个大哈欠,见一个突突冒烟的火车直驶向青潭,快到跟前了,烟小了,车慢了下来。

我:我知道啦,会坚持啦。

瑜珈功音乐起,我看见天上一弯月,下面好多星星(好大,有的比月亮还大),地上有个盆地,有人在里面舞红绸子——好像是我耶。

快收功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国家大剧院”冒着烟——我想要着火?——然后往上看,天上有个大蓝色光团鼓胀着,和大剧院一样大。天暗暗的,我看见大剧院上插三个旗子,一个写“上邪”一个写“下顿”还有一个看不清。——我当时想难道大剧院也是能量聚集体?然后腿就开始很痛……少想才有明天!

2点左右-在《雪山曲-续》里阅读到大颠,呵呵,我想哪天请他来聊聊。说着,他就出现了——摇着扇子,大灌了口茶。

我:呵呵,没想到您能来?

大颠:不是请我来的,果然不受欢迎啊。

我:不敢,请赐个字?

大颠:盯。

我:什么意思?勾着眼睛看?

大颠很鄙视的看着我:少目丁,花香沉,无不为。

我:还是不懂。

大颠一扶额头：进进心急，柳吹风，絮满地。

我：把柳絮扫起来……又是收心？

大颠：还是随地警惕的好。

我看他手拿蒲团扇，满头大汗。

我：这么热？

大颠：跑戏跑戏。

我：哈，您现在是修行界红人。

大颠：听不懂还都爱请。

我：哈哈，多听听记录下来，慢慢回味。

大颠：得。

我：得到什么？

大颠跑了。（话不投机？）

待续

水滴石穿-续 30

玉青观记：11月26日25日晚，入睡前耳鸣，就闭眼看了看。

夜晚海面，有艘大海轮立眼前，船下水中有黑影，看着像巨型“黑英丽”（虚空给的词，黑罍粟另一个花名？），船头立个女的（看不清，现代连衣裙），顺着她视线看着——天上一轮弯月，忽然显出一大片星空，十分璀璨。星星很多但还是显得月亮很大。然后，天上融成一片光的背景，先是显出“六芒星”、接着变成“五芒星”、再变成“三角形”、再变“十字”，十字那一竖变长，最后变成一把剑，法式重剑一般，有护手。剑掉下来，直插我面门，把我钉床上一样。

接着看见眼前出现“火车轨”，在眼前延伸，视角就像我是火车。“我”进入山里隧道……一会出来了，很开阔的感觉，是两山之间，所以很快又进入一个隧道……这个很长，感觉里面湿哒哒的。虽然很暗，“我”却能看见墙上爬着“绿藤”。然后出来了，又是青潭。

又变成“大海”，天上黑压压飞过很多鸟，飞成扇形队，前面一只大凤凰，

扇形左右飞着几只凤。鸟飞过，天上出现“十字”。太阳落下，天空一片晚霞，“十字”渐渐消失。

我：请问谁给我打的图？

开始显出妈祖的像，后来显出“青娘”，接着一头象驮来普贤菩萨。

接着出现一口青铜鼎，下面烧着火，里面炖个人。

远处是沙漠……“天随人愿，人随势走，黄沙漫漫，亦波亦山，长征远难，万险在遥，回头是岸，岸已不见，潮红月，月明生”。

显出我的脚，穿上了白色布鞋。我在暗问谁说的话，谁让我穿的鞋——感应到“八妖”娘娘。我在想八妖娘娘正在干什么呢？就见一片空地，上面很多人，她站在前面看着，像是检阅。

出现一颗星星，然后见整条星河，很多很多星星……

“星不变尘土，哀不明思怨，回首凡尘地，生成玉花天。不明就里走，回手翻覆海，捣毁乾坤转，花心转明月。明月几时有，花开见蕊时。”

我：请问是谁开示的？

答：飘尘女。（这是谁？心月狐？）

见她穿着白色拖地长裙，在一间西式房间，墙上有油画，有复古长沙发，边桌上有水晶台灯。她坐着看一本红皮书，封皮上写着“（梦）典”。她已经看了大半。

我：请问你是不是跳着看的？

她：从后往前看。

我：倒着看？

她：书就得这么看。

听见有人敲门，窗口显出一张蓝面红色獠牙的人，很可怕——“我”站在一个欧洲中世纪破旧阴森的教堂院子里。

“月桂枝，锈铁门，铁女锁，晚滴泪。”感应到这话，就见十字架勾着弯月，忽然飞过一群“蝙蝠”。

然后又来到一个海湾，飘来一个帆船，白色帆，好像没有人——帆打开，哦，有个男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这时，一头猛虎扑过来，打断画面……

还是在海边，她在用脚踩一幅画，踩的碎碎的，海水冲上来，把画冲跑了。

老虎看着我，奇怪的是——尾巴竖着一动不动。

我：什么意思呢？——感应到一个词“警棍”，呵呵。

我：天凤？——她拖下尾巴，走到一只兔子边上，两只趴在一块。

我：S家的玉兔？小雅？——说叫“兔仙子”又说是“花仙”。

接着看见一片空地，天凤和青城（家仙黑羊）对打着，但觉得气氛“暧昧”。这时有人报传，交给天凤一卷“竹简”，上面写着“金牌召回急急风（行）”。接着镜头闪到一座大山前，一队军队，“我”看着高山，感应到“蜀道难于上青天”。刚要往上走，见很多难民和受伤的士兵相携在山间走。这时见军旗上有个“宋”和“岳”字。骑马的将军是个男的，拖着大刀。有个士兵来报军情，却脚一滑跌落悬崖……将军下了马，他回头望了望山下，浓烟滚滚……忽然画面中止。

走来一位很漂亮的女子，鹅黄色衣裙，湖绿色的挽绸。

她说：“七彩圣意破凡尘，不看不明，看了也不心动，不错。愁花见玉暗压愤，晓月残浓亦有时，花飞见雨漫漫铺，不见月来不见心，愁愁愁，急急急，不如归去从头起。观，报缘随路，不可懈怠。”

我问：“接着怎么做？”

她说“不是你能观心。”

言罢就走了……见羚羊来了，我问：“这几天怎么没见您？”

羊说——“不得你见。”他给了个图，门外还有缘要进。（这时夜很深了，我拿着录音笔，很困）。我：好的——他就走

了。

进来一只大灰猫，黄色的眼睛，朝我走来，她尾巴一下子摔向左，直指左边。

我：你好，你叫什么？她：橙花。

我：橙花军的？她：叫成华。

我：能让我看看你吗？

她显出一个民国女学生的样子，蘑菇头，蓝褂子黑裙子，倒挺清秀。

她：爱国志士，学生运动，“五四”青年小奖章。

我：哦，呵呵，学生运动。有什么话想说？

她：劳累奔波苦，提箱不带行李。行李在，搁心里，船破风浪急。小心船身沉……

我：谢谢，请上位。

见她拎着皮箱要走……一个特写她的黑布鞋破了。

我：远途来？她：南京。

她给了一些图，她家是个大家族，她母亲是二夫人，上面哥哥姐姐一大堆，她是最小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后参加“五四”运动。不过是很年轻时病死的。

她：壮志未酬，好糊涂的一笔账，不知道要算谁身上？

我：过去就过去吧？

她：有缘还是要算！

我：呵呵，请先休息。

【杏子评论：也不知道送她一双鞋！也就是说一声的事——家里的鞋、衣物……你喜欢就用，别客气。】

来了只骆羊（南美洲动物），他在我房间跑了一圈。然后趴我前面，低着头。

我：呵呵，你叫什么啊？答：梦飞。

显出一个二十多岁清朝男子相，很疲惫的样子。手里拿着大算盘，看来是账房先生。接着显出一个大茶庄，绩溪胡家茶庄。后他被派到山西做分庄的掌柜。

梦飞：账好算清，人情难还，找到家里人，在你这儿歇一歇。民国三十八年。

我：不是清朝人？哦，是卒于三十八年。好的。

小雅来了说：你要开通宵？

我：不，我困，还有？

她身后有五只很原始的动物，像是白鼠。他们变成人形，是五胞胎的小男孩。

他们：星云散落不知层，风道转(向)意难回。不算前生糊涂账，先算今生把家还，你修行我驻站，你修炼我帮忙。

他们给我只毛笔，上书“湖州沈园”。

他们：沈家花园，水漫金山，南国家园，梦断佳人。回首遥尘，不堪入目，不想不念，罢了罢了。

他们给个意思，说来自“后金”。然后我请他们上位了。

来了群蝙蝠，飞在上空。

我：请问叫什么？

带头的说：花瓜大，舟明。

她们变成带翅膀的小精灵，飘在空中，很漂亮。

舟明：花不花，花知意，沉矮(尘埃？-S注)捞月起，心忆等月来，潮州海上啸，泛红意如明，仰起花沉月下海，甜甜笑笑梦中见。

我：好，谢谢。——见她们都飞我台上去了。

台上忆安向我挥钳子，身后螃蟹大军聚在一起。(要走？)

飞速冲来一条三米长的剑鱼……

我：呵呵，你叫什么？

剑鱼：湖松。

嗯？怎么显出“姮娥”像，穿着飞天衣，拉着光环。

湖松：九天不降凡尘，意断不想明天。风吹花絮(铺)漫地，早收心事早回天。心思明重花沉泪，泪中不见珍珠意。巨风急唤海啸至，海岛风浪急中危。

抱团聚集方前行，不修大法修(邪)边。哀声怒起沉心丹，下丹红通通，不见明月心。花香飘海入心田，不求法障破除心。雷雨光芒照大地，哀声暗恋不纤细。掀起如我女儿心，不明娇里爱凡尘。春朝大海雾招雪，夏荷连连秋明花。小荷才露尖尖角，一只蜻蜓立上头。不静——心静风不静，水静海不忧。意义深！

来了只白龟。(意识模糊状态，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

龟：尘意花漫算不尽，百卦千变易中行。一字为首横为变，八十三阙天宫转。小心流水天变幻，一阙二明三倒悬。四山(身？舌头打结了)五命倒天旋——悬不净(静？)，上天静。学不进，地下静。悬不净，前后旋。悬不净，左右见。一面镜，如光影。不脱光，只见心。繁星点点入梦来，小舟偏海航不对。一条心，把事弯，哀声哀气 xxx(听不清)……

我：我实在累了，下次说？

她们还在……有人说什么“梅花”——见一盆花立墙角。

我：要我买花？(大哈欠)

又好像听说“小凤仙”该浇水啦。(家里有一盆西洋凤仙花)

我：行，花仙会走啊？(哈欠)

见台上都在打坐，我睡着了……

待续

水滴石穿-续 31

玉青观记——11

月27日2点左右瑜珈功——功前打坐，见有火山爆发，又见泥石流，再显出“滇”字(事后查了一下，云南腾冲是我国火山最多的地区之一，这月初云南有泥石流灾难在西舍路乡。这合一起就是“腾冲西舍路”)

又见S家“揽月亭”处在雪中，四周不见墙壁。

右肩疼痛不已，见一匹白马，像表演盛装舞步一般很优雅的踏步，在地面踏出“8”，后来在“8”中间插上一竖，变成金刚杵的形状。我暗问了一下，说叫“混天杵”。瑜伽功中只要一闭眼去看，就见马在踏步，收功时马终于静立不动了，那中间一竖也不见了，就剩“8”字。

11月28日子时瑜珈功——上香时，我看见一个小小的“我”——头穿过一枚古钱的钱眼里，双手捧着抗肩上，笑的合不拢嘴。画面上四个大字“招财进宝”（哎，让我哭笑不得）。

【杏子评论：犹如枷锁……
2008-12-3】

音乐起，刚要做功，就见一本硬壳厚书在我面前翻开，里面是空白的。它自动翻到第一页，有字慢慢出现（柳体）：“简从纸张，心如竹箴，幻沉海起，默默无语。成三倒四，油蒙花蕊，寂生天香，五蔻蒙童。川流不息，七上八下，火烛摇曳，默心无语，遁、空、明、悟、少、洁、冲、穿、空、遁、空、意、纯、梦、童、真（前面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出现，后来从“遁”开始就是另起一页，一个字一个字的出现）……幻海浮窑，不达魔佛，哀鸿遍野，少思过往，静心朝佛（或灯，这两个字感应都强），静！”

【杏子评论：应该找机会问讯这些图像文字是谁给的？月湖女：你认为是谁？杏子：我认为是洛母的可能性大……月湖女：难说，洛母不会说的那么古板，玄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2008-12-3】

见：一个薄胎大花海碗倒扣在桌子上，旁边有五盘菜，然后又让我回去仔细看倒扣的碗上——描的是石榴，还有籽露出，碗底印个“易”字。然后显出这是张旧时大方桌，配四条长板凳，地上还撒有一些米粒。

我：请问谁给的图？——先是感应到妈祖，接着出现释佛，嗯？最后出现

小雅（家仙）、忆安（家仙）、接着还感应到“藤白”二字。

我：难道……忆安螃蟹是藤白？——半天没人理我。

有人说：走流水。（没问出是谁）

行功一会，看见一只鸭子（整理时回忆也可能是天鹅，因为比较大）屁股对着我游水。我就停了音乐……只见它停下来吃了几只小鱼，回过头瞅我一眼。

我：小雅？（家鸭仙）它：不，我叫小白。（白鸭子）我：嗯？新来的？它：旧不旧似人笑，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我：呵呵，那应该是旧人了吧？果然，是螃蟹“忆安”。他这时又是螃蟹样，钳子夹着颗蓝色钻石一样的东西，“爬”到我跟前。那个东西是钻石形的，但不亮，看上去哑光。他竟然把它塞进我左腿膝盖里。我不明就里，但想他一定是好意的，说了声“谢谢”。他朝我挥挥钳子走了。见他走过的路上留下水迹，好像刚从哪个湿哒哒的地方回来。我想他这是从哪儿回？

忆安：蓝冰接骨。（答非所问？）我：我骨头没问题吧！？

它不理我走了（又是“我”大了）。——我赶紧道谢。我呆了一会，羚羊出来让我练功，我就接着做功了。我做功时见左腿整个腿骨都变成蓝色透明状晶莹发亮，过会儿又变成白色透明，交替变色。

收功打坐时羊师来了说：“今儿，第六讲——易从心经。勿用日光，捣毁乾坤。心随势走，叫易非易。随缘气递，从善如流，善恶循环，天地遁遁。上邪将干，珠联璧合，惜之。”

我：谢谢。（不懂）他给我右腿膝盖里打进了一个东西。虚空：蓝冰魄下盘，冰魄盘。我：谢谢，请问谁说的？——感：妈祖妈妈。虚空：好自为之。

我：请问谁说？——感：玄女妈妈。

玄女：蓬头垢面不像样——突出重

围；枪打出头鸟——一滴血不见。英雄！？我：哦，嗯……玄女：把心收好，还有大用处。给，自鞭。——她扔给我一根鞭。我：是。(滴汗)

功后整理记录时，忆安(家仙)来了，我笑呵呵的请他显形，请他坐。

我：你是什么身份？他：南海三龙子(整理时，他让我改成三龙之一)，亲俊(整理时，他让我改成峻)王。我：请开示我几句？他：似水流恋，焚山妩媚，聚首不易，恍如昨日。亲首相庆，携手相庆，搁袍端意，吾心喜胜。

他显出人形，坐我旁边——金棕长发，淡蓝色长袍，长得嘛……男生女相。呵呵，我刚打到这儿，他忽然变成一只深绿色龙头。

我：呵呵，吓不到我。(总觉得我家仙都没有恶意)他：阿意，驾梦重旧？我：哼哼。他：白眉。我：白眉大侠？他：愁到眉须白，不见阿意归。我，滴汗：让我先打记录吧？他：你写，我看着。——然后他就一直坐旁边看着。

我忽然想开电视，打记录时我一看——很多家仙都在看电视，电视在放一个给灾后孩子盖学校的节目。我大感惊讶：你们也看这些？美达(小丑鱼)：因为你喜欢看啊。我：我本来没有想开电视，忽然想开——是你们搞的鬼。丹恩(海豚)：看看无妨，对你以后有好处。破奴(猴子)：(电视节目)做戏。花荣(松鼠)：有的戏唱，吆喝吆喝也挺热闹。你打你的，别管我们。(整理时想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想看电视)

18点58分从S家回，吃完饭休息——打个大喷嚏，看见雪山妈妈，她竟然做一万福：谢天谢地，你也能出点力了——把事情做好！我：怎么做啊？

一个图，熊掰玉米棒子——走一路丢一路。

23点42分，做完瑜伽功和《雪山青莲》——做瑜伽功时感觉我周围、头

上很多仙一起做，但我心里很平静。第九拜时我看见我身体周围围了一圈木栏杆，远处有一群白衣仙子在跳舞，很热闹。我看了一眼就收回心思静心打坐。我看见妈祖妈妈点头微笑，她可真漂亮，五官精致极了。

我就见围栏中的我——一个7、8岁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白衣裙，脚上穿白色布鞋，鞋面上还坠着两个粉色绒球，脖子上挂了一串珠子——脖子后还坠了一条珠子。不会是佛珠吧？汗！(补记，脖子上挂的是白色珠子，后坠的是紫色的，间或有2个白珠子)

收功时寿星公来了，笑呵呵的给了我一个小桃子，我就收下了并道了谢，心里想这是“蟠桃”？寿星说这是“仙极桃”，然后他就走了。“我”刚想吃，就见一个图，一支大针管打pp！我最怕打针啦——果然是雪山妈妈，拿走我的桃子，我只得好好收功。

听“雪山青莲”的时候，音乐刚起就明显感到全身一凉。我看见自己在一座冰宫里打坐，漫天雪花，低头见丹田处的丹珠是蓝色的。过了会儿我听到婴儿的哭声，我心里一酸忙问：“这是谁在哭？”隐隐的听见有人(男的)喊“阿意”——应该是天凤的小名吧？接着漫天的喊杀声“啊！”——盖过了婴儿哭声，见很多很多白色身影冲上绵延万里海岸的一波波海涛，席卷着冲下一条山脉！过了会，我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穿金甲的女武士站在山顶满眼哀伤。我看着心里酸楚。过会，听见大雨倾斜而下的声音，我当时简直怀疑外面下雨了——收功后往外看，没有下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海潮音”？后来左腿又凉又麻，我就站着听，感觉有个白衣女子站我对面，我特别想抱她，已经伸出手了——但又收回来了，“色不异我”，还是不动心的好。(整理时补记，我在密室里做功，总听见“啪、啪”声，像是风吹

起卷轴窗帘拍打墙面的声音,我想是不是有缘来报名?就感觉一朵朵花散下。听“雪山青莲”总是各种感觉很多。)

11月29日21点29分,上网见杏子评价说“也不知道给一双鞋(给来时显出破鞋的家仙)”。其实就是个感情的问题,当时以为是她告诉我长途而来,呵呵,还是情不到啊。我见机学乖,立马请她们到我更衣间随便拿(幸好今儿整理了一下)。思绪刚落,就见我衣间里“人满为患”,呵呵。我的黑色正装多,看着她们更喜欢那些色彩艳丽的衣裙。我见阿姨朝我款款而来,还穿着她的素色衣裙。

我:阿姨,有什么喜欢的就拿去穿。

安搂着我肩膀:不在乎穿你什么,只要你心里有我们。你看大家都很高兴,高兴的不是衣,是和你亲。

我:我知道的。——好像闻见香味。

安妩媚的一低头:闻着不错,就用了。

我:我好高兴,你们终于拿这儿当自己的家了。安,以后有新友来,在这方面你帮我招呼一下。

安叹了口气:她们在乎的是你的一句话——那是情的试金石。

我:知道了。阿姨,好温柔啊,好喜欢你。

安瞪着大眼睛,一眨一眨:不要叫我阿姨,我和你同辈。在(冰河)五四的时候,狐帅让我的赤花驰援你的龟灵对抗西洋东线。在喀塔河谷会合时,你们已经伤亡惨重。哎……不忆起亦难相忘,不相识却缘起初始。守尘心待月明。

我:是的。守的云开见天日啊。

安:黄河浊水浪滔天,一叶扁舟万里飘。始自九曲天机妙,终归大海守寂寥。

我:哦,这两天总让我看黄河源头,是这个意思。呵呵,长征始于足下,我

的长途跋涉已始。呵呵,九曲弯,八十一难……

小雅(家仙):当自己是孙猴子呢?我:呵呵,没那么大本事。

小雅穿着我蓝色长裙,戴着珍珠耳环坐我身上,她说:姐姐,守着心经万里归。孙猴子护着西天经,你也要守着你的心。说八十一难,太苦亦不过。

我:嗯,享受过程,难当福来享。

我又见“地藏”,他眉清目秀笑弯着眼:口气不小。“我”过去做合十,盘腿坐他脚边——他显的像比“我”高很多。我家仙都安静打坐,也不见家仙过来行礼。(刚才我见她们把我的更衣间都搬到台上去,进进出出的好不热闹)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你就莫名的亲切。地藏笑着摸了一下“我”的头道:邪王星西垂,紫明亮东方。合乎心之善,缘起万古情。过去的事都付谈笑中……

我:呵呵,您就守着那冥域。地藏:是守着希望。然,人世间有此机缘也是千机万缘难求。前两天被伤灵,吓到了吧?我:呵呵,是没想到。不过还好,多亏了家仙。地藏:恶灵无害念,全由因缘起。心空不动情,悠悠见佛心。我:和您聊天,感觉很平静。地藏:助你观音归,平你心杂欲。亦是有缘……我:太好了,希望能常和你聊聊天。地藏:万象皆佛。自求静,自得益。我:您是什么时候下界的?地藏:守兵不攻,放下千古传奇。洛阳二月花,霜结杏(新)梅下。我:二战之后?地藏:缘起不可考,只守着这果,应天理。

他起身遥遥的向妈祖妈妈合十,就笑着离开了,是从一椭圆形镜子里消失的。他走后我家仙都过来围着我,我懒懒的有点困。

我忽然很想乌祖、海祖姥姥,就心香九柱给姥姥。想着姥姥用拐杖杵地生气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想她们。过了会,我看见姥姥好像在海里的一座宫殿

里正喝酒，两个人坐着聊天，很开心的样子，呵呵。

就是我昨天在 S 家看见的大宫殿，又见那道只有框没有墙的铁门。乌祖姥姥站在殿里说：“无心连门都看不见，给个意——从来不设守门的人。心里有，脚下就有路。给你看见啦（无门的门）”……“我”笑着朝她们做万福，宫殿消失在海水里，还冒了个大泡——有气？

我脑袋疼，闭眼看见心月狐娘娘走来，手里还拿着昨天在 S 家看见的那把牡丹团扇。“我”做一万福，她笑着看我一眼：野丫头，文静些了。我：呵呵。她把手里的扇子给我：团扇，团花扇。我赶紧道谢。她这次看着是梳着妇人髻插着簪子，还是白衣。后来我感应不到什么了。

11月30日00点13分，做完瑜珈功——上香时，看见自己坐在栅栏圈里，外面是花海。做功时没什么感觉，只闪过几个画面。

音乐起，就见一片翠竹林，走来个女孩明眸善睐的，她给我显个名叫“担灵女童”。她说“风秀于林”——怎么不是木秀于林，呵呵，一定有别的深意。

出现青娘妈妈的金身像（以前见过）。看见“我”那个梳辫子的小女孩站在寿星边上，小小的，拉着他的衣角叫“叔叔”。有个特写是寿星的大脑门，他总是笑咪咪的。

有队小乌龟列队走，都背着小书包，带头的小龟还举着“易”字旗。被一只大脚给踩扁了——是玄女妈妈，她恨恨的咬着牙走了。

最后收功时看见一个大睡莲。我就跪在上面，还见天凤就穿个肚兜、披着件白袍子很妩媚的坐我对面。接着显出一大片水域，上面有不少睡莲。

1点08分刚要睡——左脚心钻心的疼。闭目看——很多黑色的小蛇什么的

线状物从我脚心涌出，视线从一条宽石路延伸向一个黑色三角，路两旁是如镜面般平静的水池，我刚想到“泰姬陵”？就见三角变成一个白色宫殿，顶部升起烟火，显出“花”字。烟火没有了，又变成一个黑三角体。（只要我闭目看了，身体的疼痛立刻没有了）

我想到观音妈妈教的“回想青潭，走进三角”。我就先想了下青潭，立刻就觉得进入了个三角密室。我见天凤在打坐，我困的睁不开眼，感到一个词“莫克伽加”（音）。

11月30日16点左右在车上，听收音机里的相声说到“皇上丢了夜明珠”。后脑勺巨疼。看了一下，一个金花掐丝大明珠显在眼前（整理时又感到说“花明意”）。又显出一对人的肾，我想：嗯？这什么意思？我当时正在吃冰淇淋。小雅（家仙）跳我怀里：大冰天还吃冰疙瘩，你的腰不想要啦。我：哦，呵呵，你现在管着我腰啊。小雅：哼哼，懒的管你。我想了想还是扔了吧——我转头对迪安说给你吃吧！

【杏子评论：无观人被有观欺……2008-12-3】

19点左右哈欠，显出一片竹林，有个女声在林中说“翠林怨，殇国梦，回遥凡尘花繁重。伤兵残将携手归，紫檀蓝带十二阙。雀宫蒙童下凡尘，衰意少言默行路。行舟死海福知祸，名山大川走四方。水迢迢来山昭昭，悔不当初一心横。庄严肃穆显法身，不正不义天续情。花梦随缘喜相逢，吉祥如意来果真。商却离人泪梦中……（被迪安中断）”

23点27分做完瑜珈功和“雪山青莲”——瑜珈功，音乐起，闭眼见一月芽形水面，游来一条黑蛇，后变成武妆的八妖娘娘。她睁大双眼看着我，然后她眉心骤亮打出一束光照着我。后见空中有位宫妆女神坐在圈椅上，我开始以为是妈祖妈妈，有图特写——头上有一

燕子形发簪，我想到了碧霞元君。但见她端坐在椅子上垂帘合目，我也老老实实做功。做了会儿我又想，会不会是三妖？见她又变成穿五彩白纱鱼尾裙的女神很戏谑的看着我。呵呵，是与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刚想完，她又变成宫妆的样子端坐着。有个特写，她手里握着透明线连着我的四肢和脊柱。

收功时，一些前世的记忆纷至沓来。呵呵，很热闹——原始人、海鸟、欧洲人、还有几世是日本人（这比较打击我这个愤青）、少林和尚（也有可能只是少林寺里的竹子，因为只显出少林寺大门和门边的竹林）等等。过去的记忆回来，缘在一点点聚。具体的……不写了。（整理时补记：还是记上吧，也许有别的意义，收功时面前有个寺庙，上书“少林寺”，门旁翠竹摇曳。忽感腋下生翅，见自己像一只海鸟遨游在汪洋之上。低头有一海角，感到“好望角”。视线忽然投入原始森林中，有一群原始土著人茹毛饮血，树上绑个欧洲女人。忽见一冲天杨，树冠忽然燃起大火。视线又转移到欧洲中世纪广场，有个十六、七岁女孩神情倔强的被绑在火刑柱上，特写她的剑和破脚。接着显出一双深沉的眼睛——是个日本女人的，走在像宫廷大屋的路上，两旁人都低头让路。最后见上次那个穿红衣的日本贵族仕女长的十分漂亮，原来红衣是嫁衣，门外脚步声起，她惊恐的盯着门……音乐停）

“雪山青莲”没有听完。开始做功时就感觉燥热，以前都是音乐起就感到清凉，可能是因为我单盘着腿？不再单盘了就稍微好些。后感到一条特粗的蛇缠上我的腰，本想用神女印，后想想也许是缘，就静心问了问。她给了图是我家香台，那就可能是台上的家仙。我敬请她回去，是不是怪我这两天没和她们说话？这时，感觉她不再缠的那么紧了，也没有走。我又想到一些俗事……感到

今天做功心也不静，就停止了，然后又练了会儿腰。

在瑜珈功中，看到一个很妖的女人戴着像唐僧那样的帽子，斜披着红色袈裟露着大腿，好像还有条狐狸尾巴，不伦不类的。功后，我请她来聊聊。说着，就来了只黄色的狐狸。

我：呵呵，干嘛穿成那样？她还是狐狸样低个头：看你比较喜欢那个和尚。我：哈哈！胡说，那为什么不骗到底？道行不够？她：我已修行九千年，门缝里瞧人！我：呵呵。你是那天在 S 家报名的那位吧。她：是啊，也不见你来找我，骗你又觉得没意思。不过，“地藏”不管（世人）修行，你老想着他干嘛？我：我没想。这不都是“物来则映”嘛。她：呵呵，也不知道是哪世的糊涂账。我：不说别的了，说说你吧？她：我乃黎山花。我：黎山姥姥那边的？怎么来这儿报？她：有缘就来报。曾有世我是你姐姐，大概是人间的元朝吧。

我：你不是修了九千年了，那我？她：笨蛋！你那时也是狐狸啊，哪有世世为人的道理。我：你怎么在 S 家等着，不直接来我这儿？她：我认识霸姐儿，在那边小住了段时间，看着你来了就报了。我：呵呵。她显出人形，特别的妖。我看见台上“安”安静打坐。我：玉灵对吧？（她做我身边，我哈欠不断，她还把头靠我肩膀上）她：又找到你了小麻豆。哼！不听我的，中了猎户的陷阱。时至今日，再重聚，心酸啊。我：不酸不酸。人算不如天算。在我这儿安心住下吧，呵呵，还可以去找 S 家的霸姐串门子多好啊。她：省的，你先忙，我找安去……待续

水滴石穿-续 32

我已经走火入魔了（玉青 2008 年 12 月 6 日 下午 10:08 发来以下观记时

说)。

玉青观记-12月1日,18点左右,哈欠闭目——夕阳下,一高台宫殿,特写出一飞檐,下面挂个硕大的铜铃(整理时补记:也有可能是高塔,只看到一飞檐,今儿看到刚出土的辽朝舍利子塔,就是飞檐下挂铜铃)。“招风起,朔风急,小阶流水弯曲直,地无沟壑,四散流,流到哪头是哪头”,同时有画面,从宫殿里有水流出,沿着台阶流到殿前地面上,水流四散来。接着特写“夕阳”。天上显出一头大象,鼻子很长,绕着圈的甩鼻子——像西部牛仔套绳索。“我”下意识的抱着头。

接着显出一大片水稻田,有个戴草帽的农夫弯着腰……拔水稻!拔了又种上,种上又拔出……接着显出农夫的脸,还是个英俊年轻的小伙子。他手里有个竹簸箕,里面很多青苗。水田很大,有的垄上已插上苗,有的没有——没有规律的。看来他不是按着某个顺序来的。再看农夫,他不再拔了,开始一个个往后种。“乌金落日下凡尘,少蒙不经事来忧,锁不尽凡心滴水情,梦里寻欢把家回”。

我:谁啊?

天上彩霞满天,走来一位女子,飞燕髻,体态婀娜,宽大白纱裙。

我:七仙女?

她:七彩胜意。小针小勾,彩云追月,有赶集(显出一头牛,坐着牛赶集?)。织棉织锦全凭心,巧手绣花上锦缎,不绣金线绣墨里,雪色披风黑战衣,近看尤有绣花衣,娇娘尤爱红妆束,急赴战场撇家亲。

我:呵呵,请坐请喝茶。不常见您(以为是七仙女)。

她:(你)意多心大看不见(我),小女尤爱红妆裹。

我:您到底是哪位(听着不像了)?呵呵。雪山妈妈?

一个图,两只不同的手暗暗的传了块玉。玉上有个“凤”字。仙女不在了,见远远的有俩个小童子笑嘻嘻的背着手像“螃蟹”那样横着走了。——哼,这又演的哪出啊!

来了位老婆婆,黄梨木的拐杖,素花裙。

我:太太姥姥?

答:硕星王,艳娘。

我:怎么是显老太太样?四大天王不是年轻女子?

答:比你高。

一个图,桌上一只“熟”鸡蛋。(这桌是那天扣海碗的大方桌)

艳娘:你怎么知道熟的?

接着显出:蛋里孵出小鸡,桌上又冒出很多小鸡。它们都排着队从椅子上下来,又变成一黄蛇。

我:小鸡是不是叫“卓姬”?

我感觉都是家仙和我闹着玩,她们都在我身边。

我:我买了栗子,晚上回家一起吃?有谁想和我说话直接来,别演啦。哈哈!

长尾猴破奴来了。

破奴:怒死凡尘马裹尸,饮胡虏血谈笑中,奔马踏沙万城遥,战鼓雷动心血膨。

我:恩,大汉铁骑是很让人热血啊,有啥八卦的说说。

破奴:塔沙克拉马邑……胎动。

我:胎动?赵破奴是女的?不会吧!

破奴:霍去病的如夫人胎动(要早产?),急功冒进30昼夜,枉死朔望台。

我:就为了提前回去看老婆生产?太……雷了!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杀死的?

破奴:哼哼,按现在来说就是被敌箭所伤,身体疲劳抵抗力差,破伤风死的。

我: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斜着眼睛。哎,天妒英才小帅哥啊!

破奴：想当年，扶（衣）棺进长安，十万人众，少离白发泪涟涟。青竹累累不见当年之豪壮，小心渡莲回终点。

我：哎，太冤！

“各为其主！往事悠悠如云散，青苔绕墙绿痕痕，泉水滋饶汪绿潭，潭水波动萍不摇。当年酣战四起，守军变为攻，回身不及赶战功，懵懂罗地回旋走，舍身堵洞口（黄继光？），朝露英灵丧。”

我：谁？

答：天凤。

天凤：直落青潭底，漂浮恶海远。从此不识回家路，遥望天际垂泪。何日归，重托你。不忧心，慢慢等，正值年少路且长啊。

我：好的。

19点多，到家休息——感觉餐厅有个绿毛毛的大家伙转悠。我开始以为又是哪个家仙和我恶作剧就没管。忽然打了大喷嚏——见那个大家伙立我面前，有两丈高，手里拿个斧子，全身毛毛。他还送了我把小斧子。

我：（天上也有斧头帮？）干什么用？

他：开山劈地。

我：开什么山？劈什么地？

他：小昆仑山，水稻田地。

我鼻子塞——感冒没有好，大脑迟钝中！

他又给了我大把亮晶晶的石头——像一把玻璃渣子。

他声音斗高：这叫冥石，冥光幽。

我苦着脸：为什么老让我听到“冥”字。（我快死了吗？）我不要想到这个字啊……什么风波亭，什么大柳树，您要告诉我啥啊。

我忽然觉得很燥热，就关了录音笔。可是感觉还在，我又开机了。

“野人”坐我身边，大掌往我肩膀上一拍：丫头，过火焰山得有芭蕉扇，过阎王殿要有开山斧。

我：我不要过什么阎王殿啊!!!

“我”还是到了一个黑暗暗雾蒙蒙的地方。一座山浮在半空，山上有一个个山洞，每个洞口都有铁门。山顶有个暗紫色的太阳。我往“天”上看，其实那就是一片袈裟摆，那位端坐的应该是“地藏”。

我想到天凤说过什么“送你过冥河”？“过冥河”！不会吧。

心里忽然酸！我不要看了。

“我”还是站在“地藏”头前，那个“我”小小的，就在他头前。他把僧帽帽拿下来，上面有四个戒点，右上那个是黑色的，像个血洞。他说是我打的！他竟然皱着眉，挥手让我走。

我：走就走，谁想在这待着。

我就来到一座索桥边，下面是岩浆。走过桥，有个亭子，叫“风波亭”。

我：这不是处死岳飞的地儿？有没有人啊？

我坐在亭子里敲着桌面，半天没人影……来了头黑猪，它来到桥边，看看又退回来，窝在一边躺着，怀里还有几个猪仔在吃奶。

亭子后面又显出一个破旧的村庄，还是茅草房，土路。好像是清朝，有个男的头上盘着大辫子，穿着破布衣。见有个插着“宋”字的茶馆就走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也没个人，我又出来在街上溜达。见一“水镜庵”，庵旁边一小桥，两旁种着桃花，桥头插个旗子上书“招幡”。忽然，天上一个闪电把旗杆拦腰劈折，旗子掉进河，只剩杆子。

我：这怎么回事？

见天上一银甲女将，朝我“哼”了一声就走了。感应到——琼宵娘娘。莫名其妙！我也“哼”了一声，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眼前出现一只黑鞋。我顺着往上看，见一门神——南天门的神将（感应到的）。然后我就像小蚂蚁一样从他鞋边溜进去了。等我进了门，我又

忽然变得比他高。

见“我”穿着白色纱裙，手里端着酒壶，云雾中有个仙洞——上书“惜缘”。

“我”走进，里面很多仙人道长。在前面高阶上坐个道长，看着像“召集人”。我暗问他是谁，感应“熊弼真人”。

他招手让“我”过去。就见那个“我”是梳着双髻的小姑娘，看着就是那个“担灵女童”。那个真人头顶有个匾额——“辉金藏”。“我”在他身边刚站好，就感觉有个东西咬我的裙摆，原来是只乌龟，还叫“我”妈，“我”一脚把它踢一边。那个“我”凶巴巴的说：“谁养你谁就是你妈啊？”。熊弼真人挥手让我把它抱走。

“我”到了好像一个水帘洞的地方，顶上能见一小方天，“天”正对着底下的水塘，藤索从两边的山上垂下，滴滴嗒嗒的到处都是水声。

“我”：你就好好待在这儿吧！

龟：我是连情，你不能不管我。

“我”：嗯？连情？

龟：我就是跟着你，我是你的影子。是灵、是性、是光、是影……是什么都行，就是跟着你。

那个“我”就把它放在水塘边。小龟显的很高兴，伸长了脖子。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条小蛇就盘在龟身上，头还凑一起。

小龟懒洋洋的对“我”说：龟蛇大仙。

这时一只龙头从上面洞口伸了进来，吓了“我”一跳。那个龙很哀伤还流泪，他说：“果然认不出我了”。他丢下一个婴儿到“我”怀里，孩子呼吸很弱的样子。那个“我”束手无策，见龙没走，就对他说：“要不，你先下来，你到底是谁？”

他变成一条蓝色的小龙进来了，四只爪子四个趾。他立在水面上。我回头见小龟身上的蛇没有了，乌龟缩着脑袋

和四肢变成“缩头乌龟”滚到水里了。小龙变成棕色长发、蓝色衣服的男子抱着那个婴儿就往外走。“我”在后面拉着：“前面茹仙聚，你不可以去。”他一挥手，“我”后倒撞断了一颗柳树。他对熊弼真人说：“如你所愿，她什么都想不起了。”说完就走了。那孩子身上掉了个荷包上面绣着“仙鹤”。有特写：担灵女童的所有关节都是竹节。南极仙翁的仙鹤衔来一个桃子送给担灵。担灵握着桃子看着天上重重宫阙，忽然流泪。

然后眼前一片黑暗！我半天回不过神——入魔啦？

20点左右，有人说话——水仙花，分金银盏，如日月花。朝天杨，柳漫絮。絮飘入凡尘，凡尘就是个污浊地，混入泥土就不见。当初的都辗转落人间，不带前世的记忆，又羞愧于前世之情缘，忆起就是心中之痛，不忆起又难回天，奈若何？

我：请问这是谁在说话？

答：珠王。

我暗想珠王怎么跑来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

答：珠意朝天，大路两边。恰得知这段奇缘。以前不说出是机缘未到。说出了又刺心剥骨啊，竹身人。

释佛来了：一点禅意再修成人身。

珠王：索花情缘漫天舞，大机招旧部。马踏千川寻归途，烟波渺渺渡方舟。龙腾虎跃不等闲，紧赶慢赶晚回身。长江黄河不二天，始自九曲宫上见。

图：一个跑马场，只有一匹马自己跑着。马一圈圈的跑，跟自己比，终点也在圈中。

来了很多花，玫瑰、菊花、凤仙、荷花等等。

图：一个大花园，一个大回廊绕在园边，抬头见座宫殿，上书祈妍殿、旁边有祈年殿，前面是祈福宫。天上有道七彩虹，一头搭“南天门”，另一头在“上

天门”。彩虹隐去，天上又显出了一把法式重剑。

接着又回到了水稻田。只有一垄水稻，种田的人没有了。有头牛过来，朝我“哧”了一声。天上忽然下起了流星雨，都下到水稻田里。

12月2日15点14分，正在埋头写东西——忽然听见小鸟叫。见空中来了只黄色小鸟。

我：小黄鹂？

鸟：你是大猪头。

我：你怎么一来就骂人？

鸟：比猪的头还大。唱山歌哦，无人和哦。

我：你好好说话，找我说什么呢？

图：一只小山雀鼓着小翅膀要冲天飞，飞到半空掉下来。有只老家雀过来护。小山雀说：我是山雀，不用你家雀救！老家雀还是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你（小鸟）想说什么，家雀也有鸿鹄之志？小山雀还是回山里练好了再出来吧？

小鸟朝我拉臭臭。

嘿嘿，接着，我看见一只男人的手，一把抓住小鸟的尾巴。小鸟变成了一只仙鹤，它还不好意思的把头埋在翅膀下。

我：你是谁啊？

男子显出寿星的样子，笑呵呵的喊我：小家雀。

我：不是小山雀吗？

他：关在家里就是家雀。呵呵。（所谓山里山外都是自封的）

我：您坐啊，喝茶。我们来个私密聊天。

他装着轻手轻脚过来（周围有别人）坐我旁边，不过他是坐着个紫檀大靠椅。小老头眼睛亮亮的。

我：胡子好漂亮啊，银白银白的，发着光。

他在我桌子上放了个小桃子。

我：哇！谢谢。——可惜吃不到。

我：您的人马怎么会跟着卷进来，下到凡尘？

他叹了口气：我的仙极洞，仙桃累累，三百年成桃，五百年成精，一千年成形呢！哎，都是聪明伶俐的孩子，却偏偏都不安生，大的带着小的偷跑到九天玩。我老了，没精力管他们——等渐渐看出果子越来越少……赶到九天一看，一个个都穿着战甲参了军，哼，都是她们撵掇的！

我：她们是谁？

寿星：花仙大院的精骗子们，带坏了我的孩子们，哎！

说着还抹泪，不过我看是一滴都没有。

我：哼哼，谁开的道？那么容易跑了？

寿星：我乃闲云一野鹤，都让我的童子们看着那光道（通九天的），谁想到他们监守自盗，先溜的就是他们。

我：呵呵。抓到好打一顿。

寿星：少不了一人一杖。打得屁股生烟。

我：哈哈。您也就随他们闹啦？

寿星：儿大不由爹啊。

图，一个个小人都背着红缨枪站在训练场上，都长的红唇齿白的相当漂亮。又见一个小人在我桌子上耍起红缨枪，上挑下刺的。完了，小人一立枪，还朝寿星行军礼，老爷子气的胡子一翘。

小人：宝玉向爹爹请安。

接着，来了很多小人都跑到寿星身上，都争着叫爹爹，听着都是宝字辈的——宝瓶、宝义、宝善……。有的还揪寿星的胡子。老爷子看着是又高兴又心酸。

寿星：当时一个个都要冲天飞，现在还不是要老子捞你们回来。

说的那些小人都闹了，都在抹泪。“我”看着也难过，桃子也吃不下了。

“我”小小的，和那些小人一样大，梳着两个小辫，也窝到寿星的怀里。一个小丫头推我：小野鸟，你不是我们这边的。

寿星把我放他右手心，左手点了一下那个小丫头。“我”得意的朝她做鬼脸。那些小人都在底下跳脚：海鸟海鸟，专偷桃的坏海鸟。

寿星哈哈笑：把你早先的事都给兜出来了！

图：我原来总带着一些海里的姐妹，到洞里偷桃子吃！就见跟我来的家仙都冲过来了，和那些宝贝打成一团，真是热闹。这时，观音来了，用手一收，把我家仙都收回我家台上。妈祖眼睛一瞪，她们都老实了。寿星把那些宝贝收在左手，“我”躲在他右手指缝里。

观音：事都忙不过来了，你们还在打闹。一个个还想在底下打来打去，就打散了算吧。寿星胡子一翘对着观音说：当初都是你的点化，她们一个个成了精，把我洞里的能量给你们当了军需。（第二天，我在想寿星的孩子怎么就跑到九天参军了呢？显出了图：一条光道从仙极洞连着九天。暗暗问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谁连的道？嘿嘿，有人说是一战前，观音她们连的。）

观音：一战时“南极仙队”立了功，被佛王封为“仙乐团”，到二战跟着西王母的各路大军供补能量保障后勤。也都是有功的人，只要安心修行，由我来点化。

宝贝们都长跪合十。观音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走了。寿星把他的宝贝们放进一个宝袋里，往后一背——这造型好像圣诞老人啊！寿星：时节好等，天机难寻，我的宝袋什么时候才能空呢。我：会的会的。寿星就背着袋子走了。

19点多回家上香，在香台前盘腿静心。眼前出现一只老虎，虎眼无珠只冒光。虎头上一轮大光团，看着像月亮，

上面有阴影像山脉。我问虎：“山叫啥？”虎：“祁连山”。（大哈欠）我看见海里的姐妹过来了，让我看深深的海水。感觉很静。

12月3日今晚做功，音乐起，见我前面有面椭圆形立镜，正对着我，里面的人有身子没脑袋。功中，有人在我眼前跳少数民族的竹竿舞，有个穿黑衣戴红头巾的配着弯刀的酋长似的人物。她不说话就盯着我，像个雕像。玄女？

（昨晚做功，音乐起，就见一只大脚踩在一层梨子上。）

12月4日20点左右。飘来一位穿素色衣裙的仙女。我刚要观。迪安这时哼着歌，我让他别吵！飘来的那位就在家转悠，家仙都在我身边说——吵吵吵，吵个底朝天。迪安还在那儿唱，我就让熊大、熊二拿红缨枪去捅他，嘿嘿。

那个仙女幽怨的立我面前看着我：吵来吵去，别把这个当乐子，天上的乐子更多。不过，你欺负他已经顺手啦。

我：哈哈。据说他的天魂很受我气
仙女：气不气的三分爱，哎呀！酸死我了。

我：酸你的心肝肺。对了，你们有味觉？

仙女：什么觉都归为性觉，有性觉你想要什么觉就有什么觉，不想要什么觉就不要什么。

我：听着好像魔，不像佛。

仙女：哈哈，你也敢谈佛魔，懂个P。

我：哼哼，我就懂你！报上名来！

仙女顺手就要给我一枪，到眼前又收回去了，在那儿气哼哼的。小雅跑过去安慰她。

雪山妈妈：你今儿发什么疯？

我：仙来疯。哈哈。

周围一圈磨牙声。

我：呵呵，告诉我你大名呗。

仙女：战夜梟！

我：好拉风啊！

仙女忽然哈哈大笑：你也有今天啊。
玉泽过来，点着我脑袋：你就是夜泉老大。

我：我？

仙女变成穿着黑战甲白披风的像，
行军礼：蒙花报到！

我看见天凤跑过去，抱着她，特别高兴。台上冲过来很多仙抱一起。安过来坐我边上：姐妹们团聚，焚香祝祷。

我：龟灵是个什么队伍？

小雅：你终于想起来问啦。雀儿飞的主力团。二战中后期，前军变后军，龟灵团变成前军。

我：为什么叫龟灵？

我忽然见大家都尴尬的很。

玉泽：哼，那是她们给起的外号。

我：干嘛起那个外号？

大家都低着头。“因为你们爬的比乌龟还慢，哈哈。”有个人影从天上飞过。就见玉泽拔出剑就冲过去了，她后面还跟了一大团黑影。

我拉着要飞走的小雅：谁啊？你们要干嘛去？

小雅憋着嘴：浪蹄子，花萝卜。

我：哎？

小雅：都是你！里子都丢光了！还在这儿老是龟灵龟灵的……

我：是面子……

“我给你面子！”啪！有人打我的头。

我：谁？怒！——小宇宙瞬间爆发。
我见八妖左手叉腰，右手点我的鼻子。
八妖：你脸大啦，挑起疯来了！

她一挥手，玉泽她们又给她带回来了。有个穿红色衣服小姑娘站在后面做鬼脸。八妖：搅乱我的校场，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关你p事。还有你们，都白修了，管它什么龟灵龟蛋的。吵个什么，打坐！跑到白月道上打起来了！都少丢我的脸。

妈祖妈妈过来了，八妖把后面要骂的话生生收回去了。

妈祖：小丫头们闹闹，随她们去。
还都是想回去的吧？嗯？

接着她严目一扫那个红衣丫头：你是谁？

小姑娘利落一礼：花惜！招摇军。

妈祖：招摇都是好孩子，来了就在这儿暂住吧，少挑以前的事。要是再吵闹，都拌蟹黄大凉菊。

小姑娘低头不说话了。

八妖用刀鞘打天凤的PP：少懒大屁股！把这些闹的都给我看好了，少出去闹事，还嫌不够乱啊？

她又指着我：少打听，多打坐，从明儿开始给我加半个小时静坐。

我：哦。

她又严厉的看了玉泽她们一眼，沉默了一下，又把她们拉起来了，还是一脸的不舍。

妈祖：这个刀子嘴，确实最实心的。呵呵。

八妖脸红了一下，又立刻正了脸色。她刚要走……

我：我……我这有个镯子配你这个衣服最好看。送……

八妖：省了你的花花心，把她们团好比送什么都强。

闪身就走了，不过我还是看见她戴着那个镯子走了。呵呵！

玉泽撅着嘴过来了。

我：你哪儿去了？

玉泽一指那个红衣丫头。

我：你叫花惜啊？我这儿有时候也能见到七仙女。你先在我这儿住下，好不好？

花惜有点面黄肌瘦的，但样子很倔强。安过来朝我笑笑就拉着花惜走了。只见香台上的小桌上放了两菜一杯茶，花惜吃的狼吞虎咽。

忆安坐我边上：哟，可真热闹。

我：招摇的人怎么会来？

忆安：现在昆仑台没有支系的区分

了，随路随驻，都是一家人嘛。

我：你以前是哪边的？

忆安：我嘛！我就逍遥一仙人。

有只黄豹子蹲我脚边。

我：新来的朋友？

黄豹子把头扭过去不理我。

我：呵呵，转过来，聊聊？

豹子：小兵豆原来这么不济啊？

我：赤燕斩的前辈，对了，给你报个名？

豹子：冰华。

我：赤是个临时编队吧。以前是哪个队？

豹子：天鹰和罗刹近卫军中的好手。

我：哦，呵呵。

豹子：当年，为了迷惑夕阳南攻。为变军阵抢时间，我们从祁连山迁回到夕阳中军的后方，佯装天龙主力。

她又站起来，仰着头：我们可是圆满的完成了。

我：哦！有点像集结号。(电影)

豹子：那是光荣的牺牲，悲壮的胜利。

我：敬佩啊。不过，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从哪儿来的？

豹子：天地之浩然。

我：我不信。

豹子：就是为了活动活动。

我：啊？！

豹子：没有动，哪有现在的静啊。

我：现在修行回去多累啊，当初干嘛要下来？

豹子：不会去想因，只承受这果。多少多少年过去了。当初一个动因，就连成了现在这一串串的果啦。

雪山妈妈：波纹圈的中心就一点，那一点动了，就荡起了一层层波。由静到动易，由动回静就难了。也是修行的难啊。

我：不是说相对的嘛？

雪山：相对的频率不一样啊。你由

静到动太频繁了，动的力度太大。要想静——就制住你那个动点，就是你的波动心、你的求，你的贪……

我：我求修行好，也是求？

雪山：修行是顺其自然的。求就累了，求就贪多，贪快了。闲庭信步，小窗听芭蕉。

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

雪山：贫嘴！

我：那个龙那么花心，老妈一定要找别的幸福哦。

雪山：我只盼你好。等你回时，就和你融为一体。

我：哎。

雪山：不说了，太早着呢。休息吧。

我：好。

23点21分做完瑜伽功。今儿做功看见香台着火了，火灭了——台上就变成金色了，但过了一瞬就又暗了。

功中，见一个石桌边坐个女神由远即近飘来。就停了音乐。见她梳着高高的髻，淡黄华丽衣裙，上面缀满宝石。特写她纤纤玉指捏着一个酒杯。

她笑着问我：你猜这里是水还是酒？

我：酒杯中的应该是酒吧？

她喝完酒，很谐谑的看着我说：现在，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啦。

我：是啊，我没有尝到。

她点着头：只有尝了，才知道是酒还是水。

我问她是谁？她显“洛”字。

我：洛祖娘娘好！

她：你倒是机灵，不喊洛母喊洛祖。

(反话？)

我：您是老祖啊。

她挺高兴，把一串黄、白、黑三色的珠串套我右手腕。(是不断变换三色，不是三色珠串)是个长链子，缠了三道。

我：谢谢。请您开示。

她：对老的有心难得啊，莫非是你想求什么？

我：不求啥啊。

她：聊聊可以。

我：是啊是啊。您是老老祖啦，您那个时候什么样？

她：一切混沌中，永恒的无，永恒的生，阴阳相驳变化万千。

我：那只有阴没有阳呢？

她：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都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抓不住。

我：抓住？

图：手指间绷着一根皮筋，皮筋震动。

她拿出一个宝盒，里面两个球，一黑一白，白的大一些。

她：这是混天仪。

我想怎么不是他们说的白中一点黑？

她：黑在白中，就又是一个宇宙了。永远都只是吸引，是否含在其中，只是看的角度不同。

她右肩抗有一个欧式水壶，把壶放倒，水倾泻而下。

她：洒银河，当初的觉醒不是一个个，而是倾泻而出。

特写偶尔有一滴水滴在脚上，她把它抹起，然后她对水滴说了句什么，水滴变得晶晶亮，又重滴回水流中，整个水流也变的晶晶亮。

她：这滴水有了“知”。

她又从一个袋子里倒出了很多珠宝扔进水流中。

她：总有人抓着更亮的珠宝，而放走了不起眼的光珠。

她拿出一只大戒指戴在左手的中指上，手放胸前低着头，头链的珠宝垂在额前。身上是暗红色的大袍子，非常庄严华贵。她身后忽然展开一对黄金翅膀，翅膀扇动，把水流扇的四散开来，各大小不同的水球存在不同层次空间。

有的水球亮一些，有的暗，亮的之间靠近融合，越变越大。光的强弱不同，球之间的距离也不同。（意思是光就是能量，能量不同构成远近的不同。我的理解）。她站在最亮的一颗光球上，“我”远看这片光海，显得耀眼夺目。暗的球体飘离这片光海，慢慢形成一个暗点。

光海中出现九个特别亮的光球。她拿着一根权杖，顶部是橄榄枝构成的“V”形，杖尖刺向“太阳”，太阳忽然爆发出耀眼的光，把那周围九球，和其他一些亮球融合一起，越亮的球融合的越快。

她脚下的球不断鼓胀，手中权杖指向前方，慢慢融入黑暗。黑暗如块“黑布”，渐渐出现个鬼画符似的字。我问这是什么字，写出一个“玉”，奇怪的是倒笔画写的。（看的我恶心头疼）八个“玉”字围一圈，中间一个圆，黑白各一半。说是“古易图”。

又见一只黑凤凰从这片黑暗中飞出，飞到一棵梧桐树上，树下一只蜥蜴。它看着一片“桃花”林。林里一个小童子刨地，刨出竹笋。他剥竹笋，看来只要笋心。（干呕）天上忽然飞来很多凤凰，还打起来了！打的“一地凤毛”。

又见青潭，水旁一大片花海。（干呕）我：谁给的这些图啊？——显出羊师。

羊：缘起缘灭，动静相对。

然后继续做功。收功时，见自己跪在水里，身边水波一圈圈荡开。

我：无情似有情，有情似无情。对比、阴阳本就是相对的。太执着如何“静”，就会动个没完啦。——少想才有明天。释佛伟大。

虚空：你还不是佛，多想想吧。

12月4日23点10分做完瑜伽功。上香时又见青潭，但见天上是满月，水中是弯月。音乐起，我见高空中，云雾上，有一门，上书“南天门”。我上吸气时没怎么太吸，后弯回时还是全身麻的

难受，这时我就见天凤在我身体里（重合我的身体）做大虚无掌。我也傻乎乎的要跟着做，天凤说：“不用身体做，松！”过会，我见济公跪我对面，摇头晃脑念“阿弥陀佛”，我也不由自主的跟着念还晃身体，然后就见济公变成小刺猬，在那儿哈哈乐。我咬牙切齿——丰一！这一呆就错过了一次上吸气，就急急往下拜，还看见脊柱亮了一下，起身时又没有了，再看也没有了。

收功的时候，我见一披散着头发的女子飘来，我看着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又自动梳上去了。

我：为什么让我看见你了，才梳上头？

她：让你看见你的意。

我：呵呵。

她：你觉得盘着头的才是高贵的女神？

我：嗯？贵在气质，贵在气质。您是洛母娘娘？

她：我是浩瀚中的一点光，千变万化中的一个形，人们称之为洛神，又尊我为母。

我：哦。那我应该尊您为洛老老祖宗。

她：离的远的很呢。

接着她隐去，给了一些图。一个星球，应该就是蓝色地球，我的视角是在高空俯视这个球，球在缓缓转，先入眼的是一块大陆，很大，球转过去又见一片海洋，比陆地更广。接着，这一切又像一层膜，变3D画面，对比着现在的地球大陆分块（现在是四大洲五大洋），远古只有两块大陆，一块大的覆盖现在亚欧美的一部分，另一块小的在现在大西洋里。接着，大块的中心点、小块中心点、地心和空中的点连成个立体三角。然后，变出很多密密麻麻的点连成各种大小三角体，还随着大陆海水的变迁变换三角的构成点，又像是大陆

和海洋是随着一些三角体变化而变迁即重新挤压成型。

脑子里忽然出现一句话——我只是一滴水。

11月5日晚上到青霞家吃饭。然后一起行观。23点左右，做完瑜珈功。没看到太多的。做功中看见个白衣女神坐上面，开始看着是观音，再看是碧霞，又变成妈祖，又成那个毛毛人，又变……我后来不看了。还见一只眼在眉心，是横着的，只有轮廓。还见一只猴子骑在白羊身上从我面前走过。功中有两个持枪的女武士在左右俩边。

待续

【杏子评论：玉青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也可以说是“逢机”。观音选上她作为众学者适时入观的借鉴，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妙巧。她独立行观遇到的很多问题与现象，在众学者步入观中时可能也会遇到……月湖女：为什么玉青策反雪山夫人？小草**//：与毛毛鹰到处张扬她天爹是盘古——道理相同，行为相反，都是透着一个我字与一个求字。入观就是我与求的碰撞，图像就是在这种碰撞的膨胀中展开——直至或者是佛，或者是魔。只要是把握住心常净、心常静……终归是一切圣贤如电拂。

2008-12-8】

水滴石穿-续 33

12月5日晚上，迪安、玉青去青霞家聚餐。玉青、青霞、兴达三人观。

玉青一进青霞家先去上香了，青霞家香台不少佛兵。她头痛不已，吃饭的时候不断打喷嚏。知道青霞家这两天来了不少缘，急着要报名。吃饭时，玉青她们请香台上的家仙先吃，就看台上席开两桌，很热闹。饭后，三人开始行观，

迪安又睡着了。

玉青：跑来了只黄狐狸。咬着青霞的裤子。

青霞：新来的缘？常来常来。

玉青：呵呵，人家要常驻，你不欢迎啊？

青霞：常住常住，那好啊。赶上饭了就赶紧吃。

玉青：嗯，给她报个名啊。

青霞：我就说，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她也不说啊。

玉青：没有，你把心静下来。

青霞：叫“丽”。

玉青起身去厨房拿东西，感觉小狐狸跟着她。

玉青：呀，你别跟着我啊。

青霞：你问问她叫什么啊。

玉青：没事，你接着问。

青霞：从哪儿来啊，从哪儿来？（过会）从大山里来的。跟我什么缘分？（口气挺硬，挺着急）你显个人形让我看看啊。

玉青：显个小姑娘，七、八岁的，挺可爱的，穿着黄衣服。显出穿着大人的鞋子。

青霞：哦。

玉青：这意思就是说，你“观”不要着急。走路（鞋）要合脚（观也要配合情绪和观力）。

青霞：这个小丽狐显出穿战甲的像。

玉青：什么颜色啊，描述一下？

青霞：白盔甲。

玉青：又是白的啊？

青霞：嗯，我怎么老……刚开始没看颜色，那你一说什么颜色，我就好像……

玉青：没事，没事，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过会）有没有戴什么兵器啊，看一看，兵器也是种特征。

青霞：拿着好像枪似的。

玉青：枪啊。

青霞：嗯。什么战团啊？显出“冰河五四”。

玉青：二战。那问问是哪个娘娘手下？她穿白色是哪个？雀儿飞都是黑战甲啊。

青霞：说是飘花……

玉青：飘花女，罗刹女。你想到什么说什么，让她和你说话呀，她来干什么的呀？路过还是常驻啊？

青霞：说回家。常驻，上位。

玉青：上位啦？

青霞：没有。

玉青：呵呵，就是啊，我看她怎么在这儿。

青霞：吃完饭了，再吃一苹果吧。

玉青：哎，她做一万福，打个招呼，然后她说……

青霞：你问问她，我说的对吗？

玉青：不，这个没有对错，说的都是跟你的缘。

青霞：哦。

玉青：她说她来了有一个多星期了。一直都没有和你说上话，着急，她跟我说我对不起，刚才老是闹着我啦。然后我说没关系。她现在坐在你边上，把手放你手上。她说——手拉手，心连心，你看月亮多清晰，天上通道已经打开了，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回去。说不要着急，还这么远呢，不要着急，这么好的机会。她跟我说她闹着我的意思，就是让我告诉你，她在这儿，以后呢常来常往，常聊聊天，你有什么不知道的，比如你想知道你是谁啊？你是哪个战团的？你就和她多聊天。她说她是飘花女，以前那些都是飘花。战团多了。现在来的有的是你的丢失的能量，也有的是以前的姐妹，都是缘。她说她就是你以前那个战团的。你们家是不是有只小猪啊？跑过来了，显出一个小男孩的样子，挺可爱的。

青霞：嗯，对，奔奔。

玉青：嗯，他拉着丽的衣角，说拉姐姐上位。小男孩还围着兴达绕了一圈。

青霞：嗯，这个小猪可能和兴达的那头大猪也有缘分。

玉青：嗯，现在天上地上都不分啦，齐心协力把家回。

青霞：哦，好，我这个（头麻）开始了，哟，谁来了？是不是又有谁来了？

玉青：嗯，我头一直疼。是个大家伙。

青霞：嗯，感觉比刚才的那个厉害。好像是个黑背的大牛啊，大水牛啊？

玉青：是不是犀牛啊？

青霞：嗯，反正那样的，大龟皮。这犀牛以前来过，以前来过犀牛。

玉青：赶紧的。（头疼）（过了会）不要着急慢慢问。

过了会……

玉青：他把鼻子一仰，说勾月。我说哈哈，你要勾月。他有点那个，呵呵，说在这儿一块修行，一块勾月。

青霞：嗯。欢迎欢迎。这犀牛叫什么啊？原来有只。

玉青：嗯，问问他，可能不是那只呢？来了很多小鸡啊，从门口。兴达，好像是你的缘啊。是不是你上次观的那群啊。

兴达：嗯，公鸡、母鸡、小鸡。

玉青：好像特别喜欢围你转啊。

青霞：大犀牛叫“流”啊，流什么。

玉青：流星。她显出人形了，是个穿战甲的女子。

青霞：哦。

玉青：她把剑拔出来，说“挑灯看剑，醉里寻真”。我说别作诗了，说的大白话吧。嗯嗯，头疼。她用剑把茶几一破为二，说“不破不立”，立现在的观道，破你过去的那些框框。我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她说第一天就来了。就是你能观的第一天。我问她怎么才显形啊，她说她今儿才说上话。你跟她说说说话吧？

青霞：嗯……

玉青：鸡还没有走呢，兴达能和她们说说话？

青霞：我和这个流星一块战斗过。

玉青：她给你的是语言还是图像？

青霞：好像，就是两个人一块跑着。

玉青：图吗？

青霞：嗯，就是两匹马……

玉青：那就是图啦。

青霞：嗯。

玉青：什么颜色的马呀，在那儿跑呀？问问她？就是有画面，比方说先出的是马头，你就要马上说出现马头啦。

青霞：就在草地上跑着，远处有山。

玉青：嗯。

青霞：两个人都戴着红缨帽，嗯，都穿着好像黑灰色战甲似的。战甲那儿还有那个圆的那个……

玉青：护心镜。

青霞：嗯。两匹马都是枣红色的。

玉青：嗯，你问问她跟武陵春什么关系。

青霞：就是姐妹。

玉青：嗯嗯，问问是哪个战团。

青霞：她说就是武陵春的那个团的。

玉青：我听着是天鹰的人，武陵春是兵帅。

青霞：嗯，来了头鹰。

玉青：鹰啊？什么颜色的？

青霞：就是黄勾嘴，黑色的。黄爪子。说叫“吉莉”

玉青：鹰飞到一根老枝上站着，下面是沙漠。——意思就是说没水。水为情，情还没有到，给了我这么个图。

青霞：嗯。

玉青：然后出现太阳，它朝太阳飞去。太阳就是光明。

青霞：这是给我一个意思？

玉青：嗯。沙漠上的老枝站着鹰。意思就是这儿还是沙漠，没有情。然后你刚才（有没有）在心里问我怎么修行

啊什么？他朝太阳这个光明飞去，飞也是直飞，不走弯路。鸟飞行都没有弯着飞的。弯路就是我和求索。

青霞：那……那个犀牛。

玉青：嗯，就蹲在这儿。她好像累了，背上还有伤痕。很温顺。我问她是上位还是先在这儿休息，她说先睡会。

青霞：哦，也是女孩？

玉青：嗯，小队长。待会我们想着让她上位。飞来一只猫头鹰。兴达，有条蛇在你附近。你问问？

青霞：猫头鹰是男孩。短打扮。

玉青：问问哪个朝代的啊，叫什么名？多大？

青霞：清朝的，七八岁。叫“牛牛”。过会。

玉青：十八里相送香粉河，烟波重上晓波月。

青霞：猫头鹰说的？

玉青：呵呵，不是，我家小雅说的。估计那个小男孩是从扬州或者南京那边脂粉地来的。他说秦淮河。南京。

兴达：秦淮河就是南京夫子庙。

玉青：你问问是不是南京？

青霞：是，点头了。

玉青：嗯。秦淮人家好风光，十八里相送在桥头。

青霞：小雅看来跟他那个什么……

玉青：呵呵，小雅是我家小管带。

青霞：嗯，小雅挺灵性的。小雅帮我招呼着啊。

玉青：她才不管呢，呵呵。

青霞：小雅别让玉青走啊，就是你们老拉着她走。

兴达：谁啊？

青霞：她们家的小管家。

兴达：叫什么？什么动物？

青霞：小雅，鸭子。

兴达：哦。

青霞：别小看人家，人家和 S 家小玉兔关系好着呢。能量挺高。

兴达：黄鸭。

玉青：哎，对，你看见了？坐我怀里了，和我关系特好。

青霞：小鸭子不大。

玉青：她不小。哎呀，显像了，20岁，穿黄裙子的小姑娘。在这儿跳舞呢，说给你们跳舞。

青霞：哟，漂亮。好好，常来玩。

玉青：哟，你们家花仙都来跳舞了。

兴达：嗯，我们家花仙多。她们是不是像蝴蝶花，带着小翅膀。

玉青：嗯，她们有时候也显精灵相。你们家花仙都来跳舞，释佛在那儿呵呵乐。

青霞：释佛穿着便装，好像头上还留了寸头似的短短的，不是那种光头。

玉青：释佛给了图，一口煮饭锅，掀开了冒热气。就是让你们别捂着，有什么赶紧说。

青霞：哦，有什么赶紧说，那快快……兴达快点，释佛都来了。

过了会。

青霞：来了条蛇。

玉青：一直在这儿。

青霞：是吧，我就老看不清，就是很长……一条黑蛇。

玉青：还是海蛇啊，跟你的缘分。你也是龙女部的。

青霞：她是从台上下来的，不是新来的，我记不住怎么办？

玉青：那就问问她急着找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要做管带啊。

青霞：你一说管带，那个猫逸心，还有小鹿冰心都来了。

玉青：呵呵，都想当啊。这三个你选一个吧。

青霞：小猫早来了，就小猫当吧。

玉青：嗯，你跟她说吧，以后有缘来就带给你，她特高兴，跳你身上了。呀，蛇不干了。要不让蛇干点别的吧，比如催你做功。

青霞：嗯，小猫当管带，蛇就催我做功，管台上做功的事。

玉青：嗯，小鹿冰心退一边了，跑我身边了，跟我亲。呵呵，在我那儿给你报的名。

青霞：嗯，行了，今天正式确认管带就是冰心了。上次我看见一大群花仙来了，你看看还在台上吗？

玉青：没有。

青霞：那就是路过的。

玉青：你们家台上主要动物仙。

青霞：没有花仙啊？

玉青：多啊，有五六位。刚才跳舞的。

青霞：有梅花仙子，还有兰草，那还有谁啊？

玉青：还没有报上，我刚才吃饭时一个劲打喷嚏呢。

青霞：哦，那快快，来报名。

玉青：呵呵，都迈着小宫步就来了。

青霞：好好，让兰草领着来。兰草是这里面领头的。兰草好，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不对的，就跟我讲。

玉青：嗯。都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不高兴。

青霞：那我也看不见。

玉青：别着急，慢慢的。嗯，有个穿粉色裙子的，娇滴滴的说她紧赶慢赶，脚都崴了。

青霞：哎呦，赶紧揉揉。小姑娘吧？叫什么？

玉青：叫灵彩。

青霞：还有一位叫辣妹的。

玉青：还有一位穿小白裙的，特别可爱。扎两个小辫。

青霞：小辫朝天吧？

玉青：嗯，没有。我看没有。她是不是给你显的，气的把辫子翘起来了？

青霞：是不是白桃仙？叫小姐。

玉青：好，都报上名了。

青霞：兰草、小姐、辣妹、灵彩。

四个花仙啊，嗯，以后来了新花仙，你们要告诉我。

玉青：嗯，让兰草带。

青霞：嗯，兰草是挺稳重的。

玉青：她是你姐妹，关系比较亲。有空跟她聊聊。

青霞：不太爱讲话似的。

玉青：没有，她挺爱闹腾，她说你也不跟我说。

青霞：那对不起了，等我有时间……也别等了，我有时间就和你们说啊，哎哟……你们得教我说，教我看。晚上我做瑜珈功，你们都来啊，一块。

玉青：兴达，有只乌龟找你，你问问？

兴达：叫“老”。

玉青：老什么？

兴达：就叫老。

玉青：老子啊，呵呵，它这个“老”不是说叫老，是说它是老资格。你再问问看叫什么名？

兴达：天大。

玉青：你这个龟挺逗的，大老天！

青霞：他那个龟没有我那个大，壳能把房间罩起来。

玉青：是洛母，还是乌祖啊？

青霞：好几回，在我练功的时候，来的。

玉青：那有可能是……

青霞：那龟大的，身上的纹路都能看清楚。我都在龟背下面。看不见头尾。

玉青：那是老祖啊。

青霞：那身上的纹路啊，这么大，有好几次了。

玉青：什么颜色啊？

兴达：白肚皮，灰的。

青霞：嗯。我一做功她就来过好幾次。

玉青：那应该抓机问。

青霞：就是大老龟。

玉青：黑色的话有可能是老祖，灰

色就不好说了。赶紧问。那个犀牛起来了。到卫生间喝水了。然后上位了。

兴达：鸡也都上去。猪也都上去。

青霞：还有个老奶奶，带着个小男孩。来过，也来过。是不是又来的新的呀？

玉青：什么打扮？

青霞：不是特别新的衣服……

兴达：来个狐狸，白狐狸。是不是太上老君啊？嗯，太上老君又来了。他一来就显得这个狐狸仙。

玉青：你让这个太上老君和你说说话？

兴达：白胡子老头，干瘦。

玉青：是老君吗？问问清楚？不管是图像还是语言你都要说出来。

兴达：是老君？是老君吗？它就一闪变成了狐狸。

玉青：呵呵。

青霞：逗你呢。

玉青：是老君才不会……

兴达：一会是狐狸一会是老君。

青霞：释佛还在乐呢。

玉青：上次去 S 那儿，释佛说你们这儿修行的事，他不管，但他在这儿就行了。

青霞：释佛不能不管啊！这儿有个傻佛兵，还不赶紧给点化点化。

玉青：你上次观到的大肚子和尚，不像是大颠，像是弥勒。叔叔（兴达）有可能是弥勒战团的人。你现在……他不着急，反正他八百万年后还要再下来呢。不过，他说现在有这个机，就赶紧抓住，抓着青霞能回去就赶紧回去。

兴达：行，我得和你们一块。

玉青：但是弥勒指着你说——呵呵，你不着急，我更不着急。

青霞：你就跟着弥勒吧。你不是不着急嘛？

玉青：那还是赶紧回吧。那都是反话。

兴达：我就抓着你们罗刹女一起回啦。

过会。

青霞：还源源不断的来呢。

玉青：嗯，我头还疼呢，来了朵大月季还是大牡丹啊？

青霞：好啊，又见花仙啊。

玉青：不一定花仙，给你显的像，你问问。

青霞：显得像也是穿战甲的。

玉青：嗯，什么颜色？

青霞：黑色。

玉青：可能是雀儿飞，配的剑吧？雀儿飞一般配剑。

青霞：黑战甲，这抽出来还是双剑呢。

玉青：嗯，说说话，她为什么抽双剑啊，图像都是有用意的。为什么一根剑抽出来变两根了。一心不能二用。你肯定是刚才想什么了？

青霞：嗯，我就是问她我怎么看不清楚啊，对话也不流畅啊。

玉青：嗯，就是啊，不要老想着我怎么样。专注她，跟她交流。

青霞：年龄不大，十七、八岁。身体挺好的，脸红扑扑的。

玉青：她是刚来。

青霞：叫什么？叫英容。她说她救过我呀。二战的时候。

玉青：怎么救的呀？

青霞：替我挡过箭。

玉青：哦，生死之交。

青霞：那是恩人。

玉青：她说姐妹间不说恩字，你也帮过她。患难之间见真情。所以她这次赶来了。我们这儿有蓝光。

青霞：你一说蓝光，就见我们这儿闪蓝光。

玉青：嗯，我都冷。我刚才上香，看见你们这儿佛兵都不少。兴达你看看是不是，台上很多佛兵？

兴达：嗯。

青霞：上次来了不少，说来了三千呢。领队叫什么，我都给记下了。

玉青：有个佛兵下来了，给兴达手上套了个佛珠，我帮你谢了他了。还给咱们一人套了一个。

青霞：什么意思啊？

玉青：就是小礼物，谢谢就成。

青霞：都穿着灰衣。

玉青：都比较面黄肌瘦的。兴达以后吃饭上香都请他们。

青霞：英容也累了吧，先上位，以后有时间，咱们姐俩再好好聊。

玉青：她给你作一万福就上去了。这个万福也是见面礼的意思。

青霞：嗯，好。

玉青：你妈来了。槐花夫人。

青霞：哦，我这头疼。嗯。她穿着紫色衣服特漂亮。纱织的裙子，高高的发辫。挺严肃。

玉青：问问为什么给你显个严肃的样子？

青霞：给个“急”。

玉青：呵呵，不着急。

青霞：说我太着急了？

玉青：对，她说“急是动心求，静才水从流”。

青霞：说的好，孩儿记着了。

玉青：她给你撒了那种花雨，让你静一静。

青霞：静心稳行。

玉青：你有没有闻到香味？我好像闻到了清香味。

青霞：嗯，淡淡的香味，也不是槐花香，淡淡的香味。

玉青：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安静点？

青霞：嗯。谢谢妈妈。

玉青：她冲我点点头就走了。

青霞：美心（青霞的天）怎么不来？

玉青：美心追着槐花夫人就走了。她们俩好像在说什么。

青霞：美心穿着……她从来不给我显个清楚的像。

玉青：问问为什么？（过会）她说你要从心里去看她们，去感受她们，她说她是一滴水，还是一根草，都是你的灵，相是空的。她说给你显的虚像，就要你去努力看清楚她们。如果（现在）给你个实像，你又该干别的去了，想别的去了。她的意思是今儿给你上第一课了，就是“静心观像”。还有你现在说的是图像还是语言，都要分的清。

青霞：嗯。

玉青：哎哟，你妈……槐花夫人又去给释佛作了个揖。释佛挥了挥手——可怜天上父母心，呵呵，可能这个意思，他说没事。你妈就摸了摸美心的脑袋，然后就走了。释佛给我个字“观”，可能还要我帮你们观。就是今晚把这个“观”给你加深。我见你丹田有颗小白珠，兴达也有，小些，但也有了。释佛说——青霞行功这方面比兴达好，但兴达心诚这方面……也不差。

青霞：对，他老记着她们，上香，比我信。

玉青：对，就这个意思。兴达缺的……

青霞：就是练功。我们俩应该互补。

玉青：对，就这个意思。

青霞：那个美心在那儿给我做了动作。就像练功那种，把脚抬上去。然后坐那儿打坐。

玉青：兴达，你的飞虎来了，呵呵，老跟着你。

兴达：前天做了个梦，有只老虎在山岗上受伤了。

青霞：我和美心说你过来我们说说话。她过来……贴过来挺近的。我眼睛往里面缩，一颗一颗的，有光冒出似的。

玉青：来了只小蜗牛。

青霞：有两个大触角，爬的挺快的。小蜗牛，你辛苦啦。

过会。

玉青：它这个还是个图像。蜗牛爬的慢，它是天性就慢，但爬的慢不代表它不努力。它已经爬的快啦。就是不要着急。

青霞：那就是图像语言。

玉青：嗯。问问逸心有没有新缘来？

青霞：嗯，有只小兔。她可老来。

玉青：S家的？

青霞：她是那种小小的，就窝那儿，特乖的那样。红眼睛，大大的。变成了一个小姑娘穿着白裙子。

玉青：好，这不就是观的快了嘛。

青霞：娃娃头。

玉青：现代裙啊？

青霞：嗯……是的。

过会。

玉青：现代裙，7、8岁的样子，大眼睛。

青霞：对对。叫“星星”。从江南来的。浙江？

玉青：周庄。小船慢悠悠。

青霞：那是江苏？有水。那边特漂亮。

玉青：船儿悠悠，桨声高高，黑际无边，星光遥遥。

青霞：小姑娘还挺会作诗。

玉青：呵呵，她说是儿歌。她说“小星星一眨眨”，我说你别老唱儿歌啦，说说什么关系吧。

青霞：是啊。

玉青：我觉得它是S家的小玉兔，星星伴着月亮啊。

青霞：我刚才问她，她也乐。她可老来，不问她，都特乖。

玉青：装的。哈哈，咬我。让小雅去打她。我吃饭的时候，念叨着给S家的香台上送吃的。

青霞：家里的那只老蛐蛐今儿没叫啊。

玉青：可能累了，想走。

青霞：走吧，去玄女那儿找他伴去。

兴达：可别叫它走啊。

青霞：嗯，兴达每天喂它。它昨天就没怎么叫了。

玉青：释佛把蛐蛐拿去了。

青霞：有释佛照着挺好的。它可活了不少时候了。

兴达：我天天喂它苹果、糕点，爱吃甜的。

玉青：呵呵。

青霞：来了匹大马，斑点马，白底青点。

玉青：嗯。大母马。

青霞：嗯，肚子挺大。

玉青：我现在头好多了，不那么疼了。大母马还背了两袋盐。

青霞：盐啊。

玉青：就是两个白袋子，我就觉得是盐啊。给你送的见面礼，它跑到厨房给你卸下来了。

青霞：哦，没盐了，今儿兴达还跟我说没了，我还想着明儿去买。

玉青：是吗？虚空很奇妙。（求心！看的可不是世俗道）

兴达：嗯。

青霞：这大母马好像是个胖大婶似的。

玉青：是不是上次说给释佛做饭的二嫂啊？

青霞：背不住是。

玉青：为什么缺盐了，她给释佛做饭。

青霞：为什么单给释佛做饭啊，释佛不吃我们的饭？

玉青：不是。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说“不是一家人不吃一锅饭”。只有一家人才吃一桌饭。也就是说释佛跟你们还有隔阂……

青霞：有距离。

玉青：所以胖大婶驮盐来了，看来释佛的“饭”还得单独做一段。就是说

你这个“观”还要加强。要有一天，这个母马不来了，才行呢。释佛就“吃你们的饭”了，就坐一桌了。

青霞：我说这个胖大嫂还戴着围裙。

玉青：S 让你问就是这个意思“只有一家人才吃一锅饭”。看来释佛现在和你们还不是一家人。

青霞：那现在明白了。上次没有问，就以为给释佛做饭来了。

玉青：上次S不是让你问吗？

青霞：她不是今儿正好又来了嘛。

玉青：哦。就告诉是这个意思。

青霞：哦。胖大婶还挺憨厚的。

玉青：胖大嫂挺高兴能给释佛做饭，她说以后还给你们家缘做饭。（当时没反应过来，她这是反话）你们家缺盐。（整理时想起了个故事，有个国王有三个女儿，他最疼小女儿。有次他想试试三个女儿对他的爱，大女儿说她像爱珠宝那样爱他，二女儿说她像爱权力一样爱他，小女儿却说像不可少盐一样的爱他。他对小女儿很不满。于是他老的时候把国家和财富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结果两个女儿为了钱和权抛弃了他。又累又饿的他找到远嫁他乡的小女儿。当小女儿端出热腾腾的饭菜，他才明白，如盐般的爱。盐在生活中最平常却不能缺少，没有了盐，什么都没有了滋味。）

青霞：是啊，今儿兴达还说没盐了。

玉青：不是，她是借没盐这个机，告诉你们这个意思。

兴达：对。她要给释佛做饭呢。

青霞：不是，她是说我们和释佛还有距离。（是心上的距离）

玉青：对，青霞说的这个意思。释佛说不着急。说把来的这些佛兵先养好。他们都不容易，很少有人能惦记着。像我们这个罗刹女不管他们。哈哈。

青霞：不能不管。现在都团圆了。

玉青：只要想着他们，他们会源源不断的来。

青霞：嗯，释佛下的人，能来的，愿意来的都来。

玉青：释佛说好。他说这个心还要放在修行上，只要你修上去了，你的光自然引他们来。他给兴达一个“睡”字。可能是说他练功不上，那就躺着多听“大地回春”。

青霞：我放“大地回春”。他特别不太爱听似的。

兴达：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玉青：就是要睡着。

青霞：释佛看我们特准，他心诚但行动少（做功）。

玉青：释佛给他“睡”，可能是让他多做静功。给了你个“动”。

青霞：就别懒在这儿了。

玉青：因为你的心还不像他，还静不下来。这个静也是不要着急。什么看不清楚啊，我怎么说不上话啊，都慢慢来。越着急越模糊。行了，我头也不疼了。可能还有一两个，待会我走了，你再慢慢看。

青霞：马蹄莲。

玉青：啊？

青霞：来了朵马蹄莲。“连连花开”

玉青：哦，问问。

青霞：哦，那意思是都连在一起了。

玉青：嗯。上次“镜如意”也说花就是观。你问问谁给的。看看你的本师尊来了没有。

过了会。

玉青：我觉得是哪个师尊给的。不过，观不出来也没关系，慢慢就能问出来了。

青霞：我觉得我这儿（肚子）好像有呼噜声。就是有。

玉青：是不是你的丹珠小童子呢，在沉睡。告诉你这个意思？每个人丹珠都有幻化，开始小童子，后来慢慢长大。

青霞：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一回。

玉青：呵呵，只有活着才能睡。

青霞：我还以为是迪安呢，声音还挺大，听着不是。来了个挺高大的……女神似的。看的不清楚。

玉青：没事，你看到什么说什么。

青霞：穿深色衣裙，侧对着我。黑色披风，里子是暗红的。

玉青：她为什么侧对你？

青霞：披风解下好像穿着战甲似的。

玉青：嗯，什么颜色？我已经看到了。

青霞：好像也是深色。

玉青：不是吧，你再好好看看。

青霞：白的，一块块都能看见。

玉青：嗯嗯。你猜猜她是谁？她为什么侧对你？

青霞：她转过脸来了，挺漂亮的……

玉青：你看看她的发式，是戴帽子还是披着？

过了会。

青霞：带着红缨帽。

玉青：是不是美心啊？

青霞：是美心啊？

玉青：不，我让你问问她是不是。

青霞：她笑着点点头。

玉青：她为什么侧对你啊？

青霞：她说“累”。

玉青：她侧对你，因为你对她的心门只开了一点，她要进来，只能侧着进来。要走只能像螃蟹那样横着走。

青霞：她说累。

玉青：是啊，你要是心门都开了。她不是不累了嘛。

青霞：这回我可看清她了。黑披风白战甲。配着剑，手扶着。剑还有红穗。

玉青：问问她干嘛穿披风？自己家里干嘛穿披风？

青霞：要走啊？去哪儿啊？哦，说“追月”。

玉青：嗯，就是说还要走这条路。她为什么披着披风、拿着剑、穿着铠甲。她的意思是你的这条路，行观、做功什

么的都要……

青霞：全了。包括心。

玉青：对。心、观、功三样都不能缺。

青霞：对，相应的心，还有行，行包括观和功。美心显得比原来高兴了。

玉青：对啊。因为你进步了。她当然高兴啦。

青霞：她还去给释佛做了一个万福。

玉青：释佛不管（罗刹）修行，他只管坐镇，你要是相应，你可以请请乌祖、海祖、妈祖她们。

青霞：嗯，她们来过。而且我见到过。

玉青：嗯，我们是海族嘛。行了，谢谢。

待续

水滴石穿-续 33

看到：建的特征是人的积极主动，没有“我与求”的驱动人就会没有动力。破的特征是外来的干预……比如一棒打下！杏子：建的过程是高兴的，破的瞬间是痛苦的。”看到这个很快乐。不过，破不一定痛苦。S伟大，我魔的很快乐！小凤万福上！

【杏子评论：玄女说——既然你那么喜欢魔，那你就自己去魔去吧！以后也不用把观记发过来或者是找S啦。月湖女：怎样理解玄女说的“你就自己去魔去吧！”以及“小凤”说的“我魔的很快乐！”杏子：入观即入魔，魔相就是所观的“万花筒”，这是入观者的必由之路，是个从有到无的过程。“我魔的很快乐！”透着无奈、透着着相的喜悦。玄女说的意思是——尽管这是入观之无奈，但是不能着相喜悦，亦即“既然你那么喜欢‘着相’，那你就自己去‘着相’去吧！”玄女说的是反话，她的正解应是“入观必须若即若离”，既不要“无奈”，也不

要“快乐”。2008-12-15】

玉青观记-12月8日19点15分，把上周五在青霞家行观记录发给S。后脑勺疼——见冰天雪地中有条结冰的大河，岸边只有零星几棵树。远处走来一位穿的很厚实的农夫，他拿着斧子劈柴，半天没劈开那个圆木。然后他又顺了一下方向，这下柴就砍的顺了。他抱着柴进了个旧木屋，把刚劈的柴扔进壁炉，忽然浓烟滚滚，呛的满屋子待不了人。农夫气的把柴都扔了，说是潮了，没法用（潮了还劈？）。浓烟顺着烟囱冒出，在空中构成一个“心”形，中间是英文“magic”（魔术）。我问是谁给的图像，雪山妈妈出来了。她穿着白裙子，披着我的羊毛披肩。她很安静的坐我边上，我也不说话。

雪山：不都是顺势而为？还不明白？

我：对。老妈真好。——“我”就抱着她睡着了。

23点左右做完瑜伽。音乐起，见一棵白玉兰树，花开的正旺。那个“我”——小小的像个花精灵，挥舞透明的翅膀围着树转。

树：一木一春一繁荣。

我：新来的树小姐？给你报上名？

图：小丫头（我）穿着白衣在树下打坐。

接着瑜伽时，见一只巨型鸭嘴兽围着我游，我知道是小雅（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知道），她的大蒲扇脚上还穿了一个戒指般大小的银环（整理时理解：戒指表约定，与天的约定是什么呢？呵呵）。她在我周围慢悠悠的转着，形成的“场”让我觉得分外安心。我有些好奇她今晚的举动，刚要问为什么，她就消失了。当她走了，我就开始想七想八了，忽然惊觉出她的意思——就是让我静。（记录时她说“物沉气稳压着你”——就是说我“浮而不静”。谢谢）

行功至中段，又见那位穿黑衣包着红头巾的少数民族酋长，他在我面前站的四平八稳，端着凶神恶煞的表情，左手按在佩刀上——造型像土庙的泥菩萨。接着就见金粉、银粉从他的脚一点一点铺满全身，面上也开始描红画绿的。然后有一些青藤绕上他身，经一番风吹雨淋后，这“菩萨”又变得破旧不堪了。

我问这是谁，说是“大黑天”。我惊讶：“真是玄女？”就见雕塑崩溃，一位只披着黑纱的女神站我面前，真是风华绝代。她随意转了转身，做了几个动作（不详述了，大都是活动上半身的）。我没有停功，正好这时一俯身，见她哗的抽出刀把“我”头剁了下来！“我”飘在上面看着，“切口”没有血，只一些黑浆。我吸气起身时竟然是笑着的。

玄女：在我面前成了锯嘴葫芦，当是尊敬我呢？

我：当然是尊敬。

玄女：不说话就直接剁。

我：剁的好，感觉头轻多了啊。谢谢。

玄女：给你换个更花花绕的脑子，让你每天说的天花乱坠，鸡犬升天。

我：不说了，我舌头生了大泡。

玄女：那是怕疼，当你是不想说呢。

我：那我先咬下这个泡。

玄女：咬下一块肉你就出息了。

我：割！

玄女：赏你三排刀。把这身肉都刮了，你也脱不了凡胎。

我：那怎么才能脱的了？

玄女：功从求中来，还自求中去。傻瓜一箩筐，争个空名到头破血流。争到后来争到一头薄棺木。卖疯求荣的货。

我：能先疯了也不错吧。

玄女隐在黑暗里不见了——说我是裤子里放P。

九拜收功时，我见“我”跪在沙地上，远处是干涸了大半的河床。太阳把

“我”晒的口干舌燥。来了位骑黑马戴牛角头盔的武士立在远处，他忽然搭弓一箭射中我心脏，但见那箭后还带着根铁链子。那人轻轻往回拉这箭，就见我的“心”被拉的要突出胸腔。接着那个家伙猛一收劲，就见“我”心口上显出个血洞。我问这人是谁？怎么这么深仇大恨的！答：“牛魔王”。我想真扯淡，这是虚构的人物。他又说是“蚩尤”。这时一个人影扑来，猛把我抱怀里，背对着蚩尤，喊：“已经受你一箭了，剩下的由我还。”——是天凤。那人也没客气，就听“噗、噗”两声，两支箭扎在天凤背上。蚩尤终于满足的打马走了。“我”难受的抱紧天凤。她在我耳边说“心疼啦”——嗯？怎么是男声。之后有些“不雅”画面。音乐停后，我就盘腿静了静心，极力把气压在丹田。

功后，我想找羊师问问该怎么办。过了半天，他才来。

我：好久不见你来了，我有不懂的。

羊：不来又不是不关心你。这段时间就教了你一个字“等”。看见自己跪干涸的河边，怎么不去想想？

我：等水来？

羊：你现在只能沿这条河走，没水没法行船。

我：不是说山不来，去就山，水不来为什么不能去找水？

羊：山不动，水循环。为什么喻情为水，而不喻为山呢？水为动，为魔。现在就是你的入魔时分。你现在还不够疯魔。说白了吧，你的路就是“入魔十分，立地成佛”。

我：哈哈，我已经入魔啦。

羊：憋闷暗骚型。你不是去信说“走火入魔”了吗？远没有。你这个“我”端着累，不如先发疯吧？

我：有个问题，有性感时怎么办？我刚才气沉丹田对吗？

羊用前蹄撸着胡子说：对也没用。

你现在还用不着这些性光能，根基还不稳。走人道途径发出去就行了，外面坐着的傻瓜是死的嘛？哈哈。

我：哈哈！（头冒黑线）那什么时候有用啊？

羊：什么时候不再缺水了，不再为琐事烦心了，也能入定的时候。为师自然来教你。

我：先谢了。呵呵！

羊仰着头走了。我一偏头，见那个穿红衣的花惜（招摇的人）跪我旁边。

我：你好啊。这两天好吗？

这时，音乐早停了，她还在自顾自的做功，也不理我。

我：近日无仇，往日无冤的，这怎么回事？

安过来了：这丫头从那天来开始，就拼命的练功。谁劝都不听。（整理时，还见她在做天地大拜呢。）

我心想谁要是她的色身人，可就有的受了！哈哈。我刚想完就见花惜眼角流下泪来，接着俯在地上半天不起身了。安在一边抹泪，小雅也过来安慰她，玉泽翘着脚卧我膝盖上。（整理时理解：她们是在开示我好好做功，我功没断，心思杂芜了些。谁想到她们后来要给我加功呢？）

玉泽：哭有什么用，哭到天河倒悬也没用。

花惜一抹泪噙噙就跑了，安揪着玉泽的耳朵就走。我看着骇笑起来——看来这“雪山揪耳功”已经传遍江湖啦。我刚想完就见老妈揪着我耳朵恶狠狠的说：“再练静功！把根基打牢！”我翻到“大地回春”，音乐起就睡着了，感觉有个人抱着我，是天凤吧（大哈欠）。

11月9日22点09分，上网见曲最后一句评语“天语不能人道去解说，那样就是裤子里放屁了……”我就想那“把人道的说法硬解说成是天语呢？”，虚空说“罐头里放点炮”我想“炸啦？”——

——我炸了。

香草(花仙)来了:臭气熏天。我到处嗅嗅:不臭啊。香草:这就是裤子里放屁。我:切,开个玩笑嘛。香草:这就是罐头里点炮。我:我不活啦!香草:先死了再说。我:香草,我给你改名草香吧?草香:我给你改名“一坨屎”吧。我:你你你!一个花仙口出污秽。草香:那还是个轻。再轻狂,我们就走了。我:不敢了,好姐姐。草香:凤仙都快不行了。我:快到季节了吧?要不我请一位仙人掌仙子吧。草香:情不到,你谁也请不来,谁也系不住。我低头:是。

00点左右,做完瑜伽。音乐起,见一条静谧的大河,河转弯处有片杨树林,太阳正从林边升起,渐渐升高。一棵大树上有个鸟窝,窝中有四颗蛋,还有……还有只胖虫子,也不见大鸟。就见虫子在四只蛋上一拱一拱的蠕动,终于钻到其中一只蛋里去了……远远传来大鸟的叫声——一切都来不及了!(整理时理解,这图是:虫是鸟的食物,但在他们还不能吃的时候,硬塞给他们,也不照看着点,结果是害了小鸟。对我而言,独自观“象“,到现在要把她们给我的,自己整理消化一番。不总结难以进步。)

接着出现一座瀑布山,山脚里有个洞,被水帘挡着,“我”的视角就进去了,黑洞洞的里面有大量的像芦苇似的水生植物,“我”盘腿坐在水面上,忽然感到水里有水怪似的动物(龙)翻腾。我就闭着眼睛安静的坐着。忽然,头顶豁然明亮,见“我”坐在青潭上,四周高耸入云的悬崖环了一圈。(整理时理解:家仙万缘“驮”着我走到现在,直面自己的“无知”得到她们的启示,走好每一程。谢谢。)

半山腰有个庙,一个很小的土庙。一个小和尚出了山门来挑水,他来到水边,见有个女子(我)晕迷着半卧水里。

小和尚撒丫子跑回庙里,拽来了老和尚,老和尚很为难的说“山中不收女客”。忽然天空劈下一闪电,老和尚吓了一跳,就着人把女子抬回,说“救人一命,先别管那些清规戒律。”然后去请郎中……寺里有个伙夫和尚却强暴了那个女的(讶异中,半天说不出话),小和尚连夜把这个女的送到一个尼姑庵。闪电劈开一棵树,里面有把特别漂亮的银白色的剑,剑把缀满宝石。女子拿着剑冲回庙里,不问青红皂白大开杀戒,血水顺着山石流回青潭……

释佛出现,特别不高兴对我说:不知好歹,见性起异,色不迷心,(安能)反杀之?也罢,(你)早死早托生。(整理时理解:她们在解说“如何天人合一”,我一直觉得别扭,那她们就用强的……我不领情。关注漂亮的剑干什么,难怪释佛说我还是早死早托生,也有让我大死一回的意思。)

见羊师来了,“我”特别委屈的抱着他那羊脖子。他却用羊角轻轻把“我”顶开。我:这些都是什么跟什么?羊:魔不性起,不达佛魔。佛魔相对,阻魔即断佛。我:好变态啊。羊:就是要变态。变你的人态为心态为佛态。(心即魔)

他叹了口气就走了:还是人道的思想。(整理时,他说“先变态再收能”)他没有走远,在一片草地上吃草,还拉臭臭。(这是告诉我“天性自然,食者,性也?”)

来了头大犀牛,就盯着我看,大脑袋顶着。我:呵呵,谁呀?大犀牛身后又转出头小犀牛,特可爱,也抵着我。

大犀牛:我叫新月,月姑。小溪淌水,清泉九曲。弯弯溯源,在水一方。北上佳人,梦断皇朝。见光而来,如梦如絮。草飞弊断,波波如幔。(整理时理解:说的是明末清初时的往事,也暗指我要断烦恼丝,动极而静)

大犀牛变成一位非常风韵的女人,

小犀牛是个小姑娘。新月说自己是清朝人，清朝汉家女，穿着绣着竹花的衣裙，夫家梁姓。她说叫梁氏新月，兖州人。她还给了我个银质手链，刻着三朵玉兰花，非常精致漂亮。安过来要领她们上台，小犀牛——那个小姑娘又跑回来舔我的脸，我问：“你叫什么？”她就一个劲舔我的脸——好像我是冰激凌。我说：“就叫舔舔好了！甜甜怎么样？”她说：“谢谢姑姑！”就上位了。（净“面”静思，谢谢。）

忽然来了只母鸡，后面呼啦啦跟来一大群小鸡，天啦，好多。把我包裹在里面了。我呼小雅（家仙）来帮忙，小雅一插腰笑着一点手，小鸡们都下来了，站在一旁，排成两大排。小雅说这是夜鹰三队和四队。队中有两个头领似的人物出来见礼，天凤还礼，三个人抱一起很高兴，其中有位冷点，天凤叫他“幕大哥”。

台上瞬间亮了，张灯结彩的。安穿着红衣服，有点害羞又有点激动的站在台上。啊，有人告诉我——幕和安是一对夫妻。我答：“太好了，我台上都开夫妻店了。”玉泽抱着我肩：你想不想开夫妻店？（指迪安入观？）

我：我才不想。

看见忆安（家仙）穿着青袍子坐在桌边磕着瓜子，旁边放了个酒壶，说：“美酒佳酿奈何天，佳人不思回顾望，月儿明，花儿香，唉！香渠油浮暗藏真。不白不真不赋予，不真不理不桃红。（整理时理解：香渠暗指某汉朝某昏君造的奢靡之地，他是想说不管经历过什么，他帮我是真的？呵呵，都是真的，总有人演丑角。）管她说什么，心里有就行了。”（嗯，我是时不时点着迪安入观的。）

台上的螃蟹大军都走了（上次跟着金光走的），海蛇窝还在。台上有个小灶，棋胜挽着胳膊在那儿做饭，看她悄悄端了碗汤给忆安。台上有棵玉兰树，还有

弯小溪，台角悬着把法式重剑。羊师又回来了，他低着头刨刨地。我知道了，要我继续做功。羊：脚踏实地，顶天立地，一天一景，慢慢行！

做完功，我拿着一个豆沙包到台前吃，看见台上还在灯火辉煌的，妈祖在高台上笑呵呵的，下面一排排的人去叩拜。我拜了拜就回身走了，一转身就见默默（松树）蹲我肩头，两只小爪子捧着豆沙吃。我坐在沙发上，家仙都围在我身边，都拿着豆包在吃。小雅撕着包子皮笑嘻嘻的说：“就吃你这一个。”（我台上供了不少别的吃的）

有点头疼，见来了只剑鱼，不，忽然显出她身后还跟着几百只。领头的那只正对着我的脸…她是扁的，正对是看不见她的眼睛的，我下意识的歪着头…

我：HI，大家好。

剑鱼们都变成穿紫色衣裙的女子，都笑嘻嘻的站我面前，很喜庆的样子。领头的那位抱着剑走近我说：脑袋再歪回不过来了！（整理时理解：别走歪道。）

我：哦，哈哈，刚才为了看你们眼睛。（我喜欢喜剧，不行吗？妈祖说可以。）领头：看我们，要闭着你的凡眼，睁着灵目。你现在太可笑了吧。（整理时理解，爆料——比如我有时去“看”午餐餐厅的饭菜，开头试了几次还比较准，我就下道的经常去“看”，有喜欢吃的才去。）

她们都笑的前仰后合。天凤红着脸迈着小碎步过来了，活像个受气小媳妇。领头的一抱拳，说：夜鹰队麦童！天凤也回礼：这个不争气的，不用理。

我：不行啦！——“我”在地上打滚：姐姐们不能不理我啊！

天凤拉“我”起来：少丢人！你不叫入魔，叫发狂，炸罐子的货！

我忽然感觉气场一冷，身边站了位黑衣女神，我不敢抬头。一只手在我眼前利落一挥，那些将士都利落行礼，排

队上了位。八妖咳了一声，站着一动不动。天风垂着头。

我：将军，请坐……坐，喝…喝茶！

八妖：喝不起，我怕塞牙缝。（整理时：喝凉水塞牙缝形容极倒霉！是吧，八妖娘娘？呵呵）

我：我错了。

八妖坐我身边：错哪儿了？你何止是错了！错了有不改的嘛？

我：那是顽固，我不贫嘴了。

八妖：不要当小丑，要找回原来的自己。（整理时：哗众取宠。）

八妖变成一条小黑蛇，盘在我旁边，但依然高昂着头。

八妖：狂不在嘴在心，傲不在行在骨。你已有情，我看着高兴，但这个情还不完全是天情。姐妹们都爱个玩闹，但都是顺天的好孩子。大路在你面前（显出一条大马路），别边走路边引花逗蝶的。和她们（家仙）逗逗天情天趣，把你的心真正交给我们。

我听呆了——不骂不习惯？

小蛇低着头，有些自嘲的说：我怎么忘了你这个臭死倔的家伙，挺软不服硬。不过，（小蛇忽然变成大粗蛇，张着大嘴立我眼前）再不开窍，我就撕了你。

我：哦！再大死一回。——“我”忽然抱着黑蛇：别离开我。蛇缠着我，把蛇头放在“我”肩上，下一瞬它就消失了。这时台上黑压压的，我见安（管带）拿个本子在登记。本子上有打勾的，有打叉的。我：安，为什么这么分？安摇摇手：你别打扰我。

雪山妈妈来了，坐我旁边，拿着帕子给我擦汗——咦！怎么有汗？还有泪——我什么时候哭的？雪山妈妈搂着我肩膀：安在登记常驻和中转的。你别打扰她。我：我能做什么？雪山：做个乖女儿。（听她们的话）

我又窝她怀里了——好香啊，比我闻过任何香水都好闻。我抬头看她——

第一次觉得老妈好漂亮啊，人间的词汇都不能描述。老妈抿嘴一笑。我：老妈，能把这个香水配方给我吗？（开个玩笑嘛！不过……天上的都没有幽默感。记到这里，她们说“你还太浅，开着开着就下了道了！”嗯！——警钟长鸣的好！）

哎，又是被爆打一顿的下场。家仙都过来一人踹“我”一脚，花仙和小童子都在后面拍手——打的好！最后，小雅和玉泽把“我”救出来，只见“我”鼻青眼肿的——真下手啊！

妈祖：打是亲，骂是爱——对你，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她们把“我”放在大河边，前面是树林，天上的太阳暖暖的，周围很静。“我”开始还着急的张望，树枝把“我”绑住，有人在天上爆喝：打坐！（文中的“我”是音魂吧。我不静，就需要她打坐，意思就是让我静下来。）

风景又变成“我”坐在玉兰树下打坐，就是头发没有了——光头。

雪山妈妈画外音：剪去烦恼丝，逼你静！我：不是动静相对吗？逼有用？

这时见台上的仙都在打包行李。我：我不求、不问、不贫了。你们不要离家出走啊。（整理时她们说“不求、不问、不贫”不是真正的静！不在静中不知为静。我说“那我现在知道了，是不是离静近了一点？”她们说“静就是彻底静，何来近一点之说？”妈祖和雪山在台上笑着摇头！“我”还在树下打坐）安揉着累眼：没人走啊，大家换个房间，合并一下。

我：怎么能修个大点的，让大家住的宽松点。安：功中求家人安，不如顺其自然，心远地自宽。我：嗯，一起努力吧。安：大家都会帮你。患得患失，小家子气。（说着还掩嘴一笑。）大家都爱你。我：我也爱你们。

台上都安静了，都在打坐。我：玉青家台上一天一闹的戏码现在闭幕——

谢谢观赏。一堆臭鞋飞过来!

有只动物站我对面,有点像猪,但比猪看着“陌生”(即原始)。我:你好,新来的朋友?——我想小雅在哪儿呢?

“猪”朝我叫唤,声音是那种“唉唉”的。我:好好,我不想别的,给你报上名先。——它还是唉唉叫。我:我写了哦——唉唉!

它忽然变成一个古代少数民族的少年,穿着黄色丝袍,很华贵,头顶没有头发,后面垂着几个小辫子。他盘腿正对我坐着,笑咪咪的,真是好漂亮的男孩啊!大眼睛特别有神,看着装扮——我想到了西夏贵族。他点点头。

小男孩:阿母!贺兰山的雪莲让我找到了你。

他送了我朵白色的花。花离了他的手,他就变成特别老的样子。我惊骇的看着他:你你你……(心不动)他:我让雪莲保留阿母离开我时的样子,我怕阿母不记得我了。图:一个矩形墓地,里面黄金珠宝很多。再往下走一层,有个黄金棺,棺身有雪莲花的雕刻。他的咳嗽声让我回神,说:那是我的墓地。呵呵,让你看看,我一个人在贺兰山,等着这天好久了。阿母!我:好好好!到家了,就……就和从前一样。

小雅过来了,送我花的男子又变成了年轻小伙的样子,他朝小雅一抱拳。

我:你叫什么名字。答:昊天。我:好,我叫小凤。昊天眼神一暗,不过还是笑着抱抱拳:好。我:请上位。

有只黄狐狸盘在我脚下。我:玉灵?狐狸用爪子挠头:干嘛?我:不干嘛哦,打个招呼,呵呵,有话和我说?她肚皮朝天,肚皮白白的,蜷着四肢,懒洋洋的说:懒着真舒服。我:你在说我懒?玉灵:懒的说,懒的笑,懒的功,懒的再做人?我:呵呵,不是这世就回去?玉灵:回哪儿去?要是不好好做功,哪儿也回不去,只能沉。

她爬起来抖抖身子,打个哈欠:看你——看的我都懒了。然后她就甩着尾巴上位了。(我懒在哪儿了,反思中……整理时:懒在做功不认真。)

刚要睡,天上来了很多橙色衣裙的飞天女。我:大家好。安出来了,头上还插着一只笔。她朝天上一万福。仙女们都下来了,也都朝安见礼。其中一位笑着对我说:疯魔狂呼,大意失荆州。空洞无光,燃烧自我,祭天灵。(失荆州——把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我魔到什么程度了……只属于我自己。)

我:什么意思?她:燃魔灭我。我:呵呵,你叫什么?她:五穆!我:好的,五姐姐,住下一起修行。

她长的很明艳,笑起来更艳丽——直晃我眼。她们上位去了。安又拿着本子和笔跟在后面。小雅抱着我脖子,开始呼呼大睡。我笑她倒睡的快,她掀起一只眼:梦里见!

11月10日中午休息,看会X书。随便翻到一句“一把长剑从上方斜插在月上……虚空开示——修行人当以慧剑斩情丝……凡心凡想皆是魔。”我想“现在入观即是入魔。”

虚空:殊途同归。我:如何从魔立地为佛?虚空:先魔足了再说。

图:一大群野马奔来,一些牧马人把这些野马赶到一个范围里。野马在这个范围内狂奔猛跑,等有力竭了稍慢下来的,就被旁边的绳索套住。野马变成良驹。虚空:持久力越强的野马魔性越强,但往往都是千里良驹。需要好的牧马人有技术有耐心,否则套不住野马,野马也没机会变良驹。

图:一匹马扬前蹄蹬后腿,一有人靠近就狂躁不安。没有人靠近反而好些。我:野马、绳套、范围、牧马人……哈哈!(从现在开始我爱上修行)

图:雪山妈妈放了匹小飞马玩具在摇篮里,笑的特别温柔。

我：多谢老妈。

23点左右做完瑜珈功——迪安一起做的，期间他还出去接电话（我是修行人我不怒）。上香的时候，凝视香一会儿，就见前两天看见的大冰河解冻了，河水夹着冰块缓缓的流，奇怪的是在夜里，反正不见太阳。

今儿功中也不太静，想着一个CASE。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个穿绿衣的女子在竹林里跳舞，甩着云袖跳的很美。我吸气弯身间总觉得全身麻，有次下拜见脊柱亮，头顶冒光，眉心的花开了，有位白衣人拿根棍子或是枪一样的东西从头顶捅了进去又拔出。收功时，眼前有个京戏台子，很奢华精美，背景是面彩蝶牡丹黄金屏风。

功后我想我可不可以边泡澡边静坐啊（前篇八妖让我加静坐，不是示威啊，呵呵）？她们说——你别修了。（整理时她们说你能边喝水边唱歌吗？这也是裤子里放屁的，静坐时还惦记着享受，有什么意义！）

我：我错了。

12月11日19点36分，回到家把刚买的十几尾锦鲤放进鱼缸。因为不是纯种的，所以鱼的颜色都不是那么正。迪安爱鱼，搬着椅子坐在鱼缸前看，过会大叫——迪安：咱们的鱼都很丑！我：你不能嫌弃她们，那都是生命。

迪安：我没有嫌弃她们，我只是说她们丑。

虚空：嫌弃她们的是你不是迪安，是你认为丑就该被嫌弃。分别心就是这样来的，也对我们不够纯情。（整理时理解：分别心来自对她们是站在人道上认知的。）

我：难怪S说我有时分不清人道和天道，我在观她们的时候不够纯情（纯天情）。（整理时：我们家的纯情宝宝还坐在鱼缸前看呢，还是一脸的喜欢，台上的忆安朝我笑着。）妈祖过来坐我边

上，说：丫头，带他（迪安）入观？

我：这个是机吗？旁敲侧击——我一直在努力。妈祖：反正你们捆一块的，你看着办吧。我：呵呵，水到渠成。妈祖有点愁的样子：他对我们还没有情，但他和兴达一样心诚。我：会督促他，一起练功看书，要是现在入不了，前半辈子他护我，后半辈子我助他，您觉得的呢。（就是等他不忙的时候帮他捅窗户纸，我家迪安是聪明宝宝）妈祖：好的。——她笑着摸摸我的头。

00点左右做完瑜珈功和半个“无上瑜珈”。

晚上出去见朋友，9点多还在吃东西，当时她们（家仙）一个劲催我回家。到家后稍事休息就开始做功，胃难受，做功头晕晕。上吸气只轻轻吸还是全身麻的难受，我想这该怎么办？难道不吸气了？她们说“九阴”。

我：做九阴功？我九阳一套都做不好。虚空：九阴。我：天天做？没时间耶。虚空：一月一次。我：能不做吗？

蜜儿（波斯女）来跳舞，回旋后接着下腰，回旋后接着下腰……小雅（家仙）穿着纱裙转啊转的看不清人影。虚空：这样跳舞和九阴功一样。

我：九阴！……我先挑部分动作做可不可以？虚空：……可以！

但第九拜时只轻吸还是倒地抽搐了3秒。虚空：九阴一套全。我：是不是因为我刚吃完饭就做功才会这样啊？就见香台上骤亮，布置的像古时刑部大堂，有个穿白衣的女子被压在地上打板子——那不是天凤嘛？然后有人拿着一张纸让她画押。我：唉，知道了，做。

雪山老妈却拍着手特别高兴。雪山：九阴前一个小时、后两个小时禁食！

我：哦！

收功的时候，有人在撬我眉心的“花”，有鲨鱼穿过我身体吃了我的心，还有只老虎咬我的手臂。我不知道为什

么，但就是看着，也不去问也不动，这些图像很快消失。(整理时理解，无前世要债之说，就是心不静。呵呵，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记到这时忽见观音一闪而过。)

瑜伽功后随便找了面“无上瑜伽”——因为可以躺着听，嘿嘿。忆安(家仙)和我躺一块儿。我没有睡着，脑袋尽量放空。故事娓娓道来，我有时有听的意识，有时意识模糊听不到。我睁过一次眼，当时觉得听不懂内容了，闭上了眼又能听明白了。脖子好像被割开了，有时会惊觉自己没有呼吸。呵呵，可能故事太好听了。听完半面就全身发冷，她们还不让我盖毯子。我冷的缩成一团——不听了。(家里暖气很热，有时需要开窗散热)

(整理时补记，在晚上出去的路上，迪安和后座的朋友交流了一路，我却和她们聊了一路。没有条件录音和笔记，所以聊的内容没法做到“诚实”了。把有些印象深的记下。我想着如何“纯天情”。她们说：“修行人应该是世上最纯情又最成熟的人，懂世故却又最纯真。”

我想到“那天她们都跟着我去看《梅兰芳》，都爱看。”她们说：“电影里的有些观点暗含天道，比如孤独就是前进的动力，比如心底最干净的人才能表达最纯粹的情欲。但用在人道上，成就了世间美名，与回天无益。”

我想到“这两天没怎么发火心烦。”她们说：“发火就是容不下。其实我们管的不是你发不发火，说发火对修行无益，是教你容，先容人再容天吧。”我想“干嘛要容？容什么？”她们说：“容就是挤压你的心承接更多的水(天情)”。我想“以前开示过，心为空井。”她们说“就是个空，无限满无限空。”

我想“释佛说少想才有明天，像我这样想七想八的……不好吧？”她们说“佛的意思是修行少想人道。从天道去

想，多多益善。但没人能做到凡事从天道想。所以你就少想！”显出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子，我朋友中没这号人。玄女忽然冒出来：“我给你的鞭呢？”)

待续

十六、青霞初入观

《青潭观月情》摘录

11月9日玉青、迪安、青霞去看望S……

青霞：刚才她(玉青)观桃花女的时候，我就想打哈欠，头发麻，像戴着个箍子把我的头给箍着。

S：那你就应该一直问！

玉青：嗯，我当时问是不是桃花女也找我来了。就问问了，也没人理我？

S：嗯，慢慢来。

青霞：头发麻，我头老有感觉，又麻又紧……

玉青：我怎么看到个图像，有人在切西瓜，这样一刀一刀的。

青霞：说我呢？

S：嗯，对，呵呵，就是让你开窍。

青霞：哦。

S：记住，有感觉就要问讯！

青霞：可是我没感觉呀？我就是打哈欠、头皮发麻……

S：人的感觉是什么？

青霞：就是得看见呀？

S：那样你就永远看不见……打哈欠、打喷嚏、想哭、无缘无故的忧伤、发麻等等都是感觉，都要抓机问讯!!!

青霞初入观-记录 2008-11-9

(以下内容，青霞记在纸上，玉青整理，括号里的字是玉青加的)

我是青霞——从 S 那儿返回的车上（迪安开车）……左脑发麻，我问是谁来了？（它）不应。（我）就继续努力观想——似有一只鸟，红色尖嘴。我问叫什么，它不答。

后似有（穿）……甲裙人的下半身，我又问（是谁？），她也不答。

我跟玉青说了——玉青说：赶紧问，要客气些。快问，不然（他们）会走了。

我又感觉了一会，（说不上来具体的。）

玉青这时说：（鸟）到我这儿来了，是只鸚鵡，红嘴绿毛（这是青霞记的，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红色，白毛，头上有黑色长羽翎）。

玉青：它叫天歌。

天歌：我们上边的话，你也听不懂。（我记得当时天歌说：我们唱的是天歌。然后我解释的是上面的话）

是个小男孩，圆脸，大眼睛。（后面，没有记，天歌叫青霞“妈妈”）

到迪安家，上香，给乌祖、海祖、妈祖们上茶。

我打哈欠，头发麻，打嗝。

我：谁来了？请喝茶。你们是谁呀？请告诉我呀？报个名吧，是天歌嘛？

出现一个小女孩的头像，圆脸，有……头发。

我：你叫什么名？告诉我好嘛？

没应答，没感觉。

我闭眼静观——似有鸟叫，好像不是一只，是一群鸟的声音。

似有一寸头男人在面前，穿中山装，又变八路军服，大眼睛，笑着。

我：你好，你叫什么啊？

不应。

有一只黄鼠狼似的动物一闪而过。

我：你们都好呀，叫什么名？不报名，我怎么也记不住你们啊。

这时，我看到兰草（青霞家的花仙）

的植物型，绿细叶草。她的人形是苗条的身形。

两只天鹅过来了。

我：叫什么名？

鹅“呀呀”叫两声。有红掌。

显出人形脸，一只带头巾，一只带鸭舌帽。

我头发麻，放 P，耳朵痒。

我（当时）坐沙发上，问：谁来了？看到有一位发式高高的，很美的发型，（人）显出老祖的样子。

我问是谁？

又显出一个人，头上是“珊瑚”样的发式，也好看。

我反复问是谁？

先显出“乌”字，又显“海”字，后显“妈”字。三个老祖满脸笑容在一起。

又感觉一条蛇在我左侧。

我：你叫什么呀？

蛇，先是显出（有）花纹，又似是黑色的。她一直不走，在我左侧。

我：你好，你叫什么呢？你跟我说话。

她不理我，好似叫我回家——兴达叫的？

（释）佛来了，红脸堂，头发一卷一卷的，穿的似便装布衣，黄色。

我问佛对我的教化。

有人对我背处打不到的地方，打起来。

我：是谁打？

答：铁齿牙。

但我看不见是谁。

我看见一扇窗打开了，一朵大红花似牡丹，开在我眼前。

我：谁送的？是花仙？叫什么？请吃栗子，喝茶。跟我说话吧，叫什么？

在花中，显出人脸。

我：出来跟我说话吧。

来了朵黄色月季花。

我感应到一句话“花开见月，心似如水，空白忙”。

我：谁在说？

花中有个笑脸。

我哈欠连天，头发麻。连生、冰心（小鹿）来了。睁着大眼睛看着我说话。

后来显小女孩样，红衣蓝裤，带梅花。

我：谁也不会说呀？

（冰心）嘴撅老高了。

我：小冰心，你叫我什么？

冰心：妈妈呀妈妈。

然后它就跑了。

【杏子注：上面是青霞第一次体验入观的记录，以后的就是青霞正常的观记了-2008-11-18】

【杏子评论：08年11月20中午玉青又发来了青霞入观记录，是青霞写好以后让玉青帮助打字上传。

昨晚（11月19日）玉青发消息说——兴达也能“观”了，并做了记录。也就是说，他们四人除了迪安之外都已经能够入观。兴达的背景是——男，早已经退休，X书一本也没能看完……看不了几行就睡着了；没有练过瑜伽，只是一味的上香礼佛。

通过这两家四口人的案例——突破了入观难的法障，说明——只要是有心、有情、抓机、随机……75%的人可以入观？至于入观以后如何——那就是每个人各自的造化了。

当然，初入观的内容——小儿科，然而整个色空观的内容犹如幼稚园至小学毕业……般若观（意观）犹如中学至大学毕业，这个阶段就是逐渐的深度与逐渐的层次的混合——色空观与意观的混合：初，色空观的成分大一些，渐渐地意观的成分多一些。而后就是如意观

介入的层次的混合，直至如意观。
-2008-11-20】

青霞初入观-续 1

11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上香、香茶，听“雪山青莲”（打坐）——先觉得有很多天人一起练，后来见一高大佛祖，觉得似妈祖，年纪不是很大，有珠帘。

我：请说话。

说——“洞门大开……”

我觉得头顶有一黑洞似的。

觉得有很多高大佛祖站在面前，我很小。后觉得来到一大门像故宫大门（有门钉），大门开，进入一个空旷的大广场。一穿战甲（白色带金边），帽上有红缨的武士——一回头（非常英俊），这个甲士来到广场四处在看。又来一匹白色战马，也是英俊有佳的白衣武士，也骑在马上，转（在广场上），好像又来了一女武士也穿白衣，上了男武士的马，后渐渐走远了。

先前在妈祖前还觉得有大日穿浅粉衣来，非常年轻的女孩相。

我问是谁。图——大日。

22点40分左右，做小九拜——先看到一只小猪，它报名，牛牛。来了一只大猪，报名叫奔奔。它是粉白色的很可爱。后有一只开屏的孔雀……现面前。

我问是谁？……孔雀花魂？它不说话，过了一会没有了。后又有一张梅花K。一朵紫色菊花叫紫菊，显穿紫色衣裙的姑娘。

后又吸一口猛气，眼前一只睁开眼的大眼睛忽闪着，一会没了。

11月11日10点多，九阳一套。行功中，似有一白甲骑白马的战士，同昨天观到的一样，站在我跟前不动。做完

功感觉累，又听瑜珈心法一面，累的似睡非睡(惦记活动室玩扑克牌)，有些乱，不专一，相应不够。

22点30分(我)头发麻——我问谁来了。一条大黑灰色的大鲤鱼，叫睛睛。

23点…心想九宫——头发麻、太阳穴……感觉释佛来了，有卷发，穿古印度服。我问：……红光满面、笑而不答。

我：释佛请开示弟子吧？

释佛：云云众生，广厦求索。顺逆皆可，佛不佑生。

我：又谁来了？一只小灰老鼠，叫XX(看不明白)

释佛在身边还没有走，我哈欠不断，泪流满面。我又请释佛开示，佛无语不答。

晚上11点多，小九拜——思绪万千。似又有绿草地上一白马上白衣骑士——与前天发现的一样。我让她让我看看面容，她摘帽，女孩脸、非常美，笑而不语。

11月12日7点50分，听大地回春——见有一艘军舰开过来，白色的。我上舰，躺在像手术台上的桌子上。

11点多，小九拜(上香三支，在卧室做)来了小猫等家仙一大排，排在右侧，望不到边，还有好多将士等。看到妈祖、海祖、乌祖，后跟九宫、昆仑神等。妈祖笑点头……大日坐在白珍珠莲花座上——做动作。人参娃娃到老祖怀里要仙桃吃，抱着仙桃，桃汁流到肚皮上。

先前还有一老鹰，黄嘴带勾，显出一武士样，非常英俊，说叫“天鹰”。

我：跟我什么关系？马上显一女武士，骑马，头戴红缨。

我：我们什么关系。图，两个人(上面两个武士)参加战斗，打的激烈。

后来，妈祖们起驾，渐渐远去。

19点，电视上播又发现五处金字塔

(当时玉青也在)。整理时补记：玉青见——释佛说“收到我手心”——见到他右手托一个金字塔(苹果那么大)，金光四散，然后手握拳，把金字塔握手里，金光从他指缝中冒出。他再把手心展开时，金字塔变小了(只有一半火柴盒那么大)，灰色的。

(这时在一边的兴达说要得什么东西或者是不练跟我们走就行了，记不清了)

释佛：竖子无名，贪心不足。龙船再大，名额有限。诚心拜我，家和才兴。(一共八句，只记住六句)

19点30分青霞说头发麻，看见来了一队鸭子，让玉青帮着观一下。

青霞：请问叫什么啊？

玉青：天灵。能让我看看你？

鸭子显出一个清朝小脚女人相，头上有钗。

鸭子：漫漫浮尘，一心向佛。号角然起，花路见明。风吹草低，花现月明。开开心来，开开心住，能住？

青霞：可以啊，请上位。

青霞问玉青有没有仙能治病的？

玉青听到有人说：梨汁水。

青霞说，兴达这两天正好痰多。

玉青说吃饭时看见通天来了，都拿走了(饭菜)，很高兴。(玉青特意请的)。

补记-2008年11月9日22点40分做小九拜——约做二拜时，打哈欠，谁来了，显一大柳树。我：叫什么？答：柳玉。她叫我什么“妈”。显出一苗条女孩相穿绿衣飘逸的裙装。

又有感觉，我问：是谁？快报名！显一人参娃娃相，红肚兜，白胖胖的，头顶上有红人参果。我心想是人参娃娃嘛？他马上鼓肚——露出人参一样白胖的身体，男孩相，非常漂亮好玩：叫人参娃。

看到(他)跟柳玉一起玩了,心里叫兰草带他们上位、吃苹果。兰草马上显出人相,20多岁女孩相,身材纤细、穿裙,领他们上位。

看到我家神位大,感觉有不少人、动物在那儿玩,吃苹果、还有的拿大苹果当球滚着玩。

又来一男孩,10多岁,叫庆生。短衣、头上(青霞在旁边画了一图,我看着又像包着巾帕又像戴个小乌纱帽),非常害羞样,长的也文气,也叫他上位。

这时,我家蝓蝓(活物)叫了两声,我说别叫了,它马上不叫了。又叫了一声,我又说不要叫了。问它(蝓蝓)叫什么名字啊,它给了名字。我忘了(对不起)。

图像——显出小红军样,穿红军服装,红帽子,过草地时满头血,为救一个小女战士牺牲。叫他上位吃苹果。

这时,小九拜乐曲快结束了,做的非常轻松、不累。快结束前还感觉头发重——从上下来一个大五角星,有厚度的巨大五角星。从我身体竖向正中央抽入,正对中脉,抽入身体,把头也抽入了,不觉得疼,还有些轻松、舒服。过了会,小九拜结束了。

00点40分听“雪山青莲”——仰头吸气时头发麻。来了只小刺猬,灰色的。

问:叫什么。它:叫东东。显男孩相,叫我妈。我赶紧打开灯记录。还有水牛和河马。问叫什么?……

又接着坐椅子上听曲,远远的看到一队队雪山女的队伍在行进。又来一只仙鹤,反复问叫什么,显女干部样,穿制服,问叫什么名?它:叫芳芳。叫我姐姐。

青霞初入观-续 2

11月12日20点左右,在青霞家,青霞和玉青一起行观。

青霞:好像来了条蛇?黑蛇。

玉青:嗯。

青霞:盘我身边……先露出蛇头。问它叫什么,说叫白龙。显出人像,是男的。

玉青:你好,请白龙开示青霞的修行情况。

蛇:无心无门,有心有门。屋矮沉沉,无门开个窗?窗可透光,无法进入。哭天抢地,不如毁去(我)。

青霞:来了个小黄鸡,毛茸茸的,它说叫花明。

玉青:变成鸭子了,呵呵,是我家的小雅,跳我这儿了。

青霞:那请小雅说说。

小雅:花开见月。

玉青:所以它刚才说叫花明。

过了一会儿,玉青回家。(以下,我——青霞)

21点——兴达买回点心,我给佛台上供。上了一支香,后打哈欠、流眼泪,打很多嗝。我看到释佛穿便装,盘坐着吃点心,很开心,还同(别)人说:徒儿买的,请来吃。

21点20分

我:我心大门没打开,言语不通很不方便,释佛开示打开(心门)的方法。

释佛:……

21点30分做小九拜,我观到一条大红鲤鱼。我:叫什么?答:红红。我看到它的鳞片闪闪。(打电话,让玉青通知S,告之我的情况。)

11月13日9点10分我上香,请大家(家仙)坐客厅。看电视、喝茶。这时,我打哈欠、流眼泪,心悲哀,头发麻。这时,看到我天爸来了,穿白衣裤,年轻英俊。释佛也来了,穿红色袈裟,红光满面,非常温和祥瑞。槐花夫人也来了(天妈),站在天爸旁边。(她从)长白山来,穿的似朝鲜族漂亮衣裙,淡紫色,透纱的。

释佛说：空！空！空！

这时玄女来了，穿七彩裙，瞪了槐花夫人一眼。天爸显 MS 相。以前 MS 穿白衣的形象和我天爸合为一体。

玄女拿着一只青莲，时小时大。大时——我坐在莲花上（我心空脑空），进入到一个莲子心里。玄女摇动青莲，我随之转腰旋动，似进一个黑管道，向天空上冲，后变成彩柱向上发光。

这时，兴达回家。我看见天妈等众人踢他到里面去，像个球（滚），释佛哈哈笑。

11 点 11 分，听“雪山青莲”，我感到头麻：谁来了，你好。见，车轮滚滚，来了一马车，风尘……下来一女子，怀抱一儿叫慧茹。我：让我看看小孩。问话不答。

又有人来了，反复问之，看到一女孩穿花衣裤，笑脸。我：跟我说话，叫什么。答：丹丹。叫我妈妈。丹丹：妈妈、妈妈，不修不练就更傻。我叫兰草上位。

又来一些战士，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战士受伤了。为首的叫“军军”。我请兰草带他们上位。又看到桃花红，杏花红。桃花姑娘带一帮花仙上位，都是花红柳绿的衣裤、唱唱跳跳的上位去。桃花叫我姐姐，说：光吃不练，光光身子来，光光身子去。坐我身边来了，拿我的手拍拍拍头。在她头带的花环上取一朵桃花带我头上。

打哈欠，好像看见 S 生气的样子，他在说：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跟着右边太阳穴紧麻，S 从远处打来一勾子勾在太阳穴上、使劲拉，脑右边麻减少了一些，好像拉掉了一盖。我看见 S 笑了，飞狐不理我，在一边看书。

来的花仙全在释佛身上玩。释佛笑着：台儿静、台儿闹、热热脑脑奔九宫。我：请释佛开示我。

释佛严肃的说：你一定要紧跟九宫

不掉队。

叹了口气走了。我看见 S 一个劲向外看，着急的样子。

12 点 05 分，上心香——见七仙女来了，飞天样。她用彩带挥我练功，我前后左右动，颈椎“吱吱”作响，感到前后（作用）力大。我看到带子把我的……增生像牙一样的东西拴住。七仙女往下拔，累的出汗了，看着很费力。后来我头转的晕了。

12 点 40 分，头晕，听“神龙飘飘”。

13 点 40 分，看《归妹曲》。归妹曲女主教真是了不起的小女子。

【杏子评论：让你紧跟九宫，你却紧跟什么女主教!!!】

16 点 25 分，我感到头麻，看见一火红色狐狸带一群小狐狸来了。

我：叫什么？答：丽娘。我：跟我说话，丽娘一定有话说，大冷天，从雪地里跑来。丽：吃饭！我：饭有！一会儿做，请全来吃。好吃不好吃的，到家了，别客气。

她显出穿红披风的女子，像林黛玉的模样。丽：姐姐。我：请说话。

丽：亭亭玉立小女子，不张不狂浅修心，你我同在屋檐下，同心同德一家亲，XX（没记下来）凉凉一世情，到头枉自一场空，如今大旗一挥展，小小女子紧跟行。

美薪（天姐）：我家你家都是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大日、观音来了。大日：小小女子未张狂，修心别分心。

【杏子评论：告诫你不要下道去看什么归妹曲……】

20 点 30 分正在看电视，感到左边头痛。看见来了个胖大嫂，笑容可爱。我：叫什么。答：二姑。我：说说话。答：给释佛做饭来了。

释佛从远处向她招手，二姑过去了。

【杏子评论：为什么不问问释佛为何不吃你家饭呢？】

23点，小九拜，白马骑士又出现了，黑蛇又来了盘在我身四周。

11月14日10点30分，上香，听“雪山青莲”。来了只大公鸡叫“华华”，显一男人白衣裤、瞪着大眼睛。我：说说话。答：华夏一梦到人间，纸醉金迷几千年，今日有幸来相会，一支青莲上九天。

我随音乐练功像打太极拳。我唤三声“太上老君”，心香九柱，印度高香献老君，老君乐呵呵的来了。我：老君给孩儿说说。

老君：小小人儿要大胸，承接天地大情怀。你今要修得正果，还须思量到哪天？

美薪给老君道万福，上香茶。

大颠：打破你那大框框。

我：请喝茶。

我给大颠一个宝葫芦形的茶叶桶，大颠拿到手里了说喜欢。我把长寿瓶献给老君，他说喜欢。

老君：孩儿好好休息吧。走了……仙孩们都去送他。待续

【杏子评论：这是学归妹曲……老君与大颠要你那些东西干什么？此时的老君还是老君吗？大颠还是大颠吗？】

青霞初入观-续 3

老君：孩儿好好休息吧。走了……仙孩们都去送他。

来了一群小鸡，黄色的，吱吱叫。说叫“小莲”。我说显个形给我看看，它显出穿花衣的小女孩。

小莲：我们来就想上位，找大颠玩，找佛祖练功。

我心香九柱，印度高香献给大日宫玉光天。我看见大日今天穿黄色透纱衣裙，坐大粉色莲花上，光脚站起来做动

作，都非常难做的动作。

大日：五花马奋蹄直追。

见一白衣人骑上马奔跑，大日又扔一花环给马上人，马上人回头一笑，脖子上有花环，女相。大日站在粉莲花上远去。

我又心香九柱请释佛，释佛穿着便装来了，说：老在这里，不用客气。

我：您在这里是我们的福份。

释佛：静静收心勤打坐，尘世不是皆抛去。

给一个“静”字。

高大释佛穿一黑色布鞋打坐，我跟他鞋一样大。

坛主观世音来了，白色衣裙，手持柳枝，滴水四处。滴下的水珠落地变成珍珠，她拍拍我的头，踩上一朵祥云：“你佛我佛心中住，口声声心常念，常念相应上九天，普天同庆迎佳人。”指着我说：“我今来点化你，你要常记在心，呼儿唤儿我的心焦急！”观音含泪光而去。

玄龙来了，是蜥蜴形，显出男人相，穿黑色。后又显蜥蜴盘我头上：“颠狂小女未高兴太早，征途艰险在后面，念心、恒心、相应心、心中永驻佛祖，月儿明”。盘在头顶（感到）很重。

我：请收孩儿给的四川茶叶“竹叶青”。

玄龙：我知道，谢谢孩儿的孝心。

【杏子评论：快了……】

12点，上香，听“日月之旅”，有黑蛇盘头顶。打坐床上，跟着音乐，心下沉唱曲。中脉里有一小孩向上冲，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向上打冲，到头顶盖处停。又一曲开始，中脉似青莲莲杆般空心，上面是青莲。（莲）又变大，成粉色莲花左右摇摆，我也随之摇摆，后仰倒要睡。

12点30分，听“春花秋月”又有黑蛇盘头顶。我跟着音乐摆动中脉，一小仙孩，像哪吒样，在我中脉向上冲。听

“印度音乐”，见印度美女跳舞，我也同样跟着节奏扭动中脉，后（感）很累。

24点30分，做小九拜，白衣战士白马又来了。

11月15日11点40分，心香九柱，印度高香，袅绕九天。请大日及九宫接香火。我请大日公主（我认为大日高贵似公主那么漂亮），穿水红色纱裙，非常美丽，少女脸，很美，象牙般皮肤。

大日：九九归一冲天霄，荆棘遍地细思量。如来如去心要静，观来观去出天月。

大黑蛇又来了，很粗壮。我：叫什么？蛇：白龙！我：你好，让我看看你是谁？现一黑衣女子，露两只大眼睛，似穿夜行黑衣。我：说两句？来了几次了，谢谢来相会。蛇：千万年前常聚首，红尘路上常相守。你我有缘再相会，同上九天大花园。

我大打哈欠，问：谁呀？又是白衣裤男子。又是我大哥S，戴眼镜，黑框。

S音：相应！破框！轻松！自然！归家战鼓急！！好好看书。蝈蝈叫是玄女给的练功号角，急修、猛练、不停歇，工作中也要修心，玩中也要修心。

蝈蝈（家养的）一直叫不停。

13点——我认为我的你是不自然，没有《归妹曲》的自然、大度、大无畏的精神。我心还在玩上，玩中修心，注意要包容、大度，不要老生气，看不惯别人。

这时感应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我问谁在说？答：白马说。显马头相，让我快马加鞭急行。

13点30分，上香。我：同我玩中修心去，吃桔子。见仙孩都不闲着，都在吃桔子。我：请大家用便签纸。“方寸之心，容纳天地”

11月16日7点30分，听“大地回春”。见有一似虎狮头看着我，又有一骑摩托车带头盔的骑手现眼前。都很清楚。

我想：还有好多框的东西，用意念打碎它，清空心脑，但还发紧。一直听完，没睡。

8点30分起床，特别想S——想让S来吃饺子。兴达说可以吃老鸭汤（兴达怕麻烦），我也有点。我想S有灵是不会来了，唉！心哭！

水开了，冲茶，敬佛仙，铁观音很香！

10点上茶后，白衣骑士又来了，站在那儿不动，穿白色战甲带头盔，俊秀面容，看不出男女。

我：你是男是女。给“女”。我：我的天魂？

来一穿青黑色战甲、黑胡子、黑脸膛的威武武士。我：请喝茶！你是谁？

他坐下喝茶了。我：同我说两句话吧！他：心知肚明向前行。然后哈哈笑，站起离去。

10点30分中午给佛仙做什么？我：你们想吃？答：饺子。马上让兴达买菜包饺子。一直忙，没有观意。给S包的饺子下午送去。

【杏子评论：潜在的求心太重。家珍本是自己流出，你又能从那个归妹曲里流出个什么？】

青霞初入观-续4

11月17日下班——归心似箭，17点50分到家上香，听雪山青莲。我打哈欠、流眼泪，问谁来了，看到释佛在笑，向我招手。妈祖在远处说“我的孩儿你招什么手，哼！”释佛：这样行，好！我头发麻，问：谁来了？见小白粉猪扭扭的不理我上位去了，好像是奔奔？还感觉有很多人向这里来，远远看到很多人，一股人流往这里来。（穿）不整齐的服装，很疲惫的样子。

我：都请上位。请兰草仙们招呼他们吃苹果，吃点心。小猫到我身边，花

蝴蝶也在，还飞舞着很美。远处白衣白马武士还在，

我：走近来吧。跟我说话。走到跟前下马、摘帽，一满脸是汗水的女孩。

我：跟我说说吧，叫什么？答：美薪。寸草心，一寸一攻心，归途心，心要诚，我们才能上征程。

我：你累吧。唉，天天盼盼归心，月月盼盼明心，我今天算是到一站。

释佛拍拍我俩的头。高大释佛站在面前，美薪哭的委屈，释佛伸手拥着美薪。美薪从手上摘一红腕带，带我手上，笑了。释佛：刀光剑影上战场，望月追月随月去。美薪：你我本是同根生。

11月18日没上班，去练唱。13点40分我去打牌，走前说：去打牌练包容心，能去想去的可以一同去玩，监督我。

上香，释佛不高兴样，小仙孩持日月印练功。腊梅仙子“小梅”——昨天来的，带来一队黄衣腊梅仙，都是小女孩样，黄纱裙，活泼好看。

飞虎跟兴达睡觉呢，小猫逸心也在打坐，睁一只眼看我。

11月19日，看完玉青的几篇观记（网上水滴石穿）后……中午午餐前——心香九柱，袅绕九天。见来了一片绿光。

我：绿光夫人来了。我打哈欠：请来吃苹果，跟我说话。

绿光夫人：观来想去心放平，不为世间事烦恼，你我同心奔九州，共享美好新生活。

我哈欠不断，流泪满面。一会儿开饭了。我：请您一块去午餐好嘛？

绿衣夫人：好啊！她坐下了。我：再说说吧。有同事进来，“观”被打断了。

绿衣叹一口气：风尘世世艰难修，只为凤飘九天归。要坚持！

我：好，我一定坚持。就是心不静，

也有怕难的心思……

绿衣：你要轻重缓急分的清。不要一时糊涂成千古恨！（办公室里发购物卡的来了）

我：记住您的教诲！我的卡发了，您需要什么，孩儿给您买？

绿衣：有需无需不重要，孩儿有心娘高兴。我：再说说。

绿衣：孩儿是个聪明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小小蚁人别自大，撼树也要费大力。

绿衣夫人没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写行观记录。我：您叫“绿衣夫人”？

看到绿衣夫人圆润丰满，绿纱裙装，二三十岁。绿衣：名不名的不重要，上心修炼是为重。

11点35分心香九天，袅绕九天，请中华神坛上的佛祖众仙都来吃饭了，饭后看家仙们来了吗？感觉他们都高高低低的排着队，跟在我后面来了。我这时感到头发麻。我：谁来了？见一个白胡子爷爷，宝葫芦的头型，亮亮的脑门。

我：爷爷请坐，喝茶。（见他喝了）爷爷您是谁啊？能告诉我？

答：宝光老人。我：您开示我教导我几句吧。宝光：急急修修修大法，法力无边谁先持？从空中倒出很多元宝。我：我不缺钱，缺心力。望宝光老人您多关照，关照小女修行修炼有成，行吗？宝光老人点点头，喝茶：雀儿飞，急先行。

我看到我成“小孩儿”样子，骑着宝葫芦在水上行，非常平稳的。宝光老人柱着仙杖，笑咪咪的，一步一回头的走了。

我又头发麻，看到我家兰草来了。我：你们都吃饭了吗？兰草做一个万福：都吃过了。我：兰草姐姐喝茶。跟我说话。中午清静，兰草坐下喝茶。

我：姐姐，我送你一套洗发香波吧，同事说很好用，鲜花芳香味的，日本XX

牌子。兰草高兴的拿着说：拿回去姐妹们都会高兴的。我：兰草真像大姐姐，老想着姐妹们。兰草：唉，都是同根生，凑在一起不容易。我：姐姐，说说我吧，我现在心乱，没有毅力。兰草你来多次了，今天一定要说教我，好吗？

兰草：唉！草儿也是一微尘，波澜壮阔胸中装，找回万缘聚成月，扬首挺胸回九天。

我：谢谢姐姐。妹妹同是尘中尘，姐姐教诲心中装，定找万缘来相聚，九天同庆献妈祖。

兰草：对！妈祖心中装，紧跟九宫不掉队，姐姐妹妹雀儿飞，直飞九天冲云霄。

兰草站起来旋转，似在提醒我回家练功。

晚上迪安、玉青来青霞家吃晚饭，饭后大家闲坐慢慢开始行观。

青霞：来了只小黄鸡，黄嘴，毛茸茸的。大爪子“啪啪”走过来。

玉青：小黄鸡？好像以前出现过……

青霞：我是不是以前见过你？（青霞见鸡低头不高兴。）青霞：它的意思是——你不认识我啦？小鸡：人小心大雀儿飞，一根藤的蚂蚱。青霞：请再说说。小鸡：……（青霞让兰草（绿衣服）给小鸡拎走了。）青霞：呵呵，它走前还在我脑门上啄了两下。

【杏子评论：啄的好，只是那个我又大又硬——啄不动！】

青霞：来了只小兔子，红眼白毛。特乖，蹲在那儿。叫什么啊？

小兔：安安。

青霞：从哪儿来？

小兔：从雪山来。

青霞：挺累的，吃点喝点，以后聊。兰草来拎走了。

过了会，青霞：大象进来了。从门

里挤着进来的，灰色大象。

兴达这时一直在打嗝。青霞看玉青：是不是他的缘分？

玉青正在记录，抬头看了一眼。

青霞：后面跟着小象呢。大象用鼻子卷着点心给小象吃……嗯，大象叫强生。风尘浪尖闯过来，心心相印路才明。呵呵，我怎么想着叫他“大象爷爷”，他领着的小象上位了。哦，大柱子脚。

玉青：大象好像是兴达的缘分。

兴达正在上香、打嗝。

青霞：光头黑蛇来了……有个黄色很亮的点在眼前不灭，像眼球那么大！黑蛇在屋里绕，一圈都绕不完，水桶般粗，看不见头尾。

（下面是迪安记的，括号内玉青整理时补充）

玉青：不是黑色的吧？我看到有黄色点。

青霞：嗯，好像还有白色的……

玉青：那是线、纹。

（因为看见蛇很久都不离去——在客厅转了一圈，跑到兴达那边去了。加上刚才大象、小兔都是兴达的缘……玉青跑去上了一只香——听见有人说，今天是兴达的机，“逼”他观。当时站在台前，这个感觉很强烈。回来后，玉青就不记录了，盯着兴达……）

青霞：兴达说练功能治病（兴达上香后，他一直在椅子上打坐，呵呵，冥冥之中有天意）……黑蛇向他张嘴，感觉说是他吃出来的病，好像是这个意思。

玉青：兴达，你看看（观）。今天来的都是你的缘，你要赶紧问……

兴达盘腿打坐，念念有词。

青霞：今天来的都是他的缘？都进来喝茶，吃东西。黑蛇（花蛇）。好像是兴达的缘。黑蛇张嘴吞了很多缘……

玉青：吞缘？

青霞：好像看见它吞了很多东西，不是嘛？

玉青：兴达，它正看着你呢，问问……

青霞：蛇说叫意莲。

兴达忽然说：叫意米！

（这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兴达拿着蒲团，就坐客厅中央，盘着腿，开始摇头晃脑。其他三人迪安、玉青、青霞等嘿嘿乐！）

兴达：有只小象叫“毛毛”……

玉青：请喝茶，请说话。

青霞：释佛来了，穿着随意，拿着大扇子。

兴达：来了小白兔，红眼睛，小白兔白又白……（哈哈）

青霞：唉唉，刚才是来只小白兔，红眼睛……还真是他的缘。

玉青对青霞：是释佛嘛？

青霞：哦，不是，有大肚子，他拍着肚子乐。

兴达：脑袋正（头顶）中间麻，串凉气。

青霞对玉青：来的和尚坐在椅子上，冲他扇扇子。

玉青：呵呵。问问是哪个和尚，请请他说话。

待续

青霞初入观-续 5

玉青：呵呵。问问是哪个和尚，请请他说话。

青霞：大颠，欢欢喜喜一堂会，百家愁事百家喜。我今徒儿得慧眼，普天同庆我得意。

兴达：来了匹大枣红马……一只白山羊。

玉青：哪个先来的？

兴达：先来的羊！带两只犄角，有胡子。马——枣红色白白蹄子，白脑门！（一点不像第一次观，说话斩钉截铁——比何君的反应快！）

青霞：大颠一直在笑，小兔子跑到他肚子上玩。

玉青：S家的玉兔？

兴达：来了只大乌龟！

玉青：湖里的，海里的？

兴达：大海龟！

青霞：感觉是洛母。

兴达：乌龟张开嘴。

玉青：它说“走一城，下一城”，意思是人人都攻克了。

兴达：大海龟从远处来，还驮着个人，说“一通百通全家通”。（兴达一直在摇着身子。）青霞：我打坐也经常这样。（看着玉青说）

（玉青想到家仙伯堂说，这样表示心不静。想想，人人修仙路不同，也许自己的下道正是别人的上道。故而，没说什么）

兴达：来了条大鲤鱼，非常长，给了个“金”字。还有河里的小虾，大青虾。（过了会）来了只大水牛，从南方来的……

迪安：你怎么知道它是南方来的？（迪安莫名其妙？）

兴达：它说的，湖南湖北。

玉青：记上两湖地区，呵呵。

青霞：弯弯的，很粗的大角，能看清纹路。

玉青：问问牛叫什么？

兴达：没说……

青霞：大颠摸他（兴达）的头。

玉青：要不，再拿纸记？

『青霞一直在观大颠，迪安根本记不下来三个人说话，青霞又拿纸自己记。青霞记——大颠拿大扇子扇兴达，说：“别急，慢慢说。”他很高兴似的。举双手大笑，哈哈！青霞说：“你也跟我说两句？”大颠白了我一眼：“您不打我们就行了”。』

兴达：来了只大公鸡，红冠子，全身红毛，还有一只黄母鸡。

玉青：一起来的？

兴达：是一起的。来了群小鸡……

过了半天，玉青：请请他们说名字。

兴达：叫了一声，公鸡打鸣了，带的小鸡，都围着我这边吃食呢。

玉青：能请他们说话？

兴达还在晃：还没法沟通。

青霞：打鸣了，是不是说他明了啊。（明是性光亮？还是说入了观就可以泛指为明？）

兴达：来了头大肥猪，耳朵垂着，黑色的，毛稀松的，叫“奔”正在吃食，嘴里响着，吃着红薯叶！

玉青：何时的缘？

兴达：猪很大，有七、八百斤，光是吃！很饿。吃……

（青霞和玉青都在提醒兴达该问名字啊什么的，可能搞的兴达紧张？问不出什么。玉青想与迪安回家，让他们俩——兴达与青霞安安静静的行观，而且家仙都在催她回去，呵呵。然后，玉青、迪安就告辞回家了。回去的路上给飞狐发了短信告之兴达也能“观”了。飞狐说这下你们家热闹了！）

下面是，兴达观，青霞记。

兴达：来了个小羊羔，“咩咩”叫。刚生下来的小羊。看到小羊跑了。

兴达打嗝：谁来了？哦，哪吒来了。带红肚兜。脚踏风火轮，手拿红缨枪。托塔李天王来了，李靖，哪吒的爹。踩着白云来的。

赵云来了，骑白马，穿白甲，手拿月牙刀。赵云带大部队，还有旗，上有“赵”字。

赵公明来了。武财神，红脸。

青霞：是嘛？请他开示！！！！！！

兴达：是赵公明！请开示几句。赵说“一路辛苦奔波，大大的往前走，前往……奋进……”他捋着胡子，乐。又来了头母驴，白肚皮，大耳朵，叫“黑蛋”，显出女的，漂亮，穿红花衣，还梳

俩个辫子，说叫“玉兰”。哦，黄狐狸大仙，大步走过来了。

青霞：叫什么？

兴达：猫。从长白山来的，啊！显得……原来是太上老君啊，太上老君来了！！！（激动）

青霞：你怎么知道？

兴达：白胡子，拄拐棍，长头发，就是太上老君的样！

青霞：哦！那请喝茶，吃个点心。

兴达：笑咪咪的。他说“一路奔波到你家，专程来看你的家，一心一意把功练，早早开出胜利花”。请教老君，我怎么练？哦！拿手揉肚子。来回转圈揉肚子。

这时兴达手机响了。青霞不让接，兴达马上接了之后关机。

青霞：快快跟老君道歉，磕头。

兴达照办。

兴达：老君善良的很，喝着水，吃桃酥。笑嘻嘻。没有生气。

青霞：请再说说？

兴达：他说，“好好好！哈哈！今天就给你这么多，给你说得也不少了。还教你揉肚子。”老君红脸，健硕身材。拐杖上有宝葫芦。我请老君常来常往常指导。老君爱吃桃酥。来个青蛙。变成个穿绿衣的女的，又从女的变成蛙。来回变，我问叫什么？说叫“青侠”。

青霞：青霞？……问从哪儿来。

兴达：比划着说从天上来。20多岁，说“月亮弯弯在手一方”。给个图：在一个深山里，有泉水冒出，一只林蛙住在泉水旁。水向南流。又变成女的，图——好像比月亮还远的地方来的。又来一只大棕熊，一只北极熊白的，还带个小熊仔，打着滚从雪地里来。棕熊叫“孤岛”、北极熊叫“田田”、小的叫“子子”。我问跟我什么关系。黑白熊都说救过我，哦，那天我跟S说我曾经大难3次，是不是他们救过我？哦！！棕熊显我老父亲

样。光头，圆脸，穿灰色的——像和尚穿的。忽然说是我父亲。哦，小时候两次天难是我父亲保佑我没死（兴达的父亲很早过世）。我头顶一跳一跳的。直往上动。

这时，玉青来说把万缘的名字写好，放在香台上。青霞说好啊，等观记出来就写上，请玉青告之 S 和飞狐，谢谢他们，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观。

22 点左右——青霞和兴达一起做拜。

我（青霞）看见一个白色珍珠凤冠飘到我头上（戴上）了。

骑白马的武士又来了，今天下马了，同我容成一体。武士显俊秀的少女样。她一会和我合上，一会又和我分开。

青霞初入观-续 6

下载原始附件

2008.12.2 日（二）青霞观

这两天发烧后夜梦多，早不想起时看到一开着鲜花的花园来了一只鸡，后看是黑凤凰显一穿黑披风的高大女神，一挥披风威风凛冽，似催我：战鼓擂，快快行。我精神一抖，不觉疲劳。同时感到女神就是大黑天女神。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记录此景。（早起兴达兴奋的说做了两次非常清楚见月亮的梦，巧合的是似也是催他快练、观。）

10:30 分办公室工作告一段落。心香九柱，缭绕九天。头发紧，我：你好！谁来了？看到一排马头，远观一大排骑战马穿盔甲带红缨帽的将士，似整装待发，马蹄刨地嘶鸣，中间为首的是一骑高头大白马穿白盔甲的将领，脸红扑扑的。我：你是谁？请将士们歇歇，吃苹果。

首领骑战马嘶鸣飞驰而来，停到我面前，马蹄高扬似踢到我的头。

我：请将士们下马歇歇，吃苹果、

喝杯茶。

小河边一片绿草地上，将士们下马，全穿白盔甲带红缨帽，太阳高照白盔甲银光闪闪，摘帽休息的将士们全是女的，都是汗流满面，马儿河边饮水，将士们散坐在草地上休息，还有的吃着苹果追打嬉笑。首领长发飘飘，年轻美丽。

我：美丽首领，请喝茶，冥冥之中我多次见到你，你是谁？

首领：我叫“花无名”……（关键时刻青海报社来长途说工作打断）

我：非常对不起！打扰了！“花无名”姐姐还在吗？（不由自主的叫姐姐）

“花无名”喝着茶，大度的一摆手说：无妨！茶好喝。

我：茶是四川竹叶青新茶，姐姐爱喝我高兴，请常来喝。请姐姐多开示！

花：旌旗冽战鼓声声响
人鸣马嘶百炼成钢
花前月下小小女子
不急不慌傻傻呆呆

同事吃饭回来了，跟虚空对话时间过的飞快，午饭时间快过了。我：姐姐咱们先到这里，请将士们一同吃午饭，我们中午是自助餐 10 多种饭菜自己选，请家仙们也都来！到了餐厅匆忙吃完饭，拿了块西瓜赶紧回到办公室。（感觉她们也来吃饭了）闭眼行观。

我：姐姐！“花无名”姐姐还在吗？！……“花无名”似骑马整装待发。

我赶忙说：姐姐开释铭记心
明知有虚是事实
还有恩师能相见
大傻特傻呆呆妹
还请姐姐常教诲
紧跟“无名”不掉队！

“花无名”的坐骑大白马四蹄刨地，“花无名”向我挥挥手飞奔而去。

我：这个“花无名”跟我……？？？

【杏子评论：青霞自玉青之后步入

观中……正在寻找“我”，这是绝大多数已经入观以及尚待入观的学者的一个共性特征——我所。如果没有我以及我所，首先是这个人不可能投入修行，也就不会继续攀高“续缘”。故知，修行的起点是我，而修行的过程也是个我——我磨、磨我。这里就有个岔点，这个岔点也是我……如图

我小→→无我相→菩萨
↑
我修行→→入观-我磨、磨我→→
(岔点-我)
↓
我大→→有我相→?

问题是你修行的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菩萨呢还是？故知，修行的核心就是个我以及我的问题。色空观的实质就是“我观、观我”，不仅是色不异我，而且是空不异我。所以色空观的问题就是个我的问题……也就是说，色空观出现的一切问题，不须求人，只须自问——问谁？

入观后如何自我调整防止我大呢？把心静下来。

怎样才能把心静下来呢？如果你知道怎样就会使你心动、激动……相反就是心不动而宁静。心动的原因就是有求，一旦有求（不论是显意识还是潜意识）心就会激动……就会浮想联翩——如果有个蛋，蛋变鸡，鸡下蛋，再变一群鸡，再下无数蛋——发大财了！故知，心动是在不知不觉中……当你想到一群鸡无数蛋时，你的那个我已经膨胀的不得了了。切记，我大为魔，我小为佛。

前不久有人要推销什么“老乾坤”……说是老乾坤比九宫大日还大！不是老乾坤比九宫大日还大，而是那个我比九宫大日还大！太上老君说：这些人还没见过我们老乾坤，又是写的什么

老乾坤呢？

入观亦即入魔，入观未必入魔，其分水岭是我。如果你入观入魔了，不必怨天尤人。因为不是天让你入魔，不是人让你入魔，是你的那个我让你入魔。
2008-12-4 晨——哈哈，晨鸡叫，昏鸦噪，哪个不到红尘闹？】

青霞初入观-续 7

谢谢杏子评论！辛苦了！时时切记，我大为魔，我小为佛。

2008.12.3 日 14.30 分（三）青霞观

我：你好！谁来了？请吃水果。一只小猴子来了，叫“皮皮”，拿起香蕉吃。我：皮皮报过名，没说话，今天说说。皮皮显穿盔甲武士，白盔甲。皮：昨天已来过，今天又相见。我：噢，我们缘分深，什么关系？图像是皮皮从战场背一伤员走着。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皮：陈年往事。我：说说我练功、行观。皮：我！大大！我：噢，说在练功、行观中“我”重？皮点头：功行天下去我情深。我：谢谢指教！皮皮隐去。

2008.12.4 日 22: 10（四）青霞观

小九拜哈欠、流泪。又看到（前见过）一只大乌龟，大的把整个房间罩起来，还有：骑白马穿白盔甲的骑士，在远处站立；大型似黑蛇（龙）的动物，同时有明显光感，右耳突然海潮一样的（似坐飞机）声音。

2008.12.5 日 11: 15（五）青霞观

快午餐了，请各位佛仙、家仙都来共进自助午餐。看到大路上好多人在向这里来，有骑马的、做车的、大部分走着，扶老挈幼，旧衣褴褛。从远处来。

我：请都来共进自助午餐，饭后可以到男女浴室洗澡，洗发液、洗澡浴液都有，请老少兄弟姐妹随意。大家能来我非常高兴，饭后请喝茶再好好说说话。

看到来的人流成龙型队伍浩浩荡

荡，还有骑马的将士来回指挥着。11:45分我赶紧去吃饭，怕我不去虚空的灵们吃不着。吃饭间感觉他们来了，阳光绿草地上一大片人在吃饭，还有人说：“好吃，饺子好吃！”还有小孩子拿着碗边吃边嬉戏。

下午工休时间。我：老少兄弟姐妹们午餐吃饱了吗？还在吗？请喝茶，吃水果。没了感觉。待续

【杏子评论：初入观就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文字，毕竟是从你自己流出……尽管还是小儿科。2008-12-6】

2008.12.6日(六)青霞观

12:25分上香后观到一只大白狐狸，非常漂亮的白狐，马上雪山飞狐出现，穿白衣裙在舞剑，又显漂亮的白狐，同舞剑者交替出现。

我：你好！请心月狐开示。心：长相知 长相望 长相守 长相月

我：谢谢指教，望常来。家里来人了，感觉没有了。

2008.12.7(日)青霞观

11:30分上香后特别想妈祖，看到妈祖，年轻模样不很清楚。我妹妹从台湾出差回来给带的特产凤梨酥……

我：妈祖您好！请尝尝台湾特产凤梨酥。妈：孩儿有心喜于心，心心相印常相念，行于空。显一只大绣花鞋，粉红色的。心想是否提醒找准方向，踏着脚印走？我：谢谢您老教导，请多开示几句。妈：路在脚下 行在于你。我：谢谢妈祖，我一定记于心，行于动。

【杏子评论：让你行于空，你行于动？】

看到穿战甲的美薪给妈祖附身下跪。妈：起身吧，你也挺不容易的，和合一心就有了。听到一声“起驾”，妈祖被好多人簇拥着走了。

一只大耳小灰老鼠来了。我：你好！你叫什么？丁丁。我：小丁丁你什么样？从哪来？显小女孩，两个朝天辫、肚兜、穿红绣花鞋。丁：花仙大院！哼！我早来了，没人理我！我：噢，是小花仙呀！显小小红花，好像长寿草开的小小红花样。我：对不起！慢待了，请家仙逸芯招待丁丁上位。

看到家仙孩们都在打坐，很认真的样子，他们把家里的几盆花搬成一排，他们就在花前打坐，阳光照着他们。

20:25上香，打一个大哈欠。我：你好！谁来了？请报名。一只金钱豹，山花！显穿战甲拿武器（好像是刀）的模样。我：叫山花啊！请吃橘子，请说说我们的缘分？山花：一个战团的。我：什么战团的？山花：花??支队，有情有意依门外，盼望相随早回归。我：辛苦了，我们共同努力早回归。请逸芯招待上位。

23:50分上香准备做小九拜，这时向窗外望看到月亮，心中拜问：心月狐好！小玉兔好！小九拜约做六、七拜时，觉得妈祖来了，穿戴非常隆重，金黄色的服饰，头带珠帘，坐在似故宫金銮殿的宝座上，还有好几位，像是在开会激烈争论什么？这时仰头吸气时小玉兔坐在我头顶上，又显出一只金狐狸！不是一只好多只狐狸，有金色、银色、白色、各种色的，一直在我面前，我也似狐面人身（特别是面部就是狐狸脸）在继续着小九拜，心想让我看看人样，刚一想面前出现赤、橙、黄、绿、青、兰、紫，各色裙装的美仙女，马上又变成各色狐狸。小九拜做完也不觉累，最后我变成一只小蚂蚁结束。

2008.12.9日(二)青霞观

10:35心香九柱缭绕九天。心安静、心自然、心包容。头麻紧。请问谁来了？妈祖出现。我：您老好！请您说说。妈

祖没开口，给意：直对大日！后又给意：一个大“十”字。感觉大日佛王也来了。我：请大日佛王指教。！

出现一个大大的“空”字，大的把我包在里面。我觉得是让我空观。这时哈欠连天，泪流满面。来了一大批穿盔甲骑马的将士；又一大批穿盔甲步行手拿盾牌的将士；（哈欠泪流，同事来说事，赶紧擦泪说：没睡好觉……同事走了赶紧继续观。）又一大批踏着海浪来的穿盔甲的将士；又一大批西洋模样的穿盔甲将士，仔细观一将士盔甲帽露出金发飘飘，手拿弯刀；还有一大批穿灰衣和尚样的佛兵。啊！一望无际望不到边的各路将士，非常壮观。

心想：今天什么日子？出现“兵变”两字，心一惊，又出现两字“变一”。

这时看到好多位老祖高兴的坐在像观礼台的台上，大日九宫好多人也穿战甲站在后边像在检阅。

11:30分同事叫吃午饭，我赶紧说：请各位佛祖、特别请众将士们一同共进自助午餐。观的过程中，忘了在哪了，还出现一个大“静”字。

2008.12.10 日（三）青霞观

11:15 心香九柱缭绕九天。快到午饭时间了，请能来的万缘都来午餐。一头带角大黄牛带着两头小牛来了，叫牛，显一大嫂模样。我：您好！牛嫂，请说说。牛：风风雨雨终于找到家了。我：牛嫂辛苦了，中午带孩子多吃点，吃完饭家仙逸芯带你们回家休息，以后就一块修了。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来了，我：您们好！请报名。“鸣”。我：哦，“鸣”请准备开饭，……

话音未落，哄隆！一声，急奔进来一头大象，把办公室的门要踢破似的。我：你好！叫什么？“玲玲”显女孩，穿白地兰花衣。我：请“玲玲”说说。玲：长途急奔心中喜 我与姐姐共甘苦。

楼下餐厅已经开饭了。我：“玲玲”辛苦了，准备吃饭吧。奔进来一群（穿戴似）佛兵和几个八路军伤员，没等说话又奔进一匹枣红马，“静如”，显一文弱书生。我赶紧：“静如”好！大家一块来吃饭吧。饭后我问：大家吃好了吗？哈哈！还不错！好久没吃过了。大象的声音。我：大家都说说话！归心似箭！我：谁说的？大家的心声！感觉有新来的。我：还有谁报名？一只小黄绒毛鸭子叫：丫丫。我：丫丫？你报过名了吧？显一女孩：你老记不住我。我：这回记住了，丫丫。请说几句。丫：我也没什么说的，只想请姐姐常想我们，我想跟你亲，你也不理我。我：怪我不好，修的不好，没能力不能熟练行观，我一定努力，向前辈学习，咱们共同加油！

这时看到一队小蚂蚁，吃饱了排队回家方向去了，还有好多家仙：虎、蛇、鹿等，还有带翅膀小精灵似的小花仙飞舞着回去了。我想起牛嫂：牛嫂你们吃了吗？牛嫂浓眉大眼非常祥和样，穿土布短衣，带蓝花布围裙。牛嫂上前：谢谢！吃的好，孩儿都高兴，以后我们就有盼头了。我：一家人不用客气，你们能来，我也很高兴。咱们和心齐力，就有希望了。牛嫂泪光闪闪，大家都高兴的拍着手回家方向去了。

补记：9日晚小九拜时。出现两大朵非常漂亮的牡丹花，一朵粉红；一朵淡绿。想起s说：见花就是让观。

我赶紧问：谁来了？请报名。哈欠流泪，绿牡丹变一年轻男子，白衣裤带帽，有大辫子。给意“天白”。不说话，坐在椅子上。粉牡丹变一年轻女子，粉衣裙，一下就坐在天白怀里……

待续

【杏子评论：没什么说的，就是要从最基础起步，从最平凡的动物仙报名起步。尤其是S不在场的行观，千万不

要贪求什么，否则就会是“空病”。以往佛门认为“空病”是无救的……比如一心禅到了宋朝时，观者的我膨胀到比佛还大！致使一心禅灭……月湖女：动物仙是助道行的，为什么观者还会“空病”呢？小草**//S 以前说，在观自阶段主要是磨小人的我，但是人的我大已经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我大，反而把我大认为是正常。一些动物仙就会设法让你的我再膨胀……直到大的连自己都不相信了？但是这种助道的方式对人无用！因为人的我越大，这个人反而是认为自己修行的层次以及什么能量就越高。所以释佛在世时坚决不让动物仙以及花仙助道。杏子：那个“老乾坤”就是动物仙助道的产物……可是人呢，不反观自己，却是膨胀的成了笑话！入观的学者千万要小心哟，小心什么？2008-12-10】

青霞初入观-续 9

回答杏子的问题：入观的学者千万要小心哟，小心什么？小心我的膨胀！我大！【杏子评论：不仅仅是我大，小心着相。2008.12.15】

2008.12.10 日(三)青霞观

18:15 家中就我一人，上香观：来一只独角兽，黑色厚厚的皮甲，像太古时代的，行走在光秃秃都是石头的地上。

我：您好！请报名。“金刚”显黑脸男武士，穿黑战甲，双手拿锤，非常魁梧，他得意的舞动拿锤。我：金刚从那里来？金：从海来。我：看到没有水，都是石头啊。金：海水干枯了。我：咱们什么缘啊？金：海族的兄弟。我：啊？我曾经是男的？金：难兄难弟！我救过你。图像是一武士身上流着血，金刚背着他走着。我：救命恩人我要永远感谢你！金刚抱拳表示不客气，很豪爽的样子说：我还能助你呢！我：谢谢！咱们互相帮助，请上位。

看到一个铁塔，巴掌大灰砖色的，心想：这么小的塔？是什么塔？这时小塔变成高耸大塔，耸立在面前，“武陵大塔”。底层有故宫似的带门丁的红色大门，门口有两个武士把守，他们把门打开了，我走进去。穿战甲的美薪也来了，我俩一个人似的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黑洞洞的。

眼眶鼻梁处像压重物，头很麻沉，脑袋里还嘎吱一声响。身体旋转向上、向上，这时我想：s 书说“武陵大塔”是能量加油站。就赶紧喊：家仙们全进来！家仙们全进来了，搭成三角型人梯，我在最上面越搭越高、越搭越高，我好害怕摔下来，喊：师傅，快来救我！马上飞来两个敦煌飞天样的仙女。没看清脸，穿的服饰很漂亮，特别是彩色裙带飘逸的很美。两个仙女带我飘啊飘，我想：要找长江发光带能到玉龙雪山看雪山青莲！！想到这又不敢想了，s 书说死后才顺着长江……。兴达的蝈蝈大声叫着，景消失了。待续

【杏子评论：还是透着“我与求”，贪图能量……图像是青霞在万缘之顶，高了、大了，却是心中有个“我怕”。建议——看到武陵大塔之后，可以闻讯是谁给的图像？而不要目中无人自持一个我字以及我所……然后可以请她带着去看看大塔。2008-12-15】

•2008 年 12 月 15 日 上午 11:35 学者来信询问-南京是 NSG 的中心吗？

亲爱的 s，飞狐，月湖女，杏子，小草大家好：有心里话想和您们倾诉一下。

昨天下午我们这里的同修相聚，说好是下午两点在“富花”家里见面，我和老陶准时到了，可是却不见主人，我们俩在她家门外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才从外

面回来。到了她家 10 几分钟以后，另一人小夏也到了，于是我们就开始请通灵人“富花”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三个现在还不通。只见“富花”猛吸几口烟，然后把烟吐在手上仔细观看。我们三人静静的看着她，想听她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自己在修行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她说：“进步不大，还早。”再问，她又说：“一切都自己亲证吧！”

我们纳闷了，就是因为现在还无法亲证，所以请她给看一下嘛！我们本来是满怀希望去的，就像飞狐给玉青说她家的万缘啊什么的，或者就像青霞和玉青一样可以互相帮助一下的。可是……

接下来只能是闲聊了。老陶请她把外面站点上有关修行的事情再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她经常和外地的同修聚会，尤其是通灵人。

富花说：“现在南京是 NSG 的中心了。妙师就住在那里。不过他已经隐居了，一般人是不大会见上他的，我们已经联系上了。”

我瞪大双眼：“啊？他不是在东北某地吗？因为看林花曲的时候我记住师去了东北的乌鸦窝，然后又去了沙河口。至于现在在哪里我就知道了。师一般都是接待有缘人的。你好有福气啊！”

我又问：“那他老人家有没有可能来我们这里指导呢？因为最近曲子里说以后很有可能和各地的学人取得联系。”

富花说：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曲子？

我说：网上啊！现在网上的观记很好的。我指的是月湖，可我没有说出来。

富花说：网上的东西大部分是假的。现在妙师已经不写书了，也不写什么观记了。

我问：那真的在哪里呢？（系指真正的修行观记和资料）

富花：“真的？我把我的观记都从网

上发出去了。”

我觉得——这位通灵人，尤其是和师有联系的通灵人，好神秘！好高深莫测啊！

我：那发在哪里呢？能告诉我们你的网名吗？我们也好看一看。

富花：以后你们慢慢就知道了！（言外之意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来知道她是谁？）我去过台湾和香港，还有内地的很多站点，我们还经常保持联系，他们那里搞得很好。

老陶：能把他们那里的先进经验给我们讲一讲吗？

富花沉默……

我：那你说，通灵有没有捷径呢？比如就练小九拜？一下到了 5，然后再补课做瑜伽？

富花：怎么可能？都得打好基础才可以。尤其是修出明月来！只有见月以后才可以看见！

我：可最近曲子里有这样的例子啊？而且我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了。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怎么样？

富花：你的根基很好，梦也好，不过现在还没有通。不要急！

我：我也没有急，也没有刻意去追求现在就通，可是不知不觉的就有了曲子里 s，还有飞狐说的那种“感觉”了，自己的万缘也开始报名了。

富花：我看到还没有开始报名。不是报名？

小夏：不要着急！我觉得你有点求！

我：我那不是报名是什么呢？（难道是我自己骗自己吗？自个取乐吗？）

富花很神秘的一笑……

我：那你说说能量是怎么来的？

富花：能量是练出来的！（但是我看最近的三部曲说，能量是万缘的聚集）

这时她家来了客人，想让她给查事，然后她就到了另一个房间。

接下来我们三人（我、陶、夏）就

刚才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地走自己的路。2008-12-15

1, 通灵是否不需要 1.2.3.4, 直接进入 5?

2.通灵的概念是什么? 真的看见和听见吗? 或者跳过某个层次进入 5?

3.能量的确是刻苦练出来的吗? 和相应, 系情有关系吗?

我和老李最近天天看书, 上月湖观月情系列三部曲, 我俩觉得曲子里的内容是真的, 是师参与的观记。而且跟着看, 我们的感觉很好, 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至于富花说的师不参与曲子了, 她和师有联系等等, 我需要打个问号? 可是小夏不认同, 她表示“富花”因为什么不给我们看, 是因为我们的层次不同, 无法来和我们沟通。人家出去接触的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是无法去比的。

最后从富花家里回来, 我想了很久。就是这样的同修交流有什么意思? 我们大家都得到了什么宝贵经验? 除了加深了通灵的神秘, 增加了自己的疑惑,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认为最近的观月情系列三部曲,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其他人说什么真的假的, 说什么权威消息, 但我认定您们这条线了, 而且这条线对我很适用! 虽然初涉足修行, 误闯月湖, 但我此生只跟着 s 走, 而且是我认定的这里的 s, 而不是什么南京隐居的师! 说了这么多, 我的心也就静了。能和您们倾诉一下, 我也就满足了。再次问 s, 飞狐, 月湖女, 杏子, 小草大家好! 敬上。2008.12.15

•对上文的回复——小草**//S 不在南京, 更不认识什么富花!!! 从你信的内容来看, 那个富花是典型的民间女巫类型, 这种通灵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是老大! 别人都不如自己。一定记住大颠所说——家珍须是自己流出! 找同修搭把手也要谨慎, 若是不同道……还不如不找。相信你相信的, 然后坚定